

新工人文学

2020.7.1
第八期



皮村工友之友工会
Pi Cun Gong You Zhi Ji Gong Hui

张蕾 在劳工营写诗

谢湘南 生活之南(组诗)

陈年喜 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

陈凯歌 我的富士康工友们

宫凤华 艾蒿气如薰

张崇文 露茶

郭福来 回乡散记



郭福来

新工人文学

文学双月刊

(每逢单月 1 日出刊)

主编：范雨素

执行主编：万华山、小海、付秋云

编辑部主任：付秋云

编辑：马大勇、郭福来、金红阳、徐良园、李若、易静、苑伟、王春玉

编委会成员：刘忱、李云雷、师力斌、王德志、鲁太光、西元、张慧瑜、袁凌、孟登迎、郭春林

志愿者编辑：汪子津、刘薇薇、范庆奇、陈淼、何小新、张少璞、刘雨嘉、刘一然、苏鹏程

封面“新工人文学”为师力斌书法作品

封面人物：郭福来

封面设计：王倩、万华山、小华

承办单位：北京工友之家 & 皮村文学小组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友之家

投稿邮箱：xingongrenwenxue51@163.com

《新工人文学》微信二维码：



“皮村工友”微信二维码：



特别声明：

本刊属内部刊物，仅供学习交流，不对外销售，如需转载请联系。

2020/07/01

卷首语

寻找与等待

/ 郭福来

1925年，鲁迅写过一部诗剧。说的是一位踽踽独行、满身伤痕的革命者问路的故事。一位老人告诉他，前面是绝路，因为前面是乱坟岗。他问老人，走过乱坟岗有没有路，老人说，我没走过，也没听说谁走过。这时老人的孙女告诉革命者，前面是花园，好多好多的野百合、野蔷薇、野菊花，开在一堆堆像坟一样的土丘上或是土丘旁。红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紫色的，等等，大花小花开得一簇一簇的，很美。他问小女孩，走过花园是什么地方呢？小女孩说，我没走过，我爷爷也没带我走过。革命者整理了身上的破衣服，告辞说，我知道了，前面有我要寻找的目标，不管它是乱坟岗还是花园，我都要走过去。

有个爱尔兰人写过一部荒诞剧。说有两个人总是在路口等待一个说来却没来的人，那个人是他们的梦想和希望。在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等待中，他们迷茫了，甚至忘记了等待的初衷。只剩下单调的对话和机械的重复。

面对梦想和希望，人们是身心疲惫地在布满荆棘的路上积极寻找呢？还是悠闲而枯燥地在路边消极等待好呢？

社会学者吕途就在《中国新工人》这本书里探讨了“新工人”群体的等待和寻找。中国新工人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工人群体。他们大多来自于农村，是从农村走出的农一代与农二代，他们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老工人。虽然，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城市里，但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场地和寓所。他们很难融进城市，也不甘心再回到农村，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是消极地等待社会变革？还是积极地寻找自己的定位。吕途在

书中指出，以“认识到自己是谁”来唤醒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崛起，以“践行做什么样的人”来改变群体的命运。

是以，寻找的未来是美好的，等待的未来是暗淡的。寻找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艰苦与执着，等待是“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的哀怨和无奈。寄语新工人去主动地寻找美丽的未来和幸福吧！

目录

卷首语

寻找与等待
/ 郭福来

返工专题

三张火车票
/ 边丙珍

亲友复工记
/ 李若

亲友返工记
/ 施洪丽

一个复工保姆与孩子的拉锯战
/ 王成秀

从山西到北京
/ 苏木清清

当我们在谈论复工的时候，我们该谈论什么 018
/ 小海

扬帆起航共赴工 019
/ 石静

我在纠结中返工 021
/ 梦雨

身边的家政姐妹们 024
/ 赵新亚

小区返工亲历 026
/ 马大勇

新冠肺炎疫情，北漂复工记 029
/ 徐怀远

爬雪卧冰复工路，刀尖舔血控防疫 033
/ 徐克铎

郭福来专题

- 工棚记狗
/ 郭福来
- 回乡散记
/ 郭福来
- 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
/ 郭福来
- 因知天命紧扬帆
/ 郭福来

小说

- 小陈的打工日记
/ 万华山
- 枣核
/ 王国宏
- 飘飘然
/ 邓建华

散文

- 040 露茶（外二篇）
/ 张崇文 087
- 043 艾蒿气如薰
/ 官凤华 098
- 048 铁路工人的丰碑
/ 刘楷强 100
- 052 父亲·烟草·水烟斗
/ 赖运胜 102
- 工友故事
/ 刘耐岗 108

非虚构

- 068 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
/ 陈年喜 113
- 079 我的富士康工友们
/ 陈凯歌 120

诗歌

唐以洪的诗 126
/ 唐以洪

商西恒的诗 131
/ 商西恒

躯壳（组诗） 133
/ 李明亮

小区保洁员（外一首） 136
/ 徐泰屏

生活之南（组诗） 138
/ 谢湘南

皮村印象

皮村文学小组：当“沉默的大多数”拿起笔 142
/ 武靖雅

海外新工人

在劳工营写诗：“我是坟墓的沉默” 154
/ 张蕾

法律栏目

环卫工“以克论净”的惩罚机制是否合法 162

好书推介

作家的第一部短篇集 163

新工人子女掠影 165

编后记 176

返工专题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工友们讨论最多的是返工、复工。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很多企业停工停产，有的工友们年后长期滞留家中，直到疫情出现拐点，各地逐步放开交通管制、企业复工复产之后，工友们才重新踏上返工返岗之路。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春节“休假”，天南海北的工友们又去往不同的城市，又成为百工百业的主力军，这其中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鉴于此，我们以“天南海北返工记”为主题，面向广大工友们征集稿件，期待大家拿起手中的笔，来记录我们自己或者身边朋友的复工、返工的经历。大家的任何所思所想、所看所见，都是一种心灵相惜的关怀。

活动开始后，收到了不少稿件，我们优选了27篇作品，从四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二日，发布在【皮村工友】公众号，此次返工专题即从发在公众号上的作品中选出。

三张火车票

/ 边丙珍

第一张

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客户杨大哥在风雪交加中排了一早上的队，在火车售票点终于给我买到了1月13号的火车票和2月5号的返程票，让我非常感动。不料一回到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破了一切计划。

2月5号，各大媒体纷纷宣传新型冠状病毒。这是疫情蔓延最厉害的时候。经客户同意我退了票。之后疫情一天天严重，感染

人数和死亡人数上升到惊人的地步，各地开始封村、封路，部分交通工具停运，这时候客户开始担心：一是铁路停运后我回不来，二是武汉城放开以后返程更危险，于是催促我赶紧返回。

第二张

我又买了第2张2月13号的火车返程票，这时公路全部停止运营，铁路部分列车取消，高速封闭。我们这边的人出门，西安

是必经之路，因为火车站就在那儿。在2月初的时候经过登记还可以通行，2月10号以后西安就封城了，过去的人都被劝返回来，我的第2张火车返程票又被迫退掉。2月12号客户杨大哥上班了。家里老人没人照顾，又开始催促。这是防疫战最艰巨的时候。我们每天连自家门都不敢出了，但我牵挂着待我像亲人一样的客户，我想既然我的工作在那里，我就要承担起责任来。

第三张

于是我毅然决然买了2月20号的火车票，准备想方设法返京。

形势越来越紧张，家人的惶恐不安和极力反对使我每天都处在艰难抉择之中，到底是走还是不走？2月20号，这已经是第3张返程票了。不知道这边情况的客户，一次次地催促，无论怎么沟通都疑惑不解，认为有票就能上火车。电话打到公司，公司说替工很难找。其实我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听说到县医院开健康证明，就能在西安通行、坐上火车，于是我15号就赶去县城。由于没赶上体检时间，晚上就在亲戚家的菜棚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去县医院排队。从登记到挂号，再到发热门诊初检，再到交费，抽血，拍片，从拿结果到最后一步的开证明，每一个环节都得排长长的队，垫着脚尖，翘首盼望早点排到窗口。等到办妥已是下午4:30，肚子饿得咕咕叫，整个人精疲力竭，两眼发黑。到了18号，却又得到消息说，费尽周折办的健康证不管用了，西安还是进不去。

怎么办？这回不能再退、只能往前了。我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联系了一个私车，司机是我娘家那边的，感觉可靠些，他专门往咸阳机场送客人，说在机场可以下地铁去火车站。

2月20日凌晨4点，我出发了。

这辆陕AX0325已经如约停在了大门外。当我走到跟前时，那司机指着门口的保安问我：“是警察么？”我回答：“是保安。”他说：“看，把我举报了。”我才知道这样是违规的，车上加我一共6人，在夜色的掩护下，我们上路了。

一路上空无一人，只有这辆车和他的一个同伴车相互呼应。车子绕道泾川县上高速，在昏暗的路灯下，可以看到沿途经过了长武、庆阳、永寿等县。全程只与一辆油罐车、三辆集装箱车偶遇，朦胧中集装箱车好像是什么快递，其中有一辆绿色的邮政车。到了彬县天亮了，由于是阴天，一切还看不大清楚，高速路取消了收费，空无一人，可以长驱直入。顺利，顺利，接着便看见前面路牌上有乾县、咸阳，知道是咸阳机场近了，大家高兴起来，车子在机场可以下高速，我在机场可以下地铁，我不禁露出笑容。

往前走，路上渐渐有了车辆来往。整8点，咸阳机场呈现在眼前了。车子下了高速，在机场前的空旷处停下，我们下了车，其他5个人都是乘飞机的，一人交500块钱迅速离开了；我对司机说：“您送我到地铁口吧。”他用手朝前方一指说，一直往里走就是地铁，于是我付了车费，他上了车，

一踩油门疾驰而去了。

一直往里走，还是看不到地铁，再往里走，看见一个咨询台，上前一问，西安地铁全线封闭，我又傻眼了。

想哭，不敢出声，想喊，不敢摘口罩，哽咽着像吃了柴卡住喉咙一样，泪水流经口罩再到嘴角，味道咸咸的。

环顾四周，疫情下的咸阳机场空空如也，整个候机大厅好像都在旋转，平静，镇静，冷静，深呼吸，大约十几分钟过去，我平静下来。再去咨询台，工作人员告诉我，再往里走，到另外一个窗口问，我来到另外一个窗口，一问，“向前，左拐找警务室。”

警察同志热情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后，带我来到“转乘集结点”，让我在这里登记，量体温，叫我不要着急，耐心等待。此后，得到消息，检查合格后，可乘机场巴士走机场专线去火车站，我顿时感觉柳暗花明。

那泪眼风干后的笑容是苦涩的，那被晨雾划过的心是哀伤的。

10点，警察叫我的名字，我上了机场巴士。在机场专线走了一个半小时后，我透过车窗，看见巨大的鲜红的“西安”两字，跃然古城墙之上——这是西安火车站最醒目的标志了。西安 Z20，到北京西。

北京，近了，近了……

作者简介

边丙珍，52岁，甘肃平凉市灵台县朝那镇马寨村人。目前在朝阳做家政工。

亲友复工记

/ 李若

往年一过完春节，大家就像浮萍一样各奔东西，因为很多工厂初六初八就开工。然而今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大家却迟迟等不来复工的消息，只好都在家呆着，吃了玩，玩了吃，整个正月过去了，也没有多少人复工。

表弟这几年出国劳务，在新加坡开叉车，工资比国内高一些。因为疫情，签证拖了很久才办下来。这不，刚办好准备出发，新加坡也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而且人数正在上升。表弟心情很矛盾，不知道国外抗疫有没有国内这么给力？我们也劝他不要赶在这个风口浪尖去。但表弟想到买房还欠有几万块钱债没还，就硬着头皮也要去新加坡。我们开车送他到机场，在车上他还在犹豫，心里巴不得老板打电话叫他不要去，那样他就可以取消机票不用去了。可到了机场也没有等到他想要的消息，倒是老板娘发来消息叫他抓紧时间，因为第二天新加坡就要封国了。

表弟担心国外买不到口罩，临走时一下子带了50个。谁知道他到了就被拉去隔离，而且隔离一个月。好不容易隔离到期了，又赶上了新加坡疫情爆发，企业停工停

产。去了一两个月，一天班也没有上，也不敢出去，天天在家躺着，别提多郁闷了。一年过去了四分之一，还在吃老本，前景也不明朗，还不知道以后情况怎么样。

爱人去年在杭州做舞美。年初，房东发来消息，说暂时不要过来杭州了，进不了村，来了要去隔离点。爱人说，公司一直没有通知去上班，我现在去也没用。那段时间，我们在家天天做好吃的，不是包饺子、蒸包子就是烙馅饼。无聊就上山打柴下地挖野菜。粮食和蔬菜是我们自己种的，自给自足。寻常人家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每次上街路过医院，都看到医院门口停满了车，都是复工的人到医院去开健康证的。三月底，爱人的公司打来电话叫他复工。我让爱人也去开一个健康证。爱人说，没事儿，我手机上有健康码。还好，去了之后没有隔离。第二天就开始干活。一个活三天干完了，下一个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接上。玩了一段时间，有工友带他去工地打临工，人太多了，几天就干完了，又没事干了。爱人就天天呆在小小的出租屋里。还好房东给免了一个月房租。就这样，爱人干一天歇几天，挣的正好够花。上

半年看来是不行了，等疫情过去，看下半年情况会不会好点？也有工友预言今年是荒年。爱人所在的舞美公司是专为商家做活动的，因疫情要求减少人员聚集、不让办大型活动，所以只能安慰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了。

我舅舅在广东那边做装修。去了没活干，又不让出去，呆得实在太无聊。去了不到一个月，又回了老家。听说附近有很多去外面打工、没活干又回到老家的。回来被送到老家县城的宾馆里面隔离，一天200多呢。

妹妹和妹夫去年在北京做工地。在家呆了两个月，他俩决定去北京。我劝她：现在工地没有复工，你去有什么用？妹妹说迟早要去的，去了不是还要隔离吗？北京的房租一个月2000多，家里的月供一个月也是几千，再不干活房租都交不起啦。出发前弄了很多青菜，弟弟给抓了几斤泥鳅，让她留着隔离期间吃。于是，油呀、米呀、菜呀带了满满一后备箱。结果他们去了北京，小区根本进不去。他们一到，社区直接把他们送到隔离点。所谓的隔离点就是一个房间，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也不可以出去，整天就只能在那小屋子里呆着，白天晚上玩手机。妹妹车里的青菜、泥鳅，等14天过去估计也烂掉、臭掉了，可她干着急也没办法，又出不去，简直是度日如年。天天点外卖，都吃腻了，又贵又难吃。于是又在网上买了一箱方便面，除了吃外卖就是方便面。在朋友圈晒方便面图，配文字：吃得想吐！孩子们羡慕地说，天天吃方便面还不好吗？

在家族微信群里，妹妹说，简直就是一天一天地熬，熬了七八天了，还有一个礼拜就自由了。除了玩手机就是在那个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感叹还是在家好啊。我劝她：你平时不是挺忙吗？你要是想休息还要请假呢，这不用请假就可以休息，多好啊。妹妹说，隔离结束，也不知道工地的活是不是常有。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做生意的连大商场里都没生意，何况我们这些打工的呢。我安慰她：实在不行，就回来吧。等疫情过去，咱从头再来。妹妹笑了：我现在回去还得隔离，这一年啥都没干，尽给隔离干上了。

只有老家的乡亲们，该干嘛干嘛，不受疫情影响。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忘记在油菜田里除草。

谷雨前后，点瓜种豆。这几天，叔伯婶子们忙着播种花生、玉米，有的在耕地、有的在育秧苗、有的在种西瓜，田野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播种的是种子，也是希望。

疫情终将过去，一切都会恢复如常。我们期待着那一天。

作者简介

李若，女，河南人，北京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成员，打工十多年，从南到北。热爱文学，偶尔舞文弄墨。网易“人间”非虚构栏目签约作者，作品散见于杂志《北京文学》《北漂诗篇》《花城》《单读》《读者》《神剑》《龙门阵》等。

亲友返工记

/ 施洪丽

昨天母亲打来电话，她已经跟随村里的绿化队，到周边县镇栽花种草去了。至此，2020年4月22日，我的亲友们已全部复工返岗。

我的家乡，四川省简阳市的一个小村子。著名的海底捞火锅从这里走向世界。作家周克芹，在这里写下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村子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无奈交通滞后，经济落后。亲友们的经济来源以外出务工为主，在家务农为辅。

蜀地乡村，历来有正月间走亲访友的习俗。亲人们轮流做东。受疫情影响，他们聚在一起吃最后一次团圆饭是正月初二，也就是1月26日。

中午，饭桌上，觥筹交错间，大家天南海北胡吹海侃，只知武汉封城和疫情的一些皮毛，谈论内容主要来源于网络。大家的生活，在当时没受啥影响。

三姑妈家的二表姐在东莞一座城中村经营一家小超市。她的计划没变，正月初四，

1月28号，全家开车返回东莞。四川不是疫区，二表姐小超市正常营业。返村人少，超市经营不甚理想。

么叔家的堂妹，堂妹夫和我的女儿在昆明一家饲料厂打工。堂妹全家的计划同往年一样，雷打不动，正月初六，1月31号，与二表姐一样，开车到目的地复工。

春节的时候女儿想到北京延庆看雪。四川不缺雪，但赏雪成本比北京高。她没有回四川老家。正月初五，1月29号，网络天天推信息，酒精、口罩缺货，车票免费退，大家开始了解疫情了。女儿打电话询问公司老总什么时候上班、是否延迟，老总回答，订单太多，也就是说正月初八，1月31号公司正式上班。

1月30号女儿在北京西登上了开往昆明的列车。北京西站当时没有测体温和登记，一切挺顺。女儿说她透过车窗见对面一列启动的列车，有两节硬座只有一位旅客，又过了几节车厢，似乎无人，映入眼帘的一

节车厢中，也只有稀疏的几个人。她乘坐的Z53次列车，08号卧铺车厢，总共三位旅客。在车上，列车员登记完，锁车门，列车启动。

1月31号下午16:00。堂妹给女儿打电话，刚才公司生产被抓住了，已经断电停业整顿，所有人都被驱逐出去，整个工厂全封了，不要返回昆明了。

去年非洲猪瘟之后，猪肉价格就坐上了火箭。因国家大力扶持，农民，养猪专业户，养猪合作社，养猪热情又开始高涨。饲料厂迎来了春天，早在年前就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生产，原定正月初八，2月1号开工。由于订单太多。老总迫不及待地在正月初七，1月31号就热天朝天地干开了。

这下，女儿只能硬着头皮到昆明去，暂住堂妹家。女儿打工的这家饲料厂属于官渡区，防控严。老总使出浑身解数，上下打点一番，收效甚微。防疫工作组放话，反面教材，一定要作为典型抓起来，杀一儆百。旁边的饲料厂，名曰美好，属于另外一个区，防控相对较松。作为睦邻友好的典范，女儿所在饲料厂的全体员工，全部入驻美好饲料厂。白天，美好饲料厂工人生产，晚上，女儿所在饲料厂工人生产。四川、昆明的员工不用隔离，堂妹一家都复工。女儿是从北京返回昆明，其间列车经过了湖北地界，因此必须隔离14天。2月15号，女儿复工了。

村里成立了蔬菜水果禽产种植养殖合作社。村里，每人分到稻四分，平土和坡地合计八分。合作社以稻田950元每亩，平土700元每亩，坡地100元每亩的价格，租

下村民70%的包产地。剩下的30%包产地，均是小块的边角。地瘦背阴，由留守的年老村民，栽种点粮食果蔬，看天吃饭，收获三瓜两枣。合作社领取政府补贴，自负盈亏。有些果蔬迫不及待地需要采摘，浇水，施肥。鸡鸭鱼，除了饲养，也得赶快销售。三姑家大表姐，表姐夫正月十一，2月4号也复工了。一天50块钱，每次只能5个人，全部带上口罩，到合作社采摘草莓，收割花菜，配制饲料，卖鸡捕鱼。

2月5号，村里微信通知，川外、川内务工人员，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可以免费办健康证务工证。我的二弟弟，还有一个侄子，办了健康证务工证，在天府国际机场工地复工了。

三舅家的小表弟大学毕业后在沿海一私企做主管多年。私企控制经营成本，一个萝卜一个坑。2月6号，简阳发现新冠之后，管控变紧，村里封了路，私企催得紧，让他复工。2月15号，情人节已过，小表弟翻两座小山，淌一条溪流，沿着县道走了十个小时，来到318国道，被企业派来的车接走。

钟南山说过，大年之后疫情将出现一个拐点。谁知拐点没有来，疫情却愈发严重了。2月15号村里贴出告示，务工人员必须要在村里居住14天以上。而且只能提前三天开务工证明和办理健康证。

2月16号，村里微信通知，暂停务工证和健康证的办理。

村民的出行被严格限制起来，只有逢场天才允许上街，赶场只能到指定的地点。一

个村民小组只有五张出入证，逢场天只能派5个村民代表赶场，买点肉菜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回来。外面打工的不许回家。好在，村子是熟人社会，大家沾亲带故。村长、村民组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农产品在家里就交易了，不用上街。猪肉，大米，鸡蛋，菜等，一般都是由因疫情原因滞留在外出的务工人员购买。

村子里不允许三个人在屋外聊天。合作社也不允许三个人一起上工了，每次最多两个人。蜀地生活悠闲，棋牌盛行，村民嗜小赌。疫情严重起来，所有棋牌一概关停。逢年过节，村中的长辈好小赌，且以子孙回家是否陪自己小赌为孝的标准。言语中，常吹嘘，自己的后辈给多少钱，让其打牌玩耍。滞留在村子里的晚辈亲友们长吁短叹，不能陪长辈小赌，既不孝也打发不了无聊时间。家有良田万顷，不如日进分文。而且，滞留的亲友无良田万顷，只出不进，囊中羞涩，精神也烦躁，瞧这阵势，啥时候复工挣钱？

正值早春，温暖湿润的蜀山，生机盎然。馥郁芬芳的油菜花，金黄金黄，妖娆撩人的杏花，粉白粉白，柳树已吐了很长一段绿。真是柳暗花明的春光。

暂停两天后，2月18号又恢复务工证明和健康证的办理。

2月20号四川省公路解封。还没有复工的亲友欢呼雀跃。

在市里小巷开小餐馆的侄子，我二弟弟的儿子开始营业了。他们的夫妻店没啥特色，年前存货又坏了一部分，生意不景气。人不敷出，硬撑，盼疫情结束，小餐馆有

起色。

在川内其他建筑工地打工的亲友，大姑家小表弟及其儿子，小姑的儿女及其配偶，共六位亲友，2月26日复工了。去新疆打工的，三弟弟夫妻二人和儿子，二舅舅家大小表弟及他们的妻子，小姨父和他儿子，共九人，在3月20号这天，全部奔赴祖国的大西北。挣钱不挣？暂不考虑，迈出村子是关键。

当然，有一家村里骄傲，大姑家的大表哥全家。当年大表哥读书，复读那几年，全家勒紧裤带来供，他下面的弟妹全都放下书包、就地务农。大表哥跳出农门后，娶了一位教师表嫂。大表哥是中铁八局职工，中层管理者。他们的女儿也是一名教师。

大表哥全家没有复工，工资照领，鲜衣怒马心情愉悦。疫情带给他们的，只是不能去境外旅游的淡淡忧愁。

在国企上班的大表哥，回家犹如元妃省亲。春节，他也孝敬父母千二八百的。在饭桌上，他常聊项目，聊老总们奢靡的生活，大家仿佛听天书。后生晚辈也没两个读书上进的。实际生活中，村民发现专科，高中，初中挣钱差异不大。有一技之长的后生，挣钱超过大学生。村中长辈已没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他们更愿意学以致用，让后生们学点技能。三月初，大表哥复工了，受疫情的影响，他们轮流上班。

大表嫂性格温婉，与世无争，只教书，不育人，不当班主任。学生们反而喜欢这类老师。其时，她已退休一年，是返聘回校的。4月20号，大表嫂正式上课。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那位侄女，他们的女儿，教高三。侄女没淑女范，嗓门粗，育人自有一套方式，任劳但不任怨，用埋怨的方式指导学生学习，充当人生导师。据说很奏效。她是继承和发扬了当年她读高三时班主任的衣钵。后生可畏，升学率可观，挣钱早已赶超她母亲。4月1号，她教课了。比她母亲早十九天复工。

我母亲还在电话里说，天一直不下雨，油菜受影响。去年油菜籽，每斤2.4元左右，亩产在350斤左右。不知今年咋样？

母亲养了一头老母猪，两头约200斤重的肥猪。猪肉垮价了，从年后最高每斤40元降至现在的22元左右，毛猪16元每斤。小母猪仔，15斤以下，价格每斤100元，60至80斤左右的中母猪仔，每斤60元。菜花在地里收购价也从每斤1.5元降至8角，对品相要求也严起来。丢弃的菜花和叶子，她就捡回家喂猪。

母亲养猪，主要还是经济原因。

母亲花54800元买了成都市的新型农

村养老保险，由于天府国际机场动工，简阳市在2016年全部划归成都市托管，每月能领900元。现在还有2万外账，母亲好强，一定要自己还。我和弟弟们收入有限，对父母的孝顺，更多的是停留在孝心上。若论行，在古人眼中，我们真不孝。不但远游，对父母经济上给予得也很少。

村里有一支绿化队，主要由留守村里的中老年人组成。我的母亲加入了村绿化队。他们以打短工零工为主。在周边乡镇县，栽花种草，挣点零花钱。由面包车接送，早出晚归。中午吃盒饭。稍远的乡镇，就几个人合住几天廉价旅店，直至花草工程完结。每天60元。母亲也复工了。

我的职业是家政服务。春节没离京，不存在复工问题，更多的时候是失业。经济不景气雇主挺少，在失业和工作之间交替。目前在雇主家干月嫂。

2020年4月22日，我的几十位亲人，全部都实现了复工返岗。

作者简介

施红丽，四川人，71年出生，租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皮村，从事家政工作。

一个复工保姆与孩子的拉锯战

/ 王成秀

风渐暖云渐散，树上冒出了绿叶，鸟儿不再缩脖巢内，抖着翅膀，在枝头上跳跃，开始为春天歌唱。我在焦急地等待着雇主什么时候叫我回去。在三月九号，雇主终于打来了电话，告诉我北京可以进京了，让我准备好，十一号叫车接我。听着，顿时心生欢喜。

这是多年以来春节最长的假期，也是最痛苦、最让人难以忘记的二〇二〇年。

武汉二十三号封城，全国人民心悬一线地聚焦那里；谁也没想到会慢慢影响到全国乃至全球。

我从北京回家时，离二十四号春节还差一天；本以为回家过了年，在家待个三五天很快就来北京。没想到一待将近两个月。

我的工作常人看来是最低下的，包括娘家婆家亲人那里。

记得，那年我回娘家，村里六十多岁的嫂子让我给她女儿带北京找活干，说她女儿小林两个孩子上学都需钱。小林在广东皮包

厂里干了十多年，长期被皮革异味熏着，外加单脚站立踩电车，搞得半边身子麻木加贫血，住院一个多月身体还不咋好，现在想换个工作。问我在北京干什么工作？我说给别人带孩子做饭。她听后不吱声了，好久说了句，那就是个伺候人的保姆呗？估计小林不能去干。还有一次，我在皮村文学小组听课，在最早的《新工人文学》上发了一篇稿子，发了朋友圈。我婆家那边亲戚看见后发微信说，舅妈你好好写，争取成个作家，免得以后人家知道我小妹她妈是做保姆的……已被现实生活磨成坚石的我，自己没什么感觉；看样子，在常人眼里，家政工作如此卑下！我沉默了片刻，好多人都在苟且地生活，甚至身体健康都不保！还在为那份虚荣鄙视他人，可见人的悲哀！不去想，反正不是偷蒙拐骗，违背道义，没觉见不得人。不凭两只手努力把生活搞好，怎敢急于往飘渺的高尚上想。

正因有了这份低下的工作，我踏实生活

无忧无虑。把人间虚荣放下，先健康活着。自己根基贫乏，别无他法，让孩子不要再像我因贫穷没能上几年学重蹈覆辙就是了。

可赶上这次疫情，两个月没了这份工作的支撑，我心里便忧虑起来。干家政也不同于企事业单位，国家发令在疫情期间照发工资。去掉节假日，我们都是干一天得一天工资，不干是没有的。

随着武汉疫情蔓延，我居住的城区也有了几十个病例，被设为疫情重区，严格管控。不能随便进出小区，买生活用品也不方便；而且就只有一两家开门，菜肉价都高涨。我又开始担心这封城日子会有多久，每天在家不挣钱，吃喝都得花钱，恐怕时间长了撑不下去。女儿现在上大四了，这学期要毕业，这样下去她是否能毕业，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在家待着，事事绕心头。

雇主打来电话让我十一号去。

我高兴地告诉女儿。女儿听后说她爸：“爸，你也赶快走吧，免得在家天天开电视不得安静，到时我毕业论文都无法写完。”

十号，我到社区申请健康码。十一号上午九点，雇主叫的车来到我家小区门口。我带着口罩背包走出小区的一刻，觉得一身轻松。

这一道，车少人稀，大地和蓝天都被汽车迅速甩在脑后。遇到两个防疫检测站，司机同我被测试体温，查了身份证顺利通过。到了北京小区门口，保安告诉我，去社区居委会办隔离手续，进了居委会门，再次量了体温，拿身份证填完表，负责人给我拿来三张单子，让我一张贴在门上让小区居民和邻

居监督；一张居家医学观察个人告知书，让隔离十四天的每天早晚量体温填在上面；另一张是上网买菜的。女主人提前给我的菜都已买好；她们到另一个小区房子住，这房子留我隔离。等隔离完了十四天，她把老人孩子送过来，夫妻俩急去外地工厂。一切还算是挺顺利。

当然，上班了我也有了工资，心里比较踏实。这家女孩叫明明，我从小带大的，现在上六年级了。疫情中同全国孩子一样，每天在家上网课。明明爸妈走了以后，由我来监管她。她姥姥姥爷，年龄都八十多岁了。

她妈妈走时，让我提醒明明，每天按时把作业写完交上，晚上十点钟让她睡觉，把手机收回来。在以往除非节假日，上学期间不让她玩手机，现在需用手机上网课。除了监管明明，剩余就是买菜、打扫卫生，做我们四个人的饭。孩子语、数、英，网课是上午上完，下午写作业。先是每天上午九点半上，我早饭做好，八点叫她起来。明明起来后，就直奔我屋把手机先拿去。她爸妈中年二胎来个宝贝女儿，又不长期在家，从来都不忍大声说她。几乎什么事都由着她的性儿。到吃饭，我催急了，明明简单地洗把脸漱个口，来饭桌上匆忙把饭吃完，接着再玩。视频上课了，她也听课。

明明以往很爱看书，放学到家饭不吃先拿本课外书看，每天上学还偷着带课外书到学校看。植物、科学、历史、小说……各类书她都看，也都能记住。在明明上二年级时，有一回，她们学校发两张国家大剧院的票，我带她去大剧院里看话剧。看完出来

时，我那要淘汰的手机没电了，大剧院附近不好打车，我带她不知怎么走到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门口。明明看见那门口的石墩说：“这是大户人家住过的房子。”她说，这种石鼓上立的大白狮子，是过去大户高官人家住过的，一般人家是长方形，上面是花鸟异兽……说上一套。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看书上写的。她还知道各种动物和花鸟的习性，都能讲出个一二来。现在，上网课的老师不要求打开课本，明明其余的书摸都不摸一下。

明明一般不遇感兴趣的事，不善言谈，是个比较文静听话很有爱心的孩子。

后来，学校通知网课改为早上八点钟上。明明告诉我七点钟叫她。我说她这是在家七点半叫也不晚，多睡会。明明说着：“阿姨，必须七点钟叫我。”第二天早上不到七点，她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跑厨房来问我几点了？忙去拿手机，照样等我催她洗漱吃饭。

为了控制明明少玩手机，我得分时与她算计。到了晚上，我和她商量：“明明，今晚你要九点钟把手机交给我。”她问：“为什么？我妈不都说让我十点钟给你。”“因为你原来是早上八点起来拿手机，现在网课提到八点上课，你七点拿去了手机，所以晚上要九点开始洗漱睡觉。”听后，看样子她内心不悦，也算听话地同意了。到了晚上九点，我朝她要手机，“还有五分钟玩完这一局就给你”。不过是七分钟，她也把手机给我了。

在这第二天早上我饭做好了，明明没睡醒。我和她姥姥姥爷说，等七点半再叫她，

起来那么早也是玩手机。到了七点半去叫她，明明跑我屋拿手机一看，七点半，气得直跺脚哭起来。姥姥赶忙说：“明天让阿姨按时叫你，快吃饭吧。”她拿着手机去屋里饭也没吃。

过几天，姥姥姥爷去了她大女儿，明明的大姨家。她爸妈的工厂在外地，在这疫情期间也不能勤回来。就剩我们两个在家，饭也好做了。

明明在上网课和写作业时总把门关上，不许别人去她那屋。

这天午饭过后，我担一盘樱桃过去，让她吃完之后开始写作业。她让我抓点吃。我说太贵了，五十多元钱一斤。“没事，阿姨你吃点吧，要是我妈给你的钱花完了，我这还有钱。”这么有爱心的孩子。

我听她们同学家长说，孩子拿着手机做作业，都从网上搜答案抄题。现在我不那么忙了，这天，在明明写作业时，我轻轻地推开她屋门，看着她正照着手机写数学作业，是抄是自己算，我还没看清。明明发现了我，立马给手机页面关了。我假装没看见说：“我找个东西。”她推我快走快走，影响我写作业。

到了第二天吃中午饭，我和她说：“明明，你写作业时把手机放我这行吗，你用心写作业。不用心学习，将来期末考试成绩会很差，升不了初中的。”

“不行，有些要录视频。”“你用打印机打出来，把该写的数学和生字与作文都写完了，到时录视频阿姨再给你。”“那样会很慢的。”“你原来在学校也没拿手机，你不写的

挺好吗？……”怎么商量，明明怎么辩解；写作业时手机也没给我。

晚上，我发个微信给她妈，想让她说一下明明，让写作业时别拿手机。不知她妈是没收到或许是忙忘了，一直也没回我，好像也没说明明。

渐渐的，明明吃饭时也要玩着手机游戏。这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严肃地和她说：“你要是认为玩手机这么重要，你就别吃饭了。我给她碗拿走，她看了我一眼，把手机放了一边。狼吞虎咽地三两分钟就把饭吃完，赶忙把手机拿走。

这天星期六没有网课，吃完早饭，明明躺在床上火热地与几个同学喊叫着玩游戏。我去她屋搞卫生，明明连忙说：“阿姨我屋不用搞，你出去。”

我向明明说：“你们可能六月底就到学校里考试，考不好的，不让升初中。”明明看了我一眼，很认真地对我说：“不信谣，不传谣，还在疫情中老师没有说，六月底必须到学校考。”

然后我又说她：“没网课你和同学玩会游戏阿姨不反对，你也不能躺着玩，眼睛玩坏了。”明明又辩解道：“我的眼睛本来就近视。”“这样会加重，你玩一会歇十分钟瞅瞅窗外。行吗？”我又忍不住严厉地对她说。“行行，别啰嗦了，我坐着就是了。”后来我想，她父母都不忍，却被我“颐指气使”地一遍又一遍说她，也是觉得不妥又无奈！

每天，小区里大人孩子都在小区内散步，我让明明写完作业也下楼走两圈，她也要拿着手机，不让拿手机就不下楼。说多了

起反，她不听我也不能硬来。十一二岁正是青春叛逆期阶段，说多了不好，不说又担心孩子眼睛近视度数上升，到时毕业考试成绩再落后，父母都不在家，我拿着这份工资，没尽其责是不对的。

这又到了星期六，明明照常七点起来玩游戏。吃完早饭，明明在房间里和她同学玩着游戏欢快地唱着：“好运来，好运来，玩游戏的日子真精彩……”不能说玩游戏一点好处没有，平时话语很少说话声不大很文静的孩子，玩起手机游戏这么开心。看她又笑又唱的，我也有点不忍打扰，开了门又退了回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想：要是不叫她能玩到吃中午饭也不动地儿。

为了对付明明，我又开始用谎言骗她。我说：“明明，你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叫你必须上午写会作业，下午写会作业，写完在小区内走走锻炼一个半小时，增加免疫力。另外，写作业时手机放我这里，不然到时考试成绩不好，拿我问责。还说星期六、日没有网课上下午都得出去。”这一招还挺灵，明明说：“下午开始，我写作业时手机给你。”到了下午一点半我把手机拿过来，不到半个小时，她说作业写完了，就来要手机，三点再到外面去。

到三点，我叫明明和我一起在楼下打羽毛球，她不干，非要拿着手机也不愿和我一起出去，自己单走。我又骗她，你妈上午说了，出去不许玩手机，让我和你一起下楼给你按电梯，给你开门，怕不小心手上再染上病毒。这回，她同意了，说拿着耳塞听歌，

不看手机。一起坐电梯下了楼，不愿与我同走。我走了一圈，发现她坐在小区背阴地玩手机。我过去叫她起来运动一会，坐这再感冒了。她说用手机写作业呢。我一到她跟前她很快走开。“你作业不说写完了吗？”我问她。她用微信回我，“你事真多，感冒碍你啥事，你家住海边？你管得这么宽……”又说上一堆。唉！我反思真是怨我说多了。

她父母从来没有这么说她。我要不说，疫情几个月由她下去。习惯各方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心里又泛起愁来。真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学校早点开学；孩子这样长期放纵自由，到时玩心难收。

2020/4/27

作者简介

王成秀，七零年农历十一月出生，河南省商城县人，观庙乡姚榜村，真名王成秀，由于当地把身份证整错，给姐姐名字印上，身份证是王成平，至今也没能改，现在落户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镇。QQ网名是寒雪，博客名是京城寒雪。现在北京做保姆。

从山西到北京

/ 苏木清清

终于还是要走了，决定后的几天，心里不由感觉不舍，忐忑忐忑，七上八下，又好似心儿被谁偷走了般，失魂落魄，却无以言表……

我还是没有等到疫情完全结束，等到孩子开学，等到不用隔离直接上班；4月24日，结束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居家生活，再一次启程，远赴北京。

这一次进京与两年前不同，那时被拖了一年多的土地官司搅得义愤填膺，无心做生意，毅然决定进京打工以做内应，支持老公“曲线讨地”。今日进京复工则不同，完全为了生计，便无来由地生出文章开头一些惶惶然的感觉来。

2月下旬，我们山西疫情踏马扬尘渐行渐远，连续二十多天清零。全国疫情却依然余音袅袅，此消彼长，不能完全放松警惕。

因为迟迟等不到厂里复工的消息，三月初，几十年未曾打过工的老公在我的坚持与怂恿下，极不情愿地在附近找了份工作，前提是复工后他可以兼顾老人和孩子。

老公上班后，我义无反顾地包揽了家务，结束了饭来张口的日子，彻头彻尾做起了家庭主妇。也顾不上考虑长期这样下去好与不好，顺其自然地忙忙碌碌，感觉挺充实，也了却了“心安理得”在家陪儿子的心愿。

每日里，做饭、收拾家、陪儿子、坚持健身。只是健身的时间从两小时慢慢缩减到一小时，加上讨要土地的事到了结尾，甚是难缠；又赶上女儿订婚，老公刚上班，许多事情需要加班适应等：诸多事情凑在一起，大有最后一根稻草压死骆驼的架势，整日里只觉生活如鼎沸一般，再也没了看书的心情与时间。

于我而言，一旦没有了读书写字的时间，便有些焦头乱额了。赶至复工前一星期，连一小时的健身时间也取消了。反正上班后也是没时间健身的，也不惋惜这几天了。

当主任3月20号通知我3月23日回京接受隔离，14天后上班时，女儿刚和我

约好要回家一趟。因为疫情，女儿年三十回家，正月初一便返回工作地。她们单位说好正月初五上班的，她怕疫情耽搁，便在封村前匆匆走了。没想到因为疫情，工作也是无限期延后，整日窝在宿舍，出不去进不来的，人都感觉颓废了。现在疫情松动了，上班还是没影的事，她想回家住几天。

主任说，下一波复工还得等两个星期。我想，那时候说不定疫情就结束了，也不用隔离。儿子开不了学，在家上网课；老公要上班，我与其在宿舍孤零零隔离半个月，不如在家多陪陪老公和孩子。

4月6日，又一波复工期到了，疫情依然没能结束。高三在3月25号开学后，邻县却不断传来境外输入患者的传言，人心惶惶。省内境外输入的官方消息，也不绝于耳。儿子高二时原定4月初开学的计划又漫漫长长地延期了。国家保护孩子，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不希望孩子受到一丁点的疫情伤害。估计等孩子全部开学的时候，就是全国疫情解除的时候吧，我不如再等等。

最终，我没有等到疫情完全结束便要远赴京师了。讨要土地的三年来，家庭人不敷出，搅得人窝心，有丧权受辱的感觉，但终究还是解决了，亏得老公的朋友鼎力相助。家里落了个生计荒芜，三年下来，生意已无以为继。此时，才知道自己犯了“民不与官斗”的大忌，仅凭一己之力便想撼动一个庞大的利益链，真是不自量力，国情村情之下，也只能偃旗息鼓，草草收场，寄希望于有朝一日由国家政策来拨乱反正了。

没了土地官司的羁绊，老公的工作也

很快稳定了下来，整个人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因为工作出色，短短一个月内工资又加了一成。女儿的男朋友也基本定了下来，5月10日的复工通知也下达了。

接下来，我便该赴京工作了。遗憾的是没能陪伴儿子直到开学，返京后，隔离也在所难免。

为了免除隔离，我办好一切进京需要的手续，联系了私家车，想直接去北京上班的地方，以避免在人流多的地方倒车，担上疫情风险。和小区管理员电话沟通以后才知道，不管坐什么车，在小区处理的流程是一样的。隐约听到管理员说，在当地办理的防疫证等手续齐全可以不用隔离，心里便怀了一丝希望。

我坐车晕车，坐私家车长途跋涉也属迫不得已。只是定金已交，也不好意思反悔。我定的是4月24日（星期五）的高铁，原想着避开周六周日，赶周一至周五，7:20的末班车次，可以在下高铁以后快速回到单位宿舍。坐私家车就无所谓了，日程不用变。

二哥听说后，劝我还是坐高铁舒服些，定金可以忽略掉。我知道二哥怕我坐长途车身体受不了，我也是忧心得慌。可真金白银都交了，即便受罪也认了吧！

24日，定好早上八点的车。老公上班不能送我，给我叫了七点半的滴滴，我饭也没心思吃，喝了包奶吃了个苹果，七点四十便到了高速路口，在春寒料峭的晨风里足足等了40多分钟车才来，一共两辆车。

坐车的大多是一些打工仔或者学生模

样的男孩和女孩，大人不放心孩子安全，便雇了私家车，直接送到地方。看样子，得等到九点看人能不能到齐了。想到车子抵达北京，偌大的城市还要一个一个地送，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到单位。借着老板说今天人特别多的机会，我问可不可以退钱给我？老板爽快答应了。我赶紧给老公打电话，让他给我订当天11:30的高铁票，老公八点半至十点半可以有时间送我去高铁站。

接下来一切顺利。受疫情影响，人流量少了足足三分之二。在高铁上我可以闭上眼睛休息，可以吃东西，可以随时走动，上洗手间。

疫情期间，注定了诸多不顺。到北京西站下了高铁，西站没有了以往返京的拥挤。我快速换乘地铁，六点三十便赶到了公交站，以往数排U型队长队拥挤的站台空无一人，我一下子傻了眼，放下行李箱匆忙打听，原来是回单位的车次取消了，尚未恢复。原本四十五分钟就能到的路程，高德搜下来，倒车还需要再花两个多小时，而且这条路线我从未走过，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

事已至此，也只能接受现实了。顺着高德地图，重新地铁公交走了一遍。只是这一趟的地铁，人挨人甚是拥挤，与前面乘坐的几趟地铁间隔一米的人流量形成了极大反差，让人感觉到了疫情渐远的气息。

换乘的公交车上，大概有以往一半左右的人流量。因为搭错了同名却不同车次的车，我下了公交车才知道，还有一段不远不近的路程，不搭公交车，走路需要大约五十分分钟左右。

夜色渐浓，人烟稀少，我拖着行李箱，心情不免紧张，还好有惊无险，顺着一同下车的一对情侣指点的方向，搭了辆小三轮车，晚上八点五十左右，安全到达了宿舍小区，接受登记。

登记完，管理员把我拉进了回京人员群，让我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一切手续办妥，我打电话跟主任报到。

25号早上，我按主任要求填写了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户籍、乘车车次、现住地、同行人员等资料，发给厂里。在回京人员群里询问管理员，我今天能不能出去，具体怎么安排？管理员回复，办好出入证就可以出入。我再问，是办好出入证就可以出入小区吗？办出入证都需要什么手续？对的，办好出入证，就能随时出入小区；需要房本、租赁合同、工作证明。

真的不用隔离！我心下一喜。赶紧汇报主任，主任说高新区有规定，回京人员必须隔离14天，每天汇报体温，隔离期满才能开工作证明上班。租房证明的事，星期一问了财务再回复我。那就是说，我可以带上口罩在小区里自由走动，甚至可以自由出入小区，上班却必须等到14天以后。

如果是这样，情况还不算太糟。接下来，我可以静下心来调整休养，专等复工了。

2020/4/27

作者简介

相淑娥，笔名苏木清清。山西永济赵坊村村民。

当我们在谈论复工的时候，我们该谈论什么

/ 小海

我们戴着口罩从冬天穿过春天来到了夏天的
路口

小心翼翼地在生活的荆棘中穿梭寻找追逐生
命的微光

是什么让天空涂满血色

是什么让大地布满裂痕

核弹 战争 生化武器 金钱王国

多么多么坚硬的东西

如今和一个薄薄的口罩扯上了关系

多么多么残酷的讽刺

是什么让生命脆弱不堪

是什么让尊严坠入深渊

资本 欲望 病毒 末日劫难

多么多么强大的魔鬼

正在为人类的时间按下了暂停键

全球是一个大家庭

这一点正越来越明显

听说我们过了提心吊胆的春天

可能还要面对诚惶诚恐的未来

无所不能的人类啊

就请开始善待地球

善待万物生灵

放过自己吧

作者简介

小海，生于1987年，来自庄子故里——河南商丘。在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等地打工十五年。以摇滚乐为启蒙，后受海子影响写诗歌。上班间隙在工厂维修单、在仓库发货单、在记录工序册子的纸张后面，在机台、流水线、集体宿舍与公交车上，记下一行行一个普通工人的悲喜苦乐与青春挽歌。现为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同心互惠店店员。作品陆续发表在澎湃博客、网易人间、《单读》、《河南诗人》、《北漂诗篇》、《中国青年报》等。

扬帆起航共赴工

/ 石静

始料未及，这个词用来形容 2020 年年初的疫情再合适不过了。受疫情的影响，各国各民族、各行各业、你我他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不，我原本打算过年带着家人出省 5 天游的计划，由于疫情影响也只好搁置，乖乖宅在家里。原本年初六就要回厂里复工的我，早早定好的返程票从年初六改签到年初十。后来厂里又出了变动，加上我家附近的汽车客运网点全部暂停营业了，到最后我只好把票退了，直到过完元宵节之后的第二天跟老乡拼车返深。返厂后，按厂里要求所有深圳市外返程的员工全部隔离两周后才能复工。于是我又在厂里安排的宿舍隔离了十四天，每天两次实时上传量测体温的视频证据给领导，每天吃厂里安排送的一日三餐，不允许出宿舍门一步。这两周的时间，一个人呆在狭小空荡荡的隔离室，没人与你交流，几乎到抓狂的地步。直到 2 月底，我终于走出了那个呆了 2 周的小黑屋。回厂后，先是上传了一个月的体温视频，接着是厂里安排

的体检复核，才算可以正式回到岗位工作。厂里每天每人配置 1 份口罩，分时间段引流吃饭，集体食堂餐桌被全部撤掉，换上了拉开了至少 1 米的单桌。原本拥挤喧闹的饭堂，现在放眼望去，居然有点像是读书时代的图书馆一样安静有序。受疫情影响，我们员工的个人工资比平时低了很多，厂里只按出勤日数结算工资。很多同行工厂根本开不了工，或者只能延迟发放工资，还有些工厂主要依靠出口，3 月份以来因国外疫情，订单着实受到影响，只能裁员。相比他们，我也只能且工作且珍惜了。

我的朋友丽红，2019 年年底的时候刚辞职，辞职之后的她心情一时爽，跟朋友一起到厦门玩了整整一周才回家。过年回家后我问她，“找到新工作没有？”丽红还慢条斯理地跟我说：“不着急，等我过完年就回去找工作，年底工作不好找，等金三银四，多点机会。”没想到，丽红等到了三四月份，却迟迟没等到新工作。她跟我抱怨道：“哎呀，今年真是一言难尽，受到疫情影响，现

在很多小公司都倒闭了。我网上投了很多简历，根本没几家公司理我。要知道，财务还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可是现在，别说工作了，连面试都难找啊。很多公司都裁员了，别说老员工不敢轻易辞职，今年的大学生都还没就业呢……而且现在招聘的工资也是压低了很多。这竞争大得一批啊。我现在真是后悔去年年底一时冲动提了离职。”现在丽红还在继续找工作中，为了能尽快找到工作，让自己稳定下来，她决定把自己找工作标准降低，否则经济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在家里呆了两个月，在深圳租的房租还是得照缴不误，现在房东又涨了50元的租钱。按现在的形势和进度，如果我一直找不到工作，又要耗在这个大消费城市，迟早有一天要坐吃山空，还不如回家呢。”说完，丽红又投入自己的找工作大军了。真心希望疫情下的这些企业和劳动者都能早日渡过这场危机，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经历，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天灾人祸，在灾难面前，人不是只能束手无策，而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主动能动性克服所有困难。在这次灾难面前，中国及时应对，取得了防疫成果，这应归功于国家正确的指示决策、钟南山院士等人的正确预测和判断，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敬业奉献，各行各业劳动者的艰辛付出，以及全中华儿女的积极配合和共同战疫。

受到疫情影响，我们虽然有很多想去的地方去不了，想看的电影看不了，想看的风景看不了，却也一直受到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的支撑。比如奋战在一线的医生护士，公交

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超市工作人员、小区门口防疫工作站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等等。他们很平凡，但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将寸步难行、举步维艰。大灾大难过后的我们，更懂得了感恩，感恩那些生活中离不开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Tony老师，司机，护士，老师。我们意识到，原来他们对我们来说是那么重要可贵。灾难过后，我们才懂得生命的可贵，才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被迫困在家里“面壁思过”的我们，平时休闲时间即便睡懒觉打游戏煲剧逛淘宝也不情愿去健身跑步爬山看海旅游的我们，多么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去见那个第一个想见的人，去尝遍思念已久的小街美食，去旅游去逛街去轧马路去拥抱许久不见的大自然，回到那个熟悉的工作岗位去坚守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疫情终将过去，困难终将被克服，生活将继续。相信经历过这次苦难的中华儿女、各行各业劳动朋友们，心怀感恩，不忘初心，充满希望，终将走得更高更远。所谓劳动，不分性别，不分行业，不分种类，没有大小，没有贵贱，不应有什么歧视，只有敬业和奉献。所有劳动者都最美好最光荣。生活的风帆终将扬起，让我们并驾齐驱，共同朝着伟大的事业扬帆前进。

作者简介

石静，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一个孤独沉默的行者，唯看书乃人生最大乐趣。愿有朝一日游遍天下大地，品遍世间好书好文。

我在纠结中返工

/ 梦雨

经常在外面打工的我，往年过完年，早早地买好票，正月初六七屁股一拍，提着行李就踏上了返工的大潮，从哪来就到哪儿去干自己的老本行，这就算是正式开始工作了。

可今年，滞留在老家三个多月了，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年前因为急着给女儿办婚事，我比往年早二十多天回了家。走时和雇主说好了的，等忙完家里的事，再看看自己因没时间去医院检查而拖延了好长时间的妇科病，然后就会在不耽搁雇主家一切事务的前提下顺利到达他们家。毕竟我们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孩子带了这么大，我还是很舍不得离开他们的。

可是，当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时，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正常生活，每个人都无以幸免地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想每个准备外出打工的人，肯定都经历了同一样事情：买票退票，再买票再退

票……焦急、等待、慌乱、心情复杂不能平静下来。每个人都被疫情围困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白衣天使们，奋不顾身地去与病毒抗战，把每个被病毒入侵的人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当疫情稍微稳定下来以后，好多人顾不上危险还在身边，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踏上返工的路途。我也赶紧去了医院，抓紧治疗了我那不太严重却也烦人的病，按照医生吩咐，回家好好休养了一段时间。说实话，这确实是我有生以来对自己最好的休养时间了，比生孩子坐月子还休息得好呢。

这期间我在家政群里看到好些姐妹们都已经到了工作岗位上，有的说今年工作不好干，工作量增加了，工作时间增长了，还没有休息时间，工资也没有涨；还有的说去好长时间了，找不到工作，好多小区都不让进，没活干没办法生活，回家吧又怕被再次隔离；还有的说雇主家大人们都在家里办公，人多活杂孩子仗着爸妈在又不好带，一

天忙个不停，心情很压抑又没法出去，真是郁闷；还有的说换了新雇主家，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习惯让人难以适应，在人家小小的蜗居里，那种小心翼翼、紧张不安的工作真让人感到窒息啊！还不如待在家里的好！

是啊，我们干家政的人就是这样的，这个特殊的行业成就了这些人，让我们感觉自己活得还有价值，离开了自己狭小的圈子里，来到了大城市，见识了好多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接触到了许多新鲜事物，学到了好多好多有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还挣到了钱！这个行业需要我们这些人，而我们这些人也需要这个行业，不管怎么说有工作干有钱挣还是挺不错的啊！

之前我也经常在手机上和雇主联系，说好了等我病休养好了马上去上班。说实话，我这个雇主还是蛮不错的！虽然她有两个孩子，还要忙自己的工作，可她一直都很会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宁愿自己多受累也不愿麻烦别人。疫情期间，她和老公都在家里办公，不仅要帮助大宝上各种网课辅导作业，还要照顾淘气的小宝和全家人的日常生活，而她还是个急性子，我能想象得出来她在家里是多么地忙乎。我想她也肯定是盼着我能尽快过来帮她分担一点的吧？

然而当我安顿好一切，准备动身出门的时候，我发信息和她沟通具体情况时，却感觉她说话吞吞吐吐，模棱两可的。我问她我已准备过来，不知道来了到哪隔离，看她们家有什么具体安排？结果她说现在小区还不让人随便进出，肯定还是来不了。可我之前还听有姐妹说她去了以后，雇主来接她进

去，还给她安排了隔离地方呢。不过这话我也没有说，毕竟每家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最后雇主又说，他们两个人都在家里办公，他们的工资也都降低了，他们的房贷都还没有还清，小宝也大点儿了，他们两人在家也能凑合。北京疫情还没有过去，要不就别让我过去了，如果他们实在忙不过来，就让孩子姥姥过来帮忙，她今年也没事可干了。“当然了，如果你来北京了，还是希望你来家里玩！”

我听了半天，听得一塌糊涂的，最后反复回看了好几遍，才搞明白了。原来，她是说家里收入不比以前了，小宝也大了比之前好带了，家里也是因为疫情经济状况很不乐观，支付不起这笔费用，他们不需要我来和他们一起分羹吃了。哦哦好吧，我是真的失业了。

我赶紧又退掉刚买好的票，工作没有了，隔离地点也没找好，我还返个什么工哪？

旁边的母亲说：“要不就别出去了，在附近找个活，我还能经常看见你，多好！”

我也想啊！老家的环境好，生活各方面也都习惯，尤其是吃的太符合我口味了。可是老家的工资跟北京的相比，那可真是天壤之别啊！如果我家里没什么负担，说实话我真不愿意出门去打工去！

再看看我的家里情况：两个儿子一个三十了，一个二十八了都还没有结婚，虽然他们都有了工作，自己说不急不急，可是一年一年靠他们自己，家里也是一穷二白的，什么时候才能成家啊？趁着家里老娘还自个儿能动弹，自己照顾自己，还能给我守着这

个家，我哪还有理由混吃等死呢？自己养的孩子总得为他们出一臂之力吧？天下做父母的不都是这样的吗？

权衡再三，我还是决定进京另找工作。于是我抱着手机查询先去隔离的地方，并在好几个群里发信息向我的家政姐妹们求助。

霎时间，鸿雁之家的工作人员们都热心地给我搜集到了好多有用的信息，她们还一再叮嘱我来京需要注意的那些事项；文学小组熟悉我的老师们也帮忙给我提供了好些隔离的地方，并提醒我务必办理好一切离家手续。

那天，天气突变，呼啸的西北风刮得梨花桃花纷纷乱飘，可手机里这些没有温度的信息一条条温暖着我的心，炙烤得我眼里润润的。

待一切都搞定好要出门时，心情却是那样地沉重。今年的疫情迫使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老妈妈，却又迫使我不得不再次离开她老人家！在家待了这么久，原来发现我还是这么舍不得离开家，离开那一直疼我爱我牵挂我的老妈妈。还有那虽不是亲生却和我从来没有红过脸的，一直默默无闻在家里帮我拾掇家的婆婆妈，更有那个惹我生气又让我恨不起来、又感觉愧欠他的“一家之主！”看着被车子抛到身后仍然还伫立于寒风中的他们的身影，踏上返工之途的我，又不禁胸腔一阵阵堵塞，鼻子里酸酸的，一些不明症状的液体控制不住地又挡住了我的视线……

2020年4月12日

作者简介

梦雨，本名李文丽，甘肃平凉人，热爱写作、跳舞，现在海淀区做育儿嫂。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

身边的家政姐妹们

/ 赵新亚

四姐是2013年10月来北京做育儿嫂的，她已带过的四个小孩，大的一岁多，小的只有一个多月。她来这个客户家已有两年多了，快过春节了，客户便在11月底12月初张罗给她买回家的高铁票。进入腊月了，便和孩子的姥姥一块去超市，忙着买回家的年货。就在四姐兴奋地度过每一天时，疫情来了，武汉封城。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客户显得很焦虑。四姐的车票是大年三十早上9点多的车，客户很希望四姐别回家，在北京过年。但四姐说：“我常年在北京，妈妈身体不好，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正月初七就坐车回来。”其实四姐每年都这样，在家过年就几天，匆匆地来又忙忙地去。客户就答应了四姐，开始为四姐准备大包的口罩和消毒水，好让她在路上用，为防疫情便亲自开车送她去西客站，嘱咐她早点回京。

疫情随着返乡人员的增多日益严重。封村，封路，足不出户，买的回京的车票，系统自动退票。四姐便和客户说明了家乡的情

况，客户很是通情达理地说：“赵姐，不着急，欠欠的妈妈已经拖延上班时间了，我们在奶奶家，你也别太着急，等疫情过了，您再回京也行，我们等你，就是你不在的时候，欠欠老向我问阿姨，不好好吃饭，我们怎么哄她都不听。”四姐说：“我知道了，欠欠闹脾气的时候，你就给我发视频，我教奶奶哄欠欠。”就这样，四姐每天都跟孩子做一个小时的网上互动，也渐渐地，孩子听奶奶和妈妈的话，期盼着自己的阿姨早点回来。

就在二月二十九号疫情出现拐点的时候，欠欠的奶奶打电话给四姐说：“赵阿姨，疫情已经有了好转，您能不能回来？”四姐说：“可以回来，可需要隔离十五天，现在家政公司都没有上班，我上哪隔离去。”奶奶说：“上酒店吧，我们楼下有，费用我们出。”四姐说：“那不行，酒店人比较杂，不安全，欠欠又很小，免疫力低，万一染上病毒了，那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再等等吧，

等疫情过了回来更保险一点。”欠欠的奶奶说：“那好吧”。又过了几天，大约在二月底三月初时，欠欠的妈妈又打来电话说：“赵姐，这两天你能回来吗，公司叫我回去上班，我已跟我妈说好了，让我妈带欠欠到我大姨家住几天，你在家隔离，隔离完再让他们回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今晚就买回来的票。”四姐便答应了欠欠妈妈，买的票是第二天晚上九点多的。欠欠妈妈还告诉四姐，到了站让欠欠爸爸开车去接她，这边隔离以及去社区登记就让欠欠爸爸带她去。就这样，在客户的帮助下，四姐顺利返京，回到了工作岗位。

小王的工作是照顾老人，年前腊月十二就回家，本想正月初五就回来，可没想到疫情依旧这么严重，村子也被封了，只能呆在家里。利用休息的时间，她做起了网销，没想到还挺好的，一个月净赚两千多块钱。她自己安慰自己，也挺好的，虽然没有在北京的工资高，可还是赚钱了。在家里足不出户，钱也赚了，饭也做了，也挺知足的，不想再往外跑了。疫情这么严重，坐车都有危险，踏踏实实地在家呆着，等疫情过了再考虑打工的事。日子就这样过着。就在三月底，客户打电话说：“王姐，你能回北京吗？我妈让你回来照顾她。”小王说：“回来可以，可是要隔离十五天呀，我北京没亲戚也没地方隔离。”客户立马说：“这个你别担心，过年我就把我妈接过来了，我妈的房子空着，我问过社区了，可以居家隔离，等隔离期满了，给你办一张社区出门卡就可以呢。”王姐便答应了客户，在客户的帮助下

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工作岗位。

小张是我的老乡，去年八月份回到了老家，本想着今年过完年正月初五回北京重新找活，可疫情来了，只好足不出户。她在网上看招工启示，有的要员工，但不承担隔离期间的费用，让自己找隔离点。小张在网上查阅了一下隔离点，最便宜的住宿费是一百元左右，每天叫外卖就得四、五十元，这样下来就得将近一千元的伙食费，再加上车费，就得三千元。爱人，孩子都受疫情影响没有了工作，三千元对她来说也舍不得花，只能再等等，终于在四月初，她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急招的信息，便联系了那人谈一些事项。那个客户在深圳工作，公司复工了，急招他回岗位。家政公司没开业，他没办法到家政公司找人，只好在网上找人。客户给小张联系好了社区隔离点，他的妈妈暂由隔壁邻居家的阿姨照顾着，等小张隔离期满了再回客户家。

姐妹们，以上是我身边姐妹的故事。你是否也想回京找工作呀？那就和你的客户多沟通，共同想办法度过隔离期，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请关注各个发布平台，希望能帮助你。

作者简介

赵新亚，来自甘肃省天水市，生于1970年。曾是一名下岗女工，从事过很多职业，2013年来北京从事家政行业，并参加富平家政文学会，获得两次优秀奖章。现在是一名家庭老年护理员。

小区返工亲历

/ 马大勇

2020年1月，相信对所有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一个月。就在这个月，大家高高兴兴迎接春节的日子里，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了。

这个月，我仍住在北京的皮村小区里。从一月中旬起就听新闻说武汉有疫情，但大家都不怎么关心，感觉离北京实在很远。小区里好像也没人注意。小区里多是租房子的打工者，仍然不断地忙着收拾行李，三三两两地拉着拉杆箱回家过年去了。和我同住一个院子的，是一对五十来岁的农民工夫妇，也收拾东西回去了。那位大姐感叹着：“回家去啦！出来一年了，得回去看看孩子了。”他们在拉杆箱里装满大包小包的糖果之类，高高兴兴出门去了。

和大家一样，我也没太注意疫情。本打算和往年一样回广西家里过年的，因为一时买不到火车票，也就不着急，打算哪怕等除夕前三两天再买也不迟。这样，我继续忙自己的事，在电脑上打字，听着窗外街上不时传来的拉杆箱轮子唰唰滚动的声音。院子里只余下了我一个。小区里，人也越来越少了，中心街上，小巷子里，很多店铺关门歇业了。

忽然之间，有了新闻报道，钟南山院士说新型肺炎有人传人现象，现在大家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出门要戴口罩，要注意预防。全国警报拉响了！我这才大吃了一惊，原来疫情这么严重了！那我也不用回家了，在路上转车什么的，只怕会有传染的风险。就留在小区里过年吧。不过，过年那几天里，小区饭馆都不开门的，要自己做饭。于是，我赶紧去到小区中心街上。街上还有好些药店、小超市开门，几个顾客和超市老板也有些惶恐不安，都在议论着：“这个病不知道会不会传过来？”我买了一些面条、鸡蛋之类的预备着，还在药店里买了几个口罩。真的，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也就隔着两天，为了阻止疫情在全国扩散，武汉宣布封城了，紧接着是全国都按下了暂停键，所有旅游等活动一概停止。连北京故宫等也发公告，暂时关闭了。所有的人也都要停止聚会、走亲戚，尽量待在家里。小区里的气氛也骤然起了变化，变得那么压抑。一夜之间，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变得空无一人。街道两边一家挨一家的店铺全都关门了。天一黑，只有暗淡的街灯亮着，整个

小区几乎是一片灰暗。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了除夕和初一、初二这几天。我心里有些慌了。疫情期间不能随便走动，我也不能添乱。但是，人总要吃饭，面条鸡蛋快吃完了，若是小区里买不到吃的，岂不是要挨饿？怎么办？

幸好，就在初三，街上有一家小超市开门了。我赶紧戴着口罩，跑进去买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小超市老板是一对年轻人，也都戴上了口罩，忙着消毒，反复拖地板、擦洗玻璃门等。我隔着口罩说：“你们可真勤快呀，现在就开门了！”他们说：“原本回家过年去了，打算在家多呆几天，可是怕再过几天回北京麻烦，听说外地人还得隔离啊！索性现在就回来。这个超市，这么些东西搁着，不能让它们发霉了。每个月这么些房钱、水电钱不能少，一定要交给房东，不能耽误……”

更让我惊喜的是，还有一家小蔬菜店，也开门了，能买到新鲜的白菜、西红柿、黄瓜等，就是稍微贵些。店老板是个中年汉子，嘟囔着：“可别嫌贵了，能买到就不容易，现在到处都不让进村，我进货也不容易……”

是的，疫情严峻，就连小区也堵上了好几处小门，只留下大门口让人出入，而且禁止外人进入小区。出入要量体温、戴好口罩。大门口安了门岗，有值班人员戴着袖章，冒着凛冽寒风，日夜坚守着。

坚守着的还有小区的保洁员。每天，小区的街道，公共卫生间，丢垃圾的垃圾桶，都打扫得很干净。小区的药店也开着门，有营业员值班，只是门口挂着“本店口罩已无

货”的牌子。听说小区里还有派来的两位医生、护士，每天为大家服务。

他们，都是小区最早复工的人。等于是只在大年初一歇了口气，马上就又上岗了。我独自在房子里闷着。关于疫情的新闻层出不穷，每天都有，一上网、一开电视就能看到，有时真是惊心动魄。全国到处都在隔离。缺口罩、缺防护服、缺物资！最可敬的医护人员在一批又一批地支援武汉，努力救人！

有时候我走出房子，去街上买必要的青菜鸡蛋之类。但是，连馒头也买不到。平时要吃馒头，直接上街上的一家早点铺，掏钱买就是了。现在，那么多店铺都紧紧地关着门。街上行人稀少，来去匆匆，偶尔能见到几位老人坐在街边晒着太阳闲扯，也都戴了口罩。夜晚，小区里更是寂静无声，暗淡街灯下只有我一个人默默走过。我久久抬头望着这变得那么冷清那么陌生的地方，几乎怀疑自己是在做一个长长的噩梦！

啊，真盼着这只是噩梦！已经静止了的社会，曾经那么热闹的街市，快快恢复吧！快快醒来吧！

就这么到了二月下旬、三月，全国疫情慢慢地得到了控制。小区里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了。首先是快递开通了。快递的东西全不让进小区，都堆在小区大门口外边，快递小哥电话通知，由人自己出大门口去拿。租房住的人也慢慢回来了。他们都被称为返工人员，来到小区大门口，先打电话给房东，由房东接进来，没有租房的不许进。并且要在屋子里隔离半个月，每天上午下午量体温，记录下来，半个月后再由房东做证明，

去小区警务室办好出入证，才能出去打工。

这时候最热闹的，就是小区大门前。到处是一辆辆快递三轮车和堆砌如山的快递。还有很多返工人员，都穿得厚厚的，或是携着小儿女，或是拖着行李箱，或是背着、提着装满家乡食品、特产的帆布袋，默默地等待着。

我听见窗外街上又不时传来拉杆箱轮子喇喇滚动的声音。街上的一家家店铺，手机店、电脑维修店、服装店、蔬菜水果店、熟肉凉拌菜店，等等，都陆续开门了。就连理发店，也开门了。当然，门口都贴着“不戴口罩者拒绝进入”的提示。饺子店、拉面馆等，也都开了门，不过用桌子拦住了门口，不能堂食，顾客只能打包买回去吃。早点铺里有了一袋袋的馒头，可以买回去。药店门口，更是贴出了“本店现有口罩、消毒液，已经到货”的牌子。这说明，形势真的好转了。我心里更安定了不少。

我住的院子里，也热闹起来。那五十来岁的农民工夫妇也回来了。我说：“你们不是在四川那边吗？那么远，还以为你们一时回不来呢！”

那大姐说：“四川那边这个病也很少，没事。要赶紧回来干活啊！在家里发呆，没事干，实在呆不住了。家里两个孩子也早出门去了。大的没娶老婆，小的没出嫁，吃饭穿衣，样样都要钱……”

“……你们就不怕？”

“怕什么？所有人坐火车，坐地铁，坐公共汽车，都戴着口罩的。我们出门打工，第一不一定会染上，第二就算染上了国家免

费给治，还是死不了！要是怕得不出门，那反倒会饿死的！哈哈哈！”

“是啊！还是咱们中国管得好，这个病很快就会停了！现在反倒是全世界都有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当初说是武汉才有的，现在你赖谁啊？”夫妇两个感叹着。他们每天在门口晒晒太阳，记录体温。晚上偷偷出去，和老乡们打打牌。半个月过去了，他们拿到了出入证、健康码，又恢复了早出晚归打工的日子。

这时候已经进入四月中，街上店铺几乎全都开门了，连街边摆地摊卖草莓、卖大葱的，烤串的、油炸鸡块的摊点，也都恢复了。到了晚上，出去干活的人都回来了，一拨接一拨地在街上走，街道两边店铺里都射出明亮的灯光，脚步声、做买卖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除了人们都戴着口罩，基本就和以前一样了。

当然，也有和以前不完全一样的。很多饭馆里，顾客都比疫情发生之前要少得多。我常去的一家饭馆，先是开了几天门，但很冷清，很快又关门了。显然，是无法支撑下去了。还有一些店铺，贴着“大减价，一件不留”，“受疫情影响、减价处理”的牌子。

但是，疫情就要消灭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会的！

作者简介

马大勇，生于1976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人，从事插花等传统文化普及类工作。曾发表散文、诗歌等。

新冠肺炎疫情，北漂复工记

/ 徐怀远

（一）返京

正值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时刻，2月1号我从安徽宿州坐 T36 次火车于次日清晨抵达北京，一路奔波一路艰辛。

宿州火车站冷冷清清，和曾经人山人海的春运场景反差强烈。曾经熙熙攘攘的春运火车站，异常空旷：为春运准备的站前帐篷空无一人，只有几十号人在站前广场走动。车站周围的宾馆、饭店、超市停业关闭。车站路往南走 50 米，被一个铁皮栅栏隔离，贴着“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疫情当前不添乱，待在家里莫乱转”等宣传标语。这是我经历 10 多年春运，第一次看到如此冷清的春运场景。

夜幕中，检票上车。进入卧铺车厢，乘务员拿出旅客登记表让填写基本信息：姓名、联系方式、车次、到京住址。乘务员提醒保管好登记表，否则出不去北京站。卧铺车厢空荡，下铺勉强一铺一人，中铺上铺空

着。躺在卧铺上，我脑海浮现出一幕幕场景——乡镇班车停运，中午妹夫开车送我去火车站，一路安检、测体温。

清晨 6 点多，火车抵达北京站，车外飘着雪花，寒气刺骨。出站口乘客把调查表放在纸箱子里，查车票测体温出站。早晨 6：30 的地铁空空荡荡，语音提醒“今日已消毒”。我匆匆回到住处。

顶着雪花回到住处，我打电话告知社区居委会个人基本情况。上午 10 点居委会来人核查登记信息，让在住处隔离自我观察 14 天，早晚量体温。见到居委会人员，房东李哥隔着窗户吼着，让你正月十五后来，你非要提前跑回来，要钱不要命，招惹麻烦吧。我嘴上没做作声，内心白一句——站着说话腰不疼！

我按居委会人员要求登记信息并说明缘由，对方表示理解。需自我隔离 14 天，因此我立马到超市买一大包食品和日常用品。

社区管理员建了个微信群，让早晚上报体温——我提前备有口罩，没料到需要体温计。脚下踩着积雪，我跑2家药店没买到体温计，后在胡同里一家偏僻药店花10元买了个水银体温计。

在狭小的房间里，我一边隔离，一边在住处办公，联络基本业务。我供职于一家医药代理公司，直白说就是医药中间商，为个人岗位医药商务衔接药厂和医药公司。北京规模大的医药公司在2月1号已经正式上班，因为疫情爆发，医生上班抗疫情，医药公司就要开张供应药品。

我住的地方是北京老城区大杂院，住着20多户人家，租户仅4家，大多数人家无卫生间和热水器。房东李哥40多岁，自称李爷，是个地道北京人。他连房门都不敢出，生怕病毒飞过来。白天我戴口罩到大门口上公厕。天气晴朗时有几个老北京在门口侃大山，如退休老王。大杂院出现两种类型：房东李哥这类人不出屋，认为病毒无处不在；老王这类人屋内憋不住，时不时在大杂院门口透透气，来回活动一下。

从老家返程到北京隔离，公众场合戴口罩，戴口罩，还是戴口罩！对于普通北漂一族来说，保管好个人来北京的凭据很重要，如车票飞机票。口说无凭，事实为证。

（二）冲突

14天隔离结束，我到居委会，在登记表上签字，经咨询可以去公司上班。2月中旬我依然在住处办公，但老板通知，24号到办公室报道，正式复工。

北京的疫情管控逐步严厉，也许有外地人返京返工到因素。社区办出入证，胡同人口有专人值班，测体温、查出入。对此，人们有不同看法：房东李哥这类人听说要办出入证，立马紧张，认为疫情越来越严重；我和老王却是乐观派，认为办出入证说明允许出行，是情况明朗的表现。

每当我不在屋内，房东李哥便微信追问干嘛去，啥时上班要告知，不能偷偷去上班。当我微信给李哥提到24号要去公司上班时，他立马变脸，态度生硬。虽然我们单独房间间隔3米远，但房东强调语音沟通。他语音说，北京疫情严重，建议你不要去公司，接着请假，啥时疫情解禁再去上班，大不了辞职——我这是为你考虑。我说，我们是医药代理公司，算特殊行业，公司复工也是接受北京市监督管理；去办公室只是现场处理资料和纸质文件盖章；再说我们医药从业者会注意安全防护。李哥生气地嚷嚷，你住在这我就要管，你去了就别回来了。

我有一种穿透心肺的悲凉感，一种漂泊在外的悠悠伤痛：自己到北京是打工赚钱，工作丢掉还在北京待着干啥？去办公室办事解决具体事情也是为疫情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在租房里吃吃睡睡，还不如在老家待着舒服——老家猪窝都比这租房大。我清楚公司的做事风格，一个萝卜一个坑，自己那摊事解决不了，在住处也难安心。

我不去上班，没钱欠一天房租，你房东还会让我住吗？站着说话不腰疼，谁不会呢？房东李哥，一米七的个子，挺着一个啤酒肚跟大皮球似的。他不上班没有工作，平

时骑着电动车找伙伴喝酒聚餐，常常到深夜回来。可以说，之前他酗酒到痛风发作，熬夜打游戏休息没有规律，根本不注意健康，这次疫情爆发格外看重生命——惜命！

实际，房东李哥窝着一肚子火，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老婆是湖北人，元旦前带着孩子回老家咸宁，疫情爆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李哥一个人不出门，吃啥喝啥呢？生活用品，是他姑姑送过来。

去不去办公室呢？我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实际上，在大杂院里，已有两人上班，如苏哥，在一家物业工作，早晚坐地铁出行。周日傍晚，我给房东李哥发了个语音：大哥，我们是医药代理公司，有些资料盖章的事情必须去办公室。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彼此都退一步，我打算周一带着薄被子去公司，办公室待4个晚上，周五下午回住处闷在屋里。这样减少在地铁里跟其他人的接触，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微信那头，房东李哥没回消息，算是默许。大杂院20多户人家，只有4户租户，李哥这搭2间简易房出租，也是为了钱——钱是王八蛋，花得快赚得慢，没有钱寸步难行。

你看公交车依然开着，快递小哥在胡同里穿行，清理垃圾的保洁员天天忙碌，马路上行人越来越多，都不上班的话，社会功能基本要废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世态百相冷暖自知。每人都露出本我，这就是鲜活的生活！

（三）上班

2月24号，公司正式上班，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地铁出发。地铁工作人员戴着类似猪八戒嘴巴的防毒口罩，逐个测体温。办公楼也需出入证，公司领导给员工统一办出入证。

办公楼周边的饭店小吃店没有开业，点外卖不卫生，中午在办公室烧饭吃。公司有员工20多人，固定坐班10余人，外勤暂不报道。中层领导郭经理很热心，负责买菜买肉，几个女同事负责炒菜煮饭，饭后大家一起洗刷刷。特殊时期，老板说先弹性上下班，10点上班16点下班，这样避免交通高峰。中午办公室烧饭、弹性上下班，公司照此执行了两周多。在办公室里，实际由大伙自行决定是否戴口罩。

你真得住办公室吗？第一天复工临近下班时，几个同事反复问我，以为开玩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很清楚老北京爱面子的习性——李哥这类人不能直面冲撞，要顺着。晚上开空调，我撑开小躺床盖薄被将就着休息，睡眠质量比住处差一截。

快递员不能进办公楼，寄取快递要到楼下门卫处。我的工作衔接厂家和医药公司，原先一周有两三次去医药公司拜访、面对面谈事。疫情期间，医药公司原则上不面对面接洽，具体事情通过电话和微信沟通解决，涉及资料和发票合同等的事务通过邮寄办理。

周五下午，我坐地铁回住处，在胡同口查出入证、测体温，顺利进入大杂院。大门

口，老王等几人见到我时神情躲闪——你上班不乱跑谁信呢？我说，北京防控一盘棋，到处需要出入证，就是为了让住处与上班处两点一线，尽量不乱串不扎堆。见到李哥，谁都没吭声——沉默是一种处理方式。

周一再去办公楼，门卫处让扫健康码：扫码，输入手机号看绿码，证实14天一直在北京。我认为扫健康码科学，那种口头询问是否出京、是否接触境外人员容易造成隐瞒。一个挎包的中年妇女看着排队扫码者多，大嗓门嚷着：我在物业天天上班，扫什么码呢？边说边往里冲。保安立马拦住说：这是规定，大家都要遵守，在物业上班有啥

了不起的？

做事按规则按规律办，特殊时期低调再低调。3月下旬，我已在办公室睡了一个月，遇到气温突变偶尔中间回租房处一趟。复工上班的人逐渐多起来，马路上行人越来越多，房东李哥偶尔骑着电动车外出买酒。3月底，我付过二季度房租，趁机恢复在住处休息，早出晚归上班——顺水推舟不费劲。

北漂不容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北漂更加不容易——不是工作需要个人，而是个人需要工作。疫情期间公司复工，我内心更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作者简介

徐怀远，1983年生于安徽淮北农村，安徽宿州市作协会员，北京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做过电缆车间工人、医药内勤，现北京跑医药商务。工作之余记录生活所见所感，代表作：小品《卖红薯的故事》、小说《浮梦》等。

爬雪卧冰复工路，刀尖舔血控防疫

/ 徐克铎

疫情如洪流，渺茫复工路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来袭，改变了14亿中国人民春节期间的传统。七大碟八大碗共享一桌餐的模式，被每人一份的分餐模式代替了；聚亲会友，吃肉喝酒，被宅家不出门代替了；给长辈上门拜年送礼，被网上的问候代替了；麻将不停烟雾绕，脚下烟头不断扫，被三五人一组，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封村堵路切断感染源的忙忙碌碌代替了。

电焊工马师傅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三亿新工人一年又一年“弃妻丢子”、牵肠挂肚，奔赴远方要挣钱购买回家来的生活日用品。上哪里去挣，干什么活去挣。大多数新工人，在每一年的春节回家前就刻划出了大致的思路轮廓。可今年来到北京却发现，按部就班的思维模式，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冲撞得东倒西歪。已经找不到昔日惯性思维下的“一马平川”了。大约一半人似没头的苍

蝇，被四面棘刺刺得遍体鳞伤，一时半会很难自救、解脱出来。

“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人们避讳的个人隐私，为了出入门顺畅，对着保安不打自招，供了个一清二楚。

有的人搜肠刮肚提供信息，折腾七八天，不是这里不合格，那里不清楚，就是再补个流管站印章。精疲力尽，出入门卡就是办不出来。只要能简化审核通过办卡程序，恨不能把妈生自己的地点、时间说出来。

马师傅说，房东蹲皮村西口，奉疫情管委会旨意，从大门口领我回到出租屋留观14天，这“下马威”让我心里拔凉拔凉，冷汗一身一身地出。一日三餐靠房东买回来，放在我出租屋门口，走开，我才敢拿进屋内食用。

没贴一张画的屋内四面墙壁，被我的一双眼睛，用14个24小时，绘制、贴满了“人生心酸图”。

好不容易熬满 14 天，可以出门干活了，工友们谈论最多的却是找不到活：有关部门不让开工。我再一次从头凉到了脚。

电工、木工、砖瓦工、各类大小工、装卸工，三五成群，情绪低沉。有的人已经来到皮村 50 多天，还没有找到活。

马师傅说，一日三餐的生活日用品，和年前相比较，全都涨了价。

我一个同乡年前开的火锅夫妻店，受到疫情影响，三个月，净赔二万元。昨天夫妻二人贱卖了店内家什，哭丧着脸回家去了。

路拐弯，我亲戚开的一家杂货门店，因无顾客登门，昨天倒闭关门了。

还有多家“见钱就卖”的衣服鞋帽店，全天没有几个人光顾，店主以五十元两件衣服或三十元两双鞋子招揽生意，什么挥泪价、跳崖价，见钱就卖等，丝毫打不动人家冷如冰窖的心。好几家店铺都装货撤店、关门谢客，另谋高就去了。

一工友说，我住的那幢楼，二十几个工友打来电话说今年不来了。为了尽快腾空房，招来新房客，房东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一路小跑，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地向外清理房客们的用品，再清扫干净，出尽了力、流尽了汗、填满了所有的垃圾桶。

“我家有空房”的大字广告牌，充分地耀眼。昔日三天客满钞票大把抓的美梦，每晚往亮里做。

谁领来一位房客，谁给奖励一百元好处费，是这位房东梦醒后的新尝试。

另一位工友说，我家房东像谁舀吃了他家锅里饭似的，哭丧着脸、骂骂咧咧地往垃

圾桶里拉倒着大床、沙发、柜子、衣服、被褥、锅碗瓢盆、桌子、洗衣机等各种杂物。他人累心更累，刚掏出烟，用帽子扇了扇凉，电话铃就响了。谁啊？那头的房客说，房内东西有劳您替我扔掉吧。

又是一个不来住房的家伙。房东气得浑身颤抖，掐断夹在指缝里的那支烟，折断揪了几节，狠狠地扔在地上，用右脚尖旋踩揉了个粉碎。打着火才想起，自己夹在手指缝里的那支香烟，已被自己折断成节扔在地上踩成细末了。他气急败坏地将打火机扔砸在垃圾桶的边沿上。突如其来的炸裂声，吓得他连蹦带跳跑出去了三米多远。我的妈呀！这打火机的脾气比我更大啊！

一位人称小王的工友说，就在年前十一月，我那房东发脾气说，你烦不烦，我不是给你说了吗，我家房子租完了，你怎么又来了？边说边把头摇的像波浪鼓一样，继续干他手里的事去了。在时隔五个月后的昨天，他眉毛皱得像要拧绳绳似的，右手拍着邻居房东的肩膀说，你家还好，只空着二十几间房子。我家有一半房子都空着，房客不来就够我闹心的了，可等到的每一位房客第一句话就是要我减免两个月租金。

唉！别打算年底挣一百万了，能保住一半租金，我家就烧高香了。

有个李姓工友来北京，配合防疫观察十四天后，找不到活，已闲呆一月有余，他焦急万分，坐卧不安。

他说，东家逼要房租，老婆要钱买化肥。我自个吃饭只能凭昔日混出来的熟面孔，你十元他二十地借钱充饥凑合，等待开

工。这位朋友艰难地说，吃饭是一个人的大事情，一顿不吃饿得慌。只要有人管吃管住，不给工资，我也能领一帮弟兄给他去干。

电焊工马师傅说，我来北京二十七天，只干了三天活，就被有关部门叫停了，理由是，防控疫情是头等大事。有活干的用人单位，开工申请被主管部门一拖再拖。上门去问，他们舌头缠乱麻，说不出个准确的截止时间，还是等，再等等。再等！这位师傅说，再等我就得喝西北风了。

悄悄消失了的馒头店

二月中旬，工友们发现没地买馒头吃了，中街唯一一家馒头店供不应求，挂牌一个馒头一元钱，还天天断货。

好在网络信息传得疯快，各菜店大小超市一窝蜂似地代卖起了高价馒头，五六天后，馒头价格就因多家激烈竞争降了下来。皮村几个开了多年馒头面食加工店的店主们因防疫关店时间长、租金叠加数额过大，为减免租金同房东交涉，却因分歧过大戾了个稀酸。他们电话往来，各说各的理。一气之下，店主向房东耍起了“性子”：你讲点理会掉二斤肉咋的？疫情期间我没在你的租房里开门挣钱，交哪门子的房租？而且还按月结算分文不少？你以为钱是树上的叶子摇不完？

老王夫妻说，房内三十八袋子面粉、蒸笼及其余各类用具，还有住房内的生活日用品，看来是“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算我上辈子欠你的，我要不起了，

算我拿它顶你租金了？

房东老杨火冒三丈，“你欠我家四个月的租金，你他妈的，房内面粉连一月房租都不够，二套蒸笼纯属废铁，卖给谁去？”

他大声训斥说，你租我家门店，说的是年租三万六千元，只是分期交款而已，并不是每月三千元。你他妈敢赖上我，我上家找你去，我上法院告你去，白纸红手印，我就不信，你还能赖得掉？

老王夫妻说，法院不是你家开设的，为嘛听你的？你他妈的，你头脑发烧了吧？你吃肉，还不让老子啃点骨头、喝碗汤？你绝，你狠，你不是人，你杀鳖不饶爪爪。

左右为难

胖墩说，我来京留观 14 天后，第一天上班，进店理发人只来了三位；第二天来人实在奇怪，竟讨价还价从十元少到了六元，还要我继续少。我看在一副熟面孔的份上，心想，人都会有个不接济的困难时候。“我免费给你理了吧？”可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猛然醒悟，哦！我伤他自尊了，他只是让我少收点钱，不接受我施舍可怜他。

第三天最好，还挣了一百元。后来半个月有余，大都整天整天坐冷板凳，零零星星平均每天进来三四个理发人。再也没有过一天挣一百元的记录了。

我三个月房租七千五百元，房东催要过很多很多次。

我曾向房东提议，你收钱，我理发，你管我吃饱饭就行？房东拉长了铁黑的一张脸，说道，“你不吃凉粉了，别占着我

板凳。”

胖墩说，几个同行都觉得理发店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该是改行另择职业的时候了。拖延时间越长，赔的租金越多。我看透了这点。可我欠人家房东九千多元租金，无法净手退出来啊！

胖墩说，让我没想到的是，二十年前的露天理发摊，竟重返了街边树林、墙头拐角，而且有遍地开花的趋势。

自个给自个理发更是罕见。我以为他们是在防躲病毒，一聊天才知道，他们来京一月有余，没找到上班活，没钱理发了。

疫情前，我开的理发店，交清房租，混个肚肚圆，每月三五千不等的纯利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由清闲稳赚不赔。

疫情造成我三个月没法上班，就背债近一万元。房东怕我弃店逃走，有时还夜间查看我。其实我还做着疫情过后挣一笔钱才回家的美梦呢。

“警钟长鸣”、“疫不容辞”

老婆思维敏捷，认识超前，为我们家复工之前的病毒防范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以后顺利复工做足了准备。她每三天用开水煮碗筷一次，每天在房内喷雾消毒二到三次；房内、床下、四角旮旯，摆放有序、清理干净，地面擦洗得锃光瓦亮。

她要求我们家所有人，门外鞋和屋内鞋，分开专用；一次性手套、一次性口罩，在门外设专用垃圾袋存放，切断二次污染源；尽可能减少出屋次数。一旦有事出门，要随去随回，躲远、少见或不见陌生人；家

人，无论谁从门外回屋子，都全身喷洒碘酒消毒；并用自来水加洗手液，反复冲洗，从不敷衍。

出门购物买菜，老婆一人全包，戴一次性手套进店购物付款，完成就顺便扔掉。

两个孙女出门换鞋，进门洗手，她随时提醒，从不疏忽。

上网对比查找，我们家的防疫工作做得最到位。

我家五人的复工之路顺利通畅，没走弯路。

老婆爱整洁，乐于助人，手脚勤快，厨艺也不错，在家政服务行业和主户中间口碑不错。无论被聘请到谁家，她都能得到主人的爱戴。不管是谁，用三个人也换不出她一个人来。

年前，八十几岁的清华退休老阿姨发一千元奖励了她。躲避疫情宅家两个多月期间工资足额照发。她们主雇之间电话微信天天好几次，胜似家人问候。

重温历史，上紧防疫弦

既然新冠疫情防控宛如一场全民参与的战争，那就翻开历史，看看战争年代的麻痹大意带来的灭顶之灾有多么可怕、多么难以提防。

一九七一年六月下旬的一天，郝项武指导员选读了1948年瓦子街战役前夜的一篇报导，为全连指战员摸爬滚打演练了九天九夜的艰辛付出，画上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圆满大句号。

他说，在瓦子街战役前夕，我军抽调组

建了以柳喜财为分队长的三十八人侦察小分队，深入敌人防区，摸清敌人驻防、人数、火器配备等信息，十天后回部队汇报。

队长柳喜财按时到达约定地点集合，清点人数发现，三十八名战友一个不缺。他们喧哗、拥抱，互致问候与祝贺，激动得眼泪都掉了下来：进入敌人巢穴窥探敌情，竟没被敌人察觉，还无一人伤亡。

柳喜财当着三十八人的面点评说，我们化整为零，利用同敌人亲戚、同学、同村等关系，化装成商人、富豪等身份，进入敌人内部，虽说是“刀尖舔血”，却全身而退，奇迹，不可思议的大奇迹！

一个大胡子的国民党长官挖苦地鼓起掌来。他接过柳喜财的话茬，皮笑肉不笑地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你该不会陌生吧？老虎不发威，你当我们是病猫？胆大包天，竟敢冒充身份，骗取信任，钻进我营区盗窃军情。你们的末日到了。你们只要乖乖地放下武器，交出偷探到的军事秘密，弃暗投明，加入我军，我可以让你们所有将士连升三级。”

柳喜财等三十八人，四下里一看，啊！黑压压一大片敌人，枪口正瞄准小分队，慢慢向近移来。敌人里三层外三层，杀气腾腾地围堵在四面。武器精良不说，人数还优于我军六七倍。

分队长柳喜财意识到，敌人对我军小分队化装进入他们内部侦探情报之事了如指掌，早已设下陷阱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全军覆没，已成为了定局。队长柳喜财暗示身背机密文件的通讯员李浩贵三人相互交替掩

护，绕开敌人火力，带秘密材料回部队汇报去，他自个则利用敌人想抓活口、领大洋的心理缺陷，巧秒周旋，为李浩贵三人早点溜出敌人视线多争取时间。

李浩贵三人为躲开敌人的围追堵截爬山绕岭，没有辨清方向的思考时间，更没有选择逃跑路线的丁点自由。只能尽快甩掉紧跟其后的敌人，逃哪算哪。三天三夜后，终于甩掉了尾随追撵的三十多名敌人。

就在三人辨清方向回部队的半道上，这支百人有余、目空一切的所谓“王牌铁军”，在全歼我军三十五人小分队的特大庆功宴上喝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长官酒醉发了疯，竟派二十人进森林打黄羊给他尝鲜。两小时后，击毙了十五只黄羊，扛了回来。

大胡子下令挪窝十里扎营，煮吃完黄羊肉开拔回营。

这不！他们堆起旋枪十几堆，子弹袋、手榴弹箱往枪旁随手一扔，便向各自感兴趣的深沟大洼狂奔而去。他们班长打老兵，老兵打新兵，追逐吵闹，捡着干柴。大胡子大喊，“你们排，若供不上煮肉水，老子枪毙了你们！滚！”

七八个新挖的锅腔全部点火，“你秃他瞎”地相互攻击，乌烟瘴气。长隐此山没见过大世面的“山神爷”，估计也被这股丑态百出的敌人吓了个半死。

李浩贵三人心想，敌人吃完野炊是离开此地回营去，还是在此夜宿？大概只有他们的长官知道。可我军距离打响瓦子街战役的总攻时间只剩下三天了，我们最耗不起的就是时间。或许，我们三人利用敌人枪不在手

的大好时机，能活捉了他们？

说干就干。三人分别占领了有利地形，从山顶两面你喊我答，我喊你答，他喊他答，全喊全答：“三连长！”“到！”“架炮瞄准，堵住西山出口！”“是！”“二连长！”“到！”“二十一挺机枪对准东面开阔地段！”“是！”“其它各连各守各地，不许放跑一个敌人！”“是！”“是！”“是！”“是！”“坚决完成任务！”三人同吼，“明白了，首长！”三人“交枪不杀”的喊叫声回荡在沟掌大洼，一浪高过一浪。

一个躺地闭眼养神等着吃黄羊肉的家伙，掏出手枪振臂大喊：“各持各枪，击退这一小股敌军，快！”李浩贵破费了一梭子子弹，把那家伙全身打成了筛子底。两名快如闪电、握枪在手的敌人，被三人乱枪打死滚下了沟壕。剩余的一百三十四名敌人，都乖乖地按三人命令蹲在原地，变成了泥人张塑像。他们接受三人的分批安排，卸掉了枪机，三支一捆当棍扛着。子弹袋、手榴弹箱、轻重机枪都集中捆绑让敌人连抬带背地运着，成三路纵队押走在大路上。

郝项武指导员说，队长柳喜财带领的小分队虽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却忽视了敌情、盲目乐观，眨眼大意就断送了三十五人性命。能带着情报逃出去三位战士，纯粹是拜敌人要抓活口换大洋所赐；他们三人碰巧打死三名敌人、活捉一百三十四名敌人，是拜敌人手无寸铁所赐。敌人不背枪弹、满沟洼里如羊乱窜着捡柴，等于自己当活靶子让三人射击。是敌人的种种麻痹行为，才让李浩贵三人捡了个大便宜。

三天后的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瓦子街战役，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胜利而结束。我军三十八人的侦察小分队，包括队长柳喜财在内牺牲了三十五人。这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据材料介绍，我军有几位首长因失去这三十五位顶尖人才而哭得死去活来。

杀死我军侦察小分队三十五人的这股国民党官兵，是因酒后发疯，犯下了兵家大忌。

他们眨眼工夫就成为三名战士的待宰羔羊，这是他们悔青肠子的大憾事。

这段往事，对复工后的防疫工作，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我们要铭记历史，重视疫情，不麻痹、不大意。要配合社区规定，决不能让自个所在的单位交替感染，致使医务人员为这次疫情防控付出的牺牲半途而废。

我们应该警钟长鸣，复工、防疫两手硬。全国人民封村堵路、宅家不出配合防疫的先进经验，应该取长补短，修改完善后择优使用。防疫能在短期内取得初步可控的胜利，是我国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得来的硕果，应该倍加珍惜。

疫情既是一场瘟疫战争，又是一场凝聚全国人民心力、认清国内外敌友的试金石。

疫情看不见摸不着，不确定因素错综复杂。病毒“二返长安”或“三返长安”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出现。宁可百日无疫，不可分秒不防疫。防疫毕竟不是玩象棋、扑克，我们谁都输不起。目前，疫情迅速蔓延世界各国的现实告诉我们，要彻底根除病毒，不是一觉醒来就能万事大吉那么容易。而是要

靠我们每一个普通一线新工人，复工不忘防疫，分秒不忘防疫。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苦心劳累持久坚持，耐心等待，等待，再等待。锣鼓喧天的晴空万里日，终将到来，一定能够到来。

疫病没驱完，上好网课难

两个孙女在网上听课是唯一的复学模式。如何监督孩子按时在网上听课，完成网上作业，安心宅家防疫？我积极引导，耐心说服。因为孩子好奇心强，学习玩耍二者兼有。为让她们静下心来搞好学习，防疫听课两不误，我只好每天做两顿她们爱吃的饭菜，让她们吃出好心情，吃出新鲜感。

我把豆角、土豆拌面粉蒸熟，用蒜、醋拌着吃；我烙韭菜盒子；红薯、土豆、胡萝卜、苹果、冬瓜，各种蔬菜饼、包子、面

条，三天不重样。

美味新鲜蒸煮烙，
干稀搭配优吃喝。
翻新花样精心做，
吃出快乐满房歌。

积极上进的农村俗语，也是我念叨的内容：

“小时肯帮老人穿针引线，长大能当劳动模范。”

“吃饱了喝好了，功课作业不被玩耍打搅了。”

“吃不穷，喝不穷，不去努力，一辈子永远穷。”

“人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许多人为逃避苦一阵子，却苦了一辈子。”

2020年4月20号

作者简介

徐克铎，50后，当过兵，在北京帮着子女看孩子，就住在皮村。在工友中写历史的不多，老徐写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有当兵的生活，也有复员回家后农村的故事。

郭福来专题

郭福来，男，1969年开始在人间行走至今。一路坎坎坷坷、跌跌撞撞。未曾拾得金元宝，亦未曾得道成仙。只是，先在老家——吴桥的庄稼地里流汗。后来，来到北京皮村的工厂里流血。在每个劳累的日子里，我总爱向着天空呼喊：生命只有一次，我不愿白活这一回。天上的神明啊！求你们给我指条明路。回应我的只有眼前深深的虚空，和耳旁呼呼的风声。幸好，为生存而奔忙的生活里有书相伴，有文学作品可读。读到好的作品，就像徜徉在人间佳境，痴迷而忘返，留恋而陶醉。于是，便也尝试着写起来。偶尔，发表的几篇文章，就算是我的生命开出的小花吧。

工棚记狗

/ 郭福来

打工的日子就像坐在老牛拉的车上，漫长而无聊，总是把今天走成昨天。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几个大男人回到工棚，东拉西扯地谈些无聊的话题。日子久了，同样的话题聊了又聊，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了。还不如侧坐在床头打盹儿，或去门口站着，看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

我们住的工棚位于北京皮村的路边，紧挨着路边的树丛，用薄薄的铁皮围个圈，上面盖个顶子。前面开个门，却没有安窗户——大概是造屋者认为我们这些打工的人

不需要光明吧。

工棚虽简陋，倒也能遮风挡雨。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能在北京有个工作、有个住处，已经很不错了。只是，这条乡间路虽然不宽，车辆、行人却不少。经常有不懂事的垃圾车在半夜高声喊叫着，狂奔而过。而被扰醒了美梦的我们，往往还要起得很早。

清晨，会有人领着很多各色各样的狗，在工棚门口遛弯。我们像检阅者似的，对它们品头论足。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儿，领

了大小十二只狗，有高大威猛长毛的、也有矮小灵动短尾的、有全身黑的，全身白的，全身金黄的、也有布满斑点的。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漂亮。

我们喊住老人家，和他攀谈起来。提到想买他一只狗来养时，他一连摇头说：“那可不成，这些狗都是我一手带大的。它们跟我亲着哪，是我的命根子。再说了，你们一帮穷打工的会喂狗吗？先自个儿吃饱了再说吧！走喽，集合，孩子们，咱一块走。”

看着老人领着他的狗孩子呼呼啦啦地走远，陈小武羡慕又憋气，“冲着老头看不起人的样儿，咱们想个办法弄条狗来养。大小无所谓，只要咱们能养肥就行。”

“咱们这么多人养只狗应该没问题，最好弄只名贵的好狗。”我说。

“好狗？哪儿好？也就是毛色漂亮点，模样特性点。要论机灵，我看不一定能比得上流浪狗。”年纪大点儿的关国顺也发表了意见。

陈小武附和道，“对，流浪狗好养。赶明咱去垃圾箱那儿提一只来，不就行了。”

两天后，我们带着火腿和自制的绳索来到垃圾箱旁。有四只狗正围着垃圾箱转。一只浅灰色的狗刚叼出一包东西，立刻就有两只狗扑上去撕抢。在嗷嗷乱叫中，垃圾袋被撕破，垃圾散了一地，三只狗在拥挤中乱抢。

另一只小狗逡巡着也想要上前分些残食，却被一只大狗“汪”地一声咬中肩胛。鲜血顿时滴落于地。小狗在“呜呜”的反抗声中，夹着尾巴躲到了一边。

“唉！看样子到哪都是弱肉强食呀，没想到流浪狗们也不平等。”陈小武感叹着，“平等？咱们就平等了？老板故意把工资分成几个级别。有的人为了多挣点钱，常在老板面前挤兑同事。”吴国顺说这话时瞅了我一眼。我知道他们对我每月多拿一百块元工资有怨言，工作认真才给的奖励，他们都不信。

我没有理他们，弯腰拾起块砖头朝那三只狗掷去。狗们各自慌忙衔起食物，飞也似的逃远了。

我们拐向那只受伤的小狗。吴国顺嘴里轻轻地唤着小狗，一边下蹲，慢慢地向前、再向前。那小狗警惕地看着我们，陈小武迅速抖开早已备好的绳索向小狗套去，小狗却很利索地跑走了。

后来，经过三、四天耐心地引诱，我们终于把这只土黄色的小狗带回了工棚。

在小狗“汪汪汪”的清脆叫声中，本来沉闷的空气似乎也轻快地流动起来。

干坐着的一群人一会儿跑过来“黑儿黑儿黑儿、白儿白儿白儿”地叫着，一会儿又伸手去抚摸小狗的脑袋，小狗“嗷呜”一声，手又吓得缩了回去。

在床上躺着的，听到狗叫声，也翻身坐起，趿拉着拖鞋走过来，很轻柔地叫着“大黄、大黄，别怕，来，让我抱抱。”说着话，手朝狗伸过去，小狗翻了下眼皮，没理他，径自朝饭桌下跑去。

正在喝酒的张彦杰从盘子里捏了把鸡骨头扔给小狗，小狗三两口就吃完了，抬头看看张彦杰，见他没有再给的意思，便在喉咙

里“呕呕”地叫了几声，还用前腿拍打了几下地面。后来干脆一边围着张彦杰转，一边用脊背去蹭张彦杰的裤腿。张彦杰伸手拍了拍小狗的头，劝慰着：“行了，宝贝。没吃饱也没有了。明天我多买点儿，让你吃得饱饱的。”小狗识趣地趴在地上，摇晃着尾巴，任张彦杰抚摸。

陈小武也蹲过去，拍着小狗说：“哥们，这回可找着饭店了吧？赶明儿我给你买羊肉。再也不让你挨饿了。”

“停！停！”吴国顺着急地插言道：“这狗得有个名字呀！你几个，各叫各的，让它听谁的。我看这狗虎头虎脑的，就叫它小虎吧。”吴国顺说着，一边朝小狗做手势，“对吧？小虎。”小狗配合他似的“汪”了一声，逗得我们都笑了。

笑声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初冬。小虎也长大了，宽厚的脊背，粗壮的四肢，挺立的耳朵，炯炯的眼神……每天我们骑车去上班，它就在后面跟着跑。下班，刚跨出厂门，它就已经扑到我们脚下摇头晃尾了。我们在门边的空地上搭建了一个狗窝，陈小武贡献了一件旧羽绒服铺在狗窝里，小虎趴在里面舒服极了。

那个带了十二只狗遛早的老人，看到我们的小虎，也啧啧称赞：“真好！你们喂的

这狗真肥实，这要是杀了吃肉，指不定多大一锅呢！”

陈小武说：“我们养狗可不是为了吃肉，也不是为了看家，我们是在找乐子呢。”

这时，老者的十二只狗都围向小虎，只见小虎一躬身，“呼”地一声，朝一只大狗扑去。那只大狗一转身，逃得飞快，剩下的紧随其后。小虎追了几步，我赶紧喊：“小虎，回来。”小虎便听话地拐回了它的小窝。

十一月中旬，我们去南京出差，大约半月有余。

临走时，我们准备了很多食物放在小虎的窝里，张彦杰担忧地说：“这些要是不够吃，小虎不得饿肚皮呀。”

吴国顺分析着：“没事，小虎小时候没人管都没饿死。这些东西如果不够它吃，它自己肯定会想办法。”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我们回来，快到工棚门口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迎接我们的小虎。张彦杰骂道：“这狗崽子指不定又跑谁家混饭去了。”

于是，我们分头去找。最后才得知，前几天来了一伙外省的狗贩子，专门捉狗卖给饭店。我们虽然痛恨，却也无奈。

没有小虎的日子，就又像是坐在老牛拉的车上，漫长而无奈地，把今天走成昨天。

回乡散记

/ 郭福来

(一)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耳边响起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坐在回家的火车上，车窗外擦过的麦田边，很茂盛，枯草接连不断，挤挤挨挨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谁也不肯为路边树上飘落的黄叶腾地，黄叶只得卷曲起单薄的身子，被枯草托举着，仰望路边树的枝头。哪里曾是生它养它的故乡，而今，再也回不去了，只能眼巴巴的遥望。

离家两年了，期间，听本家地老哥在电话里说家乡变化可大了，以前的泥泞大街已修建成平展展的水泥路，旧房子已翻盖一新，还通上了终日不断的甘甜的自来水……

每一个喜讯都令我欣喜多日，憧憬多日，回想多日。

最难忘的是村边的宣惠河，那是我小时

候的乐园。记忆中宣惠河，水面不宽，也就十多米，也不深，最深处才刚刚淹没大人的腰间。河水只在夏季泄洪时水量大些，且很浑浊，春秋时节则是清亮亮的白水，常有成群的鱼畅游期间，在那食物短缺的年代，这条河成了村里人的食品库，而我们这帮不爱上学的孩子们则成了捕鱼工，每人从家里拿出网兜，笊篱，竹篮、铁桶等工具，欢笑着，打闹着跑到河边，三两下脱掉短衣长裤，“扑通”一声，跳入水中，先扎几个猛子，畅游一番，再互相撩水嬉戏。时常惊得身旁的小鱼跃出水面，白色的鳞光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嗖的一下，又落入河水。这时有人喊：快看，那儿游过一条大鲢鱼，于是一群孩子，匆匆跑上岸，绰起各自捕鱼的工具满河里搜寻起来。

中午休工的大人们在桥上陆续走过，喊着各家的孩子。孩子们则拎起自己的收获，让父母带回家，鲢鱼、鲫鱼、鲤鱼、草鱼、

鲶鱼还有泥鳅，鳊鱼、河虾挤在一起。像市场上的商品一样走在回村的路上，一兜连着一筐，一桶挨着一篮子，排列着。而我因为年纪小，只在河边拣了一些蛤蜊，有长条形的，椭圆形的，扇形的，每个蛤蜊的贝壳花纹各异。各乘其美，连母亲看了都啧啧称奇：大伙看看，俺孩子拣的这些蛤蜊真好看啊，你们说这玩意儿是咋长的呢？。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朝家走，母亲牵着我的手，边走边说：“到下午你再拣点蛤蜊，晚上咱一锅煮了，吃剩下的贝壳归你拿着玩。”

如今将近四十年了，母亲煮的蛤蜊的那种鲜香，味道依然旋绕在我的记忆里，每每想起，犹齿颊生津。

(二)

“各位旅客，列车运行前方车站是吴桥站，有在吴桥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随着广播喇叭的提示声，我看到好多的旅客纷纷起身，收拾着自己的行李，我的心一阵激动：“啊！吴桥，我阔别两年的故乡，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像个在外面跑累的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一样，我像个迷途的羔羊，在外面的世界一番闯荡后，又回到从小就熟识得地方，听久违的乡音，看亲切的人群，啊！吴桥。两年前，我觉得在家乡生活的日子日渐局促，田地里的那点儿收入，亦应付不了日常的开销，于是决定离开家乡去外地打工，我像那不忍离开枝头的黄叶，紧紧拥着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愿走，可是，来自世俗的风很强劲，一阵阵，一股股，一天天，时刻都在厮扯这我紧握家乡的

手，逼我开始孤独的流浪，啊！吴桥，我的家乡，今天，我终于回来了，尽管我依然空空着行囊。”

(三)

出车站的时候，很多出租车司机热情地用乡音问我打车吗，我摇着头回答，不，我在街上走走，一位穿着臃肿的中年女人伸出枯燥的手拽我的胳膊，一边激动的说，大哥，你坐我的三轮车吧！我的车有四面透明的玻璃，你朝哪看都成，风还吹不着。我迟疑着，她却很利索，很热情地像亲人似的伸手夺了我的行李，催促我走近一辆停在路边的红色电动三轮车。

三轮车平稳地拐上县城的街道。下午的阳光平展展地摊在长江路上，记忆中的路口市场上的脏乱已没了踪影，偶尔驰过的骑车更显出了公路的空间，隔离带里的花树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条，却能让我想象出春暖花开时的美丽。再往前走，我抬头看到了，联华百货大楼顶上的大表，我问那中年女人，这大表还走（转）吗？她说，走啊！因为没有秒针，你得看一大晌，才能发现分针动一下。我说怎么看上去跟两年前一样啊！她说可不就是原先那个表吗！表不变是时间在变，日子不变是人在变，我有些惊讶她的话，忙问你什么学历毕业，她说就在咱县里上的高中，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大城市里打工，她说出不去啊！家里有二亩多地，公婆年纪大了，常年闹病，孩子上学还要天天接送。勉强让丈夫出去了，自己在家忙活，这不趁着冬闲出来找点零花钱。我沉默了一

会儿，跟她说现在流行土地流转，你跟你丈夫多承包点地，在家也能发财啊！中年女人提高了嗓门，大声对我说，大哥，你这两年不在家，都不了解咱农村了，就说九零年前后吧，玉米是五角钱一斤，农用柴油也是五角钱一斤，而现在玉米还是五角钱一斤，柴油却是五元钱一斤了，可地里的产量不会跟着长啊！辛辛苦苦地干一年，那点收成被高物价给套走了，听了她的话后又想到我为什么逃离农村，我彻底沉默了。

（四）

落日余晖中，清冷的风悄悄地休息了，我目光逡巡，心中疑惑：这是我的家乡——右张家洼村吗？原先晴天飞尘，雨天泥泞的村街变成了平展而亮阔的水泥路，记忆中，路边堆的一垛连着一垛的柴草也没了踪影。尽管房顶上的烟筒仍在，却没了炊烟升腾的温暖和诗意。街边的小广场上，欢快的音乐，撩拨着人们的舞蹈和欢笑，路灯也亮起足足的光。努力地挤在村民们旁边。

我还没走近人群，就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跑过来，亲切地打着招呼，五爷爷回来了，我帮你背着包吧？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说，你是浩宇吧，两年不见，长高了这么多，我都认你了，我连忙掏出一盒巧克力，递给浩宇，来，你给大伙分分。浩宇答应着接过巧克力，走进人群，分得很仔细，生怕漏过一个人。

乡亲们朝我围过来，这个说，在大城市里就是出息人，看你这模样，比在家里滋润多了，也显得年轻啦。那个说，别光你一个

人在外面发财，有什么好事也带几个咱村里的人去。我说在外面工作，身不由己，哪像在咱村里自由乐呵。另一个人说，咱这是穷乐呵，你看这路是上级拨款修的，你看这路灯是电力局赠送的，还有这跳舞的音响和健身器材是慈善组织捐赠的。咱老百姓哪有钱办这些事啊。

这时，我的本家老哥从远处走过来，笑着说，知道你要来村里，我在这村头接了你三次，这不，刚到家沏好一壶茶，你就到了。我忙说着刚到，便分了个小包给老哥提着，一面走，一面跟乡亲们道别。

路过村里的棋牌室，里面鼎沸的喧哗，一阵阵涌出玻璃门，隔着玻璃，我看到里面好几张桌子，座无虚席还有很多站着看的。很明亮的灯光被浓重的烟尘熏蒸着。有的人面前摆着一沓沓的钞票，我问老哥：他们在这赌钱，咋没人管呢？老哥说，不动钱来牌多没劲。现在就这风气，到哪个村都这样，谁管？管得过来吗？

（五）

老哥家的房子坐落于村头街北面，冲街的门楼，镶满了褚红生的瓷砖，上面的横匾兀自发着泽泽的光，我问老哥，这横匾里面装的有灯吗？老哥说没有，这叫夜光瓷，天越黑越亮。城里人装那个什么LED屏还耗电呢！咱这是冷光，自来光。

宽阔的门洞，足有一间屋子大，靠边停了一辆黑色比亚迪。迎面一堵高大的贴满瓷砖的影壁，中间一幅喜鹊明梅的瓷画栩栩如生，跟前尚有一株仙人掌，兀自向空中伸着

手掌。是在迎财接福吗？水泥浇筑的院子被打扫的很干净，正屋门口上方安装的门灯的灯光正好铺满了院子。看上去地面好像，微波不兴的水面，我记起在我外出打工前，这地面是铺了红砖的，就问老哥，为什么动那么大的工程，老哥笑着说，多亏上级政府的好政策啊！上级拨了转款扶助农村的危房，旧房改造，我也就着这光，把这老窝重新装修了一下，我老了，哪也不去了。在这老窝里住着舒心，顺意。

我抬头一扫，可不是，原先露着红砖的墙面全都贴上了雪白的瓷砖，原先的木制门窗都改成了铝合金镶大玻璃的新样式了，隔着玻璃看到原先被炊烟熏黑的内墙变成了一尘不染的雪白，迎门的水墙上悬挂了几轴典雅的字画，宽大的连梯椅前，摆了一个大理石的茶几。我的侄子正在茶几前摆弄碗筷，一桌丰富的菜肴各色具备，屋角的液晶电视上，精神饱满的主持人正热情而有条理地讲解着《致富经》。

（六）

推杯换盏间，我问侄子，听你爸说你放下国家公务员不干，执意回村里种地，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侄子放下筷子说，叔，你不知道干公务员多没劲，没考上时，拼命学拼命往里钻。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上班才知道什么叫无聊地腻歪人。办公桌前坐累了，报纸看完了，就剩闲聊了，我想自己看会书或打开电脑，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自己口渴想喝口水吧，还得先给领导送一杯过去。

哪如自己在田野里，想跳就跳，想喊就

喊。我听了侄子的话，倒佩服起他来，在和他干了一杯酒后，我问他的收入怎样，侄子很爽朗地说，我去年流转了三百亩地，搞起了良种培育，除去人工、肥料、柴油、电费还有承包的钱，净赚二十六万。相当于公务员五年的工资，再说在广阔的田野里劳作，空气新鲜，心情顺畅，没有了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起码多活个三年，五年的。我听了侄子的介绍，真正地羡慕起他来。老哥却说凡事不能光看眼前。我的看还是当公务员安稳，能熬个退休。侄子打断他说，爸，我今年二十七岁，让我在办公室里熬三十多年，还不把我憋出精神病来啊。叔，你说我这条道走的对不对啊？我沉吟了一下说，我在外面早就听说了土地流转这个事，却没胆量回来承包租几百亩地，因为，我也年纪不小了，担得起赚担不起赔。来，老哥，为侄子的胆量和收获干杯……

（七）

第二天清早，老哥陪我走上宣惠河堤，提上枯草盈尺，河滩桃树亭立。弯弯曲曲的宣惠河堤，依旧如我少年时的样子，而我却老了。我在人间悠悠地走过了五十年，而河堤却没有一点改变，还是那样委蛇而来，蜿蜒而去。我像一个过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匆匆中，我却记住了宣惠河的美丽。

走下河滩，走近水边。水色暗红，有一股股刺鼻的酸腐味随着升腾的蒸汽涌上来，熏得我有些头晕。我问老哥这是什么水呀？他说这是上游一家化工厂排地污水。我赶紧又问，这河里的鱼虾蛤蚧还能吃吗？老哥

苦笑着说，你又想起咱小时候在这河里洗澡、捉鱼虾的事来啦。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这条河整个一排污河，什么脏东西，毒水都倒进河里。鱼啊，虾啊，什么活物的都死绝啦！就连村里的年轻人都有几个患癌症去世了。那上级知道吧？管不管？我急切问起来。管！这不咱村里的自来水是县里投资从十多里地外的水井取水给远程运输的，县里为此经过多次走访，调研，提出了一套循序渐进的整改方案。还提出一个目标口号叫什么：

一河清水
两岸桃花

三季果蔬
四时鱼虾

在老哥的娓娓述说中，我望向宣惠河水的远方，几只鸟在朝霞里盘桓。似乎在寻找可以栖息地水域。河水平缓地流着，水蒸气却是纯洁的白色，一丝丝，一缕缕汇成一团团。好像天空中洁白的云朵，恍惚中，那云朵里站了一位两鬓斑白，手持白色拂尘的仙翁。拂尘轻甩，让我又回到童年，让这美丽的宣惠河又成为村里人的乐园。

郭福来

写于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皮村

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

/ 郭福来

无人知道，弯弯曲曲的宣惠河，流淌了几千年。亦无人知道，依宣惠河而建的郭家洼村始于何年。更无人知道，郭家洼村边的河堤上的一棵村里人叫不上名字的树是谁栽种的。哪年栽种的。此树树干略直，树皮微裂。粗约一成年人双手合围，高约丈二。树冠如伞，叶小而密，呈对称椭圆形，枝细而弯。不光郭家洼村里的人叫不上这棵树的名字，就连乡里、县里慕名而来的工作人员围着树研究半天，也是不敢肯定的说出是哪棵树。

且说距今四十年前，郭家洼村里有个叫郭福来的男孩子，也就十多岁，他在一个晴朗的春天午后，牵着两只山羊，来到树下，把山羊拴在树干上，然后，灵巧地爬上树，折些带着嫩叶的树枝，扔向树下。开始的时候，那两只羊可能由于饥饿还挑挑拣拣的吃些树叶，后来，竟然不吃了，还一个劲地用力的嚎叫。郭福来顺着树干溜下来，察看情况，只见山羊的嘴里唇外甚至胡须上都沾满

了血红的液体，他低头看树枝的折茬，只见原本白色的断茬处正有些微的红色汁液悄悄渗出。这是什么？是血吗？树怎么流血？他惊恐地向四周瞭望，此时无风，太阳不动。更没有人走来，甚至连最常见的麻雀也没了踪影。

郭福来抓起拴羊的绳子，拽着两只山羊顺着河堤往村口就跑，一边跑，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快到村口时，他看到郭全忠老人站在街边，就赶紧跑上前去，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他发现树流血的经过，磕磕绊绊地说了一遍。郭全忠拈着花白的胡子听完，张开没牙的嘴哈哈大笑。冲着郭福来说：“这有什么好害怕的，你折了树枝，它的茬口流出汁液很正常，只不过颜色不同而已。有的是绿色，有的是黄色，有的是白色，而这棵树流出的汁液，却是很少见的血红色。没事，玩去吧！”

郭福来将信将疑地牵着羊回家了。

第二天傍晚，郭福来领着和他同龄的

李晓晨、张毅又来到树下。昨天折的树枝已经没了踪影。郭福来指点着树上昨天他折过的茬口说：“你们看，昨天我就在这里折的树枝，当时，茬口上流了很多血一样红的汁液，把我吓跑了。今天一看，那断茬长得跟树皮一个颜色了，你们说怪不怪？”张毅狐疑地看看郭福来，又扭头看看树冠，然后，走到树下抱紧树干，一弓一伸，三、五下便爬到了树上，伸手抓过一根树枝，“咔嚓”一声折断后，扔向地面，随后，又折了根树枝，无意间，张毅发现手上有血红色的片，他仔细看了看，用另一只手一扪，发现手上并没有伤口，而血红色确实来自树的断茬。于是，他就着把树枝上的液体往脸上抹了几把，然后，溜下树来，冲着郭福来和李晓晨喊：“坏了，我的手破了，脸上也流血了。”李晓晨凑上前去仔细察看，却没有发现伤口，抬手拍了拍张毅的后背，吼道：“哪儿呢？你这个熊孩子，竟敢糊弄我！”郭福来用手指蘸着树枝茬口上的汁液在手上、脸上一阵涂抹后转身来到李晓晨跟前喊着：“晓晨，我的手破了，脸也流血了。”晓晨看了看郭福来，说：“就你们俩这点伎俩谁不会呀！”他也走到树枝处，一阵涂抹。

阳光温暖地把三个孩子的身影投在河堤上，一会儿这个长，一会那个长，一会儿聚在一起，一会儿又散开。这时，同村的小姑娘郭金梅蹦跳着过来，郭福来他们三个一阵乱吼，张牙舞爪地冲上前去，围着郭金梅做鬼脸，吓得郭金梅哇哇大哭着扭头就跑。他们三个却坐在地上哈哈大笑。笑过后，张毅问郭福来：“你觉得脸上疼吗？我怎么觉得

脸上像火烧火烤似的又热又疼呢！”郭福来说：“我也觉得脸上很热还疼，我以为是跑热了呢！”李晓晨也说脸上抹“血”的地方有种紧绷的感觉，还有丝丝地疼痛，张毅一拍手喊道：“那还等什么，咱们快去河边把‘血’洗掉吧！”

他们三个走下河滩，来到河边的时候，有一群悠闲游泳的鱼在水面上嬉戏。也许是他们的脚步声，也许是他们的影子，惊扰了鱼们的游戏，只听“哗啦”“哗啦”一声声水响，鱼们便钻入水底了。水面上只留下数不清的气泡和涟漪。三个孩子蹲在河边很仔细地洗着手和脸，清凉的宣惠河水几近透明，鱼们的黑脊背时隐时现，率先洗完脸的郭福来说：“我家有个大网兜，要不我拿来，咱们一起捉鱼。”李晓晨看着不太宽的河面，说：“可不行，我爸说刚开春，鱼小，刺多。等秋后鱼们长大了，肥了，再捉了吃才行。”“就是，我家还有撒网呢，我听队长说，不等鱼们长大就捞，就像不等庄稼成熟就收割，是不合理的。”张毅也说出了他的看法。

会流“血”的树下，成了孩子们聚会的地方。有时，他们在附近放羊，拔草。有时，他们在树下写作业，做游戏。秋末初冬时，他们会拾起金黄树叶送给外村的朋友，后来，李晓晨随父母去了石家庄。只在寒暑假，回村看望爷爷、奶奶时，才能再次来到树下和郭福来、张毅们玩耍。

郭福来在快三十岁时结婚成家了。他从村子里承包到了八亩地。像其他农民一样，早出晚归伺候庄稼，却发现庄稼地里的害虫

太多了，种小麦吧，有蛴螬、蝼蛄、蚜虫、灰飞虱、造桥虫等。种玉米吧，有玉米螟，盲椿象，钻心虫等。种棉花吧，有蚜虫、盲椿象、红蜘蛛、棉铃虫等，特别是棉铃虫对棉花危害最大，这种虫子，从棉花一现蕾，就疯狂地开吃，昼夜不停。即使一些好不容易长大，长硬了壳的棉铃，它们也能从棉铃的底部咬个洞，钻进去，把棉铃吃成空壳。

郭福来和其他农民交流使用农药的经验，去各处淘换来最毒的农药，早起晚归地喷洒，却见棉铃虫死一代，没几天又钻出一代。无奈的郭福来号召妻子一大早冒着清晨的寒凉，一株棉花，一株棉花地翻找。发现棉铃虫，就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用力挤爆，随着“啪”地一声，肥滚滚地棉铃虫瞬间皮开肉绽，内脏倾泻，深绿色的血水溅满了郭福来的双手，臭烘烘，粘腻腻的。郭福来像个冲锋的战士，不顾一切地翻检着棉花，只要发现棉铃虫，必须瞬间毙命，绝不留情。就这样早出晚归，一天才能翻检一分来地。望着一大片待翻检的棉花地，郭福来愁得喝不下水，吃不下饭。（那时，常常带些干粮和凉水在田间地头吃饭。）

七八年后的一天早晨，郭福来在送孩子上学后回家的路边，遇到一个卖农药的。那卖农药的说你们打药再仔细，也不可能完全喷到棉铃虫身上。因为，很多虫子藏在叶子的背面或棉花铃里。而我这个药，不光触杀，还能熏蒸。让没喷到药液的虫子，闻到味就死，尤其是中午，越热熏得越厉害。不信，你们闻闻，卖药的人打开一瓶药，往围着的人群前一送。顿时，好几个人闻到的人

转身呕吐。郭福来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两瓶。尽管价格很高。

回到家，郭福来便招呼妻子一起收拾好喷药用具和水桶，蹬上三轮车，直奔棉花地，妻子负责打水，他背着沉重的喷雾器负责喷药。快到中午时，蓝蓝的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看不见一丝云彩。本来亮的刺眼的阳光在郭福来眼前却变得一阵黑，一阵白，本来汗流浹背的他却感到一阵阵寒凉，他回身看看站在地头上的妻子，却发现妻子好几个身影。他想喊，一张嘴却涌出了早晨喝的那点汤水。他想站直身子，两腿却不听使唤地瘫软下去……

经过抢救苏醒过来的郭福来，看着站在床边憔悴的妻子，平静地说：“我没事，你吃饭了吗？”“吃啥饭呀！”妻子幽幽地说：“看到你背着一桶子药水倒下去，我当时都吓傻了。幸亏地邻们帮忙把你送来医院抢救及时。要不然……你让我们娘儿仨怎么活呀！”郭福来想坐起来劝慰妻子却发现浑身无力，只得含泪水说：“小英，你跟着我这些年受苦了，没吃过一顿好饭，没买过一件像样的衣裳，咱们拼死拼活地种地，翻过来，翻过去，还是那片土坷垃。这些年粮食价格低，咱指望种点棉花想多卖点钱，咋就这么难呢？”妻子抚着郭福来的手说：“我想开了，再也不拦着你出去打工了。等你好了，你就和张彦强一起去北京打工吧。或许能比咱种地好受点”

临去北京打工的前一天傍晚，郭福来买了一瓶白酒，半斤花生米，叫上张毅。来到村边的那颗河堤树下。在小鸟啾啾、蝉鸣清

脆、绿意盎然的柔光里，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着，一直单身的张毅前几年因为干建筑被倒塌的砖垛砸折了腿生活很是艰难，他还要伺候瘫痪在床守寡多年的老娘，岁月的沧桑让那个少年时白净的小脸变成皱纹堆叠的黎黑。他们说起小时候的好友李晓晨。张毅说这些年他回家上坟都不理我，生怕我传给他秽气。郭福来说我倒见过他几次听说他在市政上工作。有五险一金，混得比咱们强多了。他还跟我说，咱这棵树，全河北省就这么一棵树。稀奇着呢。我走后，你可要常来看看，别让不懂事的孩子们给祸害了。张毅说我跟这棵树亲着呢，一遇到愁闷事，我就爱坐在这棵树下，跟它絮叨絮叨。有时候都能说到天亮。你放心，有我在郭家洼，绝不能让这棵树少一个树枝。

在郭福来来到北京皮村的时候，已经是二零一四年冬末了。记忆中，郭福来觉得那个冬天特别冷，在他工作的车间里，没有炉子，没有暖气。寒风从彩钢板做成的墙壁缝隙处，向屋里吹着进军号。沉重的铁管、方钢、角铁、槽钢，像冰凉的死尸，摸上去有种沁入心脾透彻骨髓的寒凉，为了多挣些钱，郭福来每天从早晨八点干到晚上十二点。饿了，他啃个馒头加咸菜。困了，他就着水龙头洗把脸。终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把家里的旧房子翻修一遍。还买了空调、冰

箱、液晶电视，并和妻子每人一部华为智能手机，遇有空闲时，还能和妻子视频聊天。妻子总爱把村子里发生的大事小情及时的通报给郭福来。“发小张毅的低保终于办下来了，每月有四、五百元呢。”妻子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

二〇一八年春天的一天中午，郭福来正在皮村的一家山西面馆吃刀削面。妻子又打来了电话说：“张毅今天上午和李晓晨打架了，张毅用拄着的拐杖打了李晓晨，李晓晨让他的手下把张毅扔到了河边的淤泥里。”郭福来忙问为什么呀，妻子说还不是因为河堤边那棵树。李晓晨今天带来十多个人，开来六辆车，还有一辆吊车。他说咱村这棵树很特别，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研究价值，长在偏僻农村，太可惜了。他要把这棵树弄进市里的园林里。张毅听说后，一瘸一拐地跑过来拦着，这不就打起来啦。“那后来呢？树还在吗？”郭福来忘了吃面，急切地问。“怎么会还在，李晓晨带的那些人跟黑社会打手似的，除了张毅上前去拦了下，其他村民谁敢傍前呀！”郭福来听完，怔在那里，好像被谁抽走了魂魄。

郭福来

写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皮村

因知天命紧扬帆

/ 郭福来

因知天命紧扬帆，离去应无憾。

——题记

岁月匆匆，好像转眼间，我已年届五十。回首这些年走过的路，恍如暗夜里潜行，又似迷雾中冲撞懵懵懂懂，磕磕绊绊，看不清前进的目标，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脸颊瘦削的语文老师的讲解，让我感悟了文学的魅力

在我上初中时，数学老师是个三十来岁，皮肤黝黑的胖子，他在讲解数学时，总爱先把例题抄在黑板上，然后，一步一步地解下来。开始，我还能听懂，后来不知道在哪一步犯了迷糊，慢慢地坠入了云里雾中。再后来，也就不愿意上数学课了。语文老师是一位五十岁左右，脸颊瘦削的，戴一副深度眼镜，短发斑白的瘦弱男人。他的一口带有我们本地方言的普通话，音调高亢曲折。坐在最后一排的我连每一个字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在讲每篇课文时，他都会把这篇课文涉及到的成语、典故及传说等声情并茂地讲给我们听，记得在学一篇有关闻一多先生的语文时，他鼓励我们模仿“烛光漂白了四壁”这句诗来写句子，有的说：春风吹绿了田野，有的说园丁种下了希望。老师微笑着一点评，当有个学生说，农民穿上了衣裳时，老师问那个同学，难道农民原先不穿衣裳？顿时，全教室哄堂大笑，那个同学红着脸说农村实行责任田后，农民生活好了，都有新衣裳穿了，老师听后沉吟了一会儿，说理是这么个理儿，你可以改成农民住上了新房，农民鼓足了干劲，农民火红了日子，农民丰满了粮仓或生活……在轻松愉快中，老师把语文课讲的那么生动。让我总是期待多上几节语文课吧！

现在想来，我对文学的兴趣应该源于语文老师春风化雨般的讲解，感谢语文老师培养我通过美妙的文字感知文学魅力的兴趣。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

初三毕业后，我告别了学校。不再每天早起，也不愿再摸课本。看着窗外自由的飞鸟，耳边常常想起父母的唠叨，年级轻轻的整天窝在家里，能有什么出息！

我像羽翼丰满长大了的燕子，也渴望去广袤的天空下闯荡、翱翔，可我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又怕遇到风，遇到雨，遇到不可预知的灾难。老屋虽旧，却生活了十几年，依恋着不愿走。直到十月初，听说县里征兵，我就想或许部队上是一个能成就人的地方，于是毅然报了名。这年冬天，我和一百多名同县的年轻人一起乘坐绿皮火车来到了位于晋中山区的军营。看到一排排整齐的营房。看到一门门威武的大炮。听到铿锵有力的军号声。听到战友们整齐而嘹亮的口号。我心潮澎湃。军营，是一片充满活力的天地，而我正如山谷上盘旋的雄鹰，要在这里成就一个崭新的自己。我努力做好日常工作，积极帮助有困难的战友，在打靶训练中，别人嫌地上有土，怕弄脏衣服，我不怕。在寒风中，我一遍遍地摸索动作要领，终于，以良好的成绩获得了领导的表扬。不久，又入了党。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未来还应更加努力。

再后来，营长选了五名学习标兵（其中就有我），安排我们去旅部参加士官考试，在宽阔的大礼堂里，当考卷发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傻了，因为这些数学题我一个都不会，只得把语文和政治试卷仔细的答了。结果，同去的五个人有三个考上了军校，而我

是剩下的两个人中的一个。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请了假，在军营附近村里的小卖店里买了一瓶莲花白酒和一袋花生米。独自一人爬上了高高的绵山。回看树木葱茏的山谷，听不远处溪流哗哗，阳光下，有雾霭飘升，如云朵。我坐下来，猛喝了几口酒，冲着夕阳发出一声长啸，吓的几只松鼠窜到了树下，惊慌地支着耳朵、翘着尾巴看着我，我摸起个石子朝它们掷去，它们紧跑几步后，又回身看我，是嘲笑我吗？我索性拿起更大的石块朝它们追过去，它们四散奔逃。

再后来，我就复原回了老家。

困苦的生活里，我爱上了读书

结婚后，我和父母分家单过。那时，我手里不光没有钱，还有因结婚欠下的两千元债。苍老的父母说让我还，我只好应下。为了挣钱，我找到了村里的包工头，求他带我去干建筑。

一开始，他让我给大工供砖，一块红砖约五斤，一车要推八十块。自己装自己卸。垒到高处时，还要两块一擦地扔到脚手架上。一天下来，我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好几个。晚上拿筷子时，手都颤抖。为了挣那一天七块钱，第二天我又去了，包工头看到我的手磨出了血丝，很照顾地说：要不，你去和泥吧。我抓铁锨把时，感觉比摸红砖，舒服多了。就这样一天下来，也是累得腰酸背痛，但我依然在坚持着。

农耕时节，我和父母要了六亩承包地，我也学着村里人的样子，种上了庄稼，一场

雨过后，我的庄稼地里满是杂草（那时还不兴锄草剂），稀稀拉拉的玉米苗被杂草欺负的矮弱细黄，我和妻子便带了干粮和水，一人一把锄。早晨去，天黑回，最难挨的是中午时分，太阳亮亮地、旺旺地、无私地、把光和热倾斜在大地上，还有我们身上。晒得我汗流浹背，裸露的胳膊上都起了水泡。妻子也是满头大汗的，我想跟妻子说，要不咱不干了，歇会儿。但看着满地茁壮的杂草，只好把这话咽了回去。妻说咱一次锄二十步，谁先锄完谁休息。我看了一眼她略显瘦弱的身子，知道是她再给我鼓劲，我一边说行一边抡起锄头猛干，不一会儿，我便锄够了二十步。回看妻子才锄了有十步的样子，于是，我调转头去帮她锄草。锄完后，看着累得气喘吁吁的妻子，我说歇会儿吧！妻说别急，咱检查一下质量，没把草锄下来，岂不白忙活了。检查结果是没锄下来的草特多。妻说你看你干活这么不仔细，能成就大事吗？我低着头，呐呐地说老婆教训的对，今后，我一定要干活仔细，工作认真。妻子扑哧一笑，说，行了，别跟小学生作检讨似的，走，咱去地头树底下凉快一会儿吧。

在冬闲时，我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先是围着各村的垃圾点拾废品，后来也收废品。在那时，我觉得这是投资小，收益快的好办法，尽管好多人以异样的目光看我。

在废品收购站，我发现有很多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写得很好，很耐读。于是，我就选出来打成一捆，让老板过秤收钱，带回家如饥似渴地读完再卖回去，（记得那时是六角钱买的，看完后，三角钱卖回去）妻子发

现后，就训我；还过日子吧？看书不影响挣钱啊。于是，我便躲着妻子到房后看，到地里面看。

那一篇篇精美的文章，像花色各异的食物越来越引诱我的欲望，我就纳闷，不就是几千个汉字排列组合，它们却能呈现各自的美，我想起了语文老师教给我的分析方法，我把精彩的文章一段段地分析，然后总结。再然后，我就把收来的干净废纸订成本，模仿着写。

后来，我在吴桥县城里结识了发表过作品的的朋友。我便把我的作品拿给她（他）们看，并请她（他）们代为投稿。偶有几篇发表，我把稿费单递给妻子看，妻子嗔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背着我省写乱画的，没想到还真能挣来钱。行了，再看书去吧，今晚上奖励你好吃的。

土地上丰盈的收成，填不饱的我空旷的胃。无奈，我背井离乡漂泊北京

在我四十六岁的时候，刚过完春节，妻子就为我打点好了背包，催促我和老乡一起到北京打工。我舍不得离开生活了多年的老家，虽然不富裕，却感觉很温暖。勤劳的妻子，懂事的孩子，还有那个温顺的小花猫，都是我的牵挂，可是，为了生活，再舍不得也得离开。因为，我那种了二十多年的几亩地还是老样子，产量也不再增加，粮价也稳稳地一如二十年前。可是，柴油、农药、化肥、日用品却疯长成了一座大山，压弯了我的腰，压低了我的头。我把泪水滴进故土，愿故土原谅我的离别。无奈啊无奈，故乡的土地啊！你不是贫瘠，你像我少言寡语的父

母，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捧给我粮食。可是啊，你丰盈的收成却填不饱我空旷的胃。

来到北京皮村后，我在一家做展览的厂子里做电焊工。整天和冰冷的电焊机、铁管、方钢打交道，感觉很枯燥，当看到我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辛苦制作的造形各异的展品摆放进北京以及全国各大城市的装修富丽堂皇的酒店、展厅时。当看到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由衷赞叹的时候，我很欣慰，知道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而当短暂的会展结束后，我们又奉命拆除，为了装车时压缩空间，我们会把大件拆解。看到曾经的美丽，瞬间化作一堆废品。我真的很惋惜，可面对现实，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点有些像我看到的城市的建设。本来人们感觉很雅致的建筑景观，很新的楼房，很让人留恋的古建，可是，为了所谓的规划，说清除就清除，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叹息和怀念。

下班后，和工友们聊起来，有的说，下班后，没事干，喝酒逛街；有的说，打麻将，买彩票；有说，找站街女呀！哪个漂亮先选哪个；有的说，你跟老吴学习啊，搬个凳子，往路边上一坐，脖子像转轴，眼睛像钩子。无论是美女还是靓车，先远远地接着，再紧紧地盯着，然后，再恋恋不舍地送走。也不花钱，也不费力，多好。

我说我想看书，这附近有吗？工友老宋说有，离这不远有个图书馆，就在工友之家院内，那儿书老多啦，还免费，随便看。我问他那你常去吗，他说不常去，哪如看手机呀，手机上嘛都有，我跟他讲手机上的资讯、文章太轻浮，一会儿就飘走（指更新），

而书本却沉甸甸地厚道而朴实地等着你去捧起它，和它交流。老宋说好、好、好，下班后我领你去。

工友之家座落于皮村北路边。院子很宽敞。夜晚，枯黄的灯光柔柔地铺满院落，我踩在灯光上，感觉像踩上了迎宾的地毯，图书馆位于北面一排镶满玻璃的屋内。接待我的是一位身材娇小口齿伶俐的姑娘，她说：“我叫付秋云，欢迎你来工友之家看书，我们这呢看书免费，不要工友一分钱。噢，对了，如果你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跟我们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嗯，也是免费的。”听她说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哪里能离得了钱，这么多免费的好事，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说。我怀疑地审视着付秋云的脸。她微笑着，满脸的真诚像极了我的妹妹。我说我还真有个事，想请你帮忙。是我来的匆忙，忘了带汉语词典了。请你帮我买本词典。“噢，这样啊，你别着急，等有工友捐来汉语词典，我马上通知你，不收取一分钱的。”她顿了顿，问我要词典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偶尔爱写些小文章，遇到不明白的词便需要查一查。她听了，兴奋地拍起手来，“太好了，我们工友之家有个文学小组。每周日晚上有老师来上课，学生呢？都是在皮村附近住的爱读书爱写作的工友。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文学小组。”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小组的学习，是在一个春雨霏霏的周日晚上。那一晚，天空中并没有月亮和星星。只有飘飘扬扬的雨滴打在脸上，感觉凉丝丝的，没有路灯，也

很黑。我用手机照着路，怀里揣着我的习作稿，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工友之家赶。来到院子，隔着课堂的窗户玻璃，我看到一个戴着黑边眼镜，流着寸发，胖乎乎、白净净的老师，正用他那柔和而充满磁性的声音为学生们讲解一篇文章的写作特点。那情景让我恍如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听语文老师讲解课文。三十年啊！我孤独地在暗夜里行走。心中时时回忆那份温暖。我轻轻地敲了敲教室的门。老师很清脆地喊了声请进。我迈步进了教室，只见明亮的灯光下，课桌旁坐满了年龄大小悬殊，高矮胖瘦不宜的男女学生，老师亲切地说欢迎新同学加入我们的课堂。并叫我作一下自我介绍。我按捺住“砰”“砰”地心跳，激动地说，我叫郭福来，来自河北吴桥县。我现在是一名电焊工。老师问我带了作品吗？我赶紧从怀中掏出我的习作。我恳请老师，我的字写得乱，我能给大伙读一遍吗？老师赞许地微笑着说可以。

在我读完以后，同学们和老师报以热烈的掌声。啊！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对我作品的赞扬。我挤了个空坐下，旁边是一位瘦高个，黑脸膛，戴一副大近视镜的汉子。他和我握了握手，自我介绍说我姓苑，看不出你这天天握焊把和铁料打交道的手，居然能写出这么细腻的文字。在后来的学习中，张慧瑜老师总爱微笑着鼓励我们多写新作品，他很亲切地称这是交作业。分享成果并在课堂上认真、仔细地分析评论作品的优、缺点。比如在分享马大勇写的上万字的《雪狐亭》时，慧瑜老师读一段，讲解一下这段的写作思路和生动时的用语，形象的描述等，以及

美中不足的地方。还有研读国内外作家的作品时，慧瑜老师都讲得头头是道，剖析的精微入骨，让我受益匪浅。一节课两个多小时，都是慧瑜老师不停地讲解，我们像享受阳光雨露的禾苗，积极地感知那份滋润。来文学小组上课的老师还有刘忱老师、孟登迎老师、师力斌老师、鲁太光老师、秦晓宇老师、淡豹老师、西元老师、李云雷老师、袁凌老师……

一晃三年过去了，经过文学小组课堂的历练，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期间也发表了一些作品，获得了一些稿费。有人劝我干脆辞了电焊工，专职写作。我淡淡地笑了笑，告诉他还不到时候。虽然，没日没夜地工作累得我腰酸背痛。虽然电焊的火花已经影响了我的视力。虽然能发表一些作品，获得一些稿费。但是，我知道我离专业还差得远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靠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积极学习，能否有所成就，由天吧。我自耕耘，不问收获。

二〇一八年一月的门槛即将迈过，我五十岁的门槛也已到来。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面对一事无成的我的天命，我一遍遍地问自己为什么那些年走过那么多弯路？陷在泥潭里消耗了我的青春岁月。唉！过去的事，不可能再追回，活好现在，展望未来，虽然未来于我已时日无多。但是，秉烛夜读良有已，半路扬帆可借风。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要能对自己说不要再遗憾也就知足了。

郭福来

2018年1月29日写于北京皮村

小说

小陈的打工日记

/ 万华山

我叫陈伟，今年27岁了。我的名字只有两个字，陈一伟，很多人叫我小陈，我不太明白，因为“小一陈”，也是两个字，并没有节省唾沫，为什么不直接叫我陈伟呢。我喜欢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有时候在饭馆上班签到表上写名字的时候，我突然好像是想明白了。“陈一伟”的比划，比“小一陈”足足多出六划，可能减少这六划，能节省一个人的能耗，一口大米饭或者一口汽水的能耗。别人就小陈小陈地叫我。

我有个表哥，打小爱好文艺，小时候俺俩一块玩，他就爱看书，俩人一块放牛，看《故事会》、《人之初》、《老人春秋》、《妇女》杂志，他看我也看。后来，俺表哥考上郑州的大学，进了个好单位，娶了个大学生；我初中毕业东跑西跑，上饭馆当学徒。咱们小

时候感情好，有啥事好一坨商量，表哥作文写得好，现在在单位上班，还隔三差五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表哥跟我关系好，把报纸寄给我，我偷偷摸摸也写，我不敢写文章，就在手机上写日记，反正写不好，也写不多，心里有事了就写着玩，像跟自个儿拍家常。

老家

2020年1月16号 好风好日头

今个儿，是我从天津回河南老家的头一天。

走以前，我跟老板说，过完年不去了。老板不同意，压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说，至少干完春节旺季才放人。听他这么说，我行李没多带，就回河南了。

我爷问我，为啥不干了。我说炒烦了，天天身上一身油，想换个别的干干。我爷揉了揉膝盖，甩甩手关节，说，年轻人还是不踏实，这山奔着那山高，停不住的驴蹄子。

我奶没说啥，就是眯眼望望我，过了一会，问我想吃啥。我说啥都行。她叫我爷把她从院子里日头晒着的老沙发上扶起来，我爷瘸过去，拽她胳膊，半天没动，头上也冒汗了。我说，奶，奶，你别起来了，吃啥我做吧。我奶说好，把墙上挂的腊肉指给我。

腊肉炒好，吃中午饭了，刘强来了。一进门让颗烟，我接过来别在耳朵上，说，来我家咋让你拿烟，他说，回来了也不吭一声，我说，昨夜刚回来。我俩吸着烟，喷了一须臾，我让刘强尝尝腊肉，他问我，在天津的饭店，做的啥菜，我说，就是家常菜。天津人能吃惯不能，你学做菜不是在新疆吗？我说，别管南的北的，现在口味差不了多少。

我让刘强尝尝，刘强嫌了好几筷子头子，说，吃着不赖。俺俩小时候一块长大，现在还能玩一堆，不容易。那会儿，俺俩就拍得来，都是孤孩嘛，谁也不欺负谁；正暂，我和刘强都是光棍，还能拍一块。

晚上，我躺在屋里玩手机，打绝地求生，吃鸡。我爷跟我奶在隔壁屋，瞅电视，瞅一部乡村爱情剧，一瞅就瞅到黑风半夜。吃鸡玩了几个小时，电视关了，隔壁还有声儿，我奶又失眠了。去年喝了一年的中药，也不管效。关了绝地求生，我也睡不着，躺在床上，听到我奶哼哼吃吃。

小时候，家里养鸽子，鸽儿晴天就站在瓦房顶子上，雨天、阴天，就住在屋檐下的

竹筐里，筐里垫上麦草，那是它们的窝。无论晴天雨天，它们总是喜欢叫，咕咕，咕咕。我吃饭的时候，它们叫，我上厕所，它们还叫，咕咕，咕咕。

那么小的雀子，跟我的拳头一般大，叫起来咯咯噔噔，总叫我想起过世的太奶奶，我还没上学前班，太奶奶就去世了。太奶奶窝在床上，哼吃了好几年，在我隔壁房间，发出的声音，是哼哼吃吃的。有一回，我上厕所，听见太奶奶发出的声音跟鸽子一模一样，咯咯噔噔，咕咕叫。第二天，我爷就赶上牛，上汪老庄，拉回一个黑漆漆的大木箱子，摆到了当院。

听着我奶的声音，我烦得很，不是烦我奶，我也说不清烦啥，就是烦。想着我爷白天问的，这一年又过去了，攒了多少钱，我说，不多。我爷也不望底下问了，说，你一年年的又是个光头捋。在城里，这叫月光族。

晚上，听着我奶哼吃，我失眠了。我奶不得劲了，不得劲狠了，就上村里张先生那，输几瓶水，这回输了好几天，也不见好，张先生说，得上城里大医院看，这可能是血管上的病，别熬时间长了。我爷带我奶上城里大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长了纤维瘤，得开刀。我奶说不打紧，我爷就给她拉回来了。

夜里睡着，我睡不安顿。我想着小时候，听我爷的收音机，里头唱，“二十年恩深似海洋……”唉，我呀，睡不着，眼睛胀得慌。

2020年1月21号 阴天了

一大早迷瞪过来，揉揉眼，该起来做饭了。打开手机，武汉封城的消息刷屏了。前两天，看手机推送的消息，就说一个新型病毒，很可怕，说是从武汉一个卖野生动物的批发市场传出来的，人传人速度很快。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早起，我奶老早煮好稀饭，馏好馍，我起来炒了两个菜，一个蒜苗鸡蛋，一个肉沫白菜。

吃完饭，走到庄子上，听到大家都在议论，武汉的事。邻居家，张大娘的儿子，在武汉开早餐店，想着离家近，打算腊月二十九那天回来，眼瞅着快过年了，出了这个事。用电子地图导航，武汉离我们庄路口只有280公里，开车不要俩小时。

大伙站到山墙下晒日头，你一嘴，我一舌，说开了。

他们叫我。我一瞅到人多，拔腿就溜，身后的笑声，跟浪一样，往我背上扑过来。

2020年1月25号 阴沉沉的

今个儿，是大年三十。

我上午上祖坟烧纸放炮，迎老祖先回家吃团圆饭。中午，贴好门对子。下午，开始做年夜饭，三个人的饭也好做。我让我奶歇着，她不愿意，非得帮着烧锅。

烧香放炮，七点多，吃完年夜饭。我爸发起了视频聊天。后来，我妈也发了。他们有我的微信，平时不咋联系。好几年没见，他们都变了相了。我爸瘦了，秃了，在新疆种棉花；我妈胖了，洋气了，带着一个女儿

在深圳开美甲店。他们俩看上去，都不像全家福上的照片了。

2020年1月25号 老天爷闹肚子

我的妈，早上一起来，我们这也封锁了。还被划成了重灾区。从上午十点起，关闭公共场所，限制交通，村村封路，禁止走亲访友。

趁着还没到十点，村里人不少都慌连上街，该买的东西赶紧买买。我上镇上买了两条便宜烟，给我爷买了套秋衣秋裤，给我奶买了套棉衣，割了十斤肉，买了三箱纯牛奶。

我看大街上，药店挤得人拥不透，出来的人，手里都一擦子一擦子掂着口罩。我想挤过去，买一擦子，实在挤不进去。没办法，开着三轮车跑回去了。

走到庄子路口，刘强问我买口罩没，我说没买。刘强说，你个呆鸟。我气得翻了他几眼，加快档走了。

2020年1月30号 继续闹

今个儿是正月初六，本来到天津的票都订好了。疫情期间，不让走，我只能把票退了。国家规定，退票不扣钱。

一天天，只能在家馐着。吃鸡也吃够了，那几个猪队友，每次不是误伤自己人，就是车技如狗屎，加上各地网络不好，老是遇到掉线狂魔。干脆不玩了。

半夜睡不着，想想东，想想西，也不知道去了天津，老板能不能退我工资，店里那个韩娟人不错的，给我讲过好几次她们甘

肃的事。有时候，让她端个菜，一直勾瞅她她就脸红，可我家这状况，小韩身杆儿不赖……猛然间，嗓子眼燥燥的，想喝点凉东西，我摸到堂屋里，找到瓶啤酒，咕啜咕啜吞下去，心头凉了，又热了，有几丝麻绳子，在我小肚子里着了火，上串下跳，热了又凉。

我奶，还是睡不着。

我这个日记是早上补写的，早上起来晚了——在我奶陪嫁来的老梳妆台上照镜子，我眼睛肿了，肿得跟两颗圆鼓鼓的马泡一样。

2020年3月18号 老天爷阴着个脸

待家一连住了两个多月了。河南这边疫情松爽了，上村里开个证明，上镇里做完检查，可以外出，但是公交还是不通，只能开私家车，或者坐飞机、高铁。庄子上，四五家有私家车的，都拔腿蹿了。剩余的年轻人，坐高铁、拼车，也都走得差不多了。

我还待在家里憋怔；跟老板联系，饭馆正暂开不了业。看样子，今年餐饮生意不好做，饭馆租金一个月五六万，像这样不开张，钱只能打水漂。老板急得头上冒火，我也没法提压工资的事了。

刘强在家不走，惦记跟南张庄的一个小妮儿相亲。庄子上，就剩俺俩年轻人了。

庄西头的大老憨，雇私家车上市高铁站，走半路量体温不过关，又折回家了，差点没在镇医院强制隔离。正暂，憨蛋已经确认是普通流感，天天在家喝感冒药，不敢露头。

这暂子，庄子上，就剩仨年轻人了。

2020年3月20号 出日头了

今个儿，刘强一大早，就跑我家。我俩玩得熟，他直接跑我里房，掀我被子，我死死拽着不松手。我说，你傻扁弄啥呢。刘强呲着个牙辮子，说，告诉你一个好事。我说啥好事，你要把南张庄那小妮儿让给我了？

刘强瞪我一眼，准备走。我拽住他，问啥事？他说，他小姨在深圳电子厂里打工，还没走。那个电子厂缺人，准备派车过来拉人，只要有镇上开的健康证，直接就上车，去了还不用隔离，当时上班。问我去不去？

听了这话，趁着刘强打慢眼，我一个挺子跳起来，穿上裤子，系紧裤腰带。

我说，中，我也去吧。

车上

2020年3月22号 多云

昨个儿，我跟刘强一趟，上镇上办好了健康证。

上午十点多，我俩收拾好行李，掂到庄子东头，等电子厂的车。我爷跟我奶，陪我一齐子等，我不让他们来，我奶说啥不愿意，非得让我爷开三轮车拉她过来。从家门口，到庄东头，就几百米，我奶腿上没劲，这都走不了。

十点半车来了，我俩上了大巴车，望着我奶，我奶泪儿吧嗒的。不多会儿，大巴拐到南张庄，在南张庄又有好几个人上车，有刘强小姨，还有一个小妮，戴着口罩，也瞅不清长啥样；另外，还有俩大姐。

又拐到小李庄、沈围子、大孙庄，到中午，大巴车拉了满满一车人，有年轻小伙子、小妮儿，也有大妈、大姐，没得上年纪的男的，厂里不要。

人拉够了以后，大巴嗡嗡叫地开走了。一路往南。

刚在车上坐稳一须臾，肚子瘪恰恰的，咕咕叫唤，我看大伙也开始往外掏吃的出来，中午饭就在车上解决了。遇到服务站，顶多下去上个厕所，上下车都得量体温，这是提前讲好的。

我跟刘强坐一排，刘强小姨跟那妮儿坐前排。大伙掏出来各式各样吃的，这里头，数刘强拿的最丰富，他掏出不少零食递给他小姨，小姨又递给那小妮儿。

听着吧哒嘴的声音。我也掏出来吃的，有洗好的苹果，有蛋黄派，达利园八宝粥，娃哈哈营养快线，还有我奶天不亮起来煮熟的鸡蛋。我拿起来一个鸡蛋，摸着冰凉，我剥开一个，凉鸡蛋吃着有一股涩味，我有点恼得慌。不让我奶煮，我奶非得煮。她就是要把个鸡蛋当好东西。

我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我被老师选上参加乡里的长跑比赛，早上临走，我奶也给我煮了好几个鸡蛋。那会儿，我妈刚上深圳，去了就没再回来。那一阵儿，我也不知道咋了，就是爱跑，干活跑，上学跑，老鹰捉小鸡也跑，干啥都是跑。我跟东东一块做风筝，没有风，我跑，疯跑。跑着跑着，风来了，风筝飞得老高。那么大一老鹰，飞起来跟个小雀子一样，一路往南，我沿着河埂子跑飞了。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很长很

长的梦，我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风筝，瘦瘦的，扁扁的，是个威风的大老鹰，一直往南，飞啊，飞啊。

后来，马老师就注意到我了，说我能参加赛跑。

去参加赛跑，是我第二回上镇上，头一回是二年级，跟我爷一趟上镇上买鸡崽儿。那回比赛，总共跑六圈，三公里，跑前三圈时，我遥遥领先，是头一名；跑到第四圈，马老师喊我，陈伟——加油！陈伟——加油！我侧脸一看，马老师脸跟脖子都通红，汗珠子顺脖子淌，给胸脯上的汗衫都浸湿了，我突然腿打软，别人撞了一下，我闪倒在地上，爬起来以后，好几个人都跑我头里了。我跑了全乡第五名，没得奖牌。

吃中午饭，马老师给我买了一瓶甜酒，我喝了一口，又甜又炸舌头，但是很好喝。马老师告诉我，雪后边那个字念碧，连起来念，雪一碧。马老师照看其他参赛同学去了。我掏出书包里的鸡蛋，大毒日头天，鸡蛋在书包里闷得温吞吞的，我趁摸到长满剑麻的花坛，拿起一个，往花坛的楞子上一砸，一股蛋黄淌出来，粘粘的糊了我一手。我把手往裤腿上抹抹，又砸开一个，还是不熟！

猛然间，土地里钻出好几根蛇，哧溜溜从脚底板爬到了我的腿上，窜到我的肚子里，又来咬我的脑子，我倒出剩余的鸡蛋，握住一个，对准操场的围墙，啪哒一甩，一个稀碎！啪哒一甩，一个稀碎！有熟的，有不熟的，我怔怔望着顺墙爬下的黄液，蛇从我脑子里窝回肚子，从肚子窜到腿上，钻进

土里了。但我不敢想，一想就有蛇。

我恼了。我也不爱吃鸡蛋。

2020年3月23号 夜黑

我迷迷糊糊睡一猛子醒过来，一看手机，过了十二点，今个儿是23号了。大巴车在京港澳高速上猛冲，从手机短信上看，刚路过武汉，正暂是咸宁地界。

不知道啥时候，刘强跟他小姨换座，坐到前排去了。刘强今年二十五，比我小两岁，虽然是个没妈的孩子，就有一个爸，但他爸在福建工地包活儿，老早就在县城置办了一套房子，他在村里说媒还是吃香的。再说，刘强长的有嘴，不像我，是个闷瓜，出去打工十来年了，也没谈个小妮儿。说不清为啥，有时候很想谈，就跟歌里唱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但有时候，又觉得就这样算了，一个人过，很省劲儿。小时候，表哥问我，有没有偶像，我说有，我的偶像是个神仙，啥神仙，济公。“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走啊走，乐呀乐……”说着我还拿起破蒲扇，一边唱一边演上了。表哥快笑岔气了，说我太有意思了。表哥的偶像是刘德华。

刚打工那年，我十七岁，还是个孩蛋子，跟着庄子上的老海一趟。我头一回出远门，头一回坐火车，兴散了，但又胆小，走到哪，都恨不得拽着老海的衣裳角，怕他搞没见了。

从那暂儿开始，我就爱坐火车。上天津以前，我还没坐过高铁，都是坐的绿皮。一

进去一股气道子，尿骚味、烟味、腊酒味、泡面味，夹杂着晕车人吐的腐败味，冲鼻子。座子上挤得满咚咚的，走廊和洗手池子上都坐着蹲着人。从车厢起身上趟厕所，十几步路，得走五六分钟，头对头，腿挨腿，根本没空下脚。

我爱坐火车。尤其爱坐靠北边的窗子，看着跟野马一样跑，铁路两边的房子跟着山往一闪一闪，我就觉得火车的腿，安在我身上，我不怕苦不叫累，一路往南跑。

别看我平时不咋爱说话，在火车上，我能说会道的，跟电视里的济公差不多。不管是南乡的蛮子，北乡的侉子，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爷爷奶奶，大叔阿姨，小伙子小妮儿小孩蛋，我通通爱聊。我说着不多熟练的普通话，跟他们喷大气，给人逗得哈哈大笑，有的还热情让我吃的，有回上广州，跟一个老乡喷一路，下车后，他死活拉我去他哥家吃煮田螺、喝啤酒。

每回在火车上，都聊得很开心，每回都值得咂摸，但也有特殊情况。大概是2014年，那趟坐火车到东莞，9月份，车上很空。我邻座是个大妈，一上车就睡着了；对面是个小妮儿，看上去比我小。你啥时候也接触不上她的眼神，她不看人，也不吭气，她的脸很白，有点缺乏血色，映着晚黑的点点亮，就像是河坎里的一层凇冰，让我想到某部日本恐怖片里的女主角。

火车抵达江西，钻过一个黑冒冒山洞，刚一回亮，她猛然叫了一声，看啊，今晚的月亮真圆。说的时候，望了我一眼，她的眼

睛真黑，又圆又黑。我望了望窗外天上的月亮，白皎皎的，真的很圆。那个女孩低下头，再也不吭声。

厂里

2020年3月24号 大晴天

昨个儿晌午，大巴开到深圳宝安，在沙井镇的某工业区停了车。下车，步行几分钟，老远望到“深圳某某五金电子公司”的大字牌子，挂在一个楼顶。有认字的大姐用庄稼话说，可算到坡了。带队的工头联系一番后，厂门口出来一队保安——一个个裹成端午节的粽子——给我们做体温检测，做完胡乱分了床位。先歇一夜，第二天开始办进厂手续。

在工厂宿舍前的小店了份肠粉，跨过一条马路，就到厂门口了。跟我几年前在南边打工看到的情形不一样，那暂儿，工厂门口——特别是大型电子厂——一大早就挤着一堆年轻人，手里拿着身份证、体检报告，或者空着手，等着厂里人事文员的召见。今个儿，招工栏看不到人，就是有人来，也不叫扎堆。正暂儿，厂里招人，都通过网络。不会上网的人，想找工作，让熟人帮着找。

我们是大巴车从河南接来的，厂里通知早上八点三十，在厂门口集合。俺们八点多一点就到了。队伍捋得很长，有十几米长。

到了八点半，保安嚷嚷着让站好队，拿着电子体温计过来了，我们挨排挨个捋起手脖子，量了体温，度数是36.1、36.2、36.3……不到36度的也有，毕竟才农历二月间，站在风口上，谁都不暖和。

量完体温，来了个带蓝口罩的黄头发女文员，给我们带到厂里的食堂，给每人发张表，填写个人信息。刘强大姨不认字，我填完，帮她也填了一份。

接着，我们被随机分了不同的车间，刘强大姨要求跟南张庄的那妮儿分一坨，女文员白瞥了他一眼，给他俩分组装车间了。我跟刘强大姨一个车间，在包装车间。分完车间，又按车间重新分配了床位。

下午，在厂斜对面的小照相馆拿到一寸照片，交给文员，办了车间员工证和食堂饭卡。认了认车间门。大伙都回去了。吃完晚黑饭，刘强大姨他们美得要去逛街，问我去不去，去个球，还有那狂劲儿，我老早想攥被窝里吃鸡了。

2020年3月25号 天上下着麻麻雨

今个儿要上班，我一大早起来就闹肚子，拉了三回了，还在闹。肚子就跟村里低保户骡夫马老五的屋顶子差不多，老天爷拉肚子，屋里就得下雨。一碰上雨天，马老五就骂，该死的老天爷，又喝了羊尿，要拉稀了。

唉，没办法，我赶紧往外跑，火急火燎找厕所。也搞不清这是咋了。着凉了？吃坏东西了？还是跟头一回来广东水土不服？2010年，我才17岁，临走前，我爷说生人将将出远门，都水土不服，让我带几个红薯背上。为啥要带红薯啊？爷。你咋不明白，红薯是哪结出来的，土里；红薯里面有水份，哪的水，俺们老家的水。你要水土不服，吃个红薯，老家的水跟土都有了，也就

没事了。俺爷在村里，有个外号叫司令员。村里有啥事，都爱找俺爷拿主意。俺就信俺爷的话。

说也奇怪，跟着老海进了化纤厂，没几天，我就闹肚子。那时候，没钱，我奶临走给了我300，正暂儿还有265，我舍不得花。都说大城市看病贵，我也舍不得去看病，夜里就掏出红薯，在水池子里洗巴洗巴，蒙着被子啃。临铺的广西仔阿明问，你吃啥好东西。我不敢搭话，也不好意思让外人看到，一个大红薯，我连皮带瓢，都嚼嚼吞下去了。第二天，肚子闹翻天了，直接下不来床。我偷吃红薯治闹肚子的事，还是被阿明知道了，紧跟着宿舍其他六个人也知道了，不几天儿，一个厂全知道了。我再也不信我爷的话了。

肚子安静时，已经八点多了。我不吃饭，及时赶到包装车间。黄头发文员，正在给新工人发工装，无尘服、无尘帽、一次性鞋套，另外，一人分一个小储藏柜放衣服鞋子，我很快换好了厂服。

包装车间比河滩的放牛场都大，绿漆通道像火车月台，一条条流水线是静止的车轨，工人的手指当车轮。车间主任接过文员手上的名单，开始给新工人分具体的拉，随意划拉了几笔，我被分到3拉。拉长是个粗壮的中年女人，红色的鬓角从无尘帽边上漏出来，她瞅瞅我，叫过来一个细长条的小伙子，说，这个人新来的，配给你们线，不要再搞飞机了，屌毛，注意加快下机速度。

细长条哈腰点点头，把我带到了属于3拉的M包装线上。M线还在开早会，细长

条斜着屁股压在流水线的绿色皮带上，他对面直捻捻站着十几个蒙头蒙脸的工人，细长条斜眼盯我，我悄无声息地站到队型的末梢上。细长条线长清嗓子，嗯了嗯，哼了哼，抬起眼皮子横扫了队伍一遍，又扫回去。正式地开会了。开会就是屌人，先通告一下昨天的下机量，数落哪几个屌毛不给力，速度太慢，耽误了大家，点名屌完之后，整个队伍纹丝不动，除了开完会的几条流水线嗡嗡叫之外，车间没有别的杂音。

白色的墙壁，灰色的顶，绿色的流水线和通道，反射着白织灯的强光，看上去整洁有序，一尘不染。

细长条又扫了几眼面前的队伍，抽出身后的生产记账单，报出一个下机数，39600，5秒钟下一台，一分钟下12台，一个小时720，今天连加班上11个小时，39600！他又强调了那个数字，声音又尖又细，要是声音能当电钻用，细长条非得把这个数放到钻头上，钻进每个人的脑子。

开完会，细长条叫来副线长，副线长把我领到M线的末尾，让一个湖南仔带我，湖南仔教我怎么用胶带粘包装盒，他搬个板凳坐流水线旁边，等着流下装好塑料袋子的机顶盒，拿下来，交给我，我负责装进包装盒，再封口，然后整齐码放在大纸箱子里，大纸箱子装满，再抱到栈板上，栈板满了，通知副线长，副线长计完数字，找几个屌毛用叉车叉到仓库。

机顶盒包装要十多道工序，一个人一个工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大伙儿，都在无限重复独属自己的某个动作。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动作。我满头满脸的汗，也不敢擦，来不及！戴着口罩，也不好擦。妈的！妈的！我心里暗骂。也不知道骂谁。

快到晌午那会儿，我肚子又痛了，比早起还痛，早上是闹肚子，这会又加上饿。线上的机顶盒，下来得越来越猛，劈头盖脸，横冲直撞，我只能勉强招架，应付。车间的钟，半个小时报一回，到了11:30的时候，我听到机器人的报点，心想快下班了，快下班了，嗓子里猛然涌出一股甜味，跟血一样。

夜黑，刘强鬼得偷跑出去，搞到了药片。

2020年3月27号 天上出了日头

今个儿，上班第三天。我偷着喝了药片，肚子不闹了

包装车间，有5个拉，5个拉分为A、B、C、D、E、F、G、H、M、N这10条包装流水线，加起来有200人左右。

刘强在的组装车间大些，有600多人，整个厂有2000多人。中午吃饭，我碰到了往机顶盒上贴标签的四川妹，这妮儿身杆儿苗条，说话脆生生的，我瞄着，她打完饭，就回宿舍。在哪都蒙着个口罩，不知道长啥样。

大伙儿也都是，走哪都戴口罩，跟脸上多长了个东西似的。谁要敢取下来，保安看到，马上扇人。

在饭堂吃饭那一须臾，能取下口罩，露露脸。如果吃饭不用嘴，估计会研发出来一种终生口罩，戴了不用取，一次戴上，终生遮住。

我拿上食堂饭卡，刷了一荤一素俩菜，加上4两米饭，一共16块钱，跟在外边小店吃不相上下。在厂五大三粗的屌毛，一个断了右手，一个干脆断了手胳膊，估计是冲压车间的老员工，俩人斜垮个身子歪头吃，左手不灵活，歪歪扭扭，活像马戏团的海豹顶皮球走路。我一阵反胃，站起来走了。

我倒掉饭，溜达进包装车间，捡个纸箱子垫屁股底下，趴在凳子上。不开线的车间，也不开灯，黑冒冒的，流水线上摆着一排排脑袋，隔不多远，有一丝丝亮，是哪个屌毛在玩手机。我心里发慌，把头包进无尘衣，一点亮都没了。

我迷瞪起来了。老家的四月天，嫩乎乎的青草爬满了河坎，我爷叫我去放牛，一到清水河，牛就仰着牛鼻子疯跑到河坎了，我掏出腰里别的网兜，该兜鱼了：我爱网鱼，我奶爱做煎鱼，我跟我爷爱吃鱼。

我捋捋裤腿下里吃，图个省时间，中午有一个钟头的休息时间，吃完饭，还能趴在车间流水线上睡一须臾。

我把饭端桌上，抽出一一次性筷子，跟猛虎下山样狠吃了两口。抬起头，歇歇气，嗓子眼一下卡住了。斜对面两个

河，找到一个水浅的凼子，水面黑脊背的鱼，用尾巴剪水，呷哺着小圆嘴，我一网撒下去，鱼打着水花翻腾了，我拉都拉不动了，哎呀，拉不动。我甩掉汗衫，我要跳下去，我要跳了，我说啥也要把这网鱼弄上来……

唉，我怎么掉进凼子了，凼子底怎么那么多淤泥，我怎么一直往下沉啊，唉，怎么

回事，唉，淤泥还不到位啊……

我吸不进空气了，这气，这是什么气，怎么这么重，跟铁锈一样，噢，我想起了，我爸在家时，屋里就是这个味啊，有一回，我爸正在刷油漆，我问我爸，爸，你在干什么，我爸说，我刷油漆呢，你看，家里的手扶拖拉机买的时候，新崭崭的，鲜红鲜红的，正暂儿上锈了，等我刷上油漆啊，咱们的拖拉机又是新崭崭的，鲜红鲜红的了。我听了我爸的话，第二天，真的看到一个新崭崭的，鲜红鲜红的拖拉机，我忍不住上去摸了一把，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手一碰油漆就掉下一大块，漏出的拖拉机壳子跟死树皮一样，我不是故意的，爸，对不起，爸，别打我。我爸叫我把油漆安上，我安不上，死树皮嘲笑我，它是这样嘲笑我的，我一靠近，它就发出一股臭气，我一靠近，它就发出一股臭气，比黄鼠狼的屁还臭。

我吸不动气了，这气怎么这么重啊，跟死树皮的屁一样臭……

小陈，小陈，你个屁毛，磨蹭什么呢……

我脚下一闪，连人带网一下子沉到淤泥的底部了，硬梆梆的，凉浸浸的……操，屁毛，小陈，还磨叽呢！……啊，一道强光掰开我的眼皮子，噢，我在包装车间呢。

对不起，线长，对不起。

这回，真是丢人了。我看到湖南仔在笑，甩着头发笑，四川妹腮帮子的口罩也一鼓一鼓的。

真丢人。

2020年3月28号 大毒日头

今个儿，星期六。我搬箱子，装箱子，搞得腰酸背痛。一个月只休息两天，还不定时。

疫情都铺展到那么严重了，欧洲都感染几十万人了，美国都死了好几千人了，我们厂订单咋还那么多呢。听人说，这个系列的机顶盒面向国内二三线城市，老早就收到订货款了。咱也不懂。又得一天熬。熬吧。

因为赶订单，厂里每天都在招工，这几天人数增加了100多，包装车间分成两班倒了，白班加夜班。刚进厂的时候，说好只上长白班，正暂儿又这样。但哪个屁毛也没说什么。红头发车间主任开大会时说，这种时候，能进我们电子厂上班，你们真走运。她说得也对。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刘强了，他上夜班。

夜黑十点，下班了。好长时间没干活，手脚歇住了，突然每天干11个小时，又赶死赶活，这比抡一天大勺都累，饭馆还分个闲忙。厂里不兴这个，线上的机顶盒，跟小冰雹子一样砸过来，不带一分钟空档。谁都害怕挨屁扣工资，谁都不敢说话，谁都不敢喝水，谁都不敢上厕所——除非万不得已。

2020年3月29号 下了场暴雨，又晴了，这会儿多云

今个儿，星期一。一周一调整，我轮到夜班了。下午4点，我还躺在床上，接下来一晚黑不能睡，我正暂儿逼自己多睡一须臾。

晌午吃完饭，我在厂里的围墙边溜达，

有个女孩冲我笑了笑，说，陈伟好，真诡异，她是谁呢，为啥对我笑？她怎么知道我叫陈伟？她看上去咋那么熟悉，在哪见过？我想不起来了，脑瓜子疼。也可能，人家根本没笑；也可能，人家根本不认识我，甚至人家根本没说话，没叫陈伟。也可能，我记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是17岁的事，邻座的女孩说，陈伟好，我说，你好。

厂区的空地，建有篮球场，篮球场没人，边上的野草疯长，齐腿包子高，围墙边种着剑麻，直愣愣往天上扎。日头黄糊糊的，圆圆的，跟不干爽的月亮差不多。

围墙上攀着铁栅栏，我眯缝着眼，好像看到一个人，那个人跟我长得很像，他在干啥，他跟头疯牛一样往墙上撞，他圆圆的脑袋，跟棉花一样圆，跟操场一样圆，跟勺子一样圆，跟蛋黄一样圆，跟马泡一样圆，跟

鱼嘴一样圆，跟月亮一样圆，跟日头一样圆……他拿脑袋撞墙，撞得咚咚响，撞得咕咕叫，撞啊，撞啊，他把脑瓜子撞开了，撞出一只鱼鹰，那只鹰落下来，撞死在地上，地上冒出一丛黑漆漆的草，那些草开出鲜红的花，一朵又一朵，那些花开得停不下来，就像一张张脸，我熟悉的脸，模糊的脸。那些脸都在笑，疯疯傻傻，摇头晃脑，我说，你是谁啊，你们是谁啊，我就是你啊，我们是你啊。是我啊。都是我啊。那些草，还在长，那些花，还在开，好多的故事，熟悉的人，时候那么长，又那么短，好像一须臾，又好像很多年：我死了，我又活了，我活了，我又死了，一须臾，我死去活来好几轮。

小陈，小陈，你个屌毛，醒醒，快醒醒……

作者简介

万华山，河南正阳县人。目前在北京做图书编辑，皮村文学小组成员。

枣核

/ 王国宏

要饭嘴里掏枣核——这句话常用来比喻一饿汉人向另一个饿汉夺食。这七个字是篇好的小说，我却笨拙地用了一万多字讲了同样的故事。

一

据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这几天倒霉的事儿来了，这让我想起了“据说”。我喝凉水的时候还故意试了试，咕咕噜噜倒腾了半天，好像不是那回事儿，只好咕咚一口，咽了。还真呛着了。这几天，倒霉的事儿让我很失意。大前天我还是风光无限的农兴行古桥镇主任，也就是别人恭维的、不知道级别而尊称的行长，可就在前天，一纸文件下发到来，我便被边缘化了，成闲差中的一员——值班看金库。说白了，也就是在编的保安。当然，这只是个临时的，和院里正在扫地的老崔哥是不一样的。想到这儿，我心里暗自笑笑，其实也没什么好失意的了。

天还没亮，老崔就开始打扫院子了。平时习惯的响声，现在感觉很刺耳。他人一向很勤快，今天一大早的，就忙了起来，拿着大扫帚在院子里“哗哗”地扫着。随后，又开始洒水。响声吵醒了我。本来我早就醒了，一看天还早，就又躺在值班室的沙发上眯着眼睛睡回笼觉，还真就睡着了。老崔哥弄出来这些响动来，这一下又醒了。我起身下床想喊住老崔哥，到卫生间撒了泡尿，隔窗看了看正伏身干活儿的老崔哥，愣了愣，算了。

老崔哥大名叫崔水元，今年有五十多岁，在农兴行古桥分理处干保安已经有一年多了。他原先在建筑工地摔断了腿，治好后再也做不得重活儿，才通过内勤主任“阿庆嫂”的关系，来这里干保安的。他黑红脸，稀黄胡子，三两根鼻毛老是从鼻孔蹿出来，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而他倒根本不觉得不得劲，逢人即绽开笑脸，可有意思。还别说，要是年轻几岁，还真和央视的“崔永元”有

点像。我们常开他玩笑，说，你差一点就成央视名嘴崔永元了。老崔哥笑笑，说，可惜我比他差的可不是一点，是十万八千里！嘿嘿。

我正干得滋润的“行长”给撸了，心里是很窝囊。不舒服就不舒服吧，谁让自己喝点酒在全行大会上口无遮拦，当着领导的面发一通牢骚呢？其实，这种牢骚是基层行“行长”都窝了一肚子的，他们都忍着不敢说，而偏偏我喝点酒嘟嘟囔囔地说了出来。领导当即就很生气，瞪着他那能把人吃掉的圆眼，怒气冲天地质问道：“你！这！工作期间不许喝酒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牢骚是发了，气也出来了，可把喝酒这事给忘记了。“工作期间不能饮酒”，少饮等同于酒驾，多则视同醉驾。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违反了上述规定等同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挨收拾也无话可说，认了吧。

虽然我起初也是那么地耿耿于怀，那又怎样？农兴行老一不也是有几个都进了号里面？与之相比，我有什么可烦恼的？农兴行古桥行行长，也就是这个别人眼中很了不起的破主任，不就是个掏力不落好的差事吗？不干也罢。哼哼。

交接已经完成，我目前就是个大闲人，能推就推，不是有新主任吗？管我球事？什么考核呀，责任贷款呀，储蓄存款任务呀，经费呀，单位捉襟见肘的电费、水费、加油费、招待费……等等，一概不再操心了，反而觉得无官一身轻。得劲儿！睡觉。

新接手的主任张大伟，绰号叫做“张大

嘴”，也确实是一说话就漏着那张开的大嘴。他假惺惺地拉着我的手，说些客气的官话和套话，什么老同志要带带我这小兄弟（我看看下面，想笑却硬憋着没笑），什么要虚心地向我请教学习，什么遇到难题还要请老领导出面解决呀等等，语气中那种高高在上和春风得意，分明让我感受到了不舒服。向一个失败者学习，难道也准备失败不成？好笑。看看张大伟，我想提醒他什么，一想，算了，忍着吧，下一步还要受他领导呢。对自己定位要准，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角色转换要及时，我心想。哈哈作戏地笑笑，我恭维他一番，不再多说。

我在值班室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着。看着那些原同事们对我异样的目光，反而觉得他们十分可笑。昨夜值了一夜的班。值班前，站在监控摄像机前，向总部的监控中心打报告。虽然它只是个摄像机，但却是监控中心领导的眼睛，毕恭毕敬的，堆出笑容向里面示意一下，算是报了到。早上起来，还要如上重复一遍。我想很多人脸上笑着，心里却是在骂着的。把各自对上面的不满从心里骂出去。领导们也许是知道的。记得一个笑话说，艾森豪威尔检阅军队时走到士兵前，对着目不斜视的士兵小声说：“你也是”。有人不解，就问他原由。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是从士兵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严肃表情后面的内心在骂着“你这个狗杂种”，所以我对他们说：“你也是！”

想到这里，我笑了。想想领导那种刚愎自用毫无人情地冲我发火，并雷厉风行地把撸掉，我心里暗暗地骂道：你也是！

二

“报告！”一个洪亮的声音吓我一大跳。谁呀？

“我叫戴彦靖，奉所长命令向贵单位值班领导报到。”

“不用说，我知道你戴着眼镜呢！你叫什么来着？”我的问话刚落，立马意识到了问题，报到？报什么到？即便报到也没必要给我报到呀，我以为我是谁？

“是，我是戴着眼镜呢，我是说我姓戴，叫彦靖，彦，颜色的颜去掉页字，靖，郭靖的靖。领导。”

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问题，我如被蜚蜚般急忙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不是什么领导，你没必要向我报到。对了，你来这报什么到？”我好奇地问。

“戴眼镜”双手递给我一支烟，并亲自给我点上，笑着说：“哦，是这样领导，我是咱们派出所治安管理队的协警，奉我们领导的命令前来咱单位报到，以后就在这儿上班了，负责这里的保安工作。”

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精神抖擞的年轻人，穿着一身制服，收拾得很得体，透出飒爽的英气来。皮鞋锃亮，能照出影子来，看来出门前没少擦。他二十来岁，一脸的兴奋。是走向工作岗位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那种。这样的情况 and 状态当年我也曾有过。停了停，我转过神来，诧异地问：“哦，我再给你说一遍，我不是领导已经四十八个小时了！……问题是我们这里有保安呀，这是咋回事？”

“哦，是这样，县治安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我和我们那一批人通过考试和面试，才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又经过严格培训，才正式上岗。根据我接到的调令，让我到咱古桥农行报到，希望您以后多多关照……”年轻人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对我倾出。

“哦，是这样呀，不过我们这里有保安人员呀！而且干得好好的呢，怎么会……”我像与他又像自言自语道。“嗯，这样吧，你去找新任的‘行长’张大伟报到吧。不过现在还不到上班时间，估计还没来。”我顺手给他指了指原来曾是我的办公室。

年轻人对我道谢后，昂昂地走了。

农兴行古桥分理处，在巴掌大的古桥镇正街上，与镇政府对面。是黄金地段。有钱的单位就是任性，任何一个地方的黄金地段都是那些牛逼单位占着。

临街是两层营业厅，楼顶上有两条龙的造型，以中国传统文化龙图腾来装点单位的大气和不俗，金碧辉煌的。但咋看也显示不出那种效果，倒是有点弄巧成拙的憋足。

后面是一个院子，中心有个假山和水池，造型别致。风水上讲有山就是靠山，牢固稳定，千秋万代，屹立不倒；水主财，财源滚滚来，期望单位效益成倍提高。可笑。后面是办公室和职工宿舍。内勤加外勤外带正副主任，一共十七个人，除了值班的，其他人下班就逃也似地开上车回了城里。

所以上班时院子里经常停着一片车，都是私车。正对着假山的是“行长”办公室。院子是整得不错，这得益于保安老崔哥的勤快和麻利。

单位内勤有七八个人，内勤主任是个比我年龄小几岁的女同志。叫庆樱，是另一个农兴行基层所主任的老婆。私下别人都叫她“阿庆嫂”，真冤枉了正面人物的好名字了。她是长得漂亮，是那种冷傲的漂亮。白皙的脸时常扬着，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气，冷冷的。高傲而不高贵。内勤员工都怕她。但如果见到比她级别高的人，或上面来了领导，她立刻变得热情洋溢，一脸的笑容，和原来简直判若两人。

早知道女人事多，特别是她，杵七倒八的。我当“行长”，知道要与内勤主任搞好关系，不然，那可不好弄。我的原则是以自己的人品和言行来影响别人。有句古话不是这样说的嘛，其身正，不令则行。呵呵，别想着我板着脸说得好听，我是认真的。绝对不去刻意迎合谁。

另两个内勤老员工如大户人家的丫鬟般，低眉顺眼的。“阿庆嫂”再怎样恰着腰颐指气使，也不敢回奉。逆来顺受的。自从我到任后，有一次，同着“阿庆嫂”和另两个老员工的面，和颜悦色、不紧不慢地说了“阿庆嫂”一番，即没得罪“阿庆嫂”，也没肯定那两人。结果，那两员工在心里对我很感激。会得很多的“阿庆嫂”马上对我奉上笑脸说：“领导，我就是急脾气，刀子嘴豆腐心，嘿嘿，木事，她们也不介意的”。

那俩员工背过脸撇了撇嘴，“阿庆嫂”没有看到。

另几个是通过考试分过来的大学生。才出校门。上岗前可能没少受家长的谆谆教导：努力工作，尊敬领导，团结同志……见

到我毕恭毕敬的，嘴也都甜。有时他们上班迟到或者有了点小错，我会良着脸，像以前的领导一样，装模作样地呵斥他们。他们也不顶嘴，不好意思地冲你笑笑。我想他们应该和当初的我一样，内心里是虚心接受批评的。

信贷服务大厅和营业室挨着，几个信贷客户经理都很忙。贷款责任终身制，直接和自己的工兴和收益挂钩，谁也马虎不得。办理贷款的抵押担保等等手续，他们都很认真。以前的老贷款是个老大难问题。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清收损失类贷款的奖励提成高达百分之几十，几乎是单位和清收人员对分，很诱人，但也很难啃。所以对他们几个的管理很轻松。

每月报表出来，“阿庆嫂”传到上面，领导审阅核实后煞有介事地签上字。绩效工兴发下来后，老刘他们几个有的能拿高达1万多元哩！所以，经常性叫我喝酒。席间他们“领导”叫得不断，坐座位非让我坐上座，任凭我咋推让都不中。他们说话看着我的脸，恭维地说是我领导有方。屁方，我不过是上面行的执行者和招呼者吧了，我心里暗想。但有个“行长”的外罩，我们之间总是没以前那么自然。

四十八小时前，一切都变了。人怎么眼皮这么薄呢？以前我好心批评过的人，现在的目光看我像仇人一样，是在剜。“阿庆嫂”居然也像吵内勤人员一样对我说话，只是比着吵他们的语气多少有点软。老刘、老吴他们与我说话的语气显然多了些硬气，不再那么柔软。昨天镇政府的朋友和老刘他们“斗

地主”赢了钱，叫上我一起喝酒，也不再推我坐上座了……

我是很坦然。但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的态度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快。

那天，老崔哥依然如故，照旧帮我洗车，照旧给我倒水。我呆呆地坐着。老崔哥忙完了，默默地坐到我身边。我并没有看他，自顾自地看茶杯里的茶叶翻滚、舒展着，做上下旋转状。它让我想到了不可左右自己的自己，随着开水的冲入而无为地徒劳着，挣扎着。

我听到老崔哥窸窸地从兜里掏出烟来，拆开包装，递给我一支。我抬头看看他，老崔哥深沉着脸透出恳切的关切，示意我接着。又帮我点上。他也抽出一支，似乎在替我发泻着不满和委屈，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气——噗！

我知道，老崔哥是在同情我的境遇。其实，他完全不知道我的心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沉重和难受，职务调整和岗位调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我不想对他解释什么，以免伤了他那让人感受人情温暖的同情心。其实，除了他能心里面对我声援和支持以外，似乎他也没有什么可做的。将错就错地接受他那颗“良苦心”所表达的一切，也许是最好的。

三

老崔很哥珍惜这份工作的。当初“阿庆嫂”特意趁没人时闪到我办公室里。从她挎着的包里给我拿出一包茶叶来，下意识地向外看看，外面并没有人。扬着妩媚灿烂的

笑脸，黏糊着语调说：“领导呀，求你个事中不？嘿嘿，对你来说是小事儿，你可得先答应呀。”

她这反常举动反倒让我不自在了起来，我愕然地说：“你是弄啥里，搞得神叨叨的。”

“嘻嘻，领导，是这样啊，咱们行要雇保安不是？”她边说，边把好茶叶塞给我，说：“先贿赂领导一下”。我笑笑道：“你要有这想法把俺哥收贷户的贵重的礼物送我呀！这也算贿赂？腌臢人哩不是？”

两个推让一下言归正传。的确，是有这么个事儿，上面说过的。雇一个保安人员单位可以列支4000元，核算时和其他费用一并列上。农村的保安工资标准也就1800元，其余2200元都会被下面用作其他，也算是一个正当的名目。这事我是给大家说过，希望大家能推荐人选。同时提出了几个要求，一是老实本分，不说政治上过硬，人品要说得过去；二是年龄不能太大，六十岁以上不行，万一有个病什么的光给单位找麻烦；三是尽量是咱们内部人员的亲朋好友，也算是对内部人员一个照顾。

“是呀！咋了？”我问。

“你看呀，我有个帮檐亲戚，叫崔水元，人挺好的，也符合要求。古桥镇街上的。原来在农行古桥营业所当过村代办站代办员，营业所撤销后也就没再干。去年在工地干活又摔坏了腿，干不得重活儿。家里条件也不好，老伴儿常年有病，两个男孩子还没找着对象……”

一说是他，我知道这个人，原来常往

隔壁的营业所跑着报揽储款账。情况我也知道，人是挺好的。就答应了。

“阿庆嫂”撇撇嘴道：“不是俺哥一直给我说，我才不管他的事儿哩。嫌人，哼！”

我知道，她是打心眼里瞧不起崔水元这个穷亲戚。

“这样啊领导，他的工资也按其他地方的标准开，咱们也是捉襟见肘的。”

“呃，崔水元我知道，差一点就成了我最崇拜的偶像央视名嘴崔永元，嘿嘿，人很好。既然是这样情况，那就第一月1800元，以后按2000元，过一段时间再涨，不能昧这个钱。”

事就这么定了。

老崔哥第一天来，还是让我有点吃惊。几年不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头发也白了不少，一脸沧桑。以前我印象中的他满面红光，很是精明强干。落差挺大的。可以想象近些年他的日子确不怎么好。见到我，他笑着让烟，很恳诚的样子。我只好接着。他又急忙帮我点上。我拍拍他粗大的手表示感谢。他笑笑一再对我说谢谢。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

老崔哥到岗后，干得确实不错。早来晚走不说，每天来了先扫院子，洒水，浇花草等等不闲着。中午有时间还给别人洗车，有的同志不好意思。唯有“阿庆嫂”认为理所当然，连个谢谢都没有。

老崔哥很敬业，除干自己的工作外，还帮着别人填单，给客户解答问题，讲解存款种类以及理财产品等等。简直就是个大堂经理。

有时他帮我打理办公室，虽然我一再劝他别麻烦了。他笑笑答应，却依然如故。

“戴眼镜”刚才与我的谈话，院里干活的老崔哥都听到了。他止住手中的扫帚，愣愣的。“戴眼镜”走后，他扔掉手中的扫帚，脸色难看地冲到我面前，他要详细地问问关系到他岗位保不保的大事。

“你都听到了，我还真不知道详细情况是咋回事。张大伟一会儿上班过来，再问他吧。”我知道老崔想要问啥，可我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崔哥看着我，很失神，也很焦虑。他焦虑地等着张大伟到来，才能了解到他最关心的问题。而他也知道，我确实不能帮到他什么。我想安慰他，却也不知从何说起。张了张嘴，只好作罢。

一会儿时间，张大伟的车缓缓开进了院子，“戴眼镜”在后面小跑跟着。张大伟偏着大嘴大声地从车窗里歪着头说：“啥？我停稳车，到我办公室再说！”

张大伟停好了车，觑着大肚子从小车里夹着包出来了，小车像是被压迫得难受，好不容易得以松了口气一样，车身和轮胎都轻松地上长了不少。张大伟离开，小车“嘀嘀”自动上锁，趴在那里静候着。

“戴眼镜”连忙上烟，张大伟上下看了看这个穿制服的陌生人，边接上烟，边从腰间拿出一串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两人进屋，老崔哥急忙小跑着过去，到了办公室门口，他停住了。是啊，没有“行长”的同意，他没有理由擅自进去的呀！

他无处抓挠地站在一边，又蹲了下去。从兜里摸出烟，打火机打了几次都没有火，

他焦虑地用力甩甩手里的打火机，小心地颤抖着打火，着了，抖动着嘴上的烟，抽上。目光无神地看着远处，很无助。而值班室的我，只能徒劳地为其做着无用的担忧。

四

张大伟把包往老板桌上一扔，把自己肥胖的身子塞进老板椅里，刚把烟叼在嘴上，“戴眼镜”连忙弯着腰给他点上。

张大伟看看这个陌生人，吐出一口烟，说：“说吧！啥事？”

“戴眼镜”把情况给张大伟详细地做了汇报，张大伟还是吃了一惊。他粗胖的四个有节奏地弹老板桌的手指突然停了下来，疑惑地问道：“噫？我咋不知道啊，上面也没下文，更没传达呀。”

张大伟分明看到了门外蹲着的老崔。老崔哥干得好，人缘也好大家都是知道的，他也认同。如果不是“戴眼镜”这么一来，谁也不会想到老崔哥能有什么事。张大伟起身含有送“戴眼镜”的意思，对他说道：“这样吧，你先回派出所，把相关文件拿来，我呢向上面请示一下再说。”

“戴眼镜”客气地走了。张大伟送出办公室门，看他走出去，大声地喊“阿庆嫂”和老刘。他要问问是不是副主任接到了上面的有关通知。看到老崔哥后，他说道：“老崔，你先上班去吧，球！咱又不归县保安大队领导，他们说换人就换人？哼，甭搭理他们。”

老崔哥见他出来早已站起，恭敬地、心情复杂地看着张大伟的脸。听他这么一说，

才稍稍松了口气，多少露出来了笑容，朝营业厅走去。

“阿庆嫂”婀娜着小跑到张大伟的办公室，老刘也一崴一崴地进去了。看来这是要临时召开个班子会呀。

张大伟一摇一摆地踱着步，摆着谱，这个，那个地说了一通，才把这件事说清。你们谁接到了上面的文件或者通知？关于要用治安大队安排保安人员的事？

两人一脸懵圈。一拃没有四指近，毕竟老崔与“阿庆嫂”有点亲戚，即便不为他，也要为自己虚荣的面子考虑。“阿庆嫂”有点夸张地睁大杏眼，面部不动，眼珠来回在张大伟和老刘身上巡视着道：“哟！还真不知道，领导，你听谁说的？”

“人家刚才都要来报到了”，张大伟道。

“啊！”“阿庆嫂”惊道。

“不过，我把他先打发走了。咱是垂直领导，他们说换人就换人了？”张大伟不屑地接着说。

大概知道了张大伟的立场对自己有利，立刻站到了他这边，而且夸张地拢顺着、护拥着说：“就是！甭搭理他们，哼！”

一直没说话的老刘开腔了，“嗯，事情没那么简单，说不定是县行领导已经与他们达成了协议，文件说不定这几天就下发到了，还是问问县行保卫科再说。不过，在没有文件之前，也没必要一点小事就找领导问。看看再说。”

姜还是老的辣。老刘这么一说，两人不再言语了，问上面不是，不问也不是。虽然事儿不大，但作为一把手张大伟也是要表态

的。他顿了顿说：“那个什么‘戴眼镜’我让他明天来拿出他们的手续，到时看他有没有保安大队与咱行的联合下文再说。就这吧。”

下午下班后，随着私家车一辆辆地发动声，行里的人呼啦啦地走了。我还要值两天班，所以没回去。我百无聊赖地在院子里晃悠着。

“王行长！王行长！”老崔哥压低了声调却很用力地在叫我。回头一看，老崔已经到了我身旁，他说“知道你值班不能离岗，我去弄俩小菜，咱俩趁吃饭这会儿整两盅，嘿嘿！”他边说边示意我等着，撅撅地向外走去。

因“酒驾”把“驾照”都没收的教训，加上“井绳”的余悸未消尽，让我急忙冲他摆摆手，我竭力想喊住他，他回头笑笑说：“木事，咱只是吃饭哩，你就先等着吧！”

和我一班儿的小洋是个刚入职的小伙子，腼腆得像个大姑娘，既不抽烟更不会喝酒。老崔哥兜菜的袋子打开，拧开一瓶“二锅头”。我俩招呼小洋一起来，小洋推让着回去里面看书去了。

“干！”

“干！”

我和老崔哥开始没有多说话，各自用肢体语言安抚着对方。差不多大半瓶下肚，已是酒酣耳热。老崔长叹一声，打开了话匣子。

“王行长，你是不知道呀，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是说并不是这个岗位有多好，是每月的工兴收入。你知道，我原

来在农业银行营业所干代办员，古桥街面大，老少爷们也给面子，我的储蓄余额有近千万，每月万分之五的手续费，收入有四五千元，日子过得还不错。营业所主任器重，县行兴金组织科领导表扬，人前人后也挺有面子。

“唉，好日子总是觉着短。2002年农行撤销营业所，我们这些辛辛苦苦给他们干了十来年的代办员被一脚踹开了，连点补偿都没给。近几年来，两个孩子长大了，龙龙般。可上学不中，只好出去打工。现在农村说媒不但要在村里盖成楼房，城里也得有套商品房，这还不算，你还得有车呀，你想，俩儿子，那得需要多少钱啊。”

前年你嫂子得了心脏病，我干建筑活又摔断了腿，唉！”

说到这里，老崔哥声音变成了哭腔，哽咽着流泪了。

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餐纸。老崔哥也不用餐纸，用他粗大的手掌一抹脸接着说：“王行长，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把持不住，别笑话我呀。”

我很同情他，连忙说：“崔哥呀，坚强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男人嘛，要挺住！”话一出口，我便觉得这么说多么俗套和无衷，我唉一声低下头说：“只是，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老崔哥给我端起酒杯碰一下，“嗷溜”一声先喝掉，红着脸，齜着被酒辣得麻木的牙，咧着嘴咳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你能安排我来就已经很感谢你了。我自顾自的给你絮叨，不对啊，恁哥也是为你抱不平

呀，结为对领导发个牢骚就被领导以喝酒为名撤了，这个领导是个啥球货？他就不看看下面人的难处？不看你那么好的业绩？这是啥球世道？……”

我俩越说越离谱，越喝越兴奋，不怕不怕不怕了，神经比较大，似乎老子天下第一。喝酒前我是农兴行的，喝点酒农兴行就是我的，那个一通神喷呀！酒精真是很好的麻醉剂，它让人暂时忘却了现实的不快和烦恼，变得豁然开朗起来，进入另一处虚幻的状态。而这种异于平常的状态是那么地妙不可言。到底我们都胡说八道了些什么也不知了，只记得惹得里屋的小洋哈哈大笑看我们俩的洋相。

最终，酒见了瓶底，老崔哥还要出去拿酒，被我喝住。就这样我俩摇摇晃晃地你送送我，我送送你，反复几次，才算结束。

五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新的一天和无数个昨天一样，没有任何惊喜地开始。

我伸了伸懒腰，拍了拍还晕乎乎的头，起来了。老崔早已开始在院子里忙开了。见到我走出值班室，老崔停下手中的活儿朝我笑笑，问：“你没事吧”。

“我是没事，后天我值班结束，要赶紧回去了。”我说：“还是家里得劲儿啊。”

老崔哥坏笑着，我明白他笑什么。一个几天没回家的生理正常的成年人说出这话，一般来说，另一个生理正常的成年人都会往“茄子地”里想。我也笑了。

这时，“戴眼镜”又匆匆地走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些东西，应该是相关的手续。老崔哥立刻卡住了笑容，昨天夜里的酒并没有解决今天的焦虑，他又立刻紧张起来。

并不知道内情的“戴眼镜”依然意气风发，微笑着向我们让烟。老崔哥如临大敌般怔住了。我接过来递给老崔哥，并问“戴眼镜”道：“什么情况？”

“戴眼镜”笑笑向我们说道：“领导让我拿相关手续，昨天我以为我们的领导已经给行长打过招呼了，所以没有拿。这不，今天我全带齐了，嘿嘿。”

上班时间还早，“戴眼镜”索性和我们聊了起来。从他透露出的荣耀和自豪的语言中，我们了解到了他的情况：在众多的应聘者中，他成功地胜出了。他家庭条件也是不好，他有一个弟弟正上大学，父亲在建筑工地干活摔断了腿没法挣钱了，母亲常年有病每年都要花很多钱。

他原来大专毕业后也在外面打了两年工，但收入不稳定，没有个正式单位，对象都谈不上。这下好了，通过这次县治安大队考试、面试等等层层挑选，他终于成功得以应聘。这是公安局下属的单位，虽说不是事业单位，但能来这里上班，一有面子，二收入稳定，三能找到对象，农村的就行，四可以减轻家里面的负担。工作积极表现的好，再加上有机会说不定到时通过考试还能进公安局……

看着他洋溢着激情，憧憬着美好未来，对自己人生进行“小目标”的规划，我俩突然觉得这是一个阳光、上进、有追求、有责任心的小伙子，而他的家庭情况和老崔

哥的情况又是何等的相像，简直就是老崔家的大儿子！这份工作对他来说也是如此的重要和难得。

我慢慢观察到老崔哥的表情变化，他由原来的惊恐、焦虑、甚至有点恼怒的脸色，逐步变得无奈、伤感、同情、与相惜了。复杂的情感在他的表情上显现着。我，无法预测后来会怎样，但我分明感觉到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老崔哥已没那么地怨恨和不安了，倒是有点像不该占便宜而强占了后的愧疚似的。

不一会儿，单位的人陆续到来，张大伟的车也开进了院子。“戴眼镜”看到他的车，礼貌地和我俩告别，走了过去。我重重地拍拍老崔的肩，什么也没说，上班去了。留下等着命运裁判却大致已经知道结果的老崔，呆在了那里。

当“戴眼镜”把一切手续都双手呈现到张大伟办公桌上时，张大伟坐不住了。他仔细看了看“颍安保发（2017）第2号”文《关于联合农兴银行等下辖各金融单位统一由公安局下派安保人员的通知》后，好一会儿对“戴眼镜”说：“小戴呀，你先回去等我向上面详细请示后，再给你答复啊。”

“领导，那要等多少天？”

“嗯，这样啊，这边原来的保安人员要对他们做工作辞退，向上面的请示也需要时间，今天是18号，这个月所剩日子不多，不行就下月1号你正式到岗吧。”

“啊，这么久呀！”“戴眼镜”有点急了。

“你别急啊，如果其他分理处给你们算今天到岗的话，你这十几天没上班，工资也

会一分不少地开给你的。你放心好了。”

“戴眼镜”谢过张大伟，高兴地走了。

张大伟急忙拨通了县行保卫科科长电话，保卫科长回答道：“是这样呀，为了加强安防保卫工作，县公安局和咱们行还有其他金融单位签订了这方面的协议，往后金融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都由他们接管，咱们行固定支付给他们的费用……咱行的文件马上就下发。”

六

值完班后，我急急地往家赶去，可得好好休息两天了。老崔哥的事儿也不在放在心上。五神还照顾不了哩哪有心思照顾六神？其实我也只是闲操心而已。

休息即将结束的这天下午，我懒懒地躺在床上，想着明天又要面对单位那些人冷漠的面孔，有点戚戚然。这时，县行人事科科长打来了电话：马上到县行办公室报到，报到后立刻到省城学习，调令已经发到古桥分理处，学习回来再进行交接。

这突如其来的电话，一下子让我愣住了。我只好回答：服从领导分配。

半个月后，我学习回来，先到古桥办理交接。原来对我冷漠的脸，现在却又堆满了恭维和虚假的谦和，让人恶心。

等他们都各忙各的时，戴彦靖才笑着上来和我打招呼。他现在已经上岗。依然是意气风发，满脸阳光。看到我来，他笑着向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我第一次见你叫你领导你还不承认，哈哈，这回到了上面当大领导了吧！”

我拍拍他的肩膀问：“你接任的老崔呢？”

他知道我是在问老崔的情况，他回答说：“崔叔真好，我第三天就来这里上班了。没想到崔叔还懂那么多金融知识，崔叔整整带我带到月底，跟着他我没少学东西。利息怎么计算，各种存单咋填，客户提问的问题怎么解答，什么时间干什么等等，让我很快就进入了状态。真是个好人的呀！”

我听完小戴的述说，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老崔哥是怎样抖着精神，一边自疗着自己伤痕累累、破碎不已的心，一边又竭力地帮着与他同病相怜的人，去完成了他根本没必要、却还要诚心地尽义务的任务呀。

我握着小戴的手，肃然地对他说：“抽空去看看老崔叔吧，那人不赖。”

小戴啊地一怔，随即回过神来肯定地说：“那是那是，一定。”

补记：

半年后，我和一位企业老总同学吃饭。席间他说想找一个看仓库的人，这时，我又想到了老崔哥，并积极向他进行了推荐。同学答应了。星期天我抽空去了古桥镇，叫上小戴让他和我一起去找老崔哥。没想到小戴

的一番话让我愣住了：

回家后的老崔哥听说邻村有人从越南领回了姑娘当媳妇，老崔哥找到了中间人，拿出自己的积蓄十二万元给大儿子买了个老婆。没想到三个月后，买来的媳妇被公安局以偷渡为名抓走并遣回原籍。

老伴儿急火攻心，走了；本来就多少有点不正常的大儿子神经了；二儿子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只留下半残废的老崔哥也得了中风，治好留下后遗症，行动不便。这其中，小戴一直对老崔哥关照着，视同自己的亲人。

当我和小戴带上礼品来到老崔哥家时，坐在院子中病恹恹的老崔胡子拉碴，一脸沧桑。看到我来，强着要站进来，像个孩子一样拥抱着我痛哭流涕。

我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小戴在一旁要劝老崔，我示意他不要说话。让饱受命运捉弄的老崔哥痛快地哭一场吧。

我和崔水元的故事至此并未画上句号。有时间我就去看他，陪着他谈些开心的事，告诉他单位里的一些好消息。老崔哥咧嘴笑笑，祝福我和小戴好人一生平安。我知道，他是真心的。

作者简介

王国宏，笔名王者飞鸿、蜂蜜哥，河南临颖石桥人，现居许昌。汉族。作品散见于《花城·爱花城》《厦门文学》《妇女生活》《原野》等报刊杂志。短篇小说《傻大全胜》入围2018年“台湾林语堂文学奖”。中篇小说《打小工的老板》获2019年《新工人文学》“劳动者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飘飘然

/ 邓建华

要不要去接飘飘啊，今天？唐诗问。

看到老婆把头埋在脸盆里，乌黑的头发泡沫盛开，估计一时半会还收不了工，就赶忙打过来一桶温水，握着一个塑料小瓢，想来帮她给冲洗一下。

见老婆没有反应，又问，接，还是不接？

宋词没有吱声，双手不停地在头上抓挠，好像将老公的问话也给洗没了。

唐诗估计差不多了，就舀一瓢水去淋。

老婆一激楞，吼道，你是头猪啊？

唐诗摸不着头脑，问，谁……谁是猪？

你！宋词毫不客气，用一条干毛巾胡乱地将头上泡沫擦干，昂起头，怒道，你就是一头猪！黑猪。

唐诗正要发作，却看见两行泪，从宋词红红的眼里滚落下来，心一下子就软了，上前，轻轻抱住老婆的肩头，又轻轻拍了一下。

宋词就软软地倒过来，靠在老公的胸前抽泣。

宋词说，接什么接，让她自个回来！你还以为她会走丢？都高一了，再说……

唐诗打断她的话，说，没有那么多再说，女孩子就是女孩子，穷养儿子富养女，对吗？

什么叫富养？宋词反驳道，再富养也不能缺教养！

唐诗不想和她在争论什么，毕竟这不是必须给出标准答案的事。他示意宋词低下头，然后一手舀水，一手轻轻地给老婆清理头发。

宋词的嘴里发出一声舒服的轻叹，灵秀的脑袋依着老公发力的手下轻轻摆动。不就淋一个头吗？两口子竟像配合完成一件什么作品，仔仔细细，磨磨蹭蹭地弄了四十分钟左右。

唐诗弄一条大的干毛巾过来，包住了老婆洗净的头，轻擦了几把，正准备寻电吹风，宋词就发话了，我看，你还是去一下好点……

唐诗笑了，说，我就知道的，老鸦嘴的人啊，从来都是豆腐心！

他指了一下电吹风，示意老婆自己弄，就寻了车钥匙出了门。

老公的车一启动，宋词的心就“呼呼”跳了起来，她突然有点忐忑，无端地心虚起来。

上个月女儿飘飘回来，先去老河口住了一晚，周日才过来拿几件换季的衣服。老河口是宋词的娘家，老两口守着一个四合院悠哉游哉。一公一母两头白鹅喂得威风神武。飘飘一回，两头鹅先期迎接，两老人随后就奔出来，接的接书包，问的问冷暖。

孩子就喜欢自己被惯，唐诗一直认为岳父母就比自己的父母有心计，自己的父母住新河口，还是上了档次的别墅呢，飘飘就是不想去住，为啥？没生气。两老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就没心思去喂什么小动物来吸引孩子，只知道看见唐诗就埋怨，唐家是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家还要不要呢？都不要的话我们捐给集镇做敬老院算了。

飘飘晚边过来时，看见躺在贵妃椅上的宋词，没叫妈，只是默然搬个小凳子，坐了过来。

宋词想起身，女儿按住她。

宋词说，飘飘，妈妈想……

飘飘紧盯着宋词睡衣下面微微突起的肚子，冷冰冰地问，妈，生孩子很好玩吗？

宋词不知怎样回答女儿，她本不想让女儿知道太早，等过了她的年级考试，再找个机会向女儿说明一下。不料，女儿先知道

了，宋词心里一沉，怨起老河口两位老同志来。

宋词看见女儿干坐了一会，就进了自己的房间，回头还说了一句，这间房暂时还是我的吧？宋词突然就感觉，这个事变得复杂起来。

宋词原来想既然有政策，单独家庭可以生二胎了，何不用足政策生一个，免得飘飘今后没个兄弟姐妹的，孤孤单单，若以后有个什么大事，不讲无人照应，连掏心掏肺打商量的都不多。

她就跟唐诗打商量，唐诗竟跳了起来，笑道，政策我学了六遍，身体我检查了四次，一切指标都正常，就怕你姑奶不肯劳神费力。既然想到一块，还等什么，先取了环，好好等时机。

宋词问，那还要和谁商量么？

唐诗一笑，你说要和谁商量呢，四十多岁的人，怀不怀得上还不一定呢？

宋词一想，也对，万一没怀上，岂不闹笑话。

第二天就取了环。宋词心想，老天爷你要帮忙，新河口那两老同志一脸苦大仇深，养出一个小孙崽子来给他们玩玩，总比养个猫儿狗儿好多了，也就不为着一个孙女儿跑这边跑那边急。

宋词这一祈求，还真够灵验，没多久竟真的怀上了。

别的人可以瞒一下，有两个人是不能瞒的，一是自己的老娘，另外还有一个：左岸，闺蜜、同窗、私密拉勾发誓要结成亲家

的好姐妹。

左岸当年就笑过宋词，你啊，为了唐诗这个臭男人，竟连爹妈起的名字都不要了，转眼就将宋明明改成宋词了，看来，你真是嫁鸡随鸡了。

宋词笑骂道，什么鸡？你见过这么帅的公鸡吗？别人家女人还随夫姓呢，你看看电视，范徐丽泰，陈方安生什么的，我这算什么，弄不好，我还要叫他个唐宋元明清呢？

左岸不以为然，说白了，我就没有你那么黏男人，我还特别希望老公黏我，最好，把他的名字改成为右岸。

宋词从小就知道这个小女人好强。还别说，这些年如果没有她的好打拼、会盘算，她那个底子不厚的小家要买房买车，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左岸说，你给我记着，就冲你这个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家庭，就冲你这与老公巴巴适适过日子的风格，你家飘飘啊，谁也不准娶走，我家就是抢亲，也要抢定她！

两个人就这样嘻嘻哈哈，真真假假地论道起来。多说了几次，还真的觉得蛮好，要是真的飘飘过几年嫁给左岸家的果果，那还不是绝配？果果那么高，那么帅，往面前一站，帅！往前走几步，更帅！远远地看，确实是帅得不行。看着就舒服，难得的是飘飘还真的有点喜欢跟着他疯，从小到大，两小家伙伙脸都没红过。

怀孕的事，不能不让左岸知道。

宋词也弄不清，自己是要让左岸分享突如其来的喜悦呢，还是想请她共同承担一点大龄怀孕的隐忧。

电话过去时，只听见左岸夸张地嚷道，我的天，真的假的？我，我差不多没那个事了，你居然还能……你行啊！

宋词道，唐诗迷信，他说算命先生说他命中有子，医生也说脉象像怀的男孩，你说要是你也怀一下，生一个女孩，我们对扁担亲，好不好？

冷月市将甲家的两兄妹与乙家的两姐弟相互成亲叫做扁担亲，这是亲上加亲的好事。

左岸说，你这是急我啊，我是挤都挤不出来了，还生，生疔子啊？

宋词与左岸分享了这份欣喜后，又与老娘道了一个信息。老娘一听就大呼小叫起来，说什么还没有听清楚。那边两头鹅高音吼唱此起彼伏，淹没了娘的声音。

宋词还没理清要不要告诉女儿飘飘时，竟料不到的是，先领受了女儿的冰冷回应。

宋词想不明白，飘飘怎么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应，按理，就算是给她添个小弟，也不是一件坏事啊，还能影响到对她的宠爱？她外婆养鹅都是养两头，两头一块儿玩得欢啊！

宋词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唯一想不到的是，飘飘是从左岸那里知道的消息。

左姨！你找我？在学校前面的茶室，飘飘看见了未来的“婆婆”在冲她笑。

左岸就说，你以为是谁呢？你妈？

这间茶室，是学校一个副校长下了岗的爱人开的，许多来看孩子的家长，经常就约好在这里等。副校长的爱人有各班班主任的电话，通报起来也特方便。

左岸看着飘飘红扑扑娇羞的脸，怜爱起来：你说我这未来的儿媳妇，越看越打彩！

飘飘就笑。飘飘和果果一块长大，两家亲家长亲家短叫了这么多年，他们也习惯了。

左岸就叫了两杯茶，一小碟花生一小碟盐瓜子。左岸看着两个碟，就像看见了老河口的四合院新河口的别墅，本来伸手就可以抓住这两把的。不料，又有谁伸手要端走……

左岸特别希望有人按住这只手。

谁能按住？谁都不能，除非飘飘。

左岸不只一次去看过新河口老河口，她知道，柳江是去冷月市西郊的西里古镇的黄金水道，新河口老河口那两栋特别的建筑物，就是拴在这条江上的两明珠啊。现在西里古镇热热闹闹修复开张了，游客每天不下三千人次，很快就会向周边辐射的。果果读的是职业高中，旅游专业，这个专业啊，好像就是为迎接这个机遇而学的。所以她也不只一次地想，果果毕业后就买条游船，老河口、新河口各开一家农家乐，游船就在中间穿梭，喜欢传统风格的去四合院，喜欢现代风格的去别墅，打牌、钓鱼、听戏、牧鹅、逗狗、会客、聊天、晒太阳，要多好有多好，还怕赚不来个盆满钵满。飘飘漂亮，又会读书，肯定能够考个公务员或者教师什么的。以后儿子办公司当老板赚钱养家，儿媳吃公家饭轻轻松松貌美如花，那是最最理想的搭配。她这一想，有一回竟然在梦里笑醒。

他老公问她：吃了笑猪仔的尿啊？

你才吃笑猪仔的尿呢。

那深更半夜笑什么，是梦见和了小七对吧？老公说，说实在的，你也只能是做做梦而已，你那手麻将也实在打得痞，别人为争着坐你下手都打架了。

我打的牌啊，可不是麻将牌，左岸有点看不起老公，心想，你啊鼠目寸光，一辈子就只有那点发迹了。

老公看着反正醒了，一时半会又睡不着，就给她说他们单位的怪事，老魏你认识吗就那脸上有疤的那个？对，副科长。

唔？

和王大嗓子对了亲家！

噢，左岸来了兴趣，说，这么说，老魏赚大了！

王大嗓子就一个女儿，在冷月市内建了一栋大楼，上上下下两千多平米，装修得皇宫一样。听说光一个抽水马桶就六万多。关键是王大嗓子老婆死后他没有再娶，他信佛，一直就说退休就住到庙里去。你说谁和他对上亲家，还不笑抽筋。

左岸趴上老公的肩上，问，结婚了吗，那一对？

去年就结了，五一。

那王大嗓子当和尚了吗？左岸想知道结果。

当了！

还真正去庙里了？左岸心里一声喟叹，我的崽啊！

她在心里喊“我的崽啊！”时，潜台词马上变化为，我的崽啊，你为什么不和王大嗓子的女儿一般大啊！

你以为老魏赚大了是吗？她老公说，我们单位的同事开始都这么认为的，可是后来就闹笑话了。

左岸的眼里写满问号。

老魏便宜卖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冷月市住儿子儿媳一起，老公说到这里就哈哈大笑大笑。

左岸以为老公发神经病，这有好笑的？

半年不到，王大和尚回了。

回了？

回了，他还不是一个人回的，老公神秘神秘地说，他还带回了两个尼姑，一大一小都住在他家，高兴时就敲木鱼念经，不高兴了就砸东西吵架。

真的假的？左岸长这么大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奇闻。

这啊，还不是最热闹的，老公神秘神秘地说，热闹的是还一人怀了一个小和尚，急得老魏啊，天天跑佛教协会，跑计生局，跑宗教局，跑房产公司。

老公说完故事就开始打呵欠，不一会就打呼噜。左岸睡不着了，小和尚她是管不着的，却有一条游船的木桨，总是在她心底里划来划去。

你说的真的？飘飘跳了好高，道，多好，我一直做梦都想有个弟弟，或者妹妹！

左岸说，做梦啊，还梦游呢？我就根本不这么想，其实，我也可以生的，我要替果果着想。我家那点家产，本来是给一个孩子的，现在何必要分成两份。

飘飘不以为然，说，那有什么，自家的兄弟姐妹拿去了，又不是别人占了。再说我

们家的房子多的是。

左岸看着飘飘，若有所思地说，父母老了，又添个小的，哪里还有心思管大的，再说，你家要的是生男孩子，还不是嫌女儿不能担当门户啊！

飘飘脸上的喜悦一点点退却，像一条河逐渐枯绝，丰富的水波消失成毫无生机的河滩。

听说你们班有个柳菲菲，把个婴儿生在厕所里了？左岸的功课做得特别足，话题马上就转开了。

飘飘脸红得关公一样，低着头说，都……都对面那理发店老板害的，都五十多的老头，那人，被公安抓走了。

哦，是该抓！可恶的男人！左岸骂道，这么小的女孩子，下面的毛毛都没有长齐呢就生出小孩……

左姨！飘飘害羞地捂住脸，制止左岸往下说。

左岸当然看得懂这些细节，她深知这个时代还爱红脸的女孩子，金贵的是那份洁净心底的纯真。所以，出门时，还不忘说道一句，别说我给你说了什么噢，有些直话我是不好意思对你妈说的。你说女儿都这么大了，还生什么呢？知道的说你半老徐娘风骚不减，不知道的还以为刚长大的女儿早恋，一不小心给弄出来的……

左姨！飘飘只差没哭出来。

宋词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她即使有孙猴子的七十二变，也变不出法子来想到左岸会和女儿有过这样一次独特的见面。

肚子里似乎有了一点小小动静，宋词

轻轻抚摸着，心里说，儿子啊，你让娘怎么办？

宋词正在用心与未来的孩子说着知心话时，听见唐诗开门进来，开灯、挂钥匙、换鞋、咳嗽、脱风衣，而唐诗身后空空如也。

宋词望着老公。

唐诗忙解释，说，去新河口了，飘飘闹着要去，孩子懂事了，知道平衡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两家之间的关系了，去看望一下也好，免得老同志老是斥我。

宋词想问什么，还没有开口，唐诗就说，奇了怪了，隔壁张光年家是哪根筋接反了，不是说好了不砌围墙的吗？

怎么了？

你去看看，还只有几个小时，围墙就立起一人多高了！唐诗明显不满地说。

毕竟是打隔壁，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宋词示意老公不要那么大声嚷嚷，隔壁听了不舒服。再说，地盘是人家的，谁的地盘谁做主，他想砌围墙你还能够怎么样。

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么回事，唐诗说，你啊，天天在家里家外晃悠悠，这个肚子啊，一天天大了，人家就怕你给生出个小霸王来。

还别说，换你，你也会这么想。又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李天一你总在电视里见了吧！宋词有点儿理解张光年的行为了。

唐诗不以为然，反驳道，我家的家教……

宋词打断他的话，算了算了，都是命，扯那么远有意义吗？噢，飘飘一路说什么

来着？

唐诗喝了一口白开水，就坐到沙发上，一把将老婆揽在膝盖上，右手伸进宋词的衣服里，爱抚着儿子的方向，说，可能很累，很少说话。孩子懂事了，很乖巧！

宋词也想，可能是的，孩子知道自己要做姐姐了，要懂事和听话了，要不然有三头六臂我们都忙不过来的，嗯，应该是这样的。

宋词这么一想，竟生出一丁点儿安慰来。

宋词再会想，但也不会想透飘飘那个小脑袋真真实实装的什么内容。

此刻，飘飘正在饭桌上与爷爷奶奶做着一场颇有些深度的交流。

飘飘看着爷爷奶奶的白头发，突然就有些伤感，她发现爷爷奶奶老得特别快，她说，你们的孙子马上会来这里的，你们知道吗？

爷爷挟了一个荷包蛋给她，说，什么孙子，你不是来了吗？

我是孙女！不是孙子，飘飘说，给老唐家传宗接代的孙子！

奶奶有些惊慌，立即直起身子，忙拿手摸摸飘飘的额头，说，不发烧啊，这孩子，是怎么了宝贝蛋儿？

飘飘说，我是说真的，他们没告诉你们？

告诉什么？两老同志不知所云。

那我来宣布吧！飘飘冷静地说，他们要生二胎了，名字都起好了，叫“然”，加上我的名字，就是飘飘然。

有这样的事？爷爷不信。

不是你们要求的？飘飘反问道，眼里夹杂着几分愤怒说，听了这个喜讯你们不飘飘然？我估计老河口早就飘起来了。

奶奶就去找电话，有些动气地说，什么飘飘然，我看这两个人根本就是想当然！高龄产妇……我当年吃了亏的。

她按着电话号码，也触动了当年的痛处。

生完唐诗，她就好多年没有怀过孩子。上十里下十里，都在说她是个“称砣生”。冷月市这边说的所谓“称砣生”，就是女人在不避孕的情况下，一辈子只生育过一个孩子。在别的女人母鸡生蛋一样，生出一串孩子的年代，“称砣生”多少有点对大家庭不住。婆婆闭眼的时候，不无遗憾地说：“别人家的狗婆，都一窝生五个六个呢，你说我这要回老屋去了，都没有几个儿孙送上山，冷冷清清的，连个五保户都不如，是不是祖上没有积德？”她当时就想找个地方吊死。巧的是，到了四十八岁那年，她居然又怀上了。西里人说啊，只要不怕丑，生到四十九，四十九拐个湾，生到五十三。四十八岁怀个小孩子也不是没有的事，晚年得子享福的人也不是没有。后来肚子越长越大，也越来越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怀的什么孩子啊，根本就长一个血球。结果是，挖了身体里的一堆东西，才捡会半条命啊。

人啊，她想，守住你已经有的幸福就可以了，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呢。嗯，不管怎样道理还是要给他们说说。

新河口的电话打过去，老是占线。

这条线啊，让老河口的给霸占了。老河口的老俩口子知道女儿怀孕了，就像打了雄鸡血，你望着我笑，我看着你乐。

要知道老同志什么不缺，就感觉缺人。两个女儿，大的去了美国，生是生了两个，但都是黑色品种。第一次抱外孙，外婆洗了三次手，还感觉有什么印子粘在手上没有洗干净。老爷子看着煤炭井下上来一般的黑女婿，压根就没有伸展一下眉头。心想，我家这个博士啊，你还真是不管白猫黑猫啊。还好，小女儿嫁得不错，离家又近，可惜的是只能够生一个，新河口那边也稀罕着。飘飘，是的，飘飘这孩子就这样三个家里飘着，就像一个风筝扯着三根线。

现在好了，又有一个小的要出来了，多好。老同志高兴劲来了，还要电话亲自过问，一人一句轮着转。那两头鹅呀，也不知道跟着掺合什么，生怕声音小了会失宠一样，一边一只向天高歌，美声的、通俗的都用上了。

我是天天求菩萨，哈哈显灵了显灵了！党的政策好，又添一个宝。

全面二孩，刊了这个政策的报纸我是读破了边啊。你只管生，老爸给你管着！保姆费都算我的，有了政策你要是不生，别人会怎么看，以为我们就养不起个小家伙。

别怕，我这四合院给他留着，你只管生下来！

和你婆婆说好啊这回一定要先说明清楚，看是孙子还是孙女，一个姓唐，一个姓宋，这没话说吧？你也不能老是偏在那边啊。

鹅也不喂了，杀了，给你发奶！

老河口两老同志两头鹅的大合唱好不容易停歇下来。新河口电话又不失时机的进来了。这回传送过来的不是激越高昂的催生战鼓，而是声泪俱下朗诵的一部斑斑血泪史。听得电话这头心悸不已。

婆婆的故事完了，还要补充几句，你知道我后来为什么怕杀鸡吗？

噢，您心慈……

上过手术台的人啊，你是不知道的，婆婆说，我现在啊，能够理解一只鸡被绑在柴弯里的感受。我当年的无助，和一只待宰杀的鸡差不多，不知道自己会是怎样一种死法。对谁又都不能够说的，还要装，装得什么都不在乎。人啊，怎么能够不在乎自己呢，你说是吗？你怎么就不在乎自己呢，孩

子？要不要生，我们老家伙啊，不给你掌这个本，你也别赶这个时髦，不要觉得别人生了你没有生吃了亏，至少，你得反反复复问过医生啊。

话筒一放，宋词就软在沙发上，汗，一颗颗滚落下来。

唐诗准备去厨房给老婆做个保胎的鲤鱼汤，看见老婆不对劲的样子，赶紧擦干净手过来了，问，你怎么了，不舒服啊，是不是反应太重了？

你怎么还不去接飘飘！宋词望着老公，带着愤怒的语调问。

唐诗不解，不是给你说过她去……

宋词摇摇头，说，去接她回来，我现在只听她的。说完，就双手托着肚子，吃力地接着，像是抱不动这宝贝疙瘩。

作者简介

邓建华，湖南长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小说学会理事。出版有长篇小说《乡村候鸟》《床前明月》《打拼》等14部。文学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人民日报》《小说月报·大字版》《湖南文学》《散文·海外版》《西部》《野草》《百花园》《读者》《佛山文艺》《创作》、《小小说选刊》《海外文摘》等刊报。

散文

露茶（外二篇）

/ 张崇文

布满斑点的一双手背，分别伸出拇指、食指、中指在茶叶树的枝丫上，不快不慢掐断的嫩茎上带了三片收缩在一起，没散开的茶叶嫩尖，上面一颗颗圆圆的、亮亮的露水滚动着、滴落着。她把湿润的一把嫩茶茎丢进了脚边的柴背篓里。看清了，那是我们的么太嘎（小太外婆）在晨雾弥漫的山上，站在铲了杂草的斜坡，赶在春分后的晴朗天气的清早，到自家自留地的土边掐的是鲜嫩的“露”茶，是我们卯洞人常说的“芽”茶和“明前”茶。“露”茶的意思非常明了，掐断的茶叶树的每枝嫩尖前都浸泡到露水里，么太嘎伸手去掐时，“凝固”、“固态”的露水才在震动中滑落。那些还没被么太嘎掐过嫩茶叶的茶叶树的每张叶片上都有无数颗圆溜溜的露水从里到外几层，从下到上几叠，

于晨曦中晶莹、闪亮，既像“水晶”又像“玛瑙，”让么太嘎幽静、清静、安静的茶地成了一个露珠闪闪的画廊。

么太嘎天没亮上山，举着火把的她上坡、下坎、过独木桥，转一大个弯，穿过一片竹林，来到她家的茶地。天亮了，她灭了火把，放下背篓，来到茶叶树边，老叶、嫩叶上都“捧”着露水。么太嘎先蹲到土边，掐茶叶树芽边的嫩茶尖，再躬着腰杆，掐茶叶树中间的嫩茶尖，然后站直身子，掐茶叶树巅的嫩茶尖……么太嘎掐完一根茶叶树上的嫩茶尖耗时半个钟头，这还是一般的中等茶叶树，还有七八根大茶叶树，她还会爬上去，用手掰，用树钩钩，掐完一根大茶叶树上的嫩茶尖要一个多钟头，等到太阳出来后的九点钟回家，么太嘎只掐完两

根大茶叶树上的嫩茶尖。么太嘎家的茶地不是太宽，种的茶叶树不是太多，每根茶叶树间还有空隙，等这些缝隙被茶叶树的枝丫封闭，这坡茶地会成为四条带状的茶叶树，形成这样的规模还要好几年，今后掐的“露”茶肯定比现在还要多一到两倍，会让么太嘎更忙。

掐“露”茶只有二十天时间，落麻麻雨、毛毛雨、小雨脑壳上戴个斗篷、背上披张胶纸还能掐。连续落了几天大雨不能掐了，嫩茎会长高，嫩叶会长大，长得掐不动木质化了也就浪费了。遇到天气突然降温，刮的风冷，落了一场大雪，再降温凝固成冰，会让娇嫩的茶叶嫩尖迅速枯萎、枯蔫、枯烂，严重的倒春寒让茶叶树难逃一劫。天气回暖后，腐烂的嫩茶尖散发的是一股熏鼻的臭味。等到茶叶树再次萌发出嫩尖已是四月中旬以后，茶叶树的修复力很强，它的枝丫、树干、树苑在冰雪中无任何影响，冰雪融化过后，就在为它们的二次发芽做准备……倒春寒的天气不太常见，好几年碰到一次，碰到一次像一次，某种程度上对庄稼的生长影响太大，减产是避免不了。这样的年份，么太嘎采摘的“露”茶很少，去年剩的还能用，没有剩的只能掐倒钩藤的嫩尖做白鹤茶，掐水红树的嫩尖做红鹤茶。

春分后，只要天气好，么太嘎要到她家的茶地里忙四个多钟头，不管掐的嫩芽、嫩尖、嫩茎，进屋后放下背篓，取来几张簸箕摆到偏偏屋的木架子上，倒茶叶进去用手薄薄地摊开，让流通的空气吹干上面的露水。么太嘎漱口、洗脸，简单地弄了早饭吃

了，她又用手到簸箕里翻动茶叶，让风把最后残余的露水吹干。么太嘎到堂屋烧燃中间灶孔里的柴火，她揭开锅盖，端来一张簸箕，倒进新鲜的嫩茶尖，用双手到锅里翻炒着，一股雾状的水气从锅里冒出，锅里的茶叶慢慢地变枯、变蔫，她用锅铲舀到簸箕里，摆到案板上，站在旁边用手使劲地揉搓成条，让叶片和梗梗裹在一起，用右手到左手掌上搓了，又用左手到右手掌上搓，这样地交换，酸痛的手得到了缓解。用力上更均匀，被揉搓到的茶叶都成了条状，才倒进锅子，用手翻炒，么太嘎只往灶孔里加了一块柴，保证合适的火温，炒干茶叶里面的水分，舀出来后，么太嘎又把第二张簸箕里的茶叶倒进锅里，又进行繁琐的操作。三锅茶叶炒干后，么太嘎到灶孔里烧一炉小火，把炒过三锅茶叶又倒回锅里，用手快速地滑动、翻动，上下、里外都受热一致，翻炒了二十分钟，才用锅铲舀到另一个干簸箕里，再摊开，摆到风口边让其自然吹冷，才把这种“露”茶慢慢地装进葡萄糖玻璃瓶子里，盖上盖子密封好。

和姨嘎（姨外婆）一起住的么太嘎过了元宵节后回到了乡里的老家，她要给去世多年的么太嘎公（么太外公）清明节前挂清，把他坟上的野树、刺藤和杂草用刀子砍掉，到坟墓的周边理好排水沟，挖几撮新泥巴倒在坟墓上。她把到家里拿清明纸剪的清明吊吊用红纸束好，插根树棍才捆到上面吊下来，到坟前点蜡烛、香插好，再烧一堆钱。摆上煮的刀头肉、焖的红烧肉、蒸的社饭，还有白酒、柑子、柚子，还卷一杆草烟点燃

喝几口后，也放在么太嘎公的坟头上。么太嘎给么太嘎公作了几个揖，过来饯酒和社饭到地上，并叫么太嘎公买好东西过好清明节，之后炸了一挂鞭炮才回家。么太嘎年前的腊月二十五给么太嘎公送亮后，才去的姨嘎家。平时，生产队的亲朋好友有了大小事情请了么太嘎，她会专门来走人家，到家里住两个晚上，喝了亲戚家的喜酒后就上街去了。姨嘎是么太嘎唯一的女儿，她是供销社招工离开的生产队，后来和单位的同事结婚成家，把么太嘎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家里的自留地让老表们种，队里分给她的粮油好久来背一次，贴补到生活中。

么太嘎要在清明节前多掐点“露”茶做好，还要在清明节后掐一些梗梗粗、叶片大的茶叶做成粗茶叶，晒干了装好，那是用作打油茶汤的茶叶。六十多岁的么太嘎身体硬朗，她回家这么长时间没害过病，天晴天天到她的茶地忙碌，到了落雨天才到亲朋好友家玩，帮她们打鞋底、做鞋面、绱鞋子，那双灵巧的手做出的做工好，连那些嫁到生产队的一些别个管理区的女人也来向她学习这手针线活，再经过她指教、指点，都把鞋子做得很乖，摆到大家面前都看得。在么太嘎公去世三年后，有媒婆上门来做媒，要么太嘎改姓（第二次出嫁），她没答应，怕别的男人待不得姨嘎，免得她夹在中间活受罪。很有几个媒婆都上过门，被么太嘎拒绝后，再没得媒婆来打她的主意，家里只有她们母女俩，自然清静下来。那是么太嘎过于

守旧和保守，没带女儿走进另一个男人的家，也没招一个男人到自己家。如果她跨出了那一步，兴许会碰上和一个和么太嘎公一样好的男人，好在姨嘎命好，离开了农村，成了一个有工作的人，过上了好日子。

做了那么多“露”茶和粗茶叶的么太嘎并不是和姨嘎一家泡茶喝、打油茶汤喝。和姨嘎做同事的一些人不用花钱买茶叶，姨嘎送给他们能管上一年。么太嘎带大了几个外孙，仍然给姨嘎掌管家里的油盐柴米酱醋茶。买菜、弄饭，就是收拾房子、洗刷衣被的事也做得游刃有余。有么太嘎做事，比清的保姆更让人放心。姨嘎和姨嘎公哪天加班，几个外孙被么太嘎经管得非常仔细，管他们的吃喝，陪他们做家庭作业，等姨嘎和姨嘎公加班后回家，根本不用操心，推开几个门一看，睡着的儿女和母亲打的鼾声很响，他们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他们只管漱口、洗脸、洗澡后上铺休息。都说一百岁了还要有个妈在才好，有个妈就是有福享，这话一点不假，姨嘎确实有深切的体会。每年元宵节后，姨嘎都会准备一些礼物，和姨嘎公送么太嘎回到生产队，再把礼物分给亲朋好友，让他们照看好母亲。等姨嘎和姨嘎公走后，么太嘎就把茶地里的野树、刺藤、杂草砍了、铲了、钩了，再堆成一堆烧了，从亲朋好友家挑来大粪和灰拌好，再到茶叶树边挖出深坑倒进去用泥巴盖好，等过了惊蛰，这些茶叶树发出芽泡，过了春分后，么太嘎是生产队第一个最先采摘“露”茶的人。

满满的波罗

/ 张崇文

满满（父亲）每次从乡里做工夫回来，带的几个用茶树、檀木、栗木等等杂（硬）木棒棒（树干）削的波罗（陀螺），几根用枸皮或野麻搓的索（绳）子。我到屋后取来竹子，满满砍一节，捆上他搓的索子，这是他做的马鞭子。他左手拿波罗挨地，右手绞索子上去，拿鞭子使劲一拉，波罗在院坝里旋转，每隔一段时间，满满用鞭子抽波罗几下，看到它要倒地时又抽几鞭子，波罗又继续旋转，还发出“务务”的轰鸣声。满满一年四季到街上和乡里轮流打转转做木匠工夫，做的年数久了，和乡里社员交了朋友，晚饭后他们坐到一起喝叶子（草）烟和茶水，每个人还摆个龙门阵，摆到好听的打哈哈笑。

我接过满满递来的波罗和鞭子，在他的指导下学打波罗。我不是没拿稳波罗掉了，就是两只手来立波罗，忘拿鞭子到手上；不是到地上立不稳波罗，就是索子还没拉就散了；不是没集中精力把波罗立得要稳不稳，

就是一屁股坐到地上……满满到我面前再做示范，演绎好几遍，用他的手握住我的手进行讲解，叫我不害怕、紧张，越放松越好，在他一次又一次的指点下，我摸索出套路，让波罗一挨地，右手快速一拉，波罗转起来，我还没来得及用鞭子抽，波罗倒在地上滚到一边。满满的脾气好，不吼、不骂，站在我对面躬着腰杆细心、耐烦地指导，我从立波罗到打得转后，他伸大拇指给我以鼓励。

接连好几天，我由生疏到熟练，有没有满满在现场，我把波罗立稳，打得它转了好几圈。满满的心血没有白费，让我这个“小笨蛋”会打波罗了。假如我是一头刚长大的水牛，被满满套上枷担、犁头、铧口，赶到河边的湖泥沙地上，教我三个早工，就晓得拖起枷担、犁头、铧口走成一条直线，将湖泥沙犁翻了个身，达到满满的训练要求，会到两头转弯，证明我不是一个不中用的牛脑壳。那些左邻右舍的儿女，他们大我几岁，

已经上了小学的小哥哥、小姐姐波罗打得好，也是在我这个年龄段，他们家的大人教他们打波罗，不是一学就会的事，也从多次失败到最后成功，过程的长短确实不一。

满满到乡里做工夫，经社员同意，从他们砍的柴禾中选出比刀把还粗点的杂木柴棒棒，利用晚上削了二三十个大小不等的波罗，回家休息背回来，他叫我留几个，其余的送给一条街上的大人，叫他们拿回去给崽崽玩。大人用竹棍或木棍捆了麻索子做成鞭子，教他们的儿女打波罗。一条街上学会打波罗的崽崽，到堂屋里、大门口打，有时还和我到宽敞的操场坝坝打，每个崽崽间隔了距离，让波罗旋起来。只要不落雨的傍晚，波罗的旋转声、抽打波罗的鞭子声，往街道两头飘去。不是每个崽崽的波罗都是我满满赠送，他们的押押（父亲）、公公（爷爷）也削得好看，被鞭子抽得旋转。

我满满削波罗，先用旄子（斧头）斜斜地片尖，再用凿子一点点削光，凿掉一条条斜楞，用纱布打，再用革子（锯子）革下来。革下来的波罗上面到铺的纱布上摩擦平整，做好了个波罗。满满用这根杂木柴棒棒做几个波罗，直到用完为止。满满从不到波罗下面的圆锥尖上用钻子钻出眼子，用钳子剪断钉子尖打进去。他怕我们把波罗揣到口袋里，穿过布口袋，扎到肚子、腰杆、大腿上的皮肤，流出血来，还有点疼痛，有时不小心挂到手掌、手背和指头。崽崽不同于大人，做个事心急，毛手毛脚，挂到自己或别的崽崽都不好，那些不晓得情况的大人还以为我们玩死了气，身上都打流血了。

街上的大人一天忙碌做事，没得半天或一天时间打波罗玩。他们把家里的崽崽教会打波罗，再很少陪到身边。我满满也是这样，他到家的时间更少，每次到乡里去做木匠工夫，都叫我听母亲的话，不要和隔壁（左邻右舍）一条街上的崽崽玩得扯皮拉筋，被别的崽崽恨了、骂了、打了我不行，我去恨了、骂了、打了别的崽崽更不行。大家玩到一起要忍得、让得，玩得和和气气，没为点点小事吼呀、争呀，不抱到一起摔倒在地上打“马打滚”就行了。自己玩受了伤，哪里流了血，撞起一个青疱就是疼痛得哭，母亲来了问明缘由，不要怪到是别的崽崽身上，诚实讲真话才乖。

满满热天到乡里做工夫，回来休息没背一个波罗。天气热了，我们不到堂屋和外面打波罗，稍微一动就是一身汗水，热天吹的风都是热风，还晒得大门口、操场坝坝巴（烫）脚，我们打的光脚板，不敢到太阳坝待久，一双脚巴得疼。大人不会说我满满吝啬（吝啬），都晓得这个季节不适合打波罗。酉水河成了我们玩耍的廊场，我们哪敢往深水潭去，要洗澡到浅潭、浅滩洗。有时我们还提个木桶，拿几只撮箕，到河坎下的水沟里、小水凼里撮小鱼、虾子、虾嘎婆（蜻蜓水中的幼虫），还捡螺蛳、翻螃蟹（螃蟹）……河坎的泥巴垮到水凼，泡成泥糊，我们会跳进去打滚，裹一身黄泥巴。

记得一个寒冷的冬天，从四川老家来了表叔，第二天中午吃了中饭，轮到满满到家休息，我们一起来到操场坝坝。表叔从背的口袋里空出一个大波罗，两根鞭子。他给

我满满一根鞭子、两个波罗，满满用老办法旋转两个，拿鞭子抽打了这个波罗，又抽打那个波罗，转得很快。表叔转动波罗和我满满的不同，他抱起三个波罗，用右手转到地上，再捡起鞭子一个个抽打起来，随着波罗的转动，他们也移动脚步，用鞭子任意抽打哪个波罗都行。表叔带来的波罗有小碗大，用檀木树棒棒削成，波罗的顶面分别用红、黄、蓝三色画成了星形图案，像一架架风车在波罗上转动，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表叔的鞭子用楠竹块做成，抽打波罗的索子从打米机的皮带剪的细丝，才结实，不会断、散……过路的人过来把表叔和我满满围在中间，看他俩打波罗。满满平时没到操场坝坝打过波罗，更没一个人打两个大波罗，他和表叔一起打五个大波罗，是我们从来没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难怪他们走拢来围成了大圈子，要看他们把五个大波罗打下去……表叔偶然看到队长提着裤子被保管员打出保管室，他哪个都没讲，队长天天白天安排他做最重的农活，晚上开会还说他多喂的一头猪、多喂的几只鸡是典型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他斗私批修，不然交到大队去，全队的贫下中农保不了他这个危险的人。

表叔是“躲难”来的我们家，我以为他会住好久。第二天吃了晚饭，他打夜工走了，之后再没来过我们家。满满说我们这里

隔老家不远，走路一天就到，他怕队长报告到派出所，和我们这边的派出所联系，到我们家把他抓回去，连累了我们不好。表叔没把波罗带走，在母亲的建议下，包好了放进纸盒，再放到楼上。父母嘱咐我，如果有人问起表叔的事，叫我说不晓得。那五个波罗和两根鞭子我没玩过，后来搬到新屋，再没找到，父母也没提起过，可能是哪个顺手拿走了。满满再没出风头和我到操场坝坝打波罗，更没一个人打两个或三个波罗。我觉得打波罗是我们崽崽们的事，与街上的大人无关。

我公公是木匠师傅，从四川做手艺做到湖北，在卯洞街上做出了名气，再没回老家，成了真正的卯洞人。算到我们下面两代人，我们到来凤已是第五代人了。老家现在属于重庆，那里家族大，有个上百年的大祠堂。我一直在想，我公公、满满的幼年都是玩的用木材、竹子手工做的玩具，包括我小时候抽打的波罗。满满还指导过我用杂木拿柴刀削波罗，哪里不要去掉，哪里要保留得削乖，要用生杂木棒棒才好削。打波罗一直是卯洞民间的游艺节目，算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男人、女人，我们都是玩打波罗长大的人，这样的记忆没有人忘掉，始终藏到卯洞人的心里。

母亲的花菜

/ 张崇文

木姜子花

木姜子（山胡椒）树开的花很细，开到树干上、枝丫上，开得密了、厚了就多。有的人到树下不是放张竹笆折，就是铺一块旧床单，然后爬上树，从枝丫上抹木姜子花掉下去。这样采摘的木姜子花里面有木姜子叶，有木姜子树皮脱的灰灰，弄回家倒进簸箕里挑选，既麻烦、又费时。一个人选厌烦了，喊家人一起选，耗时几个钟头才选好。都说木姜子花好吃、就是难得办，不搞干净，都不敢开口，吃到嘴里夹沙了，心里不舒服喉咙会发痒。

母亲和她的同事到凉水井里面的山上，站到坎子上，摘下面木姜子树顶上的花。母亲不是伸双手左抓一把，右拧一把……她用左手抓住树枝，右手扯着树干上的花，枝丫上花少的不扯，扯的花多的枝丫，留些花不扯完，才不会影响它们结木姜子。母亲每次不是把面前吊的口袋摘满，少的摘半斤，多

的摘一斤，她们就回家了。母亲把木姜子花空到隔筛里一筛，细花粉漏了下去，择去花蒂，用湿帕子到花朵里轻轻地揉搓，揩去花瓣上的灰。

母亲倒半碗油渣子到砧板上切碎，用调羹舀点苕粉、糯米粉、灰面（面粉）到蒸钵，打十个鸭蛋到里面，加盐、甜酒、花椒粉、姜末、葱末用筷子调散、调匀，放油渣子、木姜子花进去用手揉透，能捏成坨粘到一起为宜，才捏成一个个小圆球放到条盘里。捏完了到灶孔里面把柴火烧燃，锅洗了烧干，倒菜油进去煮沸，捡起小圆球丢进锅里炸。随时调整灶孔里面的火，火大了容易炸糊不好看，火小了没炸熟吃不得，一直保持中火为好。

没得肉炸丸子，母亲用红苕炸过红苕丸子，用洋芋炸过洋芋丸子，用藕炸过藕丸子，也炸过糯米丸子、炒米丸子……等到木姜子树开花了，要炸几次花丸子，里面不是

和油渣子，就是和虾子，炸熟了外酥里嫩，锁住的木姜子花香于咀嚼中释放出来，从堂屋弥漫到街上。还是芡粉、灰面和糯米粉相粘的作用，让不相粘的木姜子花和油渣子或虾子粘到了一起，被沸油炸熟，还品出了木姜子香香的味道，这样一道菜，还招待过几个城里来的客人。

有个城里人不认识木姜子树，我们带她到后山去看，她看到开满花的木姜子树，取出手帕铺到地上，摘了花放到上面。我们都帮她摘，半个钟头，手帕上放不下了，她抄起四个角对折，手帕成了一个小包袱胀得圆鼓鼓。她问了我母亲做花丸子的方法和步骤，就坐客车走了。后来，母亲收到她寄来的信，说她按照母亲那套程序炸的花丸子太好吃了，连她到旅社当厨师的父亲都说好吃，苦于没得木姜子花卖，不然他会到旅社餐馆炸了卖给旅客。

阳雀花

每年三月，母亲都要从张家沟翻到南门口那边的粉沙岩山上，找到几根阳雀树摘还没盛开的花蕾，摘满了一背篓原路返回，倒在簸箕里端到河里清洗干净，进屋烧锅开水，焯一会儿捞进簸箕滤了水。母亲取来两张簸箕，薄薄地摊开，摆到太阳下晒干。傍晚收进屋后装到坛子里，坛口里边隔层报纸，外面包一层胶纸，用索（绳）子捆紧，上面压块小岩板。晒干的阳雀花装到坛子里不会回潮、生霉、腐烂，放一年也不哈喉、走味，更不会变质。

有个快黑的傍晚，家里来了客人，母亲

从坛子里抓一碗阳雀花，油炸了用漏瓢捞到碗里，打几个鸭蛋，抽双筷子调成蛋液，放油到锅里把蛋煎熟，拿锅铲划成碎块，倒进炸的那碗阳雀花一起炒，往里面放姜米、蒜米、辣子粉、花椒粉、盐，炒均匀了，舀到大盘子里。屋里没得腊肉、腊猪脚、油渣子，就是拿出肉票，肉食食品站早就关了门，无法把水盐肉买回家。母亲弄的阳雀花炒蛋做的唯一的荤菜，好在弄的有别的小菜，还打了一锅油茶汤。

生活紧的年代，别人到我们家做客，我们到别人家做客，吃不到和肉沾边的菜，油水也淡薄。下饭的是盐菜、酸菜、干菜，量都不多。好点的是炸了一碗干辣子个个，炸了一碗豌豆或黄豆就不错，能吃到鸡蛋、鸭蛋做的炒菜或汤菜，那是主人家厚道、大方，才舍得待客，也是这个客人原来在男主角饥肠辘辘时喊到家里养了几天，才得以顺利回家。今天的相遇就是要好好报答，苦于近几年的物资匮乏，今天的晚饭菜那就炸阳雀花炒鸭蛋。

年景好的年代，母亲也晒一坛子阳雀花，那是打油茶汤前，炸了阴苞谷、阴米子后，再炸一碗阳雀花，打了油茶汤，舀到碗里泡起吃。阳雀花和阴苞谷、阴米子一起泡油茶汤行，单独泡油茶汤也行。炸酥、炸香的阳雀花，喝到嘴巴里嚼得“嚓嚓”地响，嚼碎的阳雀花，散得一嘴巴都是花粉，那香、那甜有别于阴苞谷、阴米子。阳雀花炸了能做炒菜，能泡油茶汤，到了春天，家家户户都要到山上去摘，晒几坛子好炒蛋吃，好泡油茶汤吃。

阳雀花树不高，树干不大，枝丫也不多，椭圆形的叶片很小，来年开春长出嫩枝、新叶才把老叶子换完。阳雀花树每年春天开花时会吊起密密麻麻的花蕾，比吊的炮火还多。我们卯洞街上再忙碌的女人，都会抽空在晴朗的清晨，打早走到各自熟悉的廊场，摘阳雀花回家……母亲就在忙碌女人的中间，为了让我们在没得阳雀花时吃到阳雀花，天气好她忙几个早工，多摘些阳雀花蕾回家，晒干了好给我们弄一顿，吃得心里高兴、惬意。

刺槐花

四月下半月隔过一两天，我们吃的菜包子里有辣子、姜和刺槐花做的馅。我们吃的“千层饼”里每层都有酱、盐、姜、花椒粉、辣子粉腌过的刺槐花。我们吃的煎的麦子粑粑里同样包的蒜、辣子炒的刺槐花。刺槐树每年四月底、五月初是旺花期。一串串挂到树子上，在绿叶的衬托下更白。刺槐花的这种装饰，将芬芳献给“五一”劳动节，献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树干、枝丫上的刺再多不影响它开花，开得满树的白，像春夏交替落的一场雪。

母亲到砧板上剁碎清洗干净的刺槐花，装到盆子里，放盐腌出水分。再切点干辣子、老姜、蒜瓣成颗，到锅里煸炒老姜、大蒜、辣子，出了香味，放挤干水分的刺槐花煸炒，不放酱、酱油，保证刺槐花不变色，出锅前滴几滴白醋，放点花椒粉，撒一把葱花……脆脆的刺槐花，腌时盐放得合适，辣子、花椒、老姜、大蒜都放得不多，没把它的甜味掩盖，仍咀嚼得到，还是母亲在佐料

上掌握得好，比重口味的嘎嘎（外婆）弄出的味道清淡许多。

母亲摘了很多刺槐树上还没长大的小花蕾，过水后用纱布包好，放到开水锅的蒸格上，盖上盖子蒸了10分钟，铺到簸箕摆到坝子晒两天，干了装到竹筒，口子上包胶纸密封，储藏到柜子里。母亲要装四五筒，和茶叶一起泡茶喝，没来客人要泡，来了客人更要泡，热茶水香刺槐花，冷茶水也香刺槐花，香味到嘴巴越咂越浓。喝了嘞、嘞了吸、吸了咽，这个过程，在我们端起茶杯后，都有这样一个细致的体验，也就对母亲多了一种敬畏。

卯洞街后河坎上种了太多的刺槐树，春夏之际，从老潭湾到观音坪，我们看到一河坎都是洁白的刺槐花，我们闻到一河坎都是刺槐花的芳香，让飞来的蜜蜂能采到槐花蜜，酿出的蜂糖粉白，我们到养蜂人的手上买了蜂糖，吃到嘴巴里有一种沙沙的感觉，这就是质量等级高的真蜂糖。刺槐花蜂糖的品质不得比油菜花、木油子花、柑子柚子花酿出的蜂糖差到哪里？我们到河坎上走一趟，一点都不沉寂，既有蜜蜂奏曲，也有蝴蝶舞蹈。

轮到母亲休息，遇到晴朗的好天气，只要几个一起做事的姐妹来邀，背起背篓到河坎上，站到不高的刺槐树下面，掰弯枝丫，扯脱一串串洁白的花蕾，丢进身边的背篓里。这天中午，我们从学校回家，吃的是用刺槐花和面粉煎的千层饼。有姜香、蒜香，麻辣的味道里也尝到刺槐花的香，还有糟莩笋、酱豆豉，炒的有大苑（头）菜做的酸菜

丝，放得不太烫的油茶汤泡的阴苞谷、阴米子，这样的中饭，几十年后，在我心里还有抹不掉的印象。

韭菜花

菜园种的菜多，每天吃两种不同的菜，一个星期不会重样，斜坡上的那块韭菜经常开出花朵。我以为母亲把韭菜割了不要，砍碎了喂鸡、喂猪。再松土、除草、泼了大粪撒一层柴火灰，慢慢地会生长出鲜嫩的韭菜。母亲边选边择，掐了黄叶，剥了老皮，将韭菜叶和花分开。下午推了合渣后，滤两碗豆浆，合渣里和的切碎的韭菜，豆浆烧开后放点石膏做成了水豆腐。母亲用一碗黄豆做了两个菜，一个是韭菜合渣，一个是韭菜花水豆腐。

没开和刚开的韭菜花都很柔嫩，下面的花柱用指甲轻轻一掐就断了。菜园里种的菜在多，母亲都没丢掉，哪种菜长多了，她会打早摘了、掐了，做工夫去的路上，带到亲朋好友家。送菜是相互的事，母亲这次把吃不完的菜送给亲朋好友，等亲朋好友家的菜吃不完时也会送到我们家，这种互补让各家各户种的菜没造成过浪费。卯洞人都很勤快，看到哪里有块空地都会挖出来，周围用砍的竹子围成篱笆墙，每天往菜园去一趟，种的菜确实品种丰富。

自家有了菜园，从种的各种蔬菜中留出好的品种，再一年年延续下来，种子也不用买，还可以在亲朋好友间交换。种菜降低了生活成本，买的是菜园种不好的菜，买的是卯洞没得的新品蔬菜，买的是黑市米、

面、油、肉和黄豆、绿豆、黑豆。再给儿女一年四季做几身好看的衣裤穿到身上……卯洞人都有俭省的习惯，烧的柴禾到山上去砍不用买，还找山货、挖药材卖到供销社的收购部，还到河里挑岩头、沙子卖给修屋的单位，想办法找几个钱……

在我的心里，母亲是不服输的人，她天天到粮管所的仓库、加工厂做肩挑背扛的重体力活，好在逢年过节买些指标外的粮油来解决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让担心的生活有了着落，我们才不会挨饿，也少吃些红苕、洋芋和煮得稀稀汤汤的稀饭。从稻谷里溜出的稗子还不要指标，每次买几十斤用岩碓舂出了壳壳，再打整干净，和洋芋或红苕做成稗子粑粑，弄成了爽口的美食。是母亲的付出，才没让我们这些儿女在饥饿的年代得了个“饿痨病。”

有时母亲到菜园割了一篮子韭菜，择了、掐了、剥了，将韭菜捆成几把，叫几个过路的同事拿回去炒蛋吃。留的那把韭菜花被母亲清洗后，切细和打的鸭蛋调成浆，到锅里煎熟，到砧板上切碎，再抓一把干虾子砍到一起装到碗里。母亲撮一瓢灰面（面粉）、一碗稗子粉用温水揉成面团，再掐成剂子，擀成皮，包馅料压扁，到锅里放点油，用小火慢慢烙熟，再炸点锅巴、花生，打锅油茶汤，这顿晚饭我们吃的韭菜花烙饼，吃得太舒服了。

南瓜花

喂了半年多的阳雀（黑白花毛）母鸡连续下了八天蛋，母亲没舍得给我们炒了做菜

吃。哪天下午，粮管所给工人放半天假，母亲到菜园边的瓜架上掐了一把不结南瓜的雄花，洗了后一片片撕下花瓣，没要里边的花蕊、下边的花蒂，把八个鸡蛋打到蒸钵里，放点盐，舀了五调羹芡粉，十调羹灰面（面粉），还加了点花椒粉，拿筷子调成浆子。母亲拿起南瓜花甩了甩上面的水珠，放到蒸钵里，用筷子轻轻搅拌，让每片瓜花的两面都粘上浆子。

灶孔里烧的中火，烧得锅里的菜油冒出青烟，母亲用筷子夹南瓜花到沸油里面炸。母亲另外取一双筷子到锅里操作，将卷了南瓜花抒抻（直），鼓（凸）起来的压平。南瓜花慢慢地由软炸糟，漂浮到油面上，才一片片夹到盘子里。第一锅炸好了，又炸第二锅，一共炸了五锅才把南瓜花炸完，连一滴浆子都没剩，全裹到南瓜花片上炸成了菜。油炸的南瓜花酥，到嘴巴里嚼得“嚓嚓”地响，甜味得到释放，盐味不重，也没让花椒的麻占了上风。

我们的菜园边种了十几苑南瓜，藤子迁到外边搭的瓜架上，主藤长出了岔藤，铺满了瓜架。我们种南瓜不光是吃没长大的嫩南瓜，吃长大成熟的老南瓜，还抠出老南瓜里面的南瓜子，剔净了瓜瓢清洗后晒干，炒香了是好吃的一种零食。嫩嫩的南瓜叶剔了、剥了、洗了煮米汤好吃，切成末打合渣更好

吃。嫩南瓜藤剥了外面毛绒绒的皮，切成颗颗和糟辣子炒出了酸酸、辣辣的味道，它的脆嫩被我们的牙咀嚼得“嚓嚓”着响，是开胃的下饭菜。

把老南瓜清洗干净，用帕子抹干水分，拿锅铲把外面的瓜皮刮成细末，和干辣子、姜米爆炒成菜，没有散失南瓜皮特有的香味，越嚼越爽口。到了晚秋，挖出南瓜根，清洗干净，切成片、切成丁都行，先炸点豌豆，再用辣子、大蒜、姜爆炒南瓜根，放盐和佐料后，倒豌豆炒一会儿出锅，一个糟、一个脆，于香甜中吃得开心、高兴。我们在母亲的调剂下，就是种的这种大众化的南瓜都弄出了多种好吃的菜肴，这些还是得益于我母亲的那双巧手。

家里哪天来了几个客人，母亲用南瓜叶打了合渣，用南瓜藤炒了豆腐干，煮的芋头里煮的有南瓜，还蒸了一钵糯米粉南瓜饼，还炸了一大盘南瓜花，这桌南瓜菜让客人们吃得舒服，他们都夸母亲的手艺好，这么简单的菜也弄出了好味道。在生活紧张的年代，母亲的脑壳转得快，没得肉、鱼、蛋，为吃一顿饭从来没得罪过一个客人，笑呵呵地把他们待出了门，还在他们的口中落得过好名声，说我们这家人对乡里的亲朋好友不仅大方，还非常热情。

作者简介

张崇文，苗族，散文作家，目前于湖北省来凤县供电公司工作。

艾蒿气如薰

/ 宫凤华

艾蒿和茼蒿、菖蒲一样，弥漫着苦涩的味道，丰富、内敛、灵性，充满着让人心安的意味。艾蒿有野菊的风姿，一袭青衫裹着清苦的灵魂，把内心的孤寂和深情裹紧。艾蒿如羞怯的村姑，静静地居于一隅，细细低语心事。

艾蒿总在不经意间齐嘟嘟地蹿上来，叶片碧绿脆嫩，阳面涂短柔毛，背披蛛丝状绒毛，身材颇长，袅袅婷婷。艾蒿，是那种旷野绿。茎叶似菊，无花。叶子也像是挂了一层薄薄的霜，灰白，疑是秋之薤露。艾蒿青衫一袭，风神俊郎，紧裹内心的孤寂和悲悯，绿得容颜苍桑，忘了开花结籽，笑对红尘往事。像是被时间耽搁了似的，轻雨过后，濡湿得犹如地上淌满的回忆。

常常见到柳条般俊逸的村妇便拎起雪亮的镰刀，不疾不缓地去往墙边地角砍回一大抱艾蒿。采艾的情形，颇有“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的风韵。浓浓的清香，夹带着淡淡的苦涩，直

入肺腑，穿透心灵。

采回艾蒿，或插在门楣上，或搁在神龛上，能驱鬼避邪。家家门楣、窗框都插上用菖蒲做的剑，用艾蒿做的旗。几束苦艾和菖蒲插在盛有清水的瓶子里，能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正应古籍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端午时节，乡村孩子的脖子间便挂上五彩线、鸭蛋网和香包。香包里填的是晒干了的艾蒿、菖蒲及一些草药，有一股浓浓的香味，孩子家戴香包有清洁、辟秽的好处。

艾蒿能消病祛灾。乡村女人生养时都喝艾汤，艾叶具有温气散寒、生暖止血的功效。真想不到苦艾与女人之间竟是如此的血脉相通。母亲也喜欢用艾水洗澡或熏蒸，以达到去晦气而活血之效。幼童害了天疱疮，多用艾蒿和菖蒲捣烂，取其汁，擦拭全身，数日，身上便结疤了。艾蒿的清香与红糖酥甜的搭配一次次瓦解病痛的袭击，留给我刻骨铭心的乡村记忆。

青嫩的艾蒿还能食用。祖母常煮艾汁和黏面，蒸制粘糕，再佐以喷香的黄豆面，擀成薄薄的饼，卷起来，蘸糖汁，嚼起来，朵颐生香。艾饼香在小巷里萦纡不散，浸染了我们的童年时光。艾蒿煮鸡蛋是我们的挚爱。青团，这种青青的食物，艾蒿染成。把艾草洗净焯水，捣成汁与糯米粉和在一起，揉成面团，入豆沙馅，包成圆溜溜的青团。蒸熟的青团，犹如一块块翠玉，玲珑剔透，幽幽地射出翡翠般的亮。绿得明艳纯净，像采集了天地之光的那种幽邃的绿。围桌啃嚼，清香满嘴，让味蕾盛开，让幸福肆意蔓延。木格窗外夕阳濡染，清苍疏旷。

现在家乡每逢端午，浴室里都烧百草汤。在池水里放进野蒿、香蒲、老姜、蛤蟆

等，其中绝少不了艾蒿。水沸后，将草物捞尽，水色浊黄，艾香扑鼻。不管多忙，我总前去淋浴，吮吸来自乡野深处的苦涩气息。

黄昏里，母亲会把艾蒿割回家，去掉梗，挂在草垛上晒干，做成枕头芯。我们睡着松软的枕头，闻着浓浓的艾香，可以明目提神、咀嚼苦涩，从此艾蒿和温暖关联。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艾蒿微苦却沁人心脾，草本清新的香味，让人回味乡愁的味道。艾蒿是一种善良而凄苦的植物，凝聚了乡村所有的孤寂和苍凉。艾香醇厚，乡愁浸泡其中，艾蒿把乡村里潜藏的隐忍和坚韧化作浓烈的香味，浸润着人们的心灵。

作者简介

官风华，教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学高级职称，《文苑》《教师博览》签约作者，作品散见于《读者》《意林》《格言》《辽宁青年》《风流一代》《散文百家》《思维与智慧》《时代邮刊》等，小说《秋月》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铁路工人的丰碑

/ 刘楷强

在拉萨市旧城区的八廓街东街，屹立着一座高三米，宽一米的大理石纪念碑，它是为了纪念在青藏铁路的建设中牺牲的铁路英雄们，碑身设计质朴却不失庄重，简约却不失华丽。因为它的本身就透露着一种让世人敬仰的气息，这种气息来源于人们对伟大事业的精神追求和思考，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地域或一个时代的有力象征。

碑文上有记载，它的落成时间是1984年，这个时间正好是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通车的时间。至今已经35年光阴了，过去的这些年里，高原的风沙并有打磨掉它的棱角，岁月的痕迹反而增添了它身上圆润的光泽，我想这样一个有价值的载体，一定是经过活佛的手开了光的，以至于每当风和日丽的早晨来临，藏区人们便会像膜拜布达拉宫一样的膜拜它。因为这是一座沉重的，有生命的石碑，因为它承载着几代铁路人艰辛的奋斗历程和不屈的光荣使命，同样，它承载着许许多多逝去的高原建设者先驱们鲜活的生命和灵魂。

我首次听到它的名字是从我父亲口中得

知的，大概由于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的缘故吧，所以它的名字和它身上所有的故事在父亲口中都是那么逼真和鲜活，每一个字仿佛都是一个真挚的诉说，总能让人思绪跟着它一起变成那信仰，然后根深蒂固。就像父辈的信仰一样，那是跟共和国的铁轨一起延伸的，而我也就自然的继承了他们身上的一些东西，就像冰冷而又炙热的铁轨一样，从他们的生命里穿过，直到蔓延到我的生命田地中来！

我知道父亲孜孜不倦而为之奋斗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每每跟我讲来，他的眼里总会泛着泪花，那股温热仿佛流到我的眼眶里一样，也让我的心变得炙热。

2010年的秋季，我独自搭乘西去的列车，和那滚滚的风尘一起，开往父辈们曾几何时战斗过的地方，去瞻仰父亲口中那承载着无数生命和故事的石碑，那座屹立在拉萨街头的高大的石头，好像有魔力一样让人魂牵梦萦，牵动着模糊的思绪在无数个期盼它的日日夜夜里跳动。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乘车走青藏线，对于

这条人们口中的“天路”来说，沿途的美景自然美不胜收，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座日月山，它的主峰海拔达到了4877米，可谓是直冲霄汉呢！出西宁市100多公里便看到了它，山口南北两个方向各有一座山峰，叫做日峰和月峰，只因两个峰顶酷似太阳和月亮，日月山也就因此得名了。它是我国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风水岭，它也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叠合区，它就像一位伟大的神明一样，长年累月的守护着两方厚重的土地！

沿途的风景实在太多，有澄澈的青海湖，有辽阔壮丽的柴达木盆地，有挺拔雄伟的昆仑山，有一碧如洗的纳木错湖，还有风雪缭绕的唐古拉山口……那些美丽的风景我也不再一一列举了，因为人的心灵承载的重量是有限的，当你为了一种向往而行走之时，那些重量不像物质那样，是生命本身难以承载的。尽管会在沿途的梦幻里迷离，但也只会沉睡片刻而已！

也许是心底的感情太过沉重了，所以再美的风景也阻隔不了那份急切和盼望，直到火车驶进拉萨，我的心才随着那列车的鸣笛声一起缓缓降落，落到了那片安静祥和的土地上。

那座沉睡着的石碑一直在牵引着我行走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它的呼唤，就像布达拉宫的钟声一样清脆悦耳。当我走近它，那一切的一切都像荧幕上的画面一样拥挤着钻进我的脑海里，我看到了父亲和他的工友们站在海拔5905米的风火山，用坚硬的杨镐开凿着冰冷的山石，风霜染白了他们乌黑的发，常年的劳累让他们佝偻了健

硕的身子；我看到了那条天路像巨龙一样咆哮着从沱沱河蜿蜒盘旋的越过唐古拉山口，然后温柔的卧在西藏母亲的臂弯里，从此让质朴的藏族人民过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那一刻，我的心不再沉重，随着一行温热的泪一起落地，得到了解脱。

直到后来，我也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像我的父亲一样建设祖国的大好河山，只是父亲老了，他的手麻木了，再也拿不起杨镐和撬杠，他的眼睛花了，再也看不清图纸和文字！我想我应该肩负起他的使命和责任，只是因为父亲那句话：“一天是铁路人，一生都是铁路人。”我知道这就是一种信仰，它会和我们共和国的铁轨一起延伸的。

我的良知告诉我，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那些躺在冰冷的冻土里再也回不了家的先烈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故事讲给后人们听，让人们知道那样一块沉默的石头会在没有人的冬夜里欢笑和哭泣；让人们知道在那遥远的世界屋脊上，曾埋葬着那样一群可爱又可敬的人；也让所有的人们知道，那条圣洁的天路是怎样从荒无人烟的荒原山川伸向鸟语花香的梦乡中的。

作者简介

刘楷强，笔名扎哲顿珠，1993年生于甘肃省成县，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多件作品散见《读者》《飞天》《萌芽》《鸭绿江》《湖南工人报》《铁道建设报》等多家杂志，著有小说《拉萨乱雪》，至今累计创作一百余万字。

父亲·烟草·水烟斗

/ 赖运胜

闲来读美国作家克里斯朵夫·毛利的随笔《最后一斗烟》一文，让我觉得由吸烟者看最佳，不吸烟者看后大概也莞尔一笑。读文章时，让人总是忍不住也想叼起一根烟那样。这实在是因为作者把烟草描写的这么优美，把吸烟的精神享受描写的那么生动。这是一个懂烟草乐趣的人，写的也挺有趣，表面上看是篇赞美烟草的文章。其实不然，文章并不是鼓动人们抽烟，而是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对人生的一点小小感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而已，所以整篇随笔的风格轻松、幽默、乐观，让人随之浮想联翩。

在我的记忆绳结上，父亲，一个公社（乡镇）建筑工程队的土木建筑师，毕生劳苦在乡镇，常年奔走在民间，悠悠东房，郁郁西屋，一生都在乡村从事土木建筑事业。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乡村的每一个家庭，除了土地就得算“苍磨碓辘轴犁铧，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常用的农工具与农家生活必需品。父亲那时最挚爱的三件宝贝，除了斧

头，泥刀，可能要算与他朝夕相伴的烟草与水烟斗了。

烟草，土生于南美洲的一种植物，其叶可用来口嚼或做成卷烟来吸。烟草，16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从晒晾烟开始，距今已有400多年的种植历史。在我国，烟草生产几乎遍及各地，人们所食用的全是烟草叶片，作为商品人们把烟草称为烟叶，并絕大多数为自种自用，或地产地销。

烟草，从古至今所栽培的各种烟草品种特性、栽培条件、调制方法、主要用途，按调配分类，可分“芳香调味烟”及“非调味烟，或称“天然烟草”两大类。按原材料分，有烤烟、晒烟、晾烟、雪茄烟、黄花烟（或分为烤烟型、混合型、香料型和晒烟型）。按香味分，可以分为烤烟型、混合型、雪茄型和外香型。按种类分，有卷烟、雪茄、烟斗与烟斗丝。在我国，通常把吸烟分为旱烟、水烟、卷烟。所谓旱烟就是装在旱烟斗（袋）里吸的烟丝或碎烟叶。所谓水

烟就是一种采用专用工具“水烟斗”，用水（或其它液体）过滤后吸食的一种烟草制品。所谓香烟就是用卷烟纸将烟丝卷制成条状的烟制品。又称纸烟、香烟、烟卷。

20世纪前的大部分年代，人们所抽的烟草大体是三种：水烟、旱烟、手卷烟。其中，水烟是我国传统的烟草制品，且水烟器在我国就源远流长。据《都门新竹枝词·抽水烟》云：“水烟成瘾复何妨，镇日相随味倍尝。诩意阖中尤酷好，也会檀口挹清香。”清代中后期吸水烟仅次于吸旱烟方式，因此水烟斗（壶、袋、筒）在晚清及民国初年较为常见，吸烟者上至宫廷皇戚、达官显贵、文人儒士，下至商贾、耕樵。它不仅可作观赏怡性的独特实用器物，同时又是炫耀身份的一种象征。

水烟，是经过清水的过滤去除大部分有毒物质，有杀菌消毒之效且闻起来不熏不呛，人们称其为高雅迷人的时尚产品。从古至今，水烟之所以风行世界，除却独有的吸味和优雅的外形，更因为其所代表的别样社交文化与韵味。在我国，水烟斗（壶、袋、筒）不仅是普通的生活用具，而是体现中国人高雅审美情趣的艺术品，反映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时代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据现存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用烟斗（烟筒、烟壶、烟袋）吸烟是最原始的吸烟方式。见过水烟斗（烟筒、烟壶、烟袋）的人都知道，水烟斗造型奇特有趣，多以黄铜和白铜为制作材料，也有锡制和银制的。它主要由烟管、吸管、水斗、烟仓、通针、手

托等构成。烟管一头为烟碗，其下连一细管，伸入烟斗内筒水中。吸管一般长30厘米左右，也有更长的。位于烟管之后，或并列，或稍有间隔，上端向后弯曲，便于吸烟，下端便插入水斗，形成累管、吸管、水斗为一整体。烟仓大多为桶形，上均有盖，以防烟丝风干。手托为起连接作用，内筒水斗部分与烟仓是插在其中。水烟一般系整体铸成，考究的有或雕、或镶宝石、或嵌墨银、或烧珐琅等。纹样有花、鸟、草、虫、鱼，亦有吉祥图案、诗词联句等，加上有趣的造型，遂成吸烟者把玩之物，成为一种名贵的工艺品。水烟斗一头进气，一头吸食，两头上翘，中间一处贮水、装烟，吸食时，烟气穿过贮水的地方，既可滤掉一些烟气中的杂质杂气，还可发出“咕噜”、“咕噜噜”的声响，犹如鸟啼凤鸣，听起来倒也有些悦耳。总之，水烟斗的高雅贵贱之分，既在于质料，也在于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

水烟斗（壶、袋、筒）的吸食需要几分技巧。首先水烟斗仓水的添加就十分讲究精准。仓水太多，容易吸入口中；仓水太少，淹不到烟管，烟在水面上直接进入吸管，达不到去火除杂的作用。讲究的说法是轻轻含一小口清水，从吸管徐徐吐入盛水斗，再试着吸气，盛水斗轻松发出“咕噜”、“咕噜噜”的声响即可，装上烟丝之后，因为气流减少，“咕噜噜”的声音就会拉得更加绵长，形成一种节奏分明、却又悠悠不绝的况味。若是吸时气力过大，一不小心就会将苦涩的仓水吸入口中。而烟仓水是要适时更换的，日子太久，就会成酱油般的粘稠，却有着其

特殊的用途。其中就有农耕之中被蚂蟥叮咬后，可用烟斗烟仓水熏点，使蚂蟥惧其味而退出来；小孩子遇上毫无来由的腹痛，点上几滴烟仓水，就能起到救急镇痛的作用。

水烟斗（壶、袋、筒）吸食还要会卷吹纸煤。水烟斗的烟碗只有拇指大小，一次只能吸食一窝，而且每次需要重新点火，这就让吸者碰到一个点火的难题。那时很少有现在的打火机，通常使用的都是火柴，或其它火源取火。为解决取火难的问题，人们就发明了创造了纸煤。所谓纸煤，就是煤头子、纸捻、纸吹等，是用裁成长条的纸卷搓而成，是旱烟斗或水烟斗的配套之物，用于吸烟引火的纸搓成的细纸卷，用火柴点着后熄掉明火，再用嘴巴一吹纸煤即燃，通常作为多次点火来点燃水烟斗上的旱烟之用。但那时乡村普遍是用火柴引火，抽旱烟如火柴或煤油灯点火，成本高，太浪费，也不方便。所以，许多人都采用纸煤，不但成本低，不浪费，又方便，且更实惠。如今随着卷烟的普及，尤其是打火机的使用，过去的纸煤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其实上述所说的纸煤，就是用一张像手帕那样大小的纸张（大多叫土纸或草纸，大约见方长35宽20左右厘米），颜色多为黄褐色。通常将纸张裁成长条状，然后把它卷类似吸管的样子，不同的是卷好后在一头扭一下，类似打个结，便卷好的纸煤不会松开或变形。吸烟时，用点燃的纸煤点烟，抽完烟了，再将纸煤吹灭。若抽完一窝烟时，需将烟屎磕出，再重新装上烟丝，这时撮起嘴唇对着纸煤卷一吹，纸煤卷就会重新点燃，

就可以接着吸烟了。吹灭纸煤较为容易，但要吹出火焰来，则是一个技术活，纸煤用的是粗纤维（父亲常用的是当地一种叫阳明纸，也叫土纸、草纸）的土纸，用手工搓成不紧不松的纸煤。准备吸烟时，点燃它，让其燃着暗红色的灰炭，等装好一窝烟，将暗红的火头送到嘴边，撮紧嘴唇，送出一段急速而短促的气流，火头一红，随着气流嘎然而止，一团明火跃上纸煤的端头。这个技巧不容易掌握，纸煤太松，烧不成灰炭，一下子就烧完了；纸煤搓的太紧，火种容易熄灭，吹起来也不容易着火。我记得小时候看见父亲吹得很好玩，自己也想试着吹一下，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吹不着火。

据载，晚清文坛耆宿王闾运就赋有纸煤词，调寄《一萼红》（《湘绮楼诗文集》作《长亭怨》），楚、蜀人士多和之。纸煤之制，卷径寸纸作长条，纸相属成侧理，如箸稍细，中通外直，吸淡巴菰者用以然火。大约有淡巴菰，即有纸煤，托始于明末，盛行于清初，多出闺人纤手。岁在甲辰，吴门柴琮，问字于余，素心晨夕，香初茶半，清事如昨。尝以纸煤三条，其一原式无变，其一曲其一端约寸许，其一曲其两端各寸许，嘱余集成一字。审谛良久，忽然得之，则“乃”字也。原式无变之纸煤为第一笔，曲其一端者为第二笔，曲其两端者为第三笔。离神得似，极见慧心。

吸食水烟还有一宗本事就是吹烟屎。一窝烟丝抽完，只剩下一团暗红的灰炭，称为烟屎。将烟屎从烟碗中吹出来，也是需要一点本事的。老烟民只需将烟管稍稍提起，使

烟管的底端离开烟仓水面，再从吸管中轻轻一吹，带着淡淡烟雾的口气经过烟仓水面由下往上从烟管吹出，将烟屎带出烟碗。这个技巧在于力度要合适。力度稍微一大，烟仓水就要喷涌而出；力度稍小，只有火星从烟碗中喷出来，带不动烟屎。欺若没有这个技巧的烟客就只好将整个烟管抽出来，将浸泡在烟仓水中的一端凑近嘴边，再将嘴唇琢成为○型，用力一吹，烟屎应声而出了。如实在连这个本事也掌握不了的，也就只好动用通针了。通针是一根圆形的铜针，前端渐尖，后端圈成一个手指大小的圆环，吸烟的时候就套在无名指上，用完了就插在烟仓中部的小孔之中。

我知道，过去的农村生活一直延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作息生活。然而，作为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的男人，大多都吸烟，主要是用来解乏消除疲劳，甚至有时是为躲避凡重的体力劳动。而现在依我看来，那时的父亲除了这些外，更多的是用来思考客家乡村的建筑之美，所以，父亲在传承、发展、创造乡村土木建筑的征程里，以一个匠人，一颗匠心，一身匠工，一生匠语，用中华民族最传统的工具，用其智慧的匠心之道，最传统的工艺，最传统的匠工，传承、保护、创新客家乡村传统的土木建筑文化，把传统建筑的砖墙（瓦）结构、榫卯结构的精粹和美德，在生活中自然地融合，巧妙地组合，完美地结合，和谐地契合，达到平凡而不平庸，普通而永不腐朽。用一身工匠精神，一手传统技艺，一颗工匠之心，在乡村土木工程世界里自然地融会贯通，在人间的

普通生活中复合传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把乡村土木建筑的有限生命，演绎的轰轰烈烈，绚丽辉煌！

父亲也有一把心爱的水烟斗，黄铜制作，造型奇特，非常讲究。水烟壶最高处23cm，壶身宽6.5cm，壶身厚3cm，整个壶身横截面呈金锭状。盛烟和盛水的两个仓都半椭圆形，壶颈从半椭圆形水仓延伸出来，渐次变细成壶嘴。另有烟管、通针、镊子、链子皆为黄铜所制，十分精致。诚然，这把水烟斗也就成了父亲的老伙计，休闲、解乏、思考、创意等常常就在水烟与烟斗之中了。因此，父亲常常坐拥四方的气韵，总会在空闲间、劳作的间歇，或工作收工时，拿起他那把心爱的水烟斗抽上一斗烟。似乎水烟斗一抽，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有了思路那样，而烟斗里包裹着的一团一团幽静的蓝色火焰，烟花一朵又一朵不断上升，仿佛那些疲劳、烦恼和难题也就烟消云散似的。从平时父亲抽水烟处我发现，父亲抽的大多是那时在街圩上买的南雄黄烟叶（丝）。抽之前，他总会先包里掏出一点烟丝，先在手上闻一闻，然后才装上水烟斗的烟嘴，划根火柴点燃，点燃纸煤儿，不一会儿水烟筒便如水沸腾一样有节奏地响了起来。此时父亲会时不时的停上一停，然后深吸一口吐出长长的烟雾，满面都被烟遮蔽了，如坠烟雾中时隐时现，看上去他是那么的享受和满意。

我清楚的记得，父亲抽水烟通常是一手端着水烟筒，一手拿着根纸煤，低着头，从烟斗仓里拈出一撮细丝，灌满在水烟斗的烟嘴上，用嘴吹燃纸煤，一边点火，一边吸，

那烟嘴上呈现一团小红火星。经反复地吸，那小火星就明明灭灭地忽闪着，烟斗水仓就咕咚咕咚的响了起来。同时，一圈一圈浓浓的烟雾缭绕开来。隔一会，那烟叶子燃烧完了，父亲用嘴轻轻一吹烟屎（渣），处理后又灌上一撮。循环往复，陶醉其中。

父亲对他的水烟斗，非常爱惜。只要有时间，吸完烟后总是把水烟斗洗抹得干干净净，端端正正放在堂屋的案桌上。那时的我，常常乘父亲不在场时，不止一次地爬到案桌边的椅子，将水烟壶搬到案桌下，偷偷地进行“解剖”，看个究竟，并还试上一试。

据说，抽水烟斗，是非常依赖知识、经验和技巧的，并且还要用脑。人们享受烟斗，先要对各种烟草有所认识，才能预期能在手中的调配中得到些什么；而从装填烟草，点烟，保持不熄火，抽毕清理烟斗，到烟草的保存，窖藏陈化，以及烟嘴的翻新、松紧调整等等，无不需丰富的相关知识及经验，以及一定的动手能力和遇到具体问题，动脑筋解决的急智。烟斗并不像纸烟般，路边张三李四都能轻松驾驭的。所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把灵魂分为三个层次：欲望、精神、理性。还有学者套用柏拉图的“灵魂层次划分”法，认为香烟是“欲望之烟”、雪茄是“精神之烟”、烟斗是“理性之烟”。

上述的哲学太深奥了，有人就换一种通俗的说法，就非常生动有趣了：说香烟像妓女——用于匆匆解决欲望，用后即弃，不留痕迹，但（健康）风险较高。雪茄像情妇——不单可以解决欲望，还能于人前炫

耀一番；花费固然巨大，而且钱散人（烟）空。烟斗像太太——享用过后，还要费心抚慰一番；一次添置，长久维系，常伴终生。消耗性的花费其实也不多。

也有学者根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灵魂分成欲望，精神，理性三个方面的理论，给香烟、雪茄和烟斗打比喻。大意是：抽香烟像快速解决食欲和性欲，过分沉溺欲海的话，自然容易与死神打上交道。抽雪茄有点生殖崇拜的意味，是表露雄风，寻求认同以及追名逐利的潜意识表现。而烟斗客具有哲学家的特质：雌性和雄性特征俱备（斗钵和斗柄），有所追求时，既表现出男人的坚强，亦具女人的内敛；重恒久（烟斗持久耐用），并造福其他人（烟草的室韵）。正因为烟斗要讲究“慢抽”，以平和的节奏享受烟草。闲适时，装上一斗，既可沉思冥想片刻，思考大小问题；亦可随手翻起一本闲书，边抽边读；当然也可以倒一杯威士忌，泡一盅香茗茶，寻求不同形式的芳香撞击而起的惊喜……心神烦乱时，装上一斗，细嚼慢品，调整呼吸韵律，以求达到人斗合一的境界。烦扰之事，一扫而空。所以，人们就说，烟斗是禅，是瑜伽，是沙漠中的绿洲，是疲惫游子的家。

人们都知道，吸烟无益，弊大于利。有人说，吸烟的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一种心态；有人说，吸烟也是一种别离，因它生命短暂，显得更加凄然与美丽。也有人说，吸烟是一种回忆，是一个对美好细节的缅怀；还有人说，吸烟是一种伤痛与伤害；更有人说，香烟是物质的燃烧，是生命的损耗。人

们一吸一吐，吸进的是隐患，吐出的是健康，一燃一灭，燃烧的是快乐，灭掉的是幸福，一抽一吞，抽进的是病痛，吞进的是灾害。可也有人说，“当世间万物都创造出来的时候，烟草是最了不起的事物；它是孤独者的伙伴，单身者的朋友，饥饿者的食物，感伤者的兴奋剂，清醒者的睡眠，寒冷者的火炉；它可以为伤口止血镇痛，它可以治愈感冒，消除腹痛，在普天之下，没有什么药草比它更神奇的了。”烟草也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而且无益之事有很多是有甚于吸烟者，所以吸烟或不吸烟，应由各人自行权衡决定。

我国是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每年消耗的烟草占世界总销额的 1/3 以上，吸烟者高达 3 亿。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估算，还有约 4 亿人受到被动吸烟的危害，因而我国约有 7 亿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烟草的危害。因此，吸烟弊大于利。有人说吸烟的好处只有 1%，而死亡的可能性却增加了 100 倍。关于烟草使用和世卫组织目前有关研究表明，全球每年有 800 多万人死于烟草。其

中 700 多万人因直接使用烟草而死亡，约 120 万不吸烟的人因接触二手烟雾而死亡。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全球每年因吸烟有关的死亡人数高达 800 万，其中我国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为 100 万。WHO 资料表明，目前全球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的各种疾病达 300 万人，估计到 2025 年将升高到 1000 万，而我国将占 200 万。吸烟已成为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紧迫问题。吸烟不仅对吸烟者本人有害健康，对周围人之危害更大。据统计，我国有六亿人受二手烟（即被动吸烟）毒害。中国 71% 的家庭、32.5% 的公共场所和 25% 的工作场所因为有人“吞云吐雾”而成为被动吸烟场所。另外，吸烟还可带来其它方面的危害，如引起火灾，导致家庭关系破裂，污染环境等等。吸烟还浪费金钱。马克思曾对拉法格说过：“《资本论》的稿酬甚至不够付我吸的雪茄烟钱。”

就此，父亲·烟草·水烟斗，仍是我永远的缅怀与记忆！

作者简介

赖运胜，广东河源和平人，有散文、随笔、诗歌等 50 多万字的作品，散见于《海外文摘·文学版》、《辽海散文》、《橄榄绿》、《中国文学》、《东江文学》、《散文诗》、《南充文学》、《湘潭文学》、《塔城文艺》、《渤海风》、《韶风》、《燕山》、《香雪》、《嘉陵江》、《美丽乡村》、《解放军报》、《中国经济时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中华合作时报》等报刊杂志。

工友故事

/ 刘耐岗

夜深人静的时候，同事老胖总爱给10086打电话。

“你好，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请问现在几点了？”

“你好，请问下明天的天气好么？”

之后的回答限于女生，男的一出声就被掐断了。出于礼貌和敬业，服务小姐总是不厌其烦，但结局却都不堪，每次打完电话，在客户满意度回复上，老胖无一例外地输入：不满意。

老胖家有一个小杂货店，他老婆和闺女支应，闺女大了，不敢再让她出来打工，怕把心跑野了收不回去。这是老胖的想法，老婆跟他想的却相反，她希望女儿闯荡一下，长点出息，顺便找个有出息的对象回来。为此，两口子吵了一架，早先老胖也是上深圳下北京，走南闯北，知道人心的不测江湖的凶险，宁可自己出门，也坚决不让孩子趟这混水去。

“那头发长见识短的婆娘，懒的给她打

电话。”，确实，从没见过老胖给家回过话。发一毛钱的短信都很少。

话费支出多的是棒槌。他是我们厂的喷漆工。小伙子聊了个山东地儿的网友，实诚的女孩每天从被窝里就开始接听他的声音，那是一种蹩脚的宁津味的普通话。一聊一个钟头。

棒槌开的是免提键，我们能清晰地听到对面软软的声音。棒槌家的红旗仍在远方飘摇，我们进入的却都是彩旗招展时间。

棒槌这个名字，是厂子里一个妇女给起的。她也有绰号，起初我们管她叫“队长”，后来嫌太正式，没新意，就又管她叫“老宽”，因为她管的宽，除去拉撒，没有她不经心的事情。但是，厂子刚起步，没有人给她这项开支，所以她的管理都还处在免费阶段，这种崇高的主人翁精神很让我们敬佩，同时也很让我们难受。

他们都来自一个地方——木月店。他们都是老板的家乡人，操一口特色的家乡话，

管这个叫捏个，管东西叫赢钱儿，说话总带一种诘问的语气，笑的时候，指定是看到了你的笑话。

这些都不是我喜欢的人。我喜欢的是哑巴，只有她不是木月店的人，婆家是，娘家去了十万八千里，是我们地道河北人。但我听不到她跟我一样的家乡话，眼神和手势还有一张纸一只笔是我们交流的工具。

“小慧”，她一笔一划写下她的名字。

小慧心灵，她没上过一天学，可她认识很多的字。那都是她看电视的时候学的。她有一个触摸屏的手机，可以手写信息。有次我发了个笑话给她，她看出其中的取笑，回了个“你小狗”。

小慧的手也很巧，她做的鞋穿在她老公我们的电工脚上，很结实很合脚。她比画说还会裁布匝衣服，给台布绣花，织毛衣也不在话下。

我很羡慕她的老公，娶了这么好一个媳妇。他们差了将近十岁吧，电工老得不成样子，小慧却前后看都象一朵花。可看起来他并不对她好。两个人来厂子的时候就打着别扭，谁也不搭理谁，不明晰的还以为是不相干的两个。两个住不同的宿舍。后来也没好哪去，因为男的基本不怎么跟女的讲话，比画一下，然后骂她两句。

后来有一天，电工喝多了，说起当初结婚的事。那时他家穷得叮当响，三十大几了说不上个媳妇，眼看就要打一辈子光棍去，亲戚上心，才找了哑巴娶过来。

说话的时候，小慧在一边，两只眼睛喷出火来。她反对他喝酒，他喝酒管不住自

己，前几天刚吐过血，一地的黑紫色。最主要的，他喝了就打媳妇，摔东西，叮咛五四的，一宿没个消停。

他抽烟也很冲，两盒子一天打不住。哑巴就给他藏，可总架不住他精心地翻。他也藏，开了工资只给她个零花，其他就藏起来。她怎么也翻不出，只好追着他要，免不了又是一顿横眉怒骂的。

木月店的人对她也不好，厂子的那些同事打心里瞧不起她，干活也吆来喝去的，欺负着她。有相当长一段，她不怎么说，闷着头干活。可这并不能抵挡住别人对她的谈论。老胖对她是一脸的瞧不起，老宽的嘴对她简直要撇到天上去。“他们一直不在一起”，老宽神秘兮兮地说，“就从那次电工嫖妓被抓以后，还是哑巴的二哥给办的呢。俩人就不在一起睡了，哑巴跟闺女一起。

你瞧她那个哭相，好象都欠她八百块钱的样子，老宽说。

可是，我看到过她笑的样子，很好看。她笑的时候，鼻翼微微耸起，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呢，红红的。那回是她比划一段西游记的片段，讲孙猴子变化成小和尚的模样，捉住化身美女的妖精。她比画得有模有样，最后呵呵地笑出声来。我想大约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她的。那天我们比画到很晚，估计她寂寞惯了，好容易捉住说话的机会。最后，我冲动地捏住她的手，她慌忙挣脱了，不过我还是感受到了她手心的温暖还有一个个的茧子。老公长年在外面打工，不乐意着家，庄稼地里她是主力。

我说：我喜欢你。我想你。她呵呵笑

了，两只手左右开弓，意思是我要挨顿痛扁呢。我给她看我手机里“想你”的歌词，她听不到，但还是放在耳朵边上，假装陶醉的样子。我笑了。

小慧有一个儿子，十三了，在他们老家上六年级。长相脾气和他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每天都让老师或者同学家长找上门去。八月十五那天，电话一阵响，出大事了。放学后，小家伙拎着砍刀跟五年级的一伙干起来了，那边更生猛，她儿子一个不注意，吃了亏，脑袋挨了一双截棍，脸上满了色。这个不叫人省心的玩意，别管他，让他死去！电工恨恨地骂。

小慧着急了，忙着叫车，回家去。孩子不能不管啊！

那，你还回来么？

她留恋下眼前的厂房，厂门口的白杨已经黄了叶子。可能回，也可能不回了。地里要收秋了，收了还要种，还有孩子，还有老人。也许，就不该出来的。

她收起笔，抬头，抿嘴笑了，眼睛里跟着闪动星星的光。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来的，又什么时候走的。不过夜里还是梦到了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走上车去，车窗里透出来春天的颜色。星星的眼睛仍在笑着，她的手指在蒙蒙的玻璃上划着。

我知道了，她在写“想你”！

一连几天都恍恍惚惚，同事问我：你怎么了？我笑笑：累了。电工放开了，拉着我喝了好几次酒。一次比一次多，喝完，话就没个完，颠三倒四，重复最多的一句就是：我没喝多，酒喝人肚子还能喝狗肚

子去？

老宽甩一句：这又没人管了呢。电工听到了，牛眼瞪起来：谁敢管老子，我捏死他！来，咱们接着喝，就恨这些娘们唠叨！

“是是是，好好好，你对你对。。。”为了整个宿舍的安宁，我只有陪他喝。

你看，你看，天上的星星，有一万颗呢！

一万算什么，告诉你兄弟，我现在手里有三四万呢！本来这钱我准备给你嫂子治耳朵去。

哦，她能听到？

能听到一点。买个助听器也管用。可她老管我，我烦了，就不管她，有钱也不给她花。女人，还不是那么回事，没有一个样。你看我现在，不更逍遥快乐？

老白干光了，电工不干，又换了一瓶，四川酒，曲味很浓，我喝不惯，到了嘴里，苦苦的滋味。可还是要生咽下去，我也想醉了。

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西边的围墙。吃饱的麻雀叽喳成一团，捋不出个调。

终于有了一个停顿，我揉揉发木的耳朵。

“快来帮我一把啊！”一个好听的声音不失时机地传过来。我纳闷地转过身来。

“说你呢，你是这厂子的么？”

“啊”。

“那还不帮我抬下这桶水，你想把人累死啊！”

她笑吟吟地看我拎起水桶，说“哎，这才象个男子汉嘛。也不知道让着女的点。”

你是？

哦，你还不知道啊。我老公是你们厂请来喷漆的。

喷漆师傅姓叶，小四十了，个子不高，电工说他贴上仁丹胡，怎么看都象小日本。小日本拐来的花姑娘确实好看，每天穿着花的衣服，高跟鞋咯哒咯哒，左扭右扭的，过来过去的一阵阵香气扑鼻。

老宽问过她年纪，二十八，果然比她老公差了十岁。老胖啧啧有声，对叶师傅一脸崇拜：哥们你咋那么有才呢，用了啥仙招啊，讨这么年青一媳妇？

老叶淡淡一笑：这人嘛，就是命。命中注定跟了你，想甩都甩不掉。

可老叶媳妇嘴里的版本却不一样。她斜两眼走远的老叶，撇撇嘴：啥呀，还不是因为他家有钱。我们家穷，我还两个妹妹要吃饭，上学。我妈看好了他那一万块的彩礼，非让我嫁给他。

老宽说：你家老叶很好啊，有手艺，能挣钱，他是我们厂工资最高的吧？

哪啊，那挣得不是钱，那是命。喷漆有毒，你没听俺家那个晚上哇哇个不停么？

经过宿舍门口的时候，第一次，我没听到那让人听着就难受的咳嗽声。他们两口子在吵架。

你不许再到他们屋去玩，不许再对那个小伙子笑！

你管也太宽了吧？我偏就要！

砰！一只杯子碎了。门喇得开了，老叶媳妇一步跨出来。她的脸红彤彤的，一把拽住我，大声说：走，我们抬水去！

老叶媳妇经常到我们宿舍去，和老胖几个叽叽嘎嘎，聊得热火朝天。老公却是个沉默寡言的性格，一家子的话好象全让她一人说了，所有的外场，都是她出面，老叶只负责干活。

那天我茶叶没有了，她拿来一包，打开了给我闻：是好茶叶不？

茶叶很香，上等的铁观音。

你还真识货哩。这是俺家种的呢。

这么好的茶，我买点。

俺不卖。俺们家种了四分地的茶，摘了还要晾要烤，都不卖，留给自己喝。亲戚朋友才送一点。

谢谢你啊。

谢啥啊，我不说了么，你是好朋友嘛。

你们那有山吧？

是啊，现在去我们那玩最好了。山上有数不清的果子，有这么大的葡萄，还有樱桃，一坡一坡的，没人摘。还有竹笋，又鲜又嫩。

山上有野兽吧？

有啊。野猪肉可好吃咧，美容的你不知道。还能捉到獾，还有山雀。我们家有一只火枪，我爹没事就往山上跑打野兔子去。

有山有水就是好。不象我们这，拉好几大车大石头来搁门口，花园里，摆一些山的造型给大伙看。真羡慕你那。

有时间就去啊，去玩玩。我们山里人可好客呢。

“小月，你给我回来！”那边，她老公又在叫，声音里已经充满了火气。

他不也是你们山里人？我笑着问她，怎

么不好客？

老胖们一直把老叶当成又一个取笑的对象：他这个人，恨不能把媳妇拿根绳，拴起来，天天拽在身边。

也是，人家那么漂亮一媳妇，哪天跟你们跑了不白瞎？老宽说着，瞅了我一眼。

瞅我做什么？我咕哝一句。这几天我确实和老叶媳妇走得比较近。天地良心，是她一直找我，不是找我借书看就是找我修理她家的电视。

老叶对我一脸的冰霜。在小月的央告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完她指派的活。有一次，看到了一地的漂亮衣服，已经被剪子绞地乱七八糟。老宽告诉我，听见屋里说：以后再不给你买什么衣服鞋子！

你不就是趁两个臭钱么，我没有卖给你！

好，你走！回你的穷山沟去！

那她现在在哪里？

好象已经走了吧。八点的时候看她挎着包出厂子门了。

老胖走过来，递给我一包东西。是茶叶。她留给我的。他抱怨着：为什么不亲自交给你呢？

天短了，转眼就黑了。月亮爬上来。旁边还有一颗星。清冷的雾气漫上来，星月裹上了一圈冰碴。

我不知道我喜欢了哪一个。月亮上有着山的影子，也或许她在山的那一边，又高又远。

星星孤零零的挂在月亮下边，悠悠地眨着眼睛。我远远地遥望它们，默默感受它们的寒它们的暖。而不能给它们什么。

作者简介

刘耐岗，男，笔名沉香。生于1976年。河北省吴桥县人。河北省民俗协会会员。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作品数百篇。作品散见于《燕赵都市报》、《燕赵晚报》、《沧州日报》、《东方烟草报》等几十种报刊杂志。在北京打工近10年。

非虚构

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

/ 陈年喜

前言：我的第一篇非虚构《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写我父亲人生的最后十年里建一座庙的故事，我力求在一个生命里写出一方乡土的面目。”

——陈年喜

“父亲的最后十年，要说还有活，就是打棺材。他打一副，埋掉一副，打的总是没有埋掉的快。棺里，装着老人，也盛着青年。

三年前，大雨如泼的六月，田家三兄弟被从矿山拉回来。按照习俗，外死的人不得入屋，三口棺材一溜摆在布篷下。大雨连天不息，伸出脚就是湿的。”

一

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一辈子走乡窜户，脚踩百家门头。

2016年夏天，他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天气里走了。心脏病加脑梗发作，心脏缺血大脑缺氧，坚持了一天一夜。走时73岁。家乡这地方，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十有八九都是

这样死的，山高地僻，交通阻隔，贫穷加上医疗遥远。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塬上是个小村子，这个小，主要是说人口。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啊！从我记事起，人口好像从没有超过六十。

塬上虽然小，却是个能人辈出的地方。张铁匠，李篾匠，刘瓦匠，景蛮匠……。每

家男人，都有点手艺，最不济的，也能给人打个土砖。土砖一块五六十斤，一天打一百多块，一块块码起来，长城似的，需要一身蛮力气，这就是蛮匠。现在想来，这和今天的千军万马上大学如出一辙，本事，才是第一活命的法宝。

最风光的要属木匠。要是木匠干活不收钱，以工换工，规矩是一换三，就是他干一天木工，你得给他锄三天地。但木匠手艺没深浅，十年学徒不成艺的，大有人在。

我父亲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听奶奶说过，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家里请木匠打柜子，他天天围着木匠师傅转，人家吸袋烟的功夫，他就把家什捞在了手里。有天夜里，院里叮叮当当彻夜不息，人们早晨起来，发现多了一只崭新的板凳。是父亲一夜没睡，偷了师傅的工具，抢了板材，一夜打成的。那一年，他十三岁。

乡下有两种手艺最相似，一个是木匠，一个是游医。人吃五谷杂粮，生百样病症，医艺单纯了不行，得样样下得了手。木匠也一样，没有谁家嫁个姑娘，同时请三五个木匠师傅来打嫁妆的。不同的活路要求，把人逼出了十八般手艺。有了十八般手艺，才能踩得动百家门头。

父亲是位有德性的木匠。他的同行侯师傅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一家人盖房子，几个木匠负责木工活，父亲是木工头。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会设计绘图，一张报纸上画出房形，梁多长，檩多长，前坡多少度，后坡多少度，配多高的檐墙才漂亮，一目了然。主人家做饭的是位老婆婆，七十多岁

了，大约眼神不好使，有一天端出的菜里有只毛毛虫，别人都不往里伸筷子，只有父亲一口一口吃得有味，饭后大家问，你没看见一只虫子吗？父亲说，早看见了。

父亲十六岁独立干活，到死那年，行艺整整57年。这是个十分可怕的时长。连峡河的水都流得累了，都懒得流了，如今只剩下碗口粗的一股，只有下过一场暴雨，才活过来一回。

再精湛的手艺，也有过气的时候，艺不过气，时过气，人所谓“时也，势也”。犟也犟不过。娶媳嫁女乔迁新家，家具店里齐全又便宜，房子已经没人再盖了。到了死的前十年，父亲已基本无活可干了。这十年，对于村子，对于每一个人，是天翻地覆的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走了太多人。如今，整个村子只剩下二十口人。人口的骤减，村象的凋敝，都发生在这十年里。

十年里，父亲像一位无人问津的失势明星，干了很多事，又似乎什么也没干，如同一个影子。东梁上荒草中一座没有完工的娘娘庙，算是他生命最后的余响。

二

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离我老家并不远，虽然是两个省，往大里说，就是隔着一道洛河。洛域宽广，把它们隔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朱阳河的水混合着一座座选矿厂的浑稠尾渣汇入黄河，峡河水载着山雨落叶奔向长江。

本来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因为西秦岭黄金矿产的猛烈开发，从1980年

始，突然发生了亲密的交集。广东和海南都太遥远，工厂作坊挣钱太少，近水楼台，村里人一直有矿山作工的传统。峡河云母矿1958年就开始了开采。

朝海在去朱阳王峪金矿打工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虽然从家到矿上只有二百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大半天时间，快三十岁的人了和老婆分手那一刻却像生离死别一样。为老板招工的大牙差点笑掉了镶金的门牙：“又不是不回来了，要不，把她吞下肚算了。”

大牙和我是同学，一条板凳一年级坐到六年级。他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特别能起早，冬天提一只红红的大火盆，整个教室因此而温暖。在山西二峰山铁矿时他曾随我学艺，算我半个徒弟。朝海家离我家最近，说起来，叫我表姐夫。

天上正飘着雪花，地上、远山都还没有存住，只有一些没掉落的橡树叶上落着一片两片，后一片刚到，前一片就化了。才十月，天还不是太冷。

朝海把行李卷放进车后仓里，把媳妇煮的一袋鸡蛋抱在怀抱，钻进了大屁股吉普车。车上已经挤了十几个人，都是同村的小伙子，有在矿上干了多年的老工人，也有朝海一样的新手。大牙“砰”地一声把车门关上，又用脚踹了两下，确认已经关死，才放下心。他把驾驶副座的车玻璃摇下来，立即一股热气冒了出来。他轰一声发动了车子。

父亲怔怔目送吉普车走远，直到看着它飘飘忽忽变成一只鸟一个小黑点儿。他已经忘记了，这是多少次送年轻人离开村子

了。但他记得这些年，多少人离开，多少人回来。

这一会儿，父亲心里的滋味只有我最明白，我每次离开，他也是这样送别的。洗了手脸，在祖先位前燃一柱香送我出门，有时送过竹园，有时送到二道弯。他总是走在前面，仿佛是我在送行他。他嘴里问，啥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走一段又说，不干这个不行？我说，不行，不会别的。

的确，不是没有想过改行，想改，需要多少年的弯路？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知道错了，也得走到底。这些年里，亲见过了多少生死？不是不怕，是怕也没用。最后，他说，钱是小事，命是大事。

父亲回到家，去收拾起那套老工具，往东梁上走去。东梁自然在村子东边，独独突起一道山梁。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村子的每个角落，每一条狗，每一群乱跑的鸡。再往远处看，能看见五峰山上的松林，苍苍绿绿的，把五峰连成一片。在冬天，像沙地里汪出一池深水。再远处，迷迷茫茫一片，据说，那里是河南卢氏县和人人称秦楚门户的商南县地界了。

从小父亲听人说，这儿从前是有一座石头庙的，叫娘娘庙，供奉的神仙叫李母娘娘。娘娘慈悲，一直保佑着四方平安人丁兴盛。但从我记事起，没见到庙的样子。他不是也是听别人说的，不知道。

虽说是山上，但能使用的石头奇缺，前后伺弄了几个月，根基都没有打好。在父亲打庙基的大半年里，我在另一座矿山打工，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爆破工

了。在这个行业，已经风风雨雨多年。在一个叫马鬃山的北边地，我把一条巷道从一百米送到了一千米。

听我读初中的侄儿电话说，父亲天天在东梁上打石头，背石头，吃饭都喊不回去，让我劝一劝他。我电话问父亲在山上干什么，他说：“盖庙啊，娘娘庙都毁多少年了，人烟没个庙护着怎么行？”听了，我一愣，一时无话可说。我不信佛奉道，但我不能阻止一个快古稀的人去信。

三

对于整个村子的制高点东梁，我一点也不陌生，那里曾是我和童伴们当年的欢乐场。山顶上，有一棵大树，已经老得认不清是橡树还是青杠。夏秋之交，下过一场透雨，半枯的树干上常常会长出猴头菇来，白绒绒的，最大的长到半个足球那么大，摘回家，用油炒了，鲜美异常。几年前的某一天，大树轰然倒掉了，整个村子都听了一声巨响。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万斤，没有一个人敢去背回家里烧火。看着它一天天沤掉。树老成精，何况它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庙。

从梁顶看村子，如果有心会发现，每隔几年都有不同。小时候的村子房屋低矮，泥墙石脚，很多还顶着茅草。到九十年代时，气象就不一样了，家家白墙青瓦，虽然依旧是散乱的，但能明显感受到它们焕发的精神气。高中初毕业那几年，我常常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看村子烟起烟落，看天边河山无限，心里无比的苦闷。已经好几年了，我

再也没有上去了，不用看，我也知道村子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个近六十口的村子变成了二十人，还能是什么样子呢？

那些减下来的人去了哪里？有的搬到了镇上，有的迁到了县城，极少的人去了西安、深圳、新疆，是街头零落，还是香车宝马，没有人知道。另有一部分人，永远留在了秦岭金矿的炮声和石头里了。

手艺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做什么都一丝不苟，每一件活计都当成最后一件活来完成。到了2010年春天，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四米见方，正好可以安放下一尊塑像，一只贡桌，几条供香客休息的长凳。一个给人画了一辈子房屋图纸，打了一辈子屋梁房架的人，这样的设计施工实在是小菜一碟。

可父亲实在是老了。这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他大病一场，血压高到了一百八，高烧不退，挣扎到过了春节，从床上起来，一条腿就不听话了。医生说，是脑梗了，要自己锻炼，也许还有恢复希望。

父亲个子不高，却是村里的大力王，年轻时，给生产队里往县粮站缴公粮，一百里路程，能挑二百斤当天打来回。脑梗后，虽然后来有些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力气，多少拿点东西，手就打哆嗦。看着遥遥无期的造庙工程，他的头发更加白了。

2010年到2016年间，是我最劳碌紧张的几年。这些年间，矿山竞争残酷激烈，多少老板昨天开着大奔，一夜之间，只能重新用两条腿在风尘里奔驰。城门失火，自然殃及了鱼池。这期间，我曾六赴新疆，三走

青海，结果都是无功而归。我曾在《怎不忆敦煌》的一篇小文里，记录下流落敦煌为人摘杏的生活。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亲人们也无力顾及。其实，所说的无力顾及，也就是无声的反对。父亲像一只衰老的蚂蚁，爬行在另一条路上。我们眼看着他越走越远。

四

我从天水赶到家时，拉着大牙和朝海遗体的依维柯也到了。

从山下的乡公路到村里是一段坡路，1990年时村党组织群众开云母矿修的简易公路，当年也曾无限繁忙风光，如今毛毛草草，垮垮塌塌，不少地段已经无法通过一辆三轮车了。所有能干得动的劳力都去修路，让车子能直接开到村头。

大牙和朝海死于矿难，死时大牙39岁，朝海只有29岁。去矿上谈判赔偿的人还在艰难谈判中，人总得入土为安，趁着风高夜黑，先把尸骨拉回来再说。大牙和朝海被白布一层一层像裹粽子一样裹得严严实实，只能从个头的长短分辨谁是谁了。

人死得太突然，一切都茫无头绪，棺材的事自然落在了父亲肩上，好在山上的树有的是。父亲指挥年轻人放树、解板、打棺材。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有的人忙而不乱。近十年，村里死于矿难者二十有余。父亲的最后十年，要说还有活，就是打棺材。镇上的家具店，虽说品类齐全，却不售棺材。他打一副，埋掉一副，打的总是没有埋掉的快。棺里，装着老人也盛着

青年。

父亲已经不能完全挥动工具了，但有着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耐心。棺材打出来了，一大一小，因人而制，摆放在一起，像一双崭新的鞋子。女人们看着它们，又哭成了一片。男人默默点起烟卷。

大家又想起了三年前的情景。三年前，大雨如泼的六月，田家三兄弟从矿山被拉回来。按照习俗，外死的人不得入屋，三口棺材一溜摆在布篷下。大雨连天不息，伸出脚就是湿的。矿主跑了，事情惊动了政府，镇里从财政为每家资助了五百元安葬钱。

关于大牙和朝海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这样的谜太多太多，已经没有人愿意去求解了。若干年后，我到了朱阳镇王峪，这是西秦岭南坡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岔子，从峪口到峪脑不到二十公里。再往西走十里，一道断崖如一把断头的刀，结束了秦岭的余脉。峪口至峪脑，两岸碴石高耸，白花花的，碴坡像一支支打开的倒放的扇子。结队或零星的骡子从山顶驮着矿粉往山下走，矿粉淅淅沥沥滴着污水水滴，在骡子肚皮上画出道道斑马纹。

我不知道当年发生矿难的是哪一个矿坑，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有一天，一个挑货郎担的老头指着一个洞口与人讲古说，就是这个地方，那一年好惨呀，一下去了十八个，只找到了五个人，天板塌下来了，人都成了泥。洞内流出的血水流了半月。洞口已经荒草掩映。大牙和朝海是不是在这里成为那五个幸运者中的两个呢？

东梁上没有水，砌墙需要泥浆做粘合，

土倒是现成的，脚底下就是。石料已经足够了，父亲一钻一锤，把它们打理得有棱有角。这天，我用两只塑料桶从沟里往梁上担水和泥，这是我唯一帮助他的一次。

好多年没来过东梁了，倒下的大树腾出的一大片空地又被新的树木和乱草挤满。时序正是四月，草木无涯，乱花烁烁。梁下的村子了无生气，似乎在和这个季节反着方向走。有新房子建起来，更多的房屋在塌陷、在空置。出村的摩托车在盘盘绕绕的山路上，像梦一样真实得虚无。

我担水和泥，父亲专职砌石头，石头在他手里，像魔方一样，跳跳转转。泥浆干得慢，不能砌太急，我们坐下来吃干粮。其实离家并不算远，完全可以回家吃饭的，但这样更简单省时些。

吃完了三张卷饼，我去树林里方便，一缕颤颤的旋律从庙台基上飘起来：

一张桌子四四方，
张郎截来鲁班装。
四角镶嵌云燕子，
中间燃起一缕香。
玉帝差我进歌场啊
……

是父亲最拿手的《十接古人》。

五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是父亲整整七十岁生日。

他并不知道，岁月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的娘娘庙工程马上就要完成了，他真高兴啊。他对我妈说，你看，真是有灵

呢，好几年了吧，咱村子多平安呀！孩子们每年都顺顺当地挣回好多钱，孙子也考上大学了，塬上风水要回来了！

1955年酷夏，爷爷带着奶奶、大伯、姑姑、我十二岁的父亲，牵着唯一的家当——一头黑色的牯牛，从桃坪乌龟岭上，汗流夹背来到塬上。乌龟岭在1997年撤乡并镇时成了桃坪镇政府，塬上成为它的辖下。它人口密集，繁华向荣，我每次骑摩托车去镇上办事，都要慢下来仔细看看它。我无力回到1955年的乌龟岭，但可以想见，那时候父亲他们一定是饥饿的，没有自己的土地，上无片瓦。只有饥饿催人背井离乡。

塬上这时只有一户居户，老两口，无儿无女。老两口别提多高兴了：再没人来，这里就要绝人迹了。

我曾百度了“塬”字，释解如此：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地区因冲刷形成的高地，呈台状，四边陡，顶上平。

这个释意与小村塬上的地貌特征相去甚远，塬上只具备了它三分之一的形态。前塬、中塬、后塬，形成三级高山台地，每个台地都有三十亩以上面积，树木乱草都长疯了。这么好的地方能养活多少人啊。父亲他们死心塌地住下来了，占据了面积最大的中塬。后来，刘姓来了，张姓来了，景姓来了……

父亲在塬上生活了五十五年。一双眼睛，看着土地家园，由一到百，又由盛到衰。没有谁比他更了解、看重这片地方了。

他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很多事情无能为力，只能寄托神灵护佑。

2013年4月23日是父亲的生日，仿佛也是天公的忿怒日。

吃过母亲打了荷包蛋的一大碗长面，父亲收拾泥铲，准备去东梁上。庙的主梁已经架好，毡也铺上了，今天的活是抹泥，抹了泥，洒了瓦，就算彻底成功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大雨，昨天回来时，虽然盖上了彩条雨布，四角压了石头，他还是不放心。娘娘大概也等得急了，不能再拖了。

脚刚要跨出门槛，一声炸雷从天上劈下来。开始的时候，谁也没听到声音，只感到一个东西从房瓦上滚下来，它滚得很慢，仿佛巨大无比也沉重无比，而房坡平了些，那东西滚动得有些吃力。待到了檐口，没了

阻力，乒地一声坠落了下来，在下落的过程里，伞一样，突然打开了，释放出千道光亮。

紧接着，大雨哗地泼下来了。

雨挟着风，不眨眼地下满了整个中午。门前的老核桃树咔地一声被风折成了两段，指头大的青桃冰雹一样泼下来，在地上跳啊跳。

其实，已经不用再去梁上看了，父亲还是上了东梁。

只一眼，父亲就像泥浆一样从梁上滑了下来。

雨后的天地多么崭新啊。

（本文首发于澎湃·镜相栏目）

作者简介

陈年喜生于1970年，陕西丹凤县人，矿山爆破工作十六年。镜相栏目常驻作者。获2016年中国工人诗人桂冠奖。代表作：《炸裂志》、《火车跑着跑着天就亮了》。

我的富士康工友们

/ 陈凯歌

老秦

“老秦，我来了！”

老秦是我初中同学。他初中毕了业，就到了郑州。老秦也不老，就是少白头，在班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这是时隔多年后，我见到他时的第一句开场白。眼下，我正读大一。在学校，阔手阔脚的我，成了典型的花呗青年。家里穷，无法向父母再开口，趁着春节寒假，为了还债，奔赴郑州富士康。

在老秦的安排下，我第一次进入了工厂。那天中午，是老秦请的客，然后就去了中介所，迷迷糊糊签下不少协议，那密密麻麻的一页页条款，不容商量。一阵忙活下来，天色见黑，老秦就驱车带我前往住宿区。路程不近，霓虹遍地的大街无限繁华，但那不属于我。晚八点钟到了地方，办理了入住手续，住进了员工宿舍。老秦和我打过招呼，就去做他剩下的工作了。

宿舍不大，二十几平的小房间里，十个

人住，一格格架子床像橱窗货架，住下的人把家当和自己像货物一样整齐摆在格子里。白天太累，我就早早的睡下了。

一大早，随着老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纷纷前往工厂，登记，体检，入职，中间见到一些上班的工人，隔着一条走廊，彼此好奇又匆忙。在工作服柜子前，他们动作缓慢，神情呆滞，不多会儿，他们就陆陆续续地走进各自的车间去了。

这时，电话铃声想起，是老秦从那边打来的。

“凯歌啊，厂牌出来了，过来拿一下。”

“奥，就来！”

也不多客套，挂了电话，回身走进大厅，绿色的塑料地面，无边的人群，老秦站在凳子上向我招手。快步走了过去，接过厂牌，跟着出了厂子。路上，老秦一边开车一边给我讲了明天培训的注意事项，我也就像听课似的，“哦哦啊啊”的就过去了。第二

天要准备的事情讲完后，又随便闲聊了一会别的。

“咱叔怎么样了？”他问的是我爸。

“就那样，去了贵州，天天念着贵州的好。前两天，给我寄了点茶叶，一会到宿舍，给你拿点。”

“别，叔送你的东西，我可不敢要，你自己留着吧。”

车子跑得慢，多一会儿，是一片居民楼，缓缓驶近，到了我们的宿舍楼，找个地方停车，我们就此作别。

时至今日，又想起初中毕业时老秦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总会分开，只要不死，还会相见。”

小马

2019年郑州的隆冬格外寒冷。老秦走后，我已经在这里熬过了半月有余。渐转深冬，添衣加被，用小马的话说，“过得极其凄惨”。

在这里，我的工作简单却不轻松，每晚我都要分拣四万个手机壳模具。

小马是我同线的同事。当时刚进流水线那天，小马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非要让我和他在一个岗位上，后来才知道，原来做分拣的这条生产线上，只有小马一人，每晚需要挑拣八万个模具。因为数量过于庞大，模具常常挑拣出错。我的到来，让小马可以省下不少力气。线长老宋，虽然极不情愿，但是因为分拣的问题没少被车长批评，也就此把我安排给了小马。

小马并不小，相反除了身高以外，他的

资历、年龄、工资，都是整个车间最高的那个。据他自己说，在富士康已经有十五年，除却老贾，他就是最老的工人。零四年，小马初二，辍学的他来到郑州。说到这时，小马哽咽了一下，不难看出，那个时候的小马，一定是经历了不少的难言的苦。

问过他，后悔吗？他说，“有啥好悔的，选了这条路，命也就这样了。”粗犷的声音略带着河南腔，无力。

接着又继续听他的从前：“那会儿，我第一次进工厂，没有宿舍，拿着从家里带来的二百块钱，租了个民居房，六十块一个月，心也狠，租了半年，没舍得买被褥。还记得来的第一个月，第一份工作就是给游戏机做包装，一个八分钱。最开始，手慢，一天只能做三百个，比不上那些阿姨做得快，但也还行。那个时候没钱，吃不起别的，就馒头便宜，五毛两个，一天四个，晚上就睡在编织袋铺盖着的床板上，真真硌的疼。”

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眼泪从小马的脸上滑了下来，一口酒闷进嘴里，喝酒的手挡住了流下的眼泪，随后一抹而过。

放下杯子，小马在灯光下，看着杯子又为我讲起了那个时候的事。

“来的时候是秋天，当时就这样吃了一个多月的馒头，第一个月拿到七百多块的工资，就觉得一切都值了，置办了被褥，吃了第一顿四块的肉丝面，从那以后，从包装、分拣、批发、质检、压花、维修一路干了过来，那些年啥都没有，现在好多了。”

说完，也没了下文。结完账，我扶着小马，送回了宿舍。喝多了的小马那夜直挺挺

地睡着了。

后来有过几次问小马家里的事，小马就是避而不谈，让人不免心生好奇。

直到有一次同老贾喝多了，才从他那里才知道，小马家里面，早已没有了别人，而零四年，就是小马父亲故去的那一年，自那以后他也就很少回家，听闻最近一次回家，还是为了老家拆迁的事。

老贾还告诉我，读书学习的路，在那个年代，对于他们那样家庭而言，无异于是将全家放在火上烤，所以无论当年小马的父亲是否离世，小马进厂的命运，都早已注定。

说到这里，老贾也无奈的哑笑了两声，随后起身离开。看着老贾默默离开的身影，心中惆怅。

前后与小马一起工作了大概二十多天，小马就让调回了另一个单位，换来了一个新同事怎么也处不熟络，活差不多一个人扛了。

每一只重约三公斤的铁质模具像流水一样流过来，再流过去。我两手纷飞着挑拣。残缺的，畸形的，全靠眼睛来快速分辨，双手快速分拣。除了每班中两小时的放风休息时间坐一会儿，我要站立七八小时。手套一个班要磨破两双，我在拇指和食指上缠了胶布。最受不了的是双眼，盯到最后，看什么都是重影的。

后来再见小马的时候，是快近年关的前两天，在离宿舍楼不远的一家网吧内。

那天调休，刚推开网吧的大门，就看见了小马，正门第二排的台子上。在吧台多买了瓶水，坐在了小马的身边，把一瓶水递

给了他，他当时愣了一下，看到是我，互相笑了笑，看着他打游戏的样子就知道有些年头了。

“怎么样，挺累的吧？”

等了半天，看我没回话，又专门回过头问了我一遍，“怎么样，累不？”

“啊！奥，还行吧，新来的手慢，没以前那么轻松了，你呢？”

“还好，有空还能睡会儿，唉！小陈啊，明天我就回家了，你今天是休假吗？”

小马还是在那专注的打着游戏，感觉是象征性的问了一下。

“嗯，休假。”

那是我和小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不知道，小马打了多长时间的 game，也不知道他回家要干嘛，也不好问，只是年后再联系到他，听说请了更长时间的假。我也不知道情况，是老贾说的。

只是许久以后，忆起“与我一样，过得极其凄惨”这句话，似如昨天一般，萦绕耳畔，竟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

老贾

“唉，你说小马是不是把青春都给了游戏啊，老贾？”

“应该是吧，从零七年认识，到现在，除了上班就是打游戏，像他这样了无牵挂的，换我说不定也是那样。”

老贾是温州人，今年三十二，正好大我一轮。相比于小马，老贾就显得幸福多了，家里面不算比较有钱的，用他的话说，“别整天想着温州人都是大户，可别忘了，还有

我这样的破落户呢。”每次想起老贾的神态，和说这话的语气，总是能逗人一笑。

同小马一样，在厂子里干了快十五年了，比起小马就要幸运的多了。他经历过高考，老说“哥好歹也是这个车间里面见过高考真题的人。”也惹来老宋的一顿奚落，他却乐此不疲。

手快，眼尖，脾气还好。

每次这样夸老贾，老贾都会说，都是社会磨出来的，然后就是相视一笑。印象里的老贾，总是像个大哥，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大家，所以大家都和他关系不差。

老贾说过小马的故事，却很少提起自己，所以对于老贾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他的为人，陌生的却是他那些没能说出来的身世历练。他就像是一块海绵，所有的污渍，棱角，通通都被他收了起来，唯一藏不住的是和煦面容下时有时无的落寞神情。

郑州风大，尤其是在年关，阴沉沉的天气，却不落半点儿雪雨，显得额外压抑。

同老贾一起工作了近一月，那天老贾回家，算是朋友，我闹着非要送他一程，老贾拗不过，只能任由了我。

“郑州火车站到了，前往郑州火车站的乘客，请在此站下车，下一站……”

地铁喇叭中传来了到站的提示音，我和老贾先后走出车门，拿起老贾的行李箱，我们一前一后，活像一对奔着春运回家的兄弟。那天的风大，刚出地铁口，刀口般的寒风就迎面削来，老贾的羽绒服帽子被都风鼓起了一个大圆，我就坐在大厅，等老贾拿完票，已是下午两点。在这个不南不北的城

市，新冠疫情还不显现，戴口罩的人不多。

“不好意思哈，春运，人有点多，”老贾抱歉地说道。

“没事，饿了没，刚定的餐，晚上的票，吃饱了，好回家。”我略带显摆的举着手机，在老贾面前晃了晃。那一顿饭，我们吃到很晚，差点就误了老贾的车。

不过，那一天，我也听到了不少老贾那些藏起来的故事。

姊妹四个，他是老三，高考那年，老贾的父母，已经年逾六十，家中并不富裕，那一年，与其说见过高考真题，倒不如说，是题见了。考下来，知道无望，早早的做了学徒工。

从小老贾父母的严厉，让自己过早学会了万事不与人语的本事。遇到小马之前，他在深圳，后来厂里外派，他才来到郑州，不过大多时间，还在深圳。至于这些年受了多少苦，他没明说，但从离席时满地的酒瓶，不难看出，老贾过得挺不容易。

“这么多年的打拼，倒也挣出来一处安身的地方。只是不敢离职，不敢抱怨。父母年事已高，自己又是独生子，若非责任压肩头，谁不想和小马一样活得逍遥自在。”第一次道出了心里话的老贾，略显失态，幸好身边也没外人。那一夜，我不知道老贾睡的怎么样，我是彻夜未眠。

老贾对我能说出这么多，我深感意外。饭桌上，他说，“人不快十有八九，能与人说不过一二，你我相见仅此是一场缘分，今日分开，往后谁知能不能见到，一些破事，也不怕戳我短处。”

也许是老贾对我说了太多，也许是命中注定，第二天一早，他删了我的微信。但是他的那些话，简单却令人深思，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在脑子里回响。

再后来，工厂停工，武汉封城，我赶最后一趟火车，逃回了老家。

老宋

见面最多的是小马和老贾，接下来就是老宋。老宋是线长，对我的照顾不多，却也不会忽略。

关于老宋的故事，大多都是从工友们的闲言碎语里面，听出的大概。老宋个不高，略显老态，如果不是小马提醒，我还以为老宋今年已经四十有余。

三十出头的老宋，在我们中间，算是年长者，至于三十几，我不清楚，不过从老宋打趣老贾的语气，不难看出，肯定比老贾要大上那么点。

老宋不好喝酒，私下聚会里面，老宋就是滴酒不沾。对于工作，也严谨得一丝不苟，也好挑刺儿，喜欢骂人。不过他说的是河南话，好多我都听不太懂。只能从薛姐和小马的精彩表情上看出一二。

老宋的嘴上功夫十分精彩。老宋骂人，从不停顿，往往一扬三挫，极富有节奏感，就好像相声贯口一般，抑扬顿挫，一气呵成，且又震聋发聩，机器隆隆的嘈杂声响，在他面前都要黯然失色。

听小马说过，老宋曾经还是老贾的徒弟。因为老贾常年在深圳，偶有调派，才来郑州一趟，因为富士康人员流动量大，老宋

这才熬成了这条生产线上资历最老的工人。也是去年，才接过前任线长的班，管理这条生产线，今年机缘巧合下，老贾竟被派到了这条生产线上。因此，打趣老贾的大多都是老宋。

老宋爱骂人，也爱干净。

洁白的静电服，静电帽，还有滴灰不染的防尘裤，以及被擦到反光的老式眼镜，就是老宋的典型标配。很难想象，在这种枯燥乏味且又机械繁重的工作中，老宋竟能日复一日的注意自己的外表，正因如此，也才让老贾有了更多调侃的话头。

“估计老宋连内裤都是要用钛白搓干净了，才肯来上班。”“帽子比脸白，屁蛋子都不肯沾灰。”之类，每次都满堂哄笑。紧接着肯定能听到老宋精彩的“贯口”，舌压群雄，把大家重新拖回枯燥、繁重的工作中去。

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把老宋放在北京的一家茶馆儿，让其表演一段别具风味的河南单口相声，那必是满堂的彩儿，我若是能去，搁在古代，舍下几两碎银，也丝毫不会心疼一下。

爱骂人，爱干净，还爱抽烟，一天两包，从不间断。常常在上班时，偷偷跑到厕所抽上两口。为了这个事，没少挨领导骂。不过也因为他工作用心，这条生产线往往都是模范组，领导大多也只是说说而已。

听小马说，有一次，老宋抽烟把防尘服烫出了一个窟窿，把老宋心疼了好几天。缝缝补补，总不如意，后来干脆又买了一件新的，老宋把它当个宝一样。后来被偷了，还

伤心难过好一阵子。上班下班，总要站在车间门口，骂上一阵子才肯罢休。

从那以后，老宋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他的柜子，非要上两把锁，东西取放的时候，都要拿手挡着密码，确定没人能看到密码，才会开锁，不过没有贼偷，总有贼惦记。年关前，厂子给各个线长都分发了一份粮油福利，还没下班，就又被偷了，气得老宋那两天逮住人就骂。就好像非要把小偷给骂出来似的。

那个时候，老贾已经走了，不然我能想象的到，看到老宋吃瘪，老贾脸上精彩的表情，用小马的话来说，肯定“比脸谱上的表情还要花哨。”

尾记

自郑州离开，已经一月有余，因疫情原因，再没回郑州复工，期间与老宋有过几次沟通。拖欠的工资暂缓，已由老宋代理

辞职。

近日与小马有过交流，小马老家暂时封村，所存积蓄，准备用作翻新旧宅，要是还能剩点儿钱，就在老家种种草药。至于老贾，联系了几次都没联系上。

最后，送给那些准备进厂的学生一些建议。如果没有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与决心，希望可以退一步，再做别的考量。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车间里的工作，并不适合学生。像当初老贾小马和老宋回答的话一样：“自从踏入流水线的那天，很多东西就已经停止了，在我们接触那些冰冷机器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和它们一样冰冷了。机器时代，为伍者无法不成为机器，只有流水线永远活着。”

（本篇首发读库小报，原文标题：在富士康，我认识的那些工友们）

作者简介

陈凯歌，陕西丹凤县人，1999年生，现为西安某校大一学生。

栏 目 责 任 编 辑 : 小 海 / 万 华 山

诗歌

唐以洪的诗

/ 唐以洪

寻找故乡

四十岁之前
我在人间四处流浪
为了一颗粮食
一粒修缮故乡的泥土
我热爱故乡和生活
四十岁之后
我在人间四处流浪
只是为了寻找
从没见过面的故乡
人间的路千万条
每一条都通向异乡

六十岁之后
我依然四处流浪
像一只迷途的老山羊
看着手中的泥土发呆
上面的很多小缝隙
仿佛是我安生的地方
七十岁之后
我终于停下来
用手中的泥土
为自己垒了一个家

钻石板的蚯蚓

我在泥土里松土
在你的血管里潜行
在黑夜里“钻井，打洞”
人间如此厚实，像一块石板
我不可能为你钻一口甘泉
我不可能为生锈的火车

打条通向明天的隧道
我要在这块硬石板上
打出一个小洞洞
我要从这个小洞里爬出去
爬到石板的另一面

我的流浪史

一岁之前我学会了爬
人间的路凹凸不平
三岁时我才学会了走路
摇摇晃晃。十四岁时
我走得比较稳当
常常走错了地方。二十岁时
我学会了跑，太快
我跑出了自己的身体
幸好我的母亲在大地上呼唤
二十五岁我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三十岁时我学会了跳
一跳就跳到了半空
至今都没有落下来
我落在了一朵乌云上

其实我离太阳月亮星星还遥远
乌云在天空飘来飘去
它不能把我送回家
可能要飘到我死那一天
那一天，我将成为乌云中的水
一滴一滴地落下
我听到母亲依然在大地上呼唤
我看到大地很潮湿
有的地方阴冷，有的地方温暖
我还看到了深圳，湖南
广州，宁波和四川
四川是我的家
但是，上帝都不能预知
我会落在什么地方

离家时儿子还小

离家的时候
我的儿子还小，小得
只会在我母亲的怀里哭啼，小得
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小得
常常把我的母亲当成妈妈，小得

我的父亲，既当爷爷
又当爸爸。小得
从来不知这世上
还有两个陌生的亲人

分牛

张三分走了牛血
李四分走了牛肉
老吴分走了牛皮
王二麻子分走了牛心
轮到我时，就剩下了牛头

它肯定看见了分它的过程
但它只有汪汪的泪水
没有一丝仇恨

牛头上的两只眼睛还是睁着的

它在用没有仇恨的眼睛看着我
就像在看它的同伴

我们有多少部位正被拒绝

从娘肚子落下来
我们就举起双手，亲吻
和拥抱住了这个世界
但这并不等于这个世界
完全接纳了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爹娘按上帝的意思
加工出来的钉子
坚硬，锋利，倔强
但这个千层厚的世界

只准我们入木三分
露在外面的七分正是被
这个世界拒绝的部位
它们像一截截骨头
在时光里一点点生锈，腐蚀
变成一小撮儿灰尘
然后在风中，在时光里
满世界飞

鱼死不瞑目

在大海的边边上
我遇到一条鱼
死了多时
浑身裹满尘土
好像经历过长途跋涉
我因此断定它不是来自大海
而是来自于尘世
和我们一样喜欢
大海的蔚蓝与梦幻
我看见它张着嘴巴
死了都还张着嘴巴
或许，它刚来到这里
就没有了力气

只是张了张嘴巴
来不及欢呼
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看见它睁着眼睛
为了永远看见大海
死了都还使劲地睁着
睁得圆圆的
好像快要流出泪水了
我还看见它的眼睛
在慢慢地变灰
灰得有点让人窒息
和绝望

蜗牛背着房子

背着一间房子
它在大地上默默地爬着
它必须这样爬着
因为房子太重
但他有使不完的力量
这种力量也是房子给的
没有房子就没有家
这种力量也来自孩子
它不希望亲人永远住在
草根的下面。草根很苦
它就在草根的下面长大的

背着一间房子
它在大地上默默地爬着
房子太重，一背上
就是几十年。房子太重
正把它一点一点地压进黄土
它知道当自己全部
被压进黄土的时候
背上的房子就会变成一块碑
但它必须这样背着
背得一生骨头和牙齿
咯吱咯吱地响

路上的小蚂蚁

它们的脑袋很小
像一个个布疙瘩
它们的胳膊腿儿很细
像一截截被剪断的线
安装在身体上的
它们的眼睛和嘴巴
我们几乎看不见
上帝多么吝惜
只给了他们一点点
这就是路上的小蚂蚁
像一条或直或曲的线
被什么牵引着

在缓缓地穿过生活的针眼
这就是路上的小蚂蚁
它们用小腿儿奔波
用细胳膊儿劳作
用布疙瘩的小脑袋
爱着亲人，爱着生活
和这个无边无际的人间
它们的眼睛流不出一颗泪
它们的嘴巴说不出一句话
上帝多么吝惜
只给了它们一点点

哥们说我像一只下蛋鸡

从褐色的泥土里
我跳到了城市，从制衣厂里
我跳到了制鞋厂
从一个工地跳到了
另一个工地。

一些黑发跳成了
白发，我还在跳

就像一只跳窝的下蛋鸡
可我下的每一只蛋

全留在了别人的窝里

我最像一只蚱蜢了
跳一次，掉下一只胳膊
跳一次，掉下一只翅膀

没有什么可掉了
我就要从半空掉下来
落进故乡褐色的泥土里
比一小粒泥土
还要安静

我的流浪史（10首）首发诗网刊

作者简介

唐以洪，四川仪陇人。流浪。打工。有诗作散见《中国作家》《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花》《广西文学》《中国青年》等刊物。

商西恒的诗

/ 商西恒

今夜我在漳浦

今夜我在漳浦
灯光，丝绸一样抖开
我倚在床头，不想读爱读的诗
也不想远在故乡的老妈妈
她七十七岁的年龄，拥有
五十七岁的身体。姐姐，我只想你
你五十七岁的年龄，却拥有
七十七岁的身体
十三年前的脑瘤，如埋伏的地雷
已将你的健康轰一声炸毁
你的白天也是黑夜
摸着墙壁只能慢慢挪动是怎样的人生
十三年啊十三年
你扭曲的脸载着多少吨悲哀与屈辱前行
姐姐，十三年后
脑瘤再一次伏击了你，而且它还伙同
脑水肿和脑疝
我知道你逗留于世的时间只能倒计时了
我却只回来看了你一眼
紧握一下你的手就离开了
当车子启动的那一刻
我紧闭的眼泪之河就开启了闸门

今夜我在漳浦
姐姐，灯光，如飞舞的钢针

将夜，扎得
好深，好深

汗花才是真实的花
立于工地的楼顶上
我看见我出租屋前的黄金风铃木
工地旁边的梨树和桃树
正列着长队，擎满
或金黄或雪白或粉红的花朵
迎接到来的春天
这些形式主义的花朵，被风
一拍，一朵追着一朵
落满一地虚假

在这楼顶上
震动棒在呜呜嚎叫
坦吊在忙碌旋转
吊斗升升落落
在一个狭小的方框内
过多的混凝土让我蹲伏着
一铁板一铁板地将它们铲起，倒进
旁边铺满坚硬现实的模板中
春阳也有夏日的灼热
汗花在我满是沧桑的身体上
争先恐后盛开

我感到它们才是真实的花
才是这个春天值得赞美的花
而老板在电话中的责问

让我突然寒冷起来
他哪里知道我今天差点摔下去
一滩血仿佛悲壮的晚霞

与父书

还未脱下不断吐出汗臭味的工装
骑上黑夜
父亲，我又去邮局给您寄钱了
这些年，我已无法记起复制了多少次这样的事了
以前，这些钱都是您向乡亲炫耀的资本，然后却在茶馆里
被一张张牌瓜分殆尽
如今，您又将它们塞进了医院的窟窿里
一次又一次

父亲，请理解儿子的牢骚
生活的地球，压得我气喘吁吁
我越来越衰老
越来越双眼昏花
越来越力不从心
我真担心我这株四十多岁的树
突然就会在哪一天
被生活的雷，“啪”一声
劈得，四分五裂

纪念碑

她的幸福只是芦花而已
被丈夫的死
这猝不及防的台风，一吹
就被吹得，杳无踪影

之后，她咬牙再婚
与现任丈夫走南闯北
加班加点，汗流夹背
筑起了，一座秋天
沧桑的脸，从此有了阳光驻足

今年八月二日夜
她却在西藏的一个工棚里
被稀缺的氧绑架进了地狱
正月里我还看见她忙前忙后
让我多么怀疑，却又不得不相信事实
一个多月了，她仿佛一直在我记忆里
挣扎，呼喊
是的，我必须要为她写一首诗
我相信我的诗就是她的一座纪念碑
纪念着她，也纪念着芸芸众生

作者简介

商西恒，又名商希恒。四川泸县人，现在在福建漳州打工。已在《北京文学》《诗选刊》《中国诗歌》《绿风》《上海诗人》等百余家报刊发表诗歌。

躯壳（组诗）

/ 李明亮

父亲

脾气越来越大了
稍有不认同的话
便暴跳如雷
我们也常常针锋相对
和他吵上半天

每每过后，他就把脸拉得老长

我们在那里唉声叹气

他越来越瘦弱了
腿杆和手臂
就像风干的柴棒
藏着火

墙上长出的枝叶

在一个巷口，我一转身
看见一簇枝叶
从离地两尺来高的墙面长出来
绿色那么浓
宽宽圆圆的叶片
就像孩子伸过来的手

我盯着，看了又看

不敢想象
那只有一根筷子粗的身子
如何用尽了所有的气力
修炼成一个众生膜拜的神
顶开层层的水泥和砖头
然后又卸下所有的铠甲和鳞片
沿着一道光的缝隙
爬出来

一只鸟

社区疫情登记处门口
一只鸟仰面躺在窗前的地上
两个爪子微微向内弯曲
像要搂抱什么

或许，它因为没戴口罩
而殒命于这片消毒水沐浴的草木
也和这个季节逝去的所有人一样
不会有一场隆重的葬礼

躯壳

看着一套连体的衣服挂着晾晒
我就感觉，是一个人吊在那里
只是魂暂时抽离了

他躲在旁边的草丛

或屋檐的阴暗处偷窥

他多想奋力跑上去

一把从衣绳上

摘下自己

星星

暮晚，走在大街
一抬头，看见一颗闪亮的星星举在高空
但似乎又不是特别高
——是飞机在航行？
但似乎动也没动
——是微型飞行器悬停在拍摄？
但我走了一段路再仰头
它似乎仍然寸步未行

走了好远，再抬头
它依然在那里高高地照耀着

它应该还是一颗星星吧，我想
它今天只是想俯下身子
看看这个，越来越暗的
人间

谁也不能阻挡春天的来临

无论是否要摘下云朵
或者拦截雨水
无论青蒿的嫩芽
是否还埋藏在松软的泥土
无论是否已洗净身体，来到清晨的河边
等待草鹬的叫声

雷声和闪电
都会认出你我的名字
光阴流淌
多少人执意要把黑暗藏匿于夜晚
而上苍总是让群山交出黎明

这个春节

这个春节
我每天与父母、儿子朝夕相处
帮着打扫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每天洗一两次碗
隔三岔五做一顿饭
那些土生土长的圆溜溜的萝卜
矮墩墩的青菜
一根根粗壮结实的蒜苗

都来自老家屋后的菜园

还是快要远行了
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要多吃些父母种的菜
一筷子一筷子地夹
那每一片切开的茎块或叶子
都是我留在故乡的魂魄

汉口殡仪馆

长长的队伍
都在等着认领
一个名字

春天盛大
小小的盒子
放不下

作者简介

李明亮，安徽宣城人，现居浙江台州。民刊《打工诗歌》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星星》诗刊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一等奖、台州市青年文学之星奖等。著有诗集《裸睡的民工》（入选2012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报告文学集《和台州相遇》。曾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创会。

小区保洁员（外一首）

/ 徐泰屏

早上出门时看见她在扫地
傍晚回家时看见她在扫地
扫帚走动的姿势，恰如学校教室里
老师上下左右舞动的黑板擦
一下一下地擦亮了一双双瞅看的眼睛

在夏天，在冬天
在风里，在雨里
保洁员弯腰扫地的身影
以及蹲在垃圾桶边清理生活垃圾的情形
恰似隔壁的大婶和村头的大嫂

还有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母亲

扫，扫，扫
简单而重复的动作
恰若钢针戳在气球上，一次次
消弭了胸中对于物业公司的不满与意见
在保洁员扫尽小区肮脏与污浊的另一边
让我对“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这句话
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彻底的相信
就觉得：干净而整洁地活着
到死都要对劳动保持永远的热爱与尊崇

空调安装工

小鸟一样歇停在我家户外的空调安装位上
精灵而轻盈的姿影，以及从容和沉着的态度
是一只鸟的忘情与表演
是一种高空作业的舞蹈与体操

在户外的空调安装位上或站或蹲
所有弯腰与挪转的动作
都是血汗凝成的过硬功夫
那魔术师一样的劳动精彩
是技术，是力量
是扣人心弦的惊险与惊叹

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这发自肝膈之要的话语
是我五十多岁的全部善良
以及对于生命的由衷悲悯与尊重
在空调安装工微笑离去之后，他
人在高空的一举一动，成为我眼前
一个个挥之不去的感慨与喟然
让我在闭着眼睛看夜晚的时候，惊出了
一身又一身冒着丝丝热气的冷汗
恰若杏林高手靶向用药一般，一下子
帮我治好了许多关于人生的病与痛

作者简介

徐泰屏，鄂南西凉湖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长江文艺》《星星》《延河》《长江丛刊》《芳草》《散文》《绿风》《延安文学》《散文百家》《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300多家报刊，出版散文集、诗集各两本。散文集《流年留言》获湖北省咸宁市第二届“香城泉都文艺奖”（文学类）金奖。

生活之南（组诗）

/ 谢湘南

生活之南

在我生活的南方
吹着海风
它强悍
让毛孔细腻过后覆盖
天空的浮尘

在我生活的北方
下着记忆的白雪
它覆盖的是另一种现实
童年和源头
在那里发白

我在看不见的生活里忙碌
在忙碌之后再找自己
如同生活之前
我有在白天和黑夜之间
架设桥梁的梦想

当黄昏曲成远方的拱门和身边的街灯
我在鞠躬
人们纷纷走过
纷纷流失
时间伤害最深的是
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那个
吃甘蔗

那些女孩子总爱站在那里
用一块钱买一根一尺长的甘蔗
她们看着卖甘蔗的人将甘蔗皮削掉
（那动作麻利得很）
她们将一枚镍币或两张皱巴巴的伍毛
递过去

她们接过甘蔗嚼起来
她们就站在那里
说起闲话
将嚼过的甘蔗渣吐在身边
她们说燕子昨天辞工了
“她爸给她找了个对象，叫她会呢”
“才不是，燕子说她再一家发廊找到一份
轻松活”
“不会的，燕子才不会呢”

在南方
可爱的打工妹像甘蔗一样
遍地生长
她们咀嚼自己
品尝一点甜味
然后将自己随意地
吐在路边

葬在深圳的姑娘

仙桃 重庆 长沙 新兴 宁波 安徽 河南……

你们有着不一样的籍贯

你们在别处出生

但不约而同地来到此地

来到簕杜鹃 木棉 荔枝 榕树 旅人蕉 美女樱

柠檬桉

生长之地，来到另一个

生命的起点

似乎没有人知道你们怎样生活过

用怎样的情怀来投入这片土地

此刻你们用凝固的微笑

静立在墓碑上

你们活泼的身体曾在这个城市的街巷里穿梭

在制衣厂 玩具厂 电子车间 柜台前 写字楼

你们或许曾成天加班

或许在城中村的一个楼梯间，热烈地

吻过自己的恋人

在夜班过后的食街中用一个甜点 一串麻辣烫

来安慰寂寞的肠胃

此时你们的耳边响起的仍是工地的桩声

是车轮滚滚的流逝

珠链滚入不同的白天与黑夜

青春戛然而止

生命的刻度在城市的表盘上取得一个终点

火热成为与你们无关的事

你可能的理想随同身影一起模糊

你是否还有未了的心事

城市灯火凝视你的亲人

此刻你们真正成为亚热带的一株植物

在城市的外围

与夜露为伴

或许你们在夜晚还会来到城市上空散步

而这城市已认不出你

那条米花色裙子，用水冲洗三次之后

不再有汗味的发夹

我站在打卡的人群中

我在写一首诗

我站在打卡的人群中

我等待将工卡插入卡钟的那一刻

像诗句在诗行中等待朗读的嗓子

我每向前移动一步

前面的诗句就突破人们的喉咙

铿锵、短促

像磨刀石上的刀锋

我在写一首诗

我站在打卡的人群中

当时间以声音的方式传递于我手里
我像拿到了一张缪斯的签证
拥挤的青春如点燃的灯火

分布到工厂的角度
时间消失，我的诗
没有结尾

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

龚忠会
女
20岁
江西吉安人
工卡号：z0264
部门：注塑
工种：啤机
入厂时间：970824

啤塑时，产品未落，安全门
未开
从侧面伸手入模内脱
产品。
手
触动
安全门
合模时

压烂
中指及无名指
中指2节，无名指1节
属“违反工厂安全操作规程”

据说
她的手经常被机器烫出泡
据说
她已连续工作了十二小时
据说事发后她
没哭 也没
喊叫 她握着手指
走

事发当时 无人
目睹现场

时间消失

一个诗人站在人才市场的电子屏幕前
一个业务员坐在发廊里

这是他第三十一次站在这里

这是他第五次走进同一家发廊

他凝望电子屏变幻的字幕
他与发廊小姐坐在同一张沙发上

他被一堆人才包围着
他包里放着四盒女性用品

电子屏上从未出现过购求诗人的信息
发廊小姐也不愿轻易开口买他的产品

他点上一支烟
他拿出一盒产品

他耐心等待

他侃侃而谈

电子屏出完了今天的信息
发廊小姐拉他进里屋按摩

诗人摇着头走了
业务员也未能进入小姐的境界

听说诗人后来跑起了业务
听说业务员以前也爱好写诗

作者简介

谢湘南，1974年生于湖南，1993年抵达深圳打工并开始写诗。1997年参加诗刊社第14届“青春诗会”。2000年个人诗集《零点的搬运工》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著有《过敏史》、《谢湘南诗选》、《深圳时间》、《深圳诗章》等。曾获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诗选刊》2010年度最佳诗歌等奖项。曾参与民间诗刊《外遇》、《白诗歌》的编辑，诗作入选上百种当代诗歌选本。现居深圳。

皮村印象

皮村文学小组：当“沉默的大多数”拿起笔

/ 武靖雅

从北京市区一路向东，四周景象渐渐荒芜，头顶的轰鸣声开始干扰手机。几分钟一架，飞机从低空掠过，仰头可见，皮村就在这里。几乎没有树，随处施工，沙尘扬起，这些都让即将入夏的皮村显得格外炎热。这个紧挨首都国际机场的城中村因为处于航道不能修建高楼，免于被拆迁改建的命运。而这里居住着 2 万多名外来务工者。

如果不是工友之家落户在这里，皮村会和北京郊区无数城中村一样默默无闻，如果不是《我是范雨素》，无论是这几万打工者还是工友之家，可能都会长期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2017 年 4 月 25 日，《我是范雨素》一文在正午故事一经发表，迅速在朋友圈走红。两天之内，《我是范雨素》收获了百万阅读量。以家族自传的形式，作者在文章里

纵向描述了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横向从老家农村跨度到北京的富豪家庭。人们得知，作者范雨素是一位来自湖北农村的打工者，在北京做育儿嫂，也是皮村公益组织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一员。

媒体开始一批批涌入皮村寻找范雨素，这让范雨素和皮村朋友们措手不及。在接受了一天采访后，范雨素不见踪影，发微信给皮村文学小组的负责人小付说，“躲进了深山古庙”，她称这场爆红是她“生命中的沙尘暴”。

对范雨素来说，关注或许来得太意外和突然，但对皮村文学小组和“工友之家”的实践来说，关注或许来得有些晚。中国近 3 亿打工者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一直以来仿佛隐身的存在。而皮村工友之家的文学

小组，一直努力在让这些工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样两个世界就是当下中国的隐喻

皮村深处的一条较为宽阔的道路旁，一个院子门口写着“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这便是工友之家的所在地。从院门进去，正对面的建筑上有“新工人剧场”几个大字，顶上一颗红五星，右手边是“打工艺术博物馆”和经营二手服装的“同心互惠商店”。踏进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外间是一个小型图书馆，里间是展厅，陈列着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新工人”历史的见证。

“新工人”，指的是“户籍在农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的劳动者”。在之前，这个群体被称为“农民工”，但现在这个词已经不能描述他们的实际状况，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而且“农民工”一词已经带上了不平等与歧视色彩，所以这些年以北京工友之家为代表的一些实践者和学者开始倡议以“新工人”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个群体的数量已经将近3亿，与之相关的还有6100万留守儿童和5000万留守老人。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陈列着建国来有关工人政策的文件、新闻报道，暂住证、务工证等证件，瓦刀、刨子、缝纫机、电钻等工具，还有女工、留守儿童、劳工NGO组织专题。4月27日下午博物馆里冷冷清清，有来找范雨素的人会进来简单地兜一圈。外面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大帐篷，日本导演樱井大造的流火帐篷剧社晚上将在这里演出，已

经有身上沾满泥沙的建筑工人在院里等待。

洗车工王春玉可能是工友之家活动最铁杆的追随者，这天下午当接到一家报纸的采访电话时，他正像往常一样在东窑村的加油站洗车。采访让王春玉吓了一跳，“这会不会是来调查我历史的？”接下来记者问，你怎么看待“范雨素事件”？他更害怕了，怎么还有“事件”？“范雨素爱看书，比我们看的书都多。”他回答道。八点他下了班，连忙步行赶去皮村看演出，一个多小时后他到了皮村，演出已经结束了，但他又遇到了记者，不用微信的他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王春玉穿一件灰色外套，手上拎一个印着工友之家口号的布袋，眼睛总是眯着带着点笑意。他1967年出生，来自河北张家口，在老家曾是机械厂的一名工人。2000年，王春玉随着工厂裁员而下岗，在家待了两年找不到事情做，于是在2003年随着打工潮来到北京，找到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

王春玉说自己是“命里面跟工友之家有缘”。做快递员时，他本来负责跑丰台区和宣武区，那天跑海淀区的同事请假，王春玉代替他送了一天快递。其中有一份送往位于肖家河的“打工青年艺术团”，是给那里的《社区快报》的投稿，编辑刘艳真本人亲自从王春玉手里接过了快件，这让他感到很新鲜。“我送快递送过好多家报社，但是别说进编辑部了，连报社都进不了，就是在门口等着都都不痛痛快快地来接。”这次他不仅进了编辑部，还见到了编辑本人。刘艳真对王春玉说，这是咱们打工人自己办的报社，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你爱好文学，欢迎给我们投稿。“我们马上就要搬迁，想投稿可以到皮村来找我们”。

这番话听得王春玉“云里雾里的”。他来北京上当受骗惯了，被偷过，被抢过，被打过，兜里只有五块钱的时候还在单位门口被打劫。他不敢相信刘艳真的话。在快递公司干了三年后，王春玉干不下去了，“不管多大的快件，每件只给一块钱，不管吃住，自行车也是自己买，坏了自己修，三年多下来不光一分钱没挣下来，还从家里倒贴了不少”。

2005年王春玉离开快递公司，在东窑的一家地毯厂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不久有几个女孩来到东窑宣传开办二手服装店，她们讲的“为打工人服务”的话让王春玉想起了“打工青年艺术团”，果然这几个女孩就来自皮村。趁着中午出去买饭，王春玉偷偷来到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在修建。工友之家的创办者孙恒和王德志，正站在那儿讨论怎么规划。

孙恒1998年辞去在开封一所中学音乐教师的工作，背着吉他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在地下通道卖唱。他在北京遇到了同样来追求梦想、靠打工为生的相声演员王德志、歌手许多，他们意识到打工者没有表达自己声音的文艺作品，决定成立一个专门为打工者演出的文艺队。2002年，他们组建了“打工青年艺术团”，后来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同年注册成立了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工友之家”，2005年，他们在皮村成立了打工子弟小学“同心实验学校”，并

把工友之家的办公场地搬来了皮村。

王春玉找到了可以投稿的地方。小时候他爱听评书，刘兰芳、单田芳是他的文学启蒙。母亲是唱老戏的，曾经拿过梅兰芳戏曲大赛二等奖，被请去教戏班，母亲只上过两年学，不会写字，王春玉便自告奋勇帮她抄戏词，这培养了他对文字的敏感。初中毕业后王春玉去当兵，开始给《解放军报》、《武警报》投稿。团长对他说，要是三年内能发表十篇文章，部队就让你留下。但等到稿子上报，王春玉已经退了伍。

退伍后，王春玉在机械厂工作了十年，“不管挣上没挣上，光顾着挣钱了”，笔早就被扔到了一边。重新拿起笔时他有点不知所措，工友之家鼓励他，只要把真实的打工生活写出来就可以了。王春玉的第一篇作品，是以一个快递员的经验从一到一百写出了北京的地名：一亩园二龙路三里屯四惠桥五棵松……“不是为了投稿，只是为工友服务，来北京打工的，只要会数数就能想出北京的地名来。”王春玉开始隔几天就写点东西，交给小付，看看能不能登在社区报上。

小付（付秋云）接刘艳真的班，现在是工友之家社区工会的负责人，也是皮村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大家写在纸上的文章，都是小付负责敲进电脑里。她瘦瘦小小，但显露出独当一面的精干。在负责工友之家的图书室和报刊的过程中，小付发现不少工友有自己创作的欲望，便在2014年成立了文学小组。她在网上发帖招募老师来辅导文学小组创作，找到了老师张慧瑜。从2014年下半年起，张慧瑜每周末为工友讲两个小时的

文学课，还请来作家梁鸿、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卜卫、中央党校教授刘忱等老师替他代课。

张慧瑜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大众文化。每周日晚上，张慧瑜从海淀区开车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市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就是当下中国的隐喻。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张慧瑜在文章里写道。

王春玉记得他听的第一堂课，张慧瑜讲的是鲁迅的作品，王春玉听了没一会儿就走了。“他们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文绉绉的，我第一节没听完，觉得有点儿太文人了。”张慧瑜也意识到自己来自大学的话语方式与工友是有着距离的，他尽量讲得通俗易懂，用能够和工友沟通的词汇。后来他发现，当工友们互相点评自己的作品时，课堂会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他开始使用经典作品分析加工友作品展示的讲课模式。王春玉从第三堂课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

重新拿起笔的王春玉从老师留的作业开始写起，开始老师让大家写《我的一天》，王春玉写了自己在东窑绿化公司工作的一天：

5：30 起床……

6：30-6：45 上班（带着铁锹和10多个工友，在女老板刘英的带领下，乘坐旗铃汽车，迎着冬天早晨的呼呼寒风，去楼梓庄

南边新工地栽树，因为这里要建成供人们休闲散步的公园）；

6：45-9：00 开始干活，先是每个人用肩膀一棵一棵把昨天从外地拉来的松树、槐树（不是小树苗，而是长成和胳膊一样粗的大树），特别大的两人抬，从车上卸下来，弄到挖沟机挖好的树坑旁边，因为它的根部带着原来的土壤比较重，所以累得满头大汗，弄得满身是土；……

11：50-12：00 吃中午饭（管吃管住，一天三顿馒头）。工资一天65元，住的是帐篷，因为这里的栽树人大多数是50至60岁的河南人，我住不习惯，所以没住。吃饭是“只管饱，不管好”……

17：30-17：45 下班（每天工作十小时，本来是下午六点下班，可是冬天天黑的早，老板没办法，只好提前半小时让我们收工）。……

19：00-20：00 在东窑村的文化广场上和好多舞友跳了会儿广场舞；

20：00-21：00 去网吧上网看《新闻联播》；

21：00-22：00 回住的地方，看了一会儿杂志书。……

渐渐地王春玉可以比较自如地写一些诗歌和散文来表现自己的打工生活。他写《喷漆工之歌》：“那是一把扇子/一把半打开喷射的扇子/汗水和诚心是面/喷枪和手臂是柄/纯漆和稀雾做穗儿……其他工作/衣服越穿越破/而我这身行头/硬的像有味道的五彩甲冑……”他写出一首由《抗大校歌》改编成的《公益时代》献给工友之家，被工

友谱了曲：“皮村温榆河之滨 / 聚集着一群 / 打工者的公益先锋 / 千万农民工赋予的使命 / 亿万打工者赋予的责任 / 让我们来担承 / 让我们来担承。”

老师对工友的作品只做点评不做修改，老师说，一来工友不是专业的作家，写东西不为发表，二来老师都是坐办公室的，没有经历过打工生活，一改就失去了原来的味道。作品开始只是内部传阅，后来整理成了一本名为《皮村文学》的册子，由张慧瑜自己出钱印刷。逐渐地也有工友的作品在一些关注工人文化的平台上发表。

从2005年到2017年，王春玉搞过绿化，当过保安，做过漆工、洗车工，十二年没有离开这里，就为了下班后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皮村参加活动。王春玉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一次家，他在皮村找到了家的感觉，“有时候心里的烦恼在单位是不可能说的，但是在这儿可以说”。得知王春玉参加文学小组，同事看他的眼光也变得别样，“我很少跟他们谈论这个，但也不知道怎么他们就知道了，说平时看你不作声不言语的，还有这么两下子，写的东西还能上书呢。”这让王春玉有种自豪感。他打算跟着文学小组一直走下去，直到他离开北京。

“只有文学能让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4月28日，五一劳动节假期的前一天，被媒体围攻的文学小组成员决定在皮村开一场媒体说明会，主动向外界传达自己的态度。文学小组成立了一个“范大姐后援团”，把和范雨素一起写作的工友们都喊来声援

她。和范雨素同是文学小组骨干的郭福来因为在上海出差，没能前来，只能电话接受采访。

郭福来48岁，河北沧州吴桥人，在北京一家布展公司做电焊工，工作没有固定地点，常年四处奔波，这次他是去为上海车展撤馆。“打字用‘你’比较方便，也显得平等不拘束，别用‘您’了。”他在微信上对记者说，“工友之家的朋友都管我叫福来大哥。”

郭福来是皮村文学小组里很少的几个之前就发表过作品的人之一。做中学代课教师的父亲讲的唐诗宋词让他爱上了文学，他的语文课成绩很好，但偏科，没能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他在山西当兵四年，那时正值琼瑶金庸开始流行，是80年代文学氛围浓厚的时候，郭福来在部队上开始写东西。后来他在《沧州晚报》发表过作品，写一篇文章有十块钱的稿费。

退伍回到吴桥后，郭福来开始打零工。先是骑一辆加重二八自行车，每天往返四十公里贩卖青菜，车后座上绑着两个大竹筐，装满菜后，再喷些水，每次大约驮二百斤。后来又在建筑队打工，每天跟沙子水泥和红砖打交道，双手被磨得起茧冒血。家里还种着十亩地，夏天越热的时候，越是要在地里跟杂草战斗。他还开过一个小卖部，收集废弃的香烟外包装盒，在上面写下诗句。

2014年，因为粮食价格太低，郭福来不得不来到北京谋生计。在布展公司，郭福来和十几个人睡一个通铺，经常从早上八点起来干活，到晚上十二点，有时直接到天

亮。他随身带着书，有机会就在纸上写下几行字，文学是他在日常生活里的精神支撑。“总在劳累之余，拿一本书看或写几段写好的文字，才能让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郭福来到皮村，就是为了找一个有书读的地方。郭福来很少进书店，因为没有闲钱买书，他都是去废品收购站六毛钱一斤淘旧书和杂志。老板和郭福来熟悉了，会专门把收来的文学书放到一边，留给郭福来。郭福来喜欢读当代文学，史铁生和三毛的散文，舒婷的诗歌，他都觉得很有韵味。听说皮村有一个免费的图书室，郭福来就决定租房子住在皮村。

2015年春节，郭福来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他感到很惊喜，“我在社会上四十多年没遇到过这么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都可以像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每个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郭福来很快成为文学小组的主力，他写的《思念妻子的一封信》在朗读时令许多人掉泪，《工棚记鼠》和《工棚记狗》两篇文章广为传播。郭福来和十几个工友住在皮村路边的一个工棚里，在工棚抓到的小老鼠和垃圾桶里捡来的小狗给工友们的枯燥生活带来了温馨和乐趣。

“写东西也可以说是苦中作乐，让自己的精神不空虚，很多工友下班后喝酒打麻将，我感觉他们过十天和过一天是没有区别的。”郭福来的文字带着苦涩，然而更多的是倔强和积极，“虽然自己处于社会最底层，但是一定要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他不喜欢把生活写得过于悲苦，“好像是在抱怨，

好像是把自己的伤疤塞给别人看一样”。

郭福来十岁的儿子郭舒欣和二十一岁的女儿郭俊，都在《皮村文学》上发表了作品。郭舒欣在老家读初中，写了一篇《我的爸爸》，在他的文章里，爸爸爱下象棋，会在夏天去树林里补蝉蛹给他吃，爸爸还爱写文章。“我问他为什么写，他说工资不够花，挣些稿费补贴家用。我听后再也不缠着他给我买玩具了。而且，我也学着爸爸的样子开始写文章。”

女儿郭俊辍了学，现在在国贸附近的一家冰激淋店打工。她在皮村文学上发表了很多抒情诗歌，在一篇文章里，有她不能继续上学的痛苦：“我只能用双手不停地工作，拼命地工作，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勉强凑合一家的温饱。我也想像弟弟一样坐在教室里沐着知识的雨露。可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说不清真实的原因，是男女平等吗？是性别歧视吗？”她甚至呐喊：“我们女工有话要说，我们要说出自己的心声：平等！”

女儿上学已经不可能了，郭福来只劝她平时多读书，多写文章。郭福来自己的梦想，一直是能有个安静的小屋，自己看书写字，工作和爱好相结合。他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不会再像自己一样，为生活四处奔波。问及“阶层固化”，郭福来说，“这个词是失去进取心的底层人的自我搪塞”。

范雨素出名了，郭福来觉得是个好事。“文学就是出在这里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通过电视手机网络，他们所理解的现实和我们

所生活的现实是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样。媒体关注范雨素是好事情，让别人知道在中国的底层还有这样生活的一些人，不然他们以为都像电视节目里一样处处歌舞升平。”

“我热爱脚下的土地

我的愿景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些问题解决”

李若不久前从皮村的社区工会调到了平谷的工人大学工作，这天她专门从平谷回来“声援范大姐”。她穿一条黑色连衣裙，系着一块头巾，说话声音柔柔的。几家媒体在工友之家对面四合院孙恒的办公室里采访她。四合院内一圈平房，有工友的宿舍和办公室，孙恒的办公室堆满了书和唱片，墙上贴着切·格瓦拉的海报。李若有点紧张，怕自己说不好。

李若其实有过跟媒体打交道的经验，2015年她在网易人间栏目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被编辑取了个外号叫“流量女王”。那时她还没有参加文学小组，只旁听过两次课。网易人间的编辑来文学小组约稿，大家写的东西少，负责人小付很着急，在办公室和宿舍到处喊，你们快写稿，有稿费啊。李若正好有一篇写自己姐姐的随笔，交上去凑了个数。没想到交上去的十篇稿子中，只有李若一个人的发表了。李若这才开始参加文学小组，“一下子有信心了，感觉这样都可以，那我还可以写”。

李若来自河南信阳，高一那年家里养的猪染上猪瘟死掉了，交不起李若和弟弟两人的学费，李若辍了学。她先是南下去了广州和苏州，在电子厂、服装厂、鞋厂都工作

过，2012年她来到北京，路过同心实验学校门口，看到工友之家的招聘，就应聘了。“因为觉得这里的人是有共同语言的人。”

不愁书看也是李若来皮村的原因，在工厂和老家，都几乎没有书看。但李若喜欢文字，家里擀面条，下面用报纸垫着，李若就边擀边看，绕着桌子转圈。有时候别人家里用报纸糊墙，李若也趴在墙上看。在工友之家的图书馆，她借了很多书回去，在床头和办公桌堆起高高的一摞，刚来时她一年要看几十本书。问她喜欢看什么书，她说，“太杂了，只要是带字的我都会看”，想了想，她说更喜欢看历史书，文学方面喜欢的作家是李娟，因为她写的可以学习。

一堂课上，中央党校的刘忱老师给大家讲农村公共服务，建议大家也可以写写家乡的事，李若写了《八个生老病死的故事》，又在网易人间上有了50万+的流量。这篇文章里，李若写到农村只有老人种田，远处的田地只好抛荒，除草剂和杀虫剂的药袋子随处可见，小孩误食农药死去；写到爷爷带着两岁的孙子下田，烧菜杆时误将孙子烧死，爷爷喝敌敌畏自杀了；写到村民因长期在电子厂仓库里接触化学品换上尿毒症，看病花光全家积蓄；写到留守老人无人赡养，最后一个人死在借住的厢房……

每年春节李若都要回家，她眼看着家乡想逃离农村的人越来越多，而农村最常见景象是，“老大爷在前面走，背着犁牵着牛，老大娘一手牵着小孙子一手拎着农具，还揣着水杯或者几块饼干，一起去地里干活”。

“我的文章就是想要让问题引起关注才

写出来的，我热爱脚下的土地，我的愿景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不管能不能起作用，起码把它记录下来，如果我不写出来，在几百年或者一千年之后，那时候的人会知道发生了这些事吗？”

李若写的都是家乡的真事，除了人名、地名是虚构的。“我不会编，让我编肯定漏洞百出。”李若说，“现成的我都写不完，不用去编。”“李若”是笔名，她不敢用真名，怕老家的人看到。母亲知道李若写作，但觉得这些太伤脑子，农村很多人说读书读傻了，她怕女儿有一天写成了神经。“她希望我好好上班拿工资吃饭就行了，别整这些。”

尽管在城市生活了二十余年，李若知道自己还是个农民。“我头上顶的天、脚下踩的地都不是我的，我出去坐地铁坐公交只是路过。”她在城市里没有安全感，睡得也没有在老家躺在自己床上香。归根到底李若还是要回去的，如果在家里能有一份收入的话。

“最开始出来打工的时候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现在我已经看好了，看了那么多年了，我不想看想要回家的时候，发现我回去不知道干嘛。”如果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李若想回家进行乡村建设。“我很想遇上对农村有感情的，也想改变的，能一起做事的人，如果有的话我愿意是其中的一个。”

“机械化的生活和我认为的一个人应该活着的状态有很大的反差”

晚上六点半，工友之家的媒体说明会暨庆五一劳动节晚会开始了，新工人剧场里张灯结彩，舞台背后的大海报上写着工友之家

的口号：“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主持人王德志和工作人员都穿着印有“劳动最光荣”几个字的T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卜卫老师上台讲了一段话：

“中国有几亿的工人，大部分是被动地消费不属于自己的文化，主流的消费文化中，如果没有拥有房子车子，或者没有钱，就不值得被人尊重。工人阶级文化的重点之一是倡导劳动的价值，强调要团结，反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和资源，工人不需要被代言，但是这些机会和资源是我们社会应该提供的。范雨素的文章是真的从工人群体的视角让自己的生活在社会上可见，如果在社会上不可见，就不存在改变的可能。”

媒体说明会终于结束了，大门打开，在门外等了一个小时的工人和孩子们涌入剧场。没来得及换下工装的工人挤在长凳上，小学生们就坐在地上，有很多小孩子从窗户爬进来。节目是工友自己表演的歌舞，全场的一个小高潮是文学小组成员苑长武的诗朗诵《红星照我去战斗》，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合唱《闪闪的红星》，工友们的叫好声和掌声一波接着一波。

院子里，记者们围着文学小组的老师和成员采访，很少有人留意剧场里传出的欢歌笑语。小海是很受记者们青睐的一个，他也很兴奋，带着记者走进工会办公室，坐在沙发上聊得手舞足蹈。他1987年出生，身上穿一件印有汪峰头像和“活着还是存在”

字样的T恤。小海语速很快，他也笑自己，“平时工作跟人很少说话，聊起音乐和自己喜欢的事就话很多，就是因为很久不说话突然一下子聊起来。”

小海本名胡留帅，笔名“小海”因为海子而起。他16岁从老家河南跟着大时代南下到深圳打工，从深圳、东莞，到宁波，到苏州，再辗转到北京，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度过了14年的青春。初中毕业后父亲问过他到底喜欢什么，他喜欢音乐，但是没敢说，父亲卖掉麦子交了一千块学费送他进了技校，然后他跟着招工去了深圳的工厂。

小海进过富士康，在苹果6s的流水线上检测成品，把小盒子里的苹果手机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在服装厂，技术不好的时候踩直线，技术好了上领子；在电子厂，他负责打螺丝。他有梦想，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只知道不想过流水线上的生活，“我所追求的理想，认为年轻人起码在精神层面应该是自由的，机械化的生活和我所认为的一个人应该活着的状态有很大的反差。长年累月的坐在那里，还没来得及眨眼青春就那样过去了，很不堪。”

二十岁左右，小海听了摇滚乐，从汪峰许巍张楚身上找到了流行歌曲没有给他的力量，也让他和同事中变得孤单。小海还沉迷于唐诗宋词，模仿着写了一两百首古体诗，他买的第一本书是盗版的成语大词典，这本书他走到哪儿扛到哪儿，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翻过一遍，喜欢的词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后来他又痴迷于海子和艾伦·金斯堡的《嚎叫》，上班时就在工友面前念诗，工友

都听烦了。他觉得自己就处于一种嚎叫的状态，“有的时候你的嚎叫是无声的，但是你的灵魂就是那样一种状态，一种极力的渴望挣脱的状态。”后来在皮村小海印了一本诗集，名字就叫《工厂的嚎叫》。

在这种极度压抑的状态下，小海开始写诗，纯粹是“发牢骚”。上班的时候他偷偷地写，随便抓过一张发货单就写在背面，潦草得过几天都认不出写的是什么，写完了有时揣在兜里，有时就扔在工作台下找不到了，有时候领班过来发现，还会给他撕掉。晚上十点多下班后，小海去网吧把稿子誊进电脑里，只有这时才是一天中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

有许多诗写的是对工厂的感受，《中国工人》中小海写到，“我是一名中国工人 / 在钢筋水泥的欲望大楼里圈养着我们的廉价青春 / 春夏秋冬的变迁不属于我们 / 粮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们关心 /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 made in China 的神秘字符疯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条河流和街道的中心。”《一脚踏在工厂 一手托着太阳》中他写，“我一脚踏在工厂 / 一手托着太阳 / 钟表天天摇摆 / 流水年年流淌 / 他们说东方是二十一世纪加工制造的领头羊 / 是不是我们是已麻木了腐朽了习惯了这看似正常的不正常。”

小海也试图跳出这样的生活，“你知道我时常备受生活的煎熬 / 但大多数时候我不在其中。”《渴望生活》中的句子表达了小海对日常生活的格格不入。2012年在苏州，小海参加了中国达人秀，激情澎湃地上台

念自己的诗，被人称为“咆哮哥”，但是没有晋级。他翘班跑到上海听汪峰的演唱会，“第一次听的时候几乎要疯了，旁边的人不看汪峰都看我”，演唱会结束后他随便坐一趟班车去个偏僻的地方，找个便宜的网吧猫一宿，早上梦醒了，回去继续上班。有一天下着大雨，小海没有赶上班车，眼看着车从眼前开走，小海突然丢掉了伞，向着反方向疯跑。

2015年，小海开始试着在微博上联系他喜欢的歌手，他给张楚汪峰郑钧等人发了自己写的诗，十之八九石沉大海，但张楚给了回复，后来姜昕、小河，都给了他鼓励。张楚介绍小海认识了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小海被震撼了。“之前我虽然在工厂里表达喜怒哀乐，但是很少具体到工作工种，听到他们的歌曲后我慢慢地从摇滚青年的愤怒到更关注我们自身群体的生活，灵魂有了安宁厚实的力量，不会再是纯粹的情绪抒发了。”去年七月，小海决定来北京生活。他先在798的一家西餐厅当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员，又换了几份工作，后来为了参加文学小组，做了皮村附近一家同心互惠商店的销售员。

“当一个人坐下表达自己的时候，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一样。”小海喜欢引用汪峰的这句话，只要是以自己的身份面对灵魂去发声，不存在谁比谁更牛逼。但来到皮村，他越来越意识到要为自己的群体发声。“我们要自己为自己代言，他们的流行歌曲，唱的是他们的喜怒哀乐，拍个剧多少亿，那是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流水线上的人生，也需要用我们的精神力量更好地

去面对现实的难题。”

“那个时候，农民、工人不是社会底层而是社会改革的主体”

五一劳动节放假第一天，工友之家的院子里很平静，一位穿着灰色工装的老大爷骑着自行车赶到新工人剧场，看着前一天联欢会留下的横幅，问了三遍：“今天还有节目吗？”得知没有了，他很失望，瞅着昨天的节目单不愿意离开。有两个大姐费尽辛苦找到了这里，她们都是做月嫂工作的，看了范雨素的报道，想来参加文学小组。

晚上七点半，文学小组活动准时开始了，这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堂课，在场的除了文学小组的成员，还有几位记者，从老远过来的新成员，想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将房间挤满。这堂课的主题是：“范雨素火了，我们怎么看？”《我是范雨素》被打印出来每人发了一份，大家一人读一段，然后进行文本分析。

张慧瑜给大家展示了两篇文章，作为文学小组成员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其中之一是郭福来在2010年接受吴桥县报纸采访时所写的一篇《为什么写诗》：

“我感觉中国的古诗就像一幅已经裱好的世界名画，任何后来人只能模仿，而不可能超越。中国今年的新诗创作又有些误入歧途就像不知朝哪里流的汹涌洪水，必须设法导入正确的河道。要说我想力挽中国诗歌之狂澜或想开创新诗创作的新纪元，确实是不自量力。但是谁能说微风不是风，细雨不是雨。

……那我就学学撞钟的和尚吧！只要活

着，就每天都撞钟不止，当然，我撞的是文学的钟。撞钟，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不懈的坚持。至于声音大小和传播的远近，那就看我的造化了。”

张慧瑜谈了自己读这篇文章的感受，“文学这样一种类型恰恰在工友的手中变成了一种和人的精神、超越性的追求密切相关的东西。创作就是为了创作，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因为工友就是人民；不用刻意地去体验生活，因为就在生活当中。”

第二篇文章是曾经参加过文学小组的陈迪桥在微信上发的一篇文章，陈迪桥从工人大学毕业，现在回家乡开了一家乡村图书馆。这篇文章叫《也说范雨素的火：沉默的大多数与想说话的人》。张慧瑜一边读，一边向工友们解释其中提到的几个词。“‘沉默的大多数’，是美国传播学一个特殊的概念，指的是那些被媒体绑架，不能在媒体发声的人，由王小波引到中国来代表话语权。‘弱势群体’也是因为王小波成为流行语，在王小波那里，‘弱势’指的是没有文化权利，而不是贫穷。‘1%’来自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

接下来在场的大家谈了谈这几天的感受。“没看出来范大姐写的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我们都身在其中，写的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李若说。“这几天接受采访感觉怎么样？”张慧瑜笑着问她。李若回答，“大多数媒体都是善意的，但也有个别的想把我往

沟里带，他们以为我们都是那种生在底层整天苦哈哈的。”坐在李若旁边的小海讲，范大姐读书最多，写得打动人，“火”是应该的。

同样是做月嫂工作的沈大姐看了范雨素文章的专门找到皮村，她写诗四年了，“一直忙忙碌碌为了饭奔波，四十二三岁因为压力才写点东西”，她说，“范大姐写的比较平视，一生坎坷，心里好像没有太大怨念，我的心里就有很多怨念”。另一位月嫂王大姐站了起来，今天专门带着不一样的观点来和大家讨论，“如果我写东西的话可能写得温馨一些，我觉得不是那种强烈的阶级固化，因为我碰到很多客户，他们其实也非常辛苦的，有很多人他们也在外面赚钱，薪水没我们高的。我觉得虽然生活中有一些不舒服，我写的话会像《边城》一样有淡淡的哀愁。”

作家李云雷和袁凌今天也受张慧瑜老师邀请来到了课堂，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范雨素的作品，李云雷说范雨素“几句话可以把能扩展成小说的内容写出来，虽然说得少，但是留下的空白很多，像萧红”。袁凌说，“范雨素的文字像东欧文学，经历了很多沉重艰辛，但是轻轻地表达出来，举重若轻，还有一种幽默感，她的幽默是厚道的，没有刻薄、嘲讽。”

5月5日，躲了一个星期的范雨素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课堂上露面了，因为是张慧瑜老师邀请，而且只面向艺术研究院的学生，范雨素才答应。范雨素讲了自己的文章所汲取的文学养料，在《我是范雨素》短短的一篇文章中，化用了席慕容的诗、《声律

启蒙》、打工诗人陈年喜的诗、余华和徐皓峰的小说、小学语文课文、甚至地方志和古琴曲名，范雨素脱口背出陶渊明、范仲淹、《论语》、《弟子规》里面的句子，并告诉同学们，“想写出优美的句子，要熟练的背诵，我看了几本脑科学家的书，知道要用右脑记忆才能化用。”

“出名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很多学生关心这个问题。范雨素的回答是：没有影响。“我就一直躲着就行了，我是流动群体，很容易躲的。你自己很明白自己是什么东西的，你是萝卜又不是人参，你出名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她的长篇小说将由出版社出版，但她并没想过要靠文学吃饭，“我就是把内心的感情写出来，长篇交给出版社以后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写，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内心的感情决定的，如果我心如死灰，就无法强迫自己写出来一个字。”

几天的热度过后，范雨素回到了皮村，工友之家也恢复了平静。夜色笼罩的时候，工作了一天的工友穿着僵硬的工装，拖着疲惫的身体照样来工友之家坐坐。他们路过工友之家的四合院，墙壁上用红色颜料刷着“劳动最光荣”这五个字。

张慧瑜曾经有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在30年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变成社会底层、再次成为社会苦难的象征。就像根据路遥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70年代末农村青年寻找人生出路的故事，那个时候，农民、工人不是社会底层，而是社会改革的主体，最终路遥让孙少平进城当煤矿工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劳动者。”

（原发于“端传媒”）

作者简介

武靖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曾任界面文化记者，在职期间作品集收录于访谈录《野生作家访谈录——我们在写作现场》，自由撰稿期间稿件发表于澎湃新闻、端传媒、网易人间等媒体，现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留学。

海外新工人

在劳工营写诗：“我是坟墓的沉默”

/ 张蕾

新冠疫情爆发前期，新加坡对疫情的发展做到了相对有效的控制。我在三月二十六日回到新加坡时，新加坡确诊病例六百多例，死亡人数2人。从樟宜机场前往学校隔离区的出租车上，本地司机大叔当时还没有佩戴口罩或者做任何防护措施，他乐观的心态和热情的谈话让我一路上焦虑的心情缓和下来。得知我从国外回新加坡，他讲到，“回来新加坡就安全了”。从我们的对话中，可以听得出他对政府的信任，以及他对疫情的发展并无太大的担心，几次提到新加坡现在还“没关系，一切正常”。

从四月七日起，新加坡开始实施阻断措施，只有超市，餐饮与公共交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行业照常营业，其他工作场所一律关闭。我们学校的一切活动也改为网上进行。

四月中旬起，新加坡病例开始激增，至五月九日，确诊人数以超过22000人，死亡20人。原本计划五月四日结束的“阻断期”也被延长到六月一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确诊病例中，百分之八十八的病例（此比例基于五月六日当日的数据）来自于“劳工营”，即，统一安排外来务工工人的不同的集体宿舍中。这些工人，主要来自孟加拉国，印度，中国，几乎都在这里做建筑工人。

我第一次听到“劳工营”一词，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在新加坡媒体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客工宿舍”（migrant workers dormitory）“客工隔离区”这样的词语，相比之下，“劳工营”更加直接，更加显露着一种残暴。得知这个词语，是在快手上与一

位在新加坡务工的河北大哥聊天时，他说到自己“正在劳工营呢”。我问是客工宿舍吗，他说是啊，工人就是住在“劳工营”。后来发现在新加坡务工的工人间这是一个很普通不过的称呼。在开始病毒阻断期，新加坡主要着手与控制“社区传播”，即本地居民之间的传染，而大大忽略了对于新加坡来说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隐形”的群体：外来劳工人员。这一巨大的失误，并非只是政府在面对这场疫情时的误判，而是源于新加坡长期以来对外来劳工人员体制性的忽视与严重剥削。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四月二十一日报道“新加坡病例激增，曾经的抗疫典范忽视了什么？”一文中，作者写到，“虽然新加坡有‘花园城市国家’的美誉，街上从来看不见垃圾，培养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但这个人口密集的岛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100多万低薪工人，他们盖起了新加坡的摩天大厦，把城市打扫干净，维持着繁忙港口的运行。但这些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的外国劳工，没被纳入社会保障网，尽管新加坡有许多确保最低工资和医保覆盖范围的法规。事实证明，这个外劳群体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个主要盲点，暴露出在这个40%民众出生在国外的城市国家，富裕外籍人士和贫穷外国劳工有着截然不同的处境。虽然乘客抵达有着环境控制、蝴蝶园和兰花园的新加坡机场时，政府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新冠病毒检疫，但病毒却在政府为20万外劳修建的拥挤宿舍里蔓延。”在劳工营的宿舍中，十几人挤在一间房子里是很普遍的现象。到饭点时，政府机构会集中送

饭。我在此文中只能浅略介绍这一背景，因为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译介两位来自劳工营的孟加拉国劳工作家 MD·谢里夫·乌丁(Md Sharif Uddin) 以及扎基尔·胡赛因·科康(Zakir Hossain Khokan) 和以及他们的部分诗作。

由于在撰写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与中国当代工人阶级文学博士论文的缘故，经常参与新加坡客工文学的各种活动，我与谢里夫在两年多前的一次文学活动上相识。他出生于1978年，2008年离开孟加拉国和家人来新加坡做工，在建筑行业工作十二年。谢里夫爱好文学与写作，有经常写日记的习惯。2017年，他发表了《陌生的自己：一个孟加拉国人在新加坡的日记》一书，获得新加坡2018年最佳非虚构类图书奖。他主要以孟加拉语写作，后被新加坡本地作家翻译成英文。于此同时，他也成为新加坡客工作家¹中的一位代表人物，被邀请参加各种文学与社会活动。四月初，劳工营还没有被封锁前，我联系了他，还本来计划要给他送一些口罩，可很快他所在的宿舍区也被封锁起来，他无法离开，外人也不可探访。新加坡“断离期”开始以来，他只能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与其他七位工友一起“隔离”，每天他都会在脸书上发表一些当日的心情，很多天，他只是发一首诗。与他在网上联系交谈的时候，我经常感到无力甚至对自己产生了厌恶之情，“你今天还好吗？”这样的话

1 自从2014年起，新加坡连续每年都会举办客工诗歌奖比赛，随之出现了一批批热心书写，愿意文字交流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其中大多数是孟加拉国来的建筑工人，来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的女佣。也有来自中国，越南，缅甸等其他国家来的客工。

都似乎变得虚伪且无意义。朋友开玩笑说，“毕竟在这样的时刻，你们这些人无法真正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呢？前几日与他再次聊天，我问他是否可以把他用英文写的诗歌翻译几首到中文，他说，当然。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四首诗，其中前两首是他在隔离期间写的，后两首来自于他 2017 年发表的书中：

新加坡“断离期”第 13 天：

骄傲

有一天
我会离开这个城市
回到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住所
把这毫无生机的春日之花抛下
一个个错误与一首首彻夜的悲歌
失去所爱之人的悲痛
难以呼吸的生活
我会离开悲痛——
一个要实现梦想的痛
我自己的 空空一片
我会离开一片天空
在窗边，孤独的日子
清晨的鸟儿会离开
这些有旅客在等待着的
劳工营里蜿蜒的小径
突降的雨与看不见的造物
会被留下
我疲倦的身体，困惑的心
会被留下

我会留下我被遗忘的失误
友谊的双手，伤亡人数
我会离开这些把我弄进来的人
和这个监狱
这一片犹如大海的爱
会被留下

五月二日

亲爱的
我这孤独的生活
让我更需要你
被锁在四面墙中
我开始迷失
我开始变老
我快被耗尽
生活中的种种力量
已都要枯竭

我看不到自然
即使我一直对她满怀信心
我们要怀有信心亲爱的，但
我与自然被这样隔开
被囚禁在围墙里
精神恍惚，阴暗沉闷
我是坟墓的沉默
无声的生活
还我自由

我不是罪犯——但
我的嘴被捂着
堵住我的呼吸
躲开人类

不可触碰
不可触碰
被各种规定囚禁
我是活着的痛苦
我甚至无法解释，亲爱的
马上要发疯
马上要发疯
还我自由
靠近我
你是我如今最需要的

推翻这痛苦孤独的四壁
抚摸我
你的拥抱便是生活
我需要你平静的呼吸
沉入你眼里的一片海
打开我的心，游向
有你的温暖的生活
来吧，亲爱的
释放我的心
让我的快乐颤抖

以下两首诗选自谢里夫的《陌生的自己：一个孟加拉国人在新加坡的日记》：

一个工人的旅程

一个失眠的大脑的渴望
渴望一个金色的早晨
渴望一段旋律中的变调
渴望这比赛的开端
在旱季或雨季
我必须奔跑，一直跑

从疲倦和苦恼中
心侵蚀入挽歌
当战争的游戏开始
即当洪水开始
有时是一个瞬间
有时是一整天
我必须奔跑，一直跑

内心深处
当痛苦的哭声伪装成勇气
我回到这个地狱深渊
梦将要实现的时候
旅程便开始

有时我属于这个国家
有时
我奔跑，我必须奔跑。

嚎叫

当我乘飞机飞向这里
我的梦想触碰到
天空。如今它们已经被烧毁；
只剩下黑烟与叹息。

命运紧握她的手
一个无法放弃的
梦。如今她无家可归，
幸存都似乎过于甜蜜。
我曾像一匹飞奔着的马
来到一个

永春之地。如今藤枝被剪，
我一无所有。

异乡的海岸曾是
欢乐的金矿。
如今故乡便是天堂，
我的心——空空一片。

另一位同在劳工营的孟加拉劳工诗人扎基尔·胡赛因·科康（Zakir Hossain Khokan）于2020年5月11日在Southeast Asia Globe的网页版发表了一首名为《初稿》的长诗，在新加坡轰动一时。扎基尔在4月17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送入医院隔离治疗。扎基尔是一名建筑督工，已来新打工十七年。说起扎基尔，他与劳工文学在新加坡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毕业于孟加拉国立大学，扎基尔一直对文学与摄影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写到，初达新加坡时：“工作以外，我很想了解一下新加坡本地的文学与诗歌。在孟加拉国，你可以很容易在报纸上读到诗歌，出版的诗集也很多。但我在新加坡的报纸上没找到一首诗，这给我留下‘新加坡人并不喜欢诗歌’这样的印象”。自从2004年起，扎基尔便开始活跃地为工人们组织诗歌小组“我们”，多次举办诗歌分享会等，在孟加拉客工群体中引起不小的反响，扎基尔也逐渐与新加坡本土作家与书店熟悉起来。2014年，扎基尔的诗在第一届“新加坡劳工诗歌大赛”获得一等奖。2016年，他与另外一位孟加拉劳工诗人编辑出版诗集《移民故事：在新孟加拉诗

人诗歌选》。如今，他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包有一本书”的项目，为劳工筹集书本，组织活动等等。在此翻译他的诗歌《初稿》，与其说是诗歌，这更像是一篇在绝望深处发出的宣言。这里暂且不做过多的讨论，先读诗吧：

他们害怕。

害怕

他们在家的亲人
也会感染新冠病毒。
要是他们在这遥远的他乡
成了携带者怎么办？

他们害怕

在一个房间拥挤着。
房间有两个加班加点的吊扇，
还是那么闷热。
他们的呼吸都令人窒息，
像吊扇在哭泣一样。
他们哭着求救，希望有人来救他们…

管理人员命令他们

要保持一米的距离
无论站着，坐着，吃饭和睡觉；
就像被电话隔开着的爱人，
也无法触碰。
他们很困惑。
在这么拥挤的空间如何保持距离？

有人照着政府的指令
来量了房间，数了人数

有人量了量他们额头上
皱纹的尺寸。

管理人员宣布，
戴口罩是强制的。
但是他们没有口罩。
宿舍，管理人员，公司——
谁给他们口罩呢？
他们无法出门。

如果他们没有口罩，怎么戴！
他们凝视着自己。
他们不明白在这生命的竞跑中，
是谁在轻视谁。

他们害怕。
当他们的嗓子因为惧怕
而枯干。
他们就去卫生间喝水。
一个肮脏，杂乱，腐臭的卫生间，
供给一百多人使用，
并无人清理。
清理人员也会害怕，
被病毒袭击。

他们喝水解渴，
开始歌唱：
“我是一个移民，我全世界流浪”……
这被拍成视频，到处分享，
但他们还是害怕。

他们害怕
说出他们的想法。

中介费缠身，
他们的生命抵押给未知。
随着时间飞逝，
这个美丽的城市日新月异，
他们的工资始终不变。

他们害怕
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们没有承诺也没有言语，
只有害怕。他们是孤独的。
公司与国家互相滋养。
政府告诉他们不要害怕。
但是，是的，他们害怕！

他们焦虑不安，
知道孟加拉最高专员公署来这里
只是要把他们的尸体带回国！

社区领导在他们
自己那里，
在他们华丽的宣言里
朝着他们喊：
“工人兄弟们”。
“兄弟”“盟友”这样的词，
并不是给他们的。

记者们选择性的接近他们，
时不时的调查一些问题。
他们怕到不敢回答
因为他们知道
就连记者也害怕着

某些人。

一些文人和知识分子也会来
鼓励他们读，说，写，画，拍照，摄影
但又强调说他们的创作应该是平静的，
不要爆发

他们害怕读书。
他们害怕书写。
他们害怕画画。
他们害怕拍照。
他们害怕摄影。
他们害怕去学去看。
就连接受一些应当的赞赏
也是害怕的。
嘘……他们保持沉默！

他们害怕笑声太大
因为他们知道
有人向政府部门抱怨过他们的大笑声。
他们控制自己。
少笑点，少睡点，少吃点，
他们住在城外，在边缘。
他们失去梦想。
白蚁开始在他们身体里滋生，
老鼠和蟑螂也开始东走西跑。
国家可以说
劳工是资源，只是人力罢了

他们有的在晚上低语
现在每一刻都很压抑
现在每个下午都很恐怖

现在每个夜晚都很危险
现在我们每晚都在计数
被感染的人数
死亡的人数
我们呼吸的次数
我们无法入睡
我们解读自己的噩梦
我们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
期待新的黎明。

他们害怕。
恐惧，劳累和痛苦损伤他们的脸
国家来给他们拍照
去宣告他们的功劳
说他们安抚工人，让工人开心。
政府称赞自己的成就。
他们加入政府的赞扬之歌：
“我们在这个王国与国王是盟友，
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国王呢？”

他们加冕礼的消息马上传开，
传到远处的家人和更远的地方。

但他们却怕极了。他们一言不发。
他们被虐待却不敢颤动。
他们无法言说。
他们缺少同情的耳朵。他们不敢休息。
他们知道休息便没有收入。
工作签证和借贷的中介费
让他们窒息。

他们哑口无言。

他们对室友，公司，朋友
遮掩自己的病症。

他们害怕死去。

他们知道在这黑暗的时刻，他们只是
数字。

他们亲密的同胞不会来处理他们的
尸体，

或者再见他们最后一次。

他们是谁？

他们真的可以挺过这样的恐惧吗？

他们的身份证件上印着
“现代奴隶”

这至少从一场身份危机中挽救了他们，
当国家，政府，市民，公司，中介
和亲人都选好一个日期让他们挤出微笑
至少一年当中的一天。
他们会笑。他们会大笑。

他们会挺过去

没有恐惧。

作者简介

张蕾，劳工文化研究者，目前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英文系博士候选人。

法律栏目

环卫工“以克论净”的惩罚机制是否合法

前段时间，有很多人都在转发西安环卫工的“以克论净”的荒谬举措。实际上，在西安，这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在2018年5月，该举措曾经被曝光过一次，而且它至少从2017年就已开始实施。

所谓“以克论净”指的是，以“马路扫灰称重”作为环卫工考核指标，且每平方米范围内尘土不得超过5克，超过则会进行相应罚款。

无独有偶，广州的环卫工同样遭遇了“以罚代管”的制度。根据员工守则，其中涉及的罚款项目千奇百怪。广州环卫工一天工资96元左右，按照《员工守则》，扣1分扣50元。其中，“迟到早退或离岗20分钟以内”扣1分，很多工人只是上个厕所、离岗几分钟就没了半天工资；“离岗2小时以上”视为旷工一天，扣除6分罚300元，比环卫工一天工资96元的三倍还多；“上班玩手机，扣1分罚50元”，很多工人因为

上班接个电话就被扣分。

那么，这种惩罚机制是否合法呢？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法律规定了，罚款制度只应用于企业损失的情况。《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有一个罚款的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同时企业其实没有罚款权。所谓罚款，根据《行政处罚法》，一般说来，针对公民实施的罚款，是指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因公民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而对该公民依法实施的经济处罚。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如无法律授予的职权和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得对公民实施罚款。这么说来，环卫单位的随意罚款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以上内容整理自公众号“马各庄青年”）

好书推介

作家的第一部短篇集

《大裂》

作者：胡波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15个中短篇小说，《一缕烟》、《大象席地而坐》、《漫长的闭眼》、《气枪》、《张莫西去了沙漠》、《猎狗人》、《大裂》、《婚礼》、《鞋带》、《静寂》、《荒路》、《倾泻直下》、《羊》、《约会》、《玛丽悠悠》。每一篇，凌烈而决绝，撕开生的伪装，直面惨淡。

作者简介：胡迁，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篇小说《大裂》，获得台湾第六届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2017年10月12日，胡波自缢身亡，年仅29岁。2018年，凭借遗作《大象席地而坐》获得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入围最佳新导演奖。

《冬泳》

作者：班宇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作者简介：班宇，1986年生，小说作者，沈阳人。曾用笔名坦克手贝吉塔。作品见于《收获》《当代》《上海文学》《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冬泳》是班宇的首部短篇小说集。

内容简介：《冬泳》收录了班宇的七篇小说。在铁轨、工事与大雪的边缘，游走着一一些昔日的身影：印厂工人、吊车司机、生疏的赌徒与失业者……他们生活被动，面临威胁、窘迫，惯于沉默，像一道峰或风，遥远而孤绝地存在。

《解放动物园》

作者：智啊威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解放动物园》共收录作者的《在河水的嗓子里》《世世无穷》《绿鸟翻飞》《寻父记》《蛇哽咽与山水诗》《父亲在天上飞》《无主之地》等十九个短篇小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黑色幽默的奇异故事。

作者简介：智啊威，青年作家。1991年出生于河南周口。有小说刊发于《天涯》《山花》《作品》《青年作家》《广州文艺》等期刊十余万字。

《沉溺》

作者：胡诺特·迪亚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沉溺》是美国作家胡诺特·迪亚斯的处女作和成名作，这本包含十个短篇的集子。

多米尼加小男孩尤尼尔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去美国做了非法劳工，撇下他和哥哥、母亲艰难度日，绝望等待。五年离散后，一度抛弃他们另组家庭的父亲忽然返乡将他们接去新泽西团聚，一家人开始了在美国的移民生活。

十个故事分别撷取尤尼尔的岛国童年和新泽西青春期生活片段，拼缀出有色移民挣扎于文化隔阂和物质匮乏中的边缘生存图景，凸显出在这贫瘠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性意识初萌、渴望爱与归属的少年群像。语言轻

简幽默，自然抒情，滑稽与诗意并行，唤人深思与自省。

作者简介：朱诺·迪亚斯 1968 年出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1974 年随父母移民美国。在托尼·莫里森、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等著名作家的指导下，迪亚斯走上创作之路。迪亚斯 1996 年凭借短篇小说集《沉溺》一举成名，2007 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得到广泛好评，他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美国作家之一。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作者：伊恩·麦克尤恩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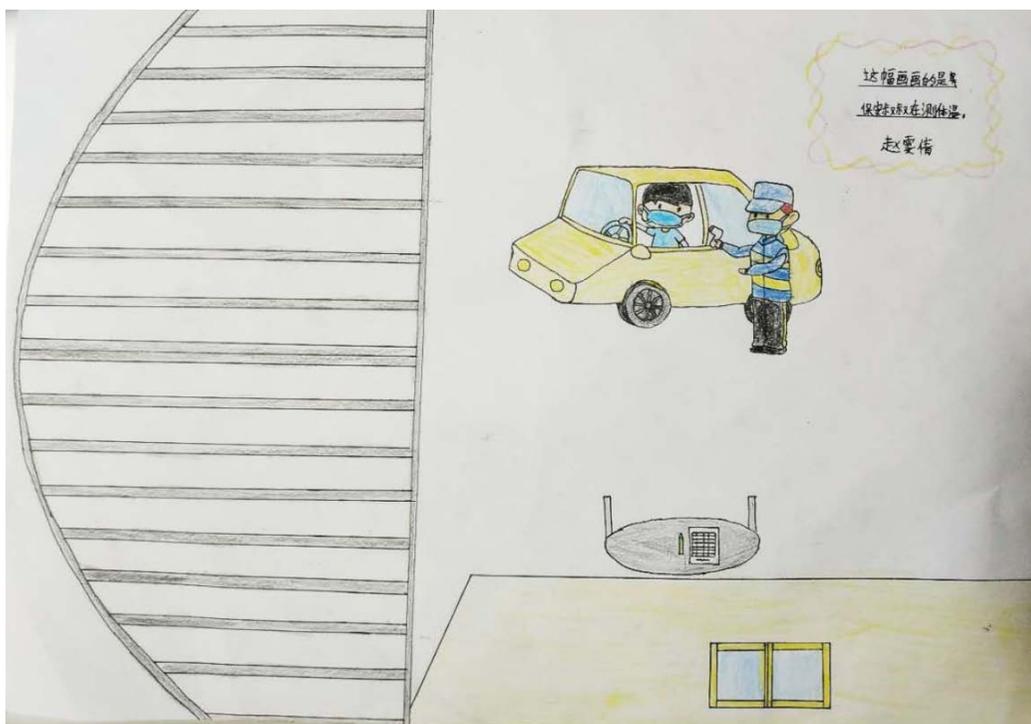
内容简介：本书是麦克尤恩的处女作与成名作。全书由八个短篇组成，分别从八个位于童年、青春期和青年等不同阶段的男性视角出发，以意识和潜意识交接地带的经验为揭示对象，有时荒唐，有时伤感，有时温柔，有时骇人，有时魔幻，却都无限接近真实，接近每个人的内心。

作者简介：伊恩·麦克尤恩 1948 年生，英国当代著名作家。1975 年以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成名，并获次年毛姆奖。此后佳作不断，迄今已出版十几部既畅销又获好评的小说，并荣获过包括布克奖在内的多项文学大奖，也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的大热人选。代表作品：《先爱后礼》（即《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第之间》《水泥花园》《陌生人的慰藉》等。

新工人子女掠影

为提升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们的欣赏水平、创作能力与综合素养，搭建流动儿童文化交流、交流、展示的平台，同心互惠从今年的4月3日开启的“流动的心声儿童绘画、摄影比赛”，如今已圆满结束。

本次比赛包括上海闵行区吴泾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厦门湖里区鸟巢阅读文化推广中心、深圳砥砺社工中心、北京同心实验学校在内的四家组织机构的约73位孩子参赛，共计提交作品106件。比赛经过专家评委的评选，产生一二三等奖获奖作品，共计20幅。



作品说明：每天妈妈进入办公区之前，保安叔叔都会严格测量每个人的体温，并做好记录。

作者：赵雯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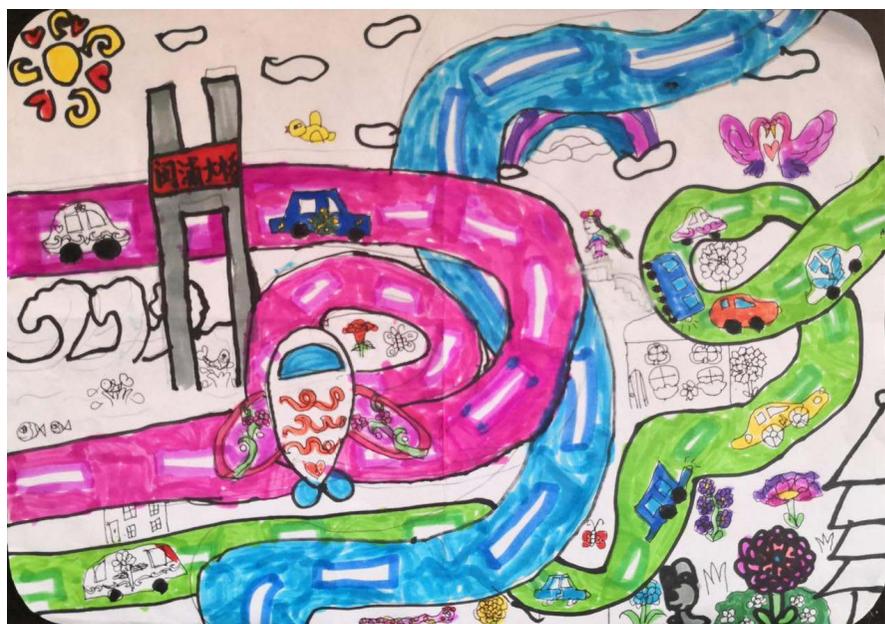
作品说明：在抗击病毒的期间，我们要多吸收，多用七步洗手法，这样才能洗得更干净。



同心学校，二年级，王依依



同心学校，二年级，袁诗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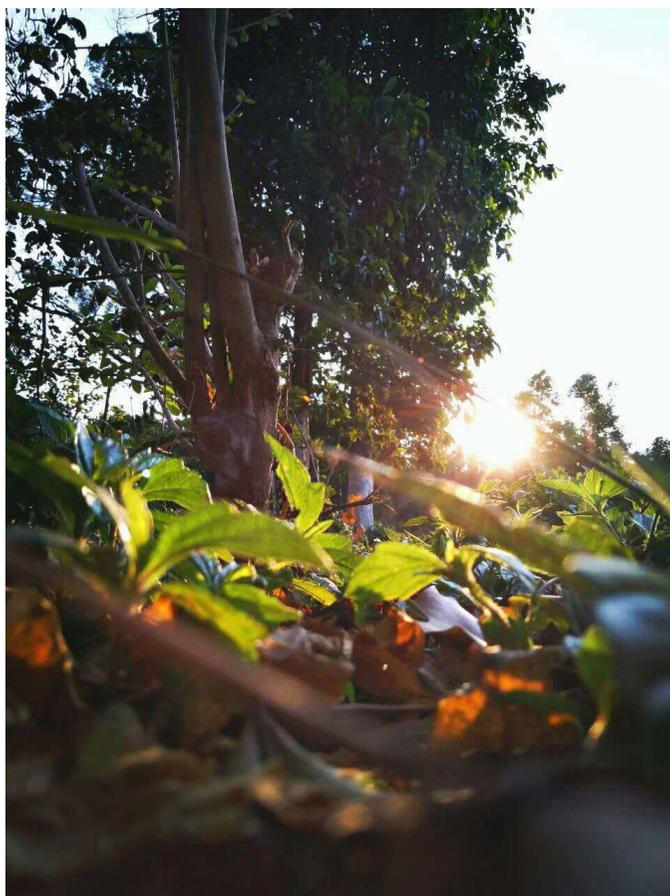
《我家附近的闵浦大桥》胡欣苗

作品说明：今年过年，我和我的外公外婆在一起，外公外婆也是第一次来上海，因为疫情，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村边的这条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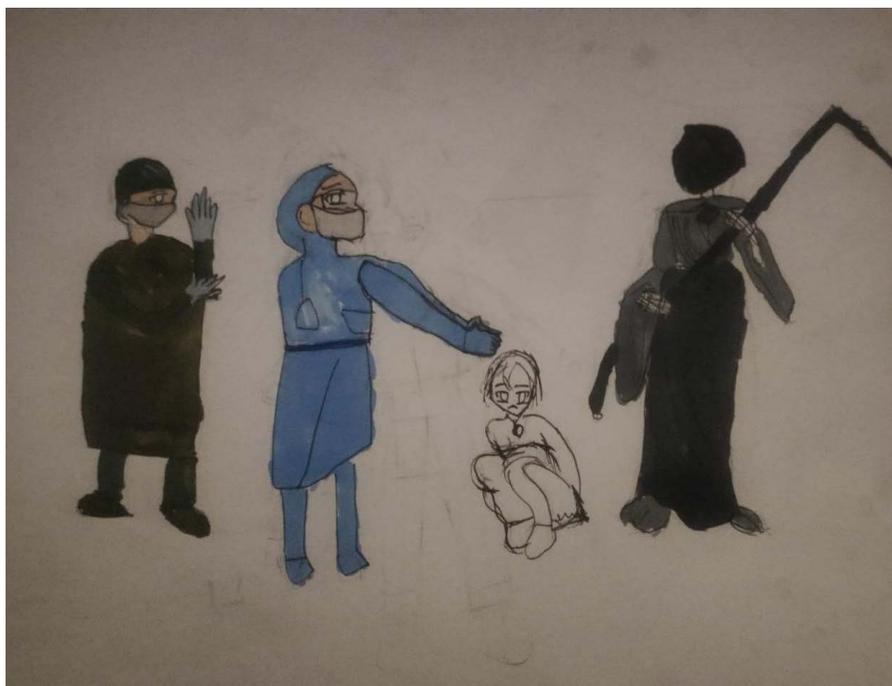


《工地弄沙》冯凌云

《妈妈》，李语涵



同心学校，六年级，王诗雅



《和死神抢人的白衣天使》宋含语



《童年的旅途》黄好汐（9岁）



同心学校，二年级，刘梓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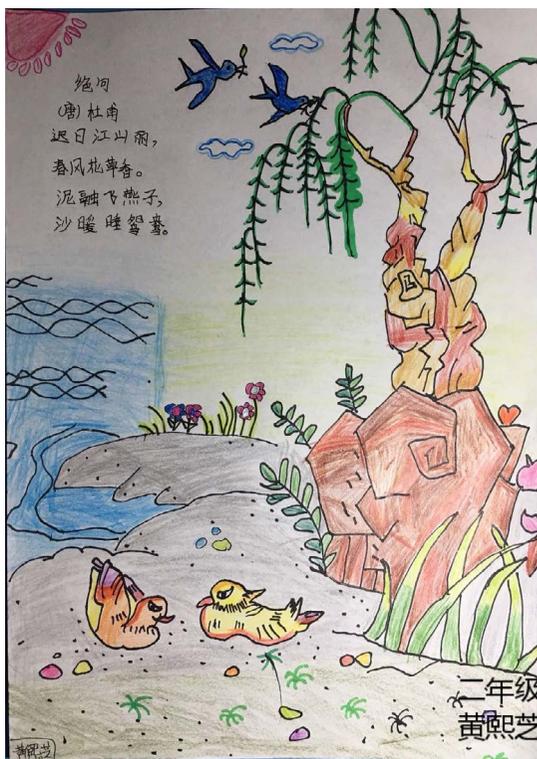


《绝句》，二年级，林智健



《武汉加油》，五年级，刘智

《绝句》，二年级，黄熙芝





《绝句》，四年级，林佳丽



《沙县小吃老板包饺子》，李语涵



《街边洗衣服的奶奶》，冯凌云



《早餐店》，刘涵



同心学校，六年级，曹云莱

编后记

针对文笔不好的我，自我感觉是无法胜任《新工人文学》刊物的主编工作的。但经不过慧瑜老师的再三委托，本期刊物就由我来主编。在此之前，也和华山、小海聊了很多刊物是怎样形成的，主编要负责哪些事项等。所以心理上的压力不是太大，也主要源于团队的支持力量。唯一有压力的就是写编后记，刚也说了，文笔不行，很难点评刊物的内容。所以本次的编后记就从个人角度出发。

从五月份开始，我就应许了本期刊物由我来主编。六月初正式开始进行。刊物也创办了一年了，已经有稳定的稿件来源和编辑团队了。我向华山请教了编刊的步骤后，就首先把邮箱内所有的稿件下载下来，标记作者，分门别类，统计好后，把没法判断是属

于什么类型的文章交给华山分。自我感觉本期封面人物有两个人选，一是福来大哥，二是杨猛，这两个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人，写的作品也很好。思来想去，决定这期先用福来大哥的，一方面是之前他的作品都是我录入的，感觉写得特别真实、感人；另一方面是他目前在皮村，有什么问题也比较好沟通。所以就选择了福来大哥的五篇作品，作为本期封面人物主题故事。另外，在慧瑜老师的建议下，把复工专题放上去十多篇。复工专题是因疫情原因很多工友都无法返工上班，所以遇到了很多困难，往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皮村社区工会新工人剧场会有很热闹的线下联欢活动，但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就无法举办线下活动。所以我们文学小组就商量着举办线上的征稿活动，在4月20日至5月

10日，每天在皮村工友公众号发布几篇复工专题的作品，这个活动进行得还不错，有24人投稿，公众号共发了27篇原创作品。所以本期刊物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复工专题。还有就是新工人掠影，之前是工友为主，本期我想着放点新工人子女的内容，正好和同心互惠社会企业近期举办的儿童摄影绘画大赛相结合，把选出来的获奖作品放在新工人子女掠影专题上。主要是他们的主题和我们刊物相吻合，反应疫情期间大家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也反应工人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事情的所思所想。我觉得挺适合。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的非虚构栏目，陈年喜、陈凯歌是一对父子，所谓“上阵父子兵”，他们的非虚构都朴质有力。海外新工人，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生张蕾，

译介了从孟加拉国赴新加坡务工的两位著名劳工诗人，谢里夫和扎基尔的诗作，为我们展现了海外劳工的某些现状。

以上的几个专题是我所想的。另外的作品都是大家共同分工筛选出来的。虽然我文笔不好，无法挑选哪些适合放在刊物的作品，但我们刊物编辑团队厉害啊，大家可以补我之缺。所以在团队成员的大力支持下，《新工人文学》第八期完美出刊啦！

付秋云

2020/6/21

办刊不易，自愿捐助二维码：



新工人文学



飘飘然/邓建华

父亲·烟草·水烟斗/赖运胜

小陈的打工日记/万华山

唐以洪的诗/唐以洪

商西恒的诗/商西恒

躯壳(组诗)/李明亮



新工人文学官微



皮村工友官微